武俠世界

地獄刺客 俠客龍飛，美人胭脂，司馬長樂地獄請刺客，沈勝衣千里走單騎，雪地追擊，高樓喋血，月夜亡命，咫尺黃泉！



$2.00

926

◀編　後　話▶

本刊爲了徇讀者要求，每逢在節日期間，增加篇幅，以供讀友們可在假期消遣，提供精神食糧。現決定在下期（927）增加十六大頁，同時內容特別愼重精選名家佳作，務求使讀者們可在假日裏得到消閑中愉快的享受。而爲了酬謝讀者們十八年來的擁護愛戴，以後每逢增加篇幅特大號，售價衹略增五角，稍作彌補紙張、油墨、稿酬之消耗費用，區區苦衷，敬希見諒！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沈勝衣傳奇故事「地獄刺客」，內容情節曲折緊湊，詭秘離奇，動魄驚心……一代奇俠沈勝衣千里走單騎，窮追猛打，展開一幕雪地搏擊神秘客，喋血高塔，千鈞一髮……過程令你屏息靜氣，幸勿錯過。

＊＊＊　　＊＊＊　　＊＊＊

「魔鬼牙」與「紅粉金剛」兩大巨著今期同時推出，前篇爲馮嘉精心創作的司馬洛故事。後者是司馬紫烟繼「情人劍」後不朽之作，題材新穎，俠情並重，哀艷感人。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金劍藍姝」及「瘋漢」兩大篇。「金劍藍姝」是由天虹生執筆撰文，武俠小說名宿蹄風先生親自校訂，大力推荐。「瘋漢」是曹若冰最新作品，行文流暢，一氣呵成，敬請拭目一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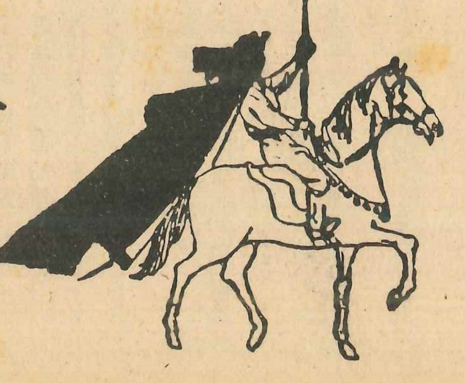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2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之十八

黃鷹·文
盧令·圖

地獄刺客



環飛敵倒

禍至朋援

夜已深！

龍飛仍然獨坐在廳中。

院外北風呼嘯，雪雨飄飛，廳內却絲毫冬意也沒有，龍飛的身上甚至只穿着一襲單衣。

在他的左右不遠，放了兩個大火盆，炭火正燒的熾烈。

他的額上已因爲酷熱冒出了汗水，在火光下閃着光。

在這兩個大火盆之中，衣服當然是可以少穿些。

他燒起這兩盆炭火的目的，亦只是爲了可以少穿一些衣服。

衣服輕便，身手才能够保持靈活。

今夜，他的身手非要保持靈活不可。

他身旁有一張小小的几子，在几面之上，放着一封信。

「十二月初七夜二更。」

除了這八個字之外，信上就只有一支墨畫的纓槍。

那支纓槍的槍尖周圍，伸出了三支月牙，並不是一般的纓槍。

纓槍的主人，也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複姓司馬，雙名長樂。

「金槍無敵」司馬長樂雄霸江北綠林最少已經有十年。

× × ×

龍飛知道江湖上有司馬長樂這個人，但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人。

對於這個人的事情，他當然知道的並不多。

司馬承歡是這個人的兒子。

他也是在殺了司馬承歡的第二天，才知道。

人死不能復生。

即使有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他也不會拿來救一個好像司馬承歡那樣的人。

知道了之後，他只是做一件事。

——等候司馬長樂的報復。

他知道司馬長樂一定會找到來。

司馬承歡是司馬長樂的獨生子。

× × ×

司馬長樂並沒有要龍飛久候。

不過半個月，他的信，就送到龍飛的家中。

就是几子上那封信。

也是說，十二月初七夜二更，他必來尋仇。

今天正是十二月初七，現在已將近二更。

× × ×

二更鼓响——

龍飛霍地長身暴起。

嘩啦的兩聲暴响，大廳南北的兩道窗戶，突然碎裂，兩個黑衣人穿窗而入，直撲龍飛。

南刀北劍。

刀比劍快，寒光一閃，三尺長刀已向龍飛當頭砍下。

龍飛側首南望，一聲暴喝，道：「大

胆！」

聲到手到，右手一伸，就搶入刀光，扣住了那個黑衣人握刀右手的手腕。

那個黑衣人，驚呼未絕，已被龍飛連人帶刀拉的猛打了一個轉，迎向北來的一劍。

北劍這時候已刺到了。

× × ×

三尺三寸的長劍，疾刺龍飛後心。

劍雖然比刀慢，劍勢却遠比刀勢奇詭，剎那之間經已七變。

刺向龍飛後心的，就是第七變。

只是七變，沒有再變。

劍七變之後，距離龍飛後心已經不過一尺。

也就在這剎那一刀橫來，擋在龍飛的後心之前。

叮一聲，劍尖刺在刀鋒之上。

龍飛竟就以南刀擋下北劍。

北劍一怔，長劍一吞一吐，再次刺出，一刺就是十八劍。

龍飛一翻腕，抓實那個黑衣人提刀右手，運刀如飛，連擋十八劍，左手握拳，閃電擊出。

北劍的第十九劍方待刺出，龍飛那一拳已痛擊在他的胸膛上。

北劍一聲怪叫，一個身子已被擊得倒飛了出去。

一飛三丈，嘩啦的撞碎一扇窗，人去勢尚未絕，直飛出窗外。

龍飛的右臂連隨一曲，一肘斜撞在南刀的右臂下。

「砰」的骨碎聲响，南刀脅下陷落了一片，心肺盡碎，張嘴一口鮮血噴出，人已癱軟。

龍飛手一鬆，南劍就倒在他脚下，一動也不再一動。

這兩個人顯然並不是庸手，但碰上龍飛，却只有挨打。

龍飛本來就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他却是以一劍九飛環，成名江湖，一劍雷霆，九環電閃，出手之快，據說在「閃電劍」馬萬里，「奔雷刀」長孫無極之上。

現在他的環劍都沒有出手。

× × ×

冷風穿窗，吹入了雪花，火光閃動。

龍飛又坐下，冷然盯着大門那邊，「轟」一聲，大門突然四分五裂。

木片飛射中，出現了一個人。

那個人五十歲左右年紀，七尺長短身裁，右手却提着一支金槍。

槍長丈二，槍尖半尺之上，周圍嵌着三支月牙。

追魂奪命鎖喉槍！

× ×

「司馬長樂？」

「正是。」司馬長樂面寒如鐵，槍一抬。「龍飛何在？」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殺我兒子承歡是你？」

「是我。」

司馬長樂目光落在那兩個屍體之上。

「果然好本領。」

「他們是誰？」

「花馬邱千，我的兩個心腹手下。」

「此外還有何人?」

「我只帶了他們兩人到來。」

「是麼?」

「這個莊院之內，好像就只有你一個人。」

「一個人已足够。」

「你不希望招致不必要的傷亡。」

「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藝高人胆大也是原因之一。」

「彼此。」

「我帶來了兩個人。」

「只帶兩個人就敢來找我算賬的人，你是第一個。」

「藝高人胆大這五個字，我却是担當不起。」

龍飛無言。

司馬長樂盯着他，緩緩道：「承歡死的第二日，我已經知道消息。」

龍飛冷冷道：「你的消息應該這樣靈通。」

司馬長樂道：「由知道那一天開始，我已經搜集有關你這個人的資料。」

龍飛道：「幹甚麼?」

「我向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現在你是必十分有把握的了。」

司馬長樂搖搖頭，道：「相信一分也沒有。」

龍飛道：「哦?」

司馬長樂道：「綜合所有的資料，我知道不是你的對手。」

龍飛道：「可是你仍然到來。」

司馬長樂道：「兩個原因。」

他一頓，道：「傳言畢竟是傳言。」

龍飛點頭：「不錯，眼見爲實。」

司馬長樂道：「這是原因之一。」

「現在你見到了。」

「所以肯定了一件事。」

「請說。」

「我眞的不是你的對手。」

「那麼你應該趕快離開才是。」

司馬長樂搖頭道：「我是絕不會離開的了。」

龍飛一笑。

司馬長樂一字字的道：「殺子之仇，我非報不可。」

龍飛道：「你的心情我明白。」

司馬長樂說道：「我只有承歡一個兒子。」

龍飛道：「這種兒子一個已太多。」

司馬長樂道：「承歡是怎樣的一個人，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的了。」

龍飛道：「當然，知子莫若父。」

他淡笑接道：「當夜他幹了甚麼事情，想必你亦已清楚得很。」

司馬長樂道：「祇不過姦殺了一個女孩子。」

「祇不過?」龍飛一軒眉道：「你說得倒也輕鬆。」

司馬長樂道：「這在我來說，事實是沒有甚麼大不了。」

龍飛道：「在你是，在我不是。」

司馬長樂冷聲道：「因爲你是一個俠客。」

龍飛道：「所以我非殺他不可。」

司馬長樂道：「殺得好。」

龍飛道：「你既已肯定不是我的對手，怎麼仍只帶兩個人到來?」

司馬長樂道：「不錯我有很多朋友，而且都是好朋友，祇要我開口，他們一定會到來。」

龍飛道：「你沒有開口?」

司馬長樂道：「沒有，我並非一個喜歡麻煩朋友的人，而且我那些朋友以我看，加起來未必是你的對手。」

龍飛一笑，道：「這相信才是主要的原因。」

司馬長樂道：「你好像也不喜歡麻煩朋友?」

龍飛道：「能够不麻煩朋友，我的確就不去麻煩朋友。」

司馬長樂道：「你甚至連這個莊院的人都撤走。」

龍飛道：「我以爲你這次是率衆來襲，爲了避免無謂的傷亡，不能不先將他們撤走。」

一頓，補充道：「他們的武功並不高强。」

司馬長樂上上下下打量了龍飛一遍道：「果然是一個好漢。」

龍飛道：「你也是。」

司馬長樂却否認道：「我不是。」

龍飛道：「可是你連一分勝算都沒有，仍然找到來，現在明知是必死，仍然不逃命。」

司馬長樂道：「我今夜本來就是到來送死。」

龍飛一怔。

司馬長樂一步跨入。

× × ×

冷風從門外吹入，風雪打在司馬長樂身上。

司馬長樂一個身子依然標槍般挺直。

龍飛盯着他，忽然問道：「你是活膩了。」

司馬長樂道：「還未膩。」

龍飛道：「你却是走來送死。」

司馬長樂道：「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龍飛不明白。

司馬長樂接道：「要報仇我就得死，非死不可。」

龍飛還是不明白。

司馬長樂看得出，道：「你可想知道其中原因?」

龍飛道：「想得很。」

司馬長樂道：「人死會怎樣?」

龍飛道：「據說是會變爲鬼。」

司馬長樂道：「鬼何處棲身?」

龍飛道：「據說是地獄。」

司馬長樂幽然一笑，道：「有一個叫做地獄刺客的人，你是否知道?」

龍飛面色一變。

司馬長樂道：「他雖然叫做地獄刺客，但並非住在地獄。」

龍飛冷然道：「我知道。」

司馬長樂道：「他雖然並非住在地獄，却祇有地獄中的鬼才能請他殺人。」

龍飛道：「我知道。」

司馬長樂道：「這是因爲他向來認爲，一個人祇要還有命就還有機會找人報仇，祇有死人才沒有機會找人算賬。」

他一頓笑道：「他雖然自稱地獄刺客

完全都不相信人死後能够化爲厲鬼殺人報仇這種事。」

龍飛道：「你請了地獄刺客?」

司馬長樂點頭，道：「所以我非死不可。」

龍飛寒着臉，道：「很好。」

司馬長樂道：「不好，對你，對我都不好。」

龍飛冷笑道：「你却是還要找他。」

司馬長樂嘆氣道：「除了這個人，我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人能够殺你。」

龍飛道：「能够替你殺我的，除了他之外，我也是想不出還有甚麼人。」

司馬長樂道：「聽說你認識閃電劍馬萬里，奔雷刀長孫無極?」

龍飛點頭。

司馬長樂道：「你的武功比他們兩人怎樣?」

龍飛道：「不知道。」

司馬長樂道：「你沒有與他們較過高下?」

龍飛道：「還沒有這個機會。」

司馬長樂道：「江湖上傳說，他們的武功並不稍遜於你。」

龍飛道：「我聽過這個傳說。」

司馬長樂道：「而你却沒有機會去證實?」

龍飛道：「因爲他們都是正人君子，我的一劍九飛環，並不是用來對付正人君子。」

司馬長樂道：「馬萬里巳經死於地獄刺客手下。」

龍飛道：「這是一年之前的事情。」

司馬長樂道：「長孫無極，也被他殺了。」

龍飛道：「如果我沒有記錯，好像不到三個月。」

司馬長樂道：「你沒有記錯。」

龍飛道：「所以你相信也一定能够殺我。」

司馬長樂道：「否則我不會找他。」

龍飛道：「祇不知道你是否已考慮清楚?」

司馬長樂道：「三天三夜，够清楚的了。」

龍飛又道：「很好。」

司馬長樂大笑。

× × ×

風更急，雪更大。

司馬長樂後背巳沾滿雪花，一張臉蒼白，一雙手亦死魚肉一樣。

龍飛仍然坐在大廳之中，火盆之間。

他盯着司馬長樂，沉吟着又道：「據說請地獄刺客，賠上一條命之外，還要化很多的錢。」

司馬長樂道：「我經巳盡我所有給了他。」

龍飛無言。

司馬長樂慘笑道：「唯一的兒子都死了，還留來作甚?」

龍飛又無言。

司馬長樂道：「所以我相信，地獄刺客這一次一定特別賣力。」

龍飛道：「並不難想像。」

司馬長樂道：「也所以我在地獄，絕不會等你多久的。」

龍飛冷笑一聲，道：「或者要等上二，三十年。」

他接又道：「我年紀雖然很大，但再活二、三十年，相信絕不成問題。」

司馬長樂亦笑了起來，道：「就算地獄刺客失敗，反死在你的劍下，我肯定，你也絕不會活得上那麼久。」

龍飛道：「哦!」

他聽出司馬長樂說話之中還有說話。

司馬長樂笑接道：「死了兒子之後，就連一日我也覺得不易活。」

龍飛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司馬長樂笑問道：「你不是有一個叫做胭脂的女兒。」

龍飛面色大變。

司馬長樂道：「聽說她今年才不過十八歲，長得很漂亮。」

龍飛並沒有否認。

司馬長樂又道：「聽說她向來都不好動，武功一直都練得不好。」

龍飛厲聲道：「你打算怎樣?」

司馬長樂道：「怎麼，還不明白?」

龍飛暴喝道：「你說!」

司馬長樂大笑道：「我傾盡家財，請來了地獄刺客，是殺兩個人。」

龍飛道：「不是一個?」

「不是。」

「第一個殺的是誰?胭脂?」

「正是胭脂。」

龍飛長身暴起，戟指司馬長樂，道：「你敢!」

司馬長樂放聲大笑。

龍飛雙拳握緊，道：「你若是打胭脂的主意，我要你的命。」

「這不是笑話。」司馬長樂大笑不絕，「你莫非忘了我本來就是到來送死。」

司馬長樂笑接道：「第一個殺的是你，地獄刺客也許會失敗，殺的是胭脂，一定會成功。」

龍飛握拳雙手的指背都巳發白，大聲道：「我難道保護不了她?」

司馬長樂道：「我知道你是一個好父親，也是一個好保鏢，却是不相信你能够時刻寸步不離胭脂左右。」

龍飛不由又怔在那裏。

司馬長樂狠狠的道：「祇要殺了胭脂，地獄刺客就是倒在你的劍下，我也不在乎。」

龍飛鬚髮都起了顫動。

司馬長樂接道：「胭脂是你唯一的女兒，就正如承歡是我唯一的兒子，你的愛胭脂，絕不在我的愛承歡之下，她死了，你就是活下去，以後的日子，相信也絕不好過。」

龍飛嘶聲道：「好歹你也是江湖上有名望的人，這種事也做得出來的?」

司馬長樂冷笑道：「我現在的心情，等到胭脂死去，你就會明白了。」

龍飛現在巳明白。

現在他巳爲胭脂的安全担心。

地獄刺客好厲害，他早有所聞，以馬萬里，長孫無極的武功，都難逃一死，胭脂那就不用說。

在胭脂出世的第二年，胭脂的母親便去世。

十七年來父女相依爲命，對他來說，

沒有人比胭脂更重要的了。

沒有了胭脂，他縱然還能夠活下去，一定不會活得怎樣快樂。

司馬長樂好像已經看出龍飛心中的徬徨，忽然笑道：「要胭脂不死，其實也簡單。」

龍飛脫口道：「如何簡單？」

司馬長樂冷冷道：「你給我刺上一槍就是。」

龍飛沉默了下去。

司馬長樂接道：「我不死，地獄刺客亦不會接受我的請求，胭脂當然可以活下去。」

龍飛懷疑的道：「你殺了我之後，眞的肯放過胭脂？」

司馬長樂點頭，道：「肯！」

龍飛搖頭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多少我是知道的。」

司馬長樂笑道：「哦？」

龍飛冷笑道：「即使不殺她，你也絕不會放過她，落在你手上，以我看，是必就生不如死。」

司馬長樂一笑，道：「那麼你打算怎樣？」

龍飛道：「先將你拿下，你一日不死，地獄刺客就一日不會出手，在你死之前，我相信已可以找到他。」

司馬長樂大笑，道：「你知道怎樣可以找到他？」

龍飛道：「不知道。」

司馬長樂道：「我化了二十八天，才能夠將他找到。」

龍飛道：「你能夠找到的人，我也一定能夠找到，說不定我十四天也不用。」

司馬長樂道：「地獄刺客殺人却從來用不着十四天。」

龍飛道：「難道不可以讓你活上十四天？」

司馬長樂大笑，道：「一天也不可以，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笑語聲甫落，長槍暴起，「颯」的挽了一個槍花。

龍飛冷笑，一拳擊下。

「轟！」的一聲，他身旁那張几子拳下碎裂。

司馬長樂目光一落，笑道：「你就是要出氣，也不該拿桌子出氣。」

龍飛收拳戟指司馬長樂，厲聲道：「過來。」

司馬長樂槍一吐一吞，道：「空手接我這支槍？」

龍飛手一翻，脫下外罩長袍，往後一拋，呼的一聲，那件長衫飛雲一樣，落在後面一屛風之上。

長衫之下是一套錦衣。

錦衣緊身，人更顯得魁梧。

在他的左腰之上，斜懸着一支劍。

劍長三尺，黃金吞口，劍鞘近吞口之處，掛着九枚碗口大小的銀環。

龍飛左手一落，抓住了一枚銀環，右手同時拔劍出鞘。

劍鋒火光下閃動着令人心悸的寒芒。

×　×　×

又是一陣風穿門吹入。

司馬長樂迎風飛出，射向龍飛。

寒光一閃，長槍刺前，唰一聲，毒蛇一樣疾刺龍飛的咽喉。

龍飛左環擊右劍，叮的一响又分開，人環劍齊飛。

槍即時刺到。

龍飛左右手一落，環劍同時敲在槍尖上。

錚錚的兩聲，司馬長樂那支鐵槍突然一收一放，彈出百千道槍影，狂風暴雨般回刺。

龍飛冷笑，左環七擊，右劍八挑。

珠落玉盤也似一陣亂响，槍雨飛散，龍飛左手一抖，銀環嗚的飛出，射向司馬長樂的面門。

司馬長樂槍從右脅下倒撤，一撤又刺出。

槍尖竟然從銀環中穿過。

他連隨沉槍壓下。

環勢立時被槍勢壓死。

司馬長樂開聲吐氣，一聲暴喝，槍穿環一挑，再刺前，又取龍飛的咽喉。

龍飛倒退三步。

司馬長樂連進三步，一步一槍，槍槍追刺龍飛咽喉要害。

龍飛再退三步，長身高拔。

一拔丈半，左手一抖，三枚銀環迎頭飛擊。

司馬長樂運槍如飛，左一槍，右一槍，再一槍，三枚銀環刹那盡被他以槍穿起來。

龍飛一聲大喝：「好！」半空一個翻滾，突然間頭上脚下，連人帶劍衝向司馬長樂。

人似龍飛，劍如電閃。

司馬長樂舉槍迎擊，一出手就是二十八槍。

龍飛彷如未見。

劍槍刹那交擊。

劍勢一展開，竟然將司馬長樂二十八槍飛刺截下來。

二十八槍一刺盡，劍立即乘隙穿入。

這時候，龍飛的劍仍在半空中。

司馬長樂急退四步。

四步已二丈。

龍飛腰一折，脚一伸，飛鳥般落地，一落地人劍已迫前丈半。

司馬長樂的槍勢尚未接上，龍飛劍勢已又迫近了。

×　×　×

「果然好身手。」司馬長樂大叫一聲，五個字出口，身形已左閃兩次，右避兩次，倒退一次。

一連讓過五劍，他的槍才有機會再出手，左右手交替，槍如輪轉，「橫掃千匹馬」。

槍尖周圍有三個月牙，無論他怎樣用槍，都一樣可以一刺刺殺對手。

掄槍橫掃，槍勢尤其凌厲。

龍飛眼中分明，劍勢立時一頓，並沒有搶入槍輪之中，也沒有倒退。

司馬長樂連隨迫前，槍轉更急。

槍風呼嘯，火盤的火光霍霍跳躍。

龍飛終於倒退一步。

槍輪立收，司馬長樂雙手一探，長槍刺入一個火盆底下，一聲大喝，「起！」整個火盆被槍挑起，倒向龍飛。

龍飛眼利，一眼瞥見司馬長樂刺入火盆底下，就知道將會有甚麼事發生，火盆未到，他已經跳開。

炭火立時散滿了一地。

龍飛一心將這個大廳闢爲戰場，早已將傢俬雜物搬走，是以那一盤炭火雖然倒翻了，也不致引起大火。

那一片地面却已變成火海一樣。

司馬長樂槍勢不停，一塊塊將那些燃燒着的火炭挑射向龍飛。

龍飛長劍怒展，一塊塊將那些射來的炭火擊下。

槍急劍快，火炭亂飛，簡直就像是半空突然降下一場火雨。

火雨突散。

龍飛抽冷子，「嗚嗚」兩枚銀環擊出，立刻迫住了槍勢。

×　×　×

銀環旋轉，飛擊司馬長樂的要害。

司馬長樂祇有一支槍，顧得應付那兩枚銀環，便不能夠再挑射那些火炭。

他挑槍震槍，穿在槍桿上的四枚銀環飛出了兩枚，迎向擊來的那兩枚。

叮叮兩聲，四環半空交擊落地。

龍飛就把握這刹那，飛身橫越一地的火炭，一劍凌空飛刺向司馬長樂。

劍勢如雷霆電閃般，「嗤」的刺裂空氣。

司馬長樂也不慢，長槍一圈又刺出。

「嘶」的槍勢亦驚人。

槍劍交鋒，撞出了一蓬火星。

龍飛紋風不動，司馬長樂一幌，退後半步。

一拚立即分出了高下。

司馬長樂不由得面色一變。

槍爲長兵器之霸，用槍的高手正如司馬長樂，雙臂的氣力更就驚人。

可是他雙手握槍力刺，竟然不及龍飛的隻手揮劍。

他吃驚未已，龍飛的攻勢又展開，劍一托，將長槍托高，人同時矮身竄前。

司馬長樂的反應也算快的了，立即撤槍收步。

他快龍飛更快，連追四步，左手一抓再抓三抓，終於抓住了穿在槍桿上的一枚銀環。

司馬長樂大喝扎槍，吱的槍桿擦着銀環滑前，扎向龍飛胸膛。

龍飛冷笑，握着銀環的左手一偏，槍勢便已被銀環帶側。

司馬長樂奮力運槍，一連三扎，可是都因爲銀環影响，一再刺空。

他慌忙抽槍，龍飛即時左手環後拉，右手劍推前。

環穿在槍桿上，劍抵在槍尖之上，這一拉一推之力都非同小可，那支金打的槍桿立時彎曲。

司馬長樂一抽不動，再抽，長槍距槍尖兩尺，已變成魚鈎一樣，龍飛就像一條魚。

祇是這條魚並非鈎在鈎上。

司馬長樂這一驚，非同小可，大喝掄槍。

龍飛竟然被他掄起來，雙脚離地，就像是魚已被鈎出了水面。

司馬長樂雙臂急揮，將龍飛揮向旁邊一條柱子上。

他雙臂方動，龍飛已手握銀環，順着槍勢滑下。

一刹那，龍飛便已到了司馬長樂的面前。

司馬長樂一聲恐喝，雙手拋槍。

龍飛即時鬆開握着銀環的左手。

槍「呼」的一聲，撞在那條柱子上，整支槍都陷入柱中。

龍飛同時落在司馬長樂面前的地上。

雙脚未着實，劍已經刺出。

司馬長樂又一聲恐喝，一退半丈，伏地滾身，一落即起，雙手一震，嘩啦啦一聲，一條鍊子槍自下向上，飛射向龍飛的胸膛。

他原來還有第二支槍。

槍鋒周圍亦是嵌着三支月牙。

這一槍出其不意，如果是別人，不難就死在槍下。

龍飛却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他劍正在追擊，一瞥見槍光，便已旋了開去。

×　×　×

鍊子槍擦胸飛過，槍尖上的月牙劃破了龍飛的胸襟。

勢一盡，鍊子槍立即飛回，電光火石間，龍飛的劍已擊下。

叮的擊在鍊子上。

鍊子槍却沒有被擊下去，反而毒蛇般倒捲，將龍飛的劍捲住。

司馬長樂連隨在地上跳起，一聲「脫手。」雙臂倒抖。

龍飛冷笑，右手劍一收，反而連人帶鍊子槍，將司馬長樂拉前了一尺，左手一翻，又是一枚銀環飛出。

司馬長樂急閃。

龍飛的右手即時抓在鍊子之上，一聲暴喝：「起！」疾往上揮。

司馬長樂閃避銀環，下盤已然浮動，何況他氣力本來就不如龍飛，立刻連人帶鍊子槍被揮入了半空。

龍飛同時鬆手，一抹一抖，射出了最後兩枚銀環。

司馬長樂人在半空，眼角瞥見環光，一聲驚呼，身形急變。

龍飛第八枚金環射空。

第九枚金環司馬長樂却閃不了。

「砉」的那一枚金環打在他右脚之上，入肉大半。

腿骨亦已被打斷。

血怒激！

龍飛暴喝：「還不倒下。」

語聲未落，司馬長樂人已凌空倒地。

鍊子槍死蛇一樣嗆啷墮下。

龍飛縱身一躍前，一脚踩在槍上，右掌同時沉劍，挑起了散落在地上的兩枚銀環。

那兩枚銀環左右交飛，幾乎同時射在司馬長樂的雙肩穴道之上。

司馬長樂雙臂一軟，但仍然勉强坐起了半身。

龍飛仍然不放心，脚一挑，那條鍊子槍嗆啷離地飛起。

司馬長樂雙手無力把持，鍊子槍脫手飛出，一撞一落，正好掛在嵌入柱子的那支金槍之上。

龍飛手中劍即時入鞘，冷盯着司馬長

樂，道：「金槍無敵果然名不虛傳，我用到第九枚銀環才能夠將你擊倒。」

司馬長樂面龐煞白，道：「就不用銀環，你也能夠以劍整倒我。」

龍飛道：「可是祇有用銀環，才能夠將你生擒。」

司馬長樂狂笑。

龍飛冷冷的道：「你雙槍脫手，雙臂穴道亦被我銀環封閉，還可以怎樣？」

司馬長樂狂笑不絕，道：「死！」

龍飛道：「我倒要看你如何尋死？」

司馬長樂一字一字的道：「莫忘了我還有一張咀可以活動。」

龍飛面色一變。

司馬長樂的咀角即時流出了兩縷紫血，眼神猛一亮，道：「我口中有兩顆假牙，每顆假牙之中都藏有最厲害的毒藥。」

龍飛一個箭步標前，伸手捏住了司馬長樂的咀巴。

司馬長樂一笑道：「遲了！」這兩個字剛出口，他閃亮的眼瞳已暗下來。

龍飛手一鬆，厲聲道：「你眞的不怕死？」

司馬長樂道：「千古艱難唯一死，如何不怕。」

他大笑接道：「可是除了死之外，現在我還有甚麼辦法報仇雪恨？」

龍飛道：「你……」

司馬長樂笑截道：「我一死，胭脂亦不會活得多久的了。」

笑聲逐漸嘶啞，他的臉龐，已開始發黑。

龍飛盯着司馬長樂，束手無策。

司馬長樂也盯着龍飛，神態猙獰如惡鬼，半身突然一挺，嘶聲道：「現在我就下地獄等你。」

聲斷氣絕。

龍飛心頭一涼，怪叫一聲，右脚飛踢出去。

司馬長樂的屍體被踢得飛起來，撞碎一扇窗戶，飛出院外。

× × ×

院外風仍急，雪未止。

龍飛瞪着窗外飛舞的雪花，一個身子祇感覺有如浸在雪水之中。

司馬長樂一死，地獄刺客就會採取行動。

第一個殺的却是胭脂。

他必須在地獄刺客找到胭脂之前將地獄刺客找到擊殺。

以他的武功，祇要他找到地獄刺客，未必不可以擊殺地獄刺客。

可是在那裏才能夠找到地獄刺客？

——地獄？

× × ×

冬更深。

一天風雪，滿院淒涼。

假山旁邊那株寒梅，風雪中更顯得孤零。

疏雪片片飄，高花仍未吐，暗香經已遠遠。

沈勝衣，龍飛浴在風雪中，暗香中。

他們就站在假山之旁，寒梅之下。

不過三天，龍飛已好像老了三年。

沈勝衣半個月之前才會過龍飛一面，現在看見他這個樣子，就知道必定有事情發生。

龍飛手搭着沈勝衣的肩膀，神色異常的激動，半晌才說出一句話，道：「韓平那裏找到你？」

沈勝衣道：「太白樓頭，知道你找得這樣急，我立刻就動身趕來。」

龍飛道：「好，來得好。」

沈勝衣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龍飛千言萬語，一時間也不知從何說起。

沈勝衣並沒有催促他。

龍飛沉吟了片刻，道：「這一次，無論如何你都要幫忙我。」

沈勝衣道：「老朋友用得着這樣客氣說話？」

龍飛道：「這件事非常危險。」

沈勝衣截道：「說好了。」

龍飛道：「你想必也知道司馬長樂這個人。」

沈勝衣點頭道：「聽說你殺了他的兒子司馬承歡。」

龍飛道：「這是事實，因爲司馬承歡這小子……」

沈勝衣道：「這小子怎樣？我多少也知道一點兒，你沒有殺錯人。」

龍飛軒眉道：「我沒有。」

沈勝衣點頭道：「你本來就很少殺錯人。」

龍飛道：「這次却殺出大禍來了。」

沈勝衣道：「是不是司馬長樂要找你算賬？」

龍飛道：「這在我意料之中，因爲他祇得司馬承歡一個兒子。」

沈勝衣道：「現在他人呢？」

龍飛目光一落，道：「在地獄。」

沈勝衣道：「你已經殺掉他？」

龍飛點頭，道：「這是三天之前的事情。」

沈勝衣道：「這個人死不足惜，可算大快人心。」

龍飛嘆息道：「人心大快，我却是心驚胆戰。」

沈勝衣道：「怎麼？」

龍飛道：「他自知不是我的對手，一心是走來送死。」

沈勝衣說道：「我看，絕不會這樣簡單。」

龍飛擊掌道：「他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因爲發覺在人間無力報仇。」

沈勝衣一怔道：「在地獄難道就有力了？」

龍飛點頭。

沈勝衣更加奇怪，沉吟道：「他生爲惡人，死了是必亦爲厲鬼，但……」

龍飛道：「你也相信鬼神的存在？」

沈勝衣微笑道：「不相信。就是因爲不相信，才奇怪進了地獄之後，他怎樣報仇。」

龍飛道：「進了地獄之後，他就可以請地獄刺客。」

「地獄刺客？」沈勝衣一怔。

「你難道不知道這個人？」

「雖然素未謀面，對於這個人的事情，我倒也聽說過不少。」

「這個人祇接受死人的委託。」

「據說是這樣。」沈勝衣恍然道：「

我現在明白了。」

「他重金請來地獄刺客，替他刺殺兩個人。」

「一個是你……」

「他要地獄刺客首先刺殺的人却不是我。」

「不是你是誰？」

「胭脂！」

「你的女兒？」

「正是！」

「你祇有胭脂這個女兒，一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

「司馬長樂也知道，所以祇要殺得了胭脂，地獄刺客是否能够殺我，他都不在乎。」

「他要你與他同一命運，嚐嚐唯一的親人被殺死的痛苦。」

「胭脂却不是司馬承歡那種人！」龍飛咬牙切齒。「司馬承歡罪該萬死！」

沈勝衣道：「胭脂却是一個既純潔又可愛的女孩子。」

「胭脂你見過的了，她是否該死？」

沈勝衣搖頭，連隨驚問道：「胭脂她莫非……」

龍飛微一搖手，道：「她現在仍然在人世。」

沈勝衣吁了一口氣，道：「地獄刺客尚未出動？」

龍飛道：「已經出動了，祇是一時間還未找到胭脂。」

「胭脂不在這裏？」

「幸好不在。」

「不錯，」沈勝衣一再頷首道：「地獄刺客人盡皆知，陰險毒辣，他要刺殺你雖然不易，刺殺胭脂却是不難，胭脂的武功不高，應敵經驗甚少，你又不能够寸步不離左右，即使你能够，亦難保有疏忽的時候。」

「可不是！」

沈勝衣詫異的道：「一開始你就知道他請了地獄刺客的了？」

龍飛道：「他找到來告訴我這件事，我才知道的。」

「那麼何以你……」

「我所以支開胭脂，祇是爲了防備司馬長樂這個人，你是知道的——」龍飛眉一軒。「司馬長樂這個人一向不擇手段，難保會率衆衝殺進來，爲了避免無謂的死傷與及安全起見，我先將這個莊院的人撤出，胭脂且安置在一個秘密的地方。」

「你只是一個人，在這裏等候司馬長樂？」

「我相信自己一個人已應付得來。」

「你還是那麼自信。」

「但對付地獄刺客這個人，我却連一分自信也沒有。」

沈勝衣道：「這個人實在做了好些驚人的事情。」

「你知道的了，勇如閃電劍馬萬里，奔雷刀長孫無極都死在這個人的手上。」

沈勝衣微喟道：「你担心地獄刺客找到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無疑很秘密，我也已吩咐各人，在未接到我的通知之前，切不可踏出門外半步。」龍飛担心的一聲嘆息：「但地獄刺客並非一般刺客，遲早必會找到那個地方，找到胭脂。」

沈勝衣不由點頭，回問道：「你打算怎樣？」

龍飛道：「等候躲避都絕非辦法，我打算採取主動，在他未找到胭脂之前，先將他找到。」

沈勝衣道：「換轉是我，我也是這樣做。」

龍飛道：「問題在萬一我尚未找到他，而讓他先找到胭脂，可就糟糕了。」

沈勝衣截口問道：「那裏除了胭脂之外，還有多少人？」

龍飛道：「還有三個人。」

沈勝衣道：「他們是誰？」

龍飛道：「他們是公孫夏，杜順，武三娘。」

沈勝衣忽然笑道：「武三娘對你實在痴心。」

龍飛苦笑道：「十年如一日，我實在有些佩服她了。」

沈勝衣道：「我看，你並不像無情的人。」

「人非草木。」龍飛嘆了一口氣。

沈勝衣道：「可是你仍然沒有意思娶她做妻子。」

龍飛道：「不是沒有意思，祇是總覺得這樣做，有些對不起胭脂的母親。」

沈勝衣道：「這樣也對不起，如何才對得起？」

龍飛無言。

沈勝衣接道：「武三娘已跟了你十年，她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你應該很清楚的了。」

龍飛道：「嗯。」

沈勝衣道：「以她的武功，姿色，其實並不難嫁出去。」

龍飛道：「應該不難。」

沈勝衣道：「她却在這裏等了你十年，一個人並沒有幾多個十年。」

他一頓接道：「由此可見得她對你是一片眞心。」

龍飛道：「嗯！」

沈勝衣道：「她對胭脂，而且也很不錯。」

龍飛道：「她們，簡直就像是母女一樣。」

「所以即使你娶她，胭脂也一定不會反對。」

「胭脂也曾經這樣表示。」

「那麼你還要考慮？」

龍飛突然上上下下，奇怪的打量了沈勝衣幾遍，道：「看不出。」

沈勝衣詫異的道：「看不出什麼？」

龍飛道：「你居然懂得替人做媒。」

沈勝衣一笑。

龍飛又道：「我看這不是你意思。」

沈勝衣道：「不是。」

龍飛道：「那麼是……」

「胭脂的主意。」

「胭脂？」

「上次我來找你的時候……」

「她忽然將你拉到一旁，爲的就是這件事？」

沈勝衣點頭道：「可惜武三娘當時一直都是在你身旁，沒有機會給我說。」

龍飛沉默了下去。

沈勝衣追問道：「你說怎樣？」

龍飛嘆了一口氣，道：「無論如何也得待這些事結束了之後。」

沈勝衣不由點頭，轉回話題道：「這一次你將胭脂交給武三娘照料應該可以放心了。」

龍飛道：「無疑她絕不會讓地獄刺客傷害胭脂，就祇怕有心無力。」

沈勝衣道：「她的武功如何，當然是你比我清楚。」

龍飛道：「你也知道的，她一手鴛鴦刀法，絕不在河西六娘子之下，但是與閃電劍馬萬里，奔雷刀長孫無極相較，到底有一段距離。」

「馬萬里，長孫無極都死在地獄刺客的手下。」

「亦是說，憑她一個人絕對保護不了胭脂，再加公孫夏也不可以。」

「公孫夏是你的結拜兄弟，一手暗器據說練得不錯。」

「他却是『千手佛』的弟子。」

『千手佛』聽說亦是死在地獄刺客的手下。」

「這是事實。」

「換句話，公孫夏也同樣不能够負責胭脂的安全。」

「不錯。」

「杜順又是甚麼人？」

「他是我家中的一個老僕，在那裏負責燒飯。」

「武功怎樣？」

「也不錯。」龍飛補充道：「當然不能够與武三娘他們相提並論。」

「在應付地獄刺客方面，自然也不起多大作用的了。」

「現在我唯一放心的就是目前祇有我們幾個人知道那個地方。」

「地獄刺客如果採取行動，這三天下來，祇怕有多少頭緒的了。」

龍飛忽然壓低了嗓子，道：「那個地方由這裏出發，最少也要走三天。」

沈勝衣一怔。

龍飛一笑道：「相信你也想不到，我將她安置在那麼遠的地方。」

沈勝衣只有點頭。

龍飛笑容一歛，微喟道：「不怕一萬，就祇怕萬一，萬一地獄刺客找到去，那個地方雖然是易守難攻，憑他們一樣守不了。」

沈勝衣沉吟不語。

龍飛一頓，接道：「所以我祇好請你來。」

沈勝衣問道：「你要我怎樣？」

龍飛道：「趕到那個地方，去保護胭脂。」

沈勝衣道：「現在就去？」

龍飛道：「越快越好。」

沈勝衣連隨問道：「那地方是——」

龍飛道：「其實，是一間荒廢了的寺院。」

沈勝衣道：「怎樣去？」

龍飛從懷中取出一張地圖，道：「都寫在上面的了。」

沈勝衣接下。

龍飛道：「我，胭脂，武三娘，公孫夏，杜順之外，你是第六個知道那個地方的人。」

沈勝衣道：「韓平也不知道？」

龍飛點頭，道：「我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沈勝衣不能不點頭道：「你是的。」

龍飛道：「在知道司馬承歡是司馬長樂的兒子之後，我知道他必來報仇，或者會遷怒胭脂，所以預先作好了安排，並且考慮到每一種的可能。」

沈勝衣道：「你担心太多人知道那個地方，就會走漏消息。」

龍飛點頭道：「更担心他們不幸落在司馬長樂，或者地獄刺客的手上，被迫問出來。」

沈勝衣連連點頭。

龍飛道：「也爲了以防萬一，一會你仔細看過之後，就將地圖燒去，每到一個地方，才告訴他們下一個要去的地方。」

沈勝衣道：「他們是誰？」

龍飛道：「韓平！郭安。」

他連隨補充說：「韓平的父親是我家的老傭人，他侍候我已經三十年，武功是跟我練的，雖限於天聰，練不到十足，五成少不了，他跟去，路上需要的時候，你也有個人使喚。」

沈勝衣道：「那麼郭安？」

龍飛道：「他跟着我亦有好幾年的了，是一個駕車好手。」

沈勝衣道：「你要我們乘馬車去。」

龍飛點頭。

沈勝衣道：「騎馬去不是更快。」

龍飛道：「地獄刺客難保不會追踪你們前往，在這樣一個强敵窺伺之下，不能够消耗太多的體力。」

沈勝衣道：「聽你這樣說，這個莊院已經在地獄刺客的監視之下了。」

龍飛點頭，突然轉身，左手一揮，一枚銀環嗚的飛出，射向那邊假山。

假山之上積滿了皚皚白雪，並沒有甚麼可疑之處。

可是，銀環尚未飛到，一團雪球就爆開！

爆出了一個人！

那個人一身白衣，連面龐都用白布幪上，伏在假山上顯然已經多時，所以才積了一身白雪。

衣雪俱白，無論怎樣看，也祇像一團雪。

龍飛却看出那是一個人！

銀環一出手，他人亦往上拔了起來。

人在半空，劍已出鞘，化成一道飛虹，直射假山那邊！

兩枚銀環同時射出！

× × ×

雪四散，雪中白衣人「鯉魚打挺」，閃開了龍飛的一枚銀環，左右手交剪，左七右八，打出了十五支喪門釘！

龍飛的第二枚，第三枚銀環這時候已射出。

白衣人耳聽風聲，一側身又閃開一枚銀環。

還有一枚銀環却閃避不了。

那枚銀環噗的打在白衣人右脚膝蓋之下！

肉綻骨碎，鮮血飛濺。

白衣人悶哼一聲，從假山上滾落！

× × ×

人藏在雪中那麼久，身手難免大受影响，四射的雪花，亦同時影响他的視綫。

白衣人的身手本來就不如龍飛，再加上這兩種不利的因素影响之下，要閃避龍飛的銀環當然不容易。

龍飛應付白衣人的十五支喪門釘却是容易得很。

他人如天馬行空，半空中長劍暴轉，轉出了一個光輪。

十五支喪門釘盡被光輪震飛。

龍飛人同時落在假山之上。

一落即起，撲向山下。

× × ×

假山高不過一丈。

白衣人身形落地，手一按，借力使力，一掠丈外。

雙手先落，一按地正欲再掠出，就發覺眼前人影一閃。

他所有的動作立時停頓。

那個人影幾乎同時收住了身形。

白衣人擧目望去。

一個人冷然站在那裏。

二十五六年紀，七尺長短身材，散髮披肩，白衣如雪。

正是沈勝衣。

× × ×

劍並未出鞘，白衣人却已感覺到劍上的寒氣，彷彿出現在身前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支劍。

一支出鞘的利劍。

祇有高手之中的高手，才能够給人這種感覺。

白衣人瞳孔暴縮脫口道：「你……」

「你還想逃走。」一聲暴喝，霹靂般從天而降，打斷了白衣人的說話。

龍飛也追到來了。

白衣人一聲冷笑，左手打出八支喪門釘，右手摸出了一支雙鋒鐵筆。

喪門釘疾打龍飛，寒光一閃，雙鋒筆刺向沈勝衣。

龍飛暴喝擊劍，一劍三式，八支喪門釘「叮叮叮」的盡被擊落。

沈勝衣仍然沒有拔劍，身形一幌，雙鋒筆胸前刺過。

白衣人左膝同時一曲，斜撞向沈勝衣的小腹。

沈勝衣彷彿早已知道有此一着，右拳即時閃電般擊下。

「砉」一聲，白衣人的左膝還未撞上去，已經被沈勝衣的右拳擊碎，人亦被擊落雪地上。

他一聲不發，手一揮，雙鋒筆脫手飛射。

沈勝衣右手一抄，竟又將雙鋒筆抄住，反手射回去。「奪」的釘入了白衣人的右腕。

白衣人悶哼一聲，盯着沈勝衣，他雙脚一手受傷，再也不能站立，但仍然用沒有受傷的左手支着地，半坐起身來。

龍飛連隨兩步搶前，厲聲道：「你就是地獄刺客？」

白衣人一聲不發，閃亮的眼瞳突然黯然無光，幪面那塊白布接近咀巴的地方，同時出現一團紫黑。

那一團紫黑逐漸擴散開去。

沈勝衣心念一動，上前一步，一手抓向白衣人那塊幪面的白布。

裂帛一聲，白布飛裂，白衣人仰天倒了下去。

白布後是一張陌生面龐。

面龐扭曲，咀角流着血。

紫黑色的血。

沈勝衣目光一落，擲下那塊白布，俯身一把握住了那個白衣人的左腕。

龍飛忙問：「如何？」

沈勝衣道：「已經毒發身亡。」

龍飛恨恨的擊掌道：「好小子，竟然以死封口。」

沈勝衣道：「以前你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龍飛道：「從來都沒有看見過，怎麼你這樣問我？」

沈勝衣道：「因爲我以爲他也許是你的仇人。」

龍飛道：「你是說，他不是那個地獄刺客？」

沈勝衣道：「如果是，馬萬里與長孫無極絕對死不了。」

龍飛沉吟道：「這個人的身手，雖則不錯，的確還不是馬萬里，長孫無極的對手。」

沈勝衣道：「既然不是你的仇人，相信就是地獄刺客的助手了。」

龍飛道：「江湖上傳說，地獄刺客祇是一個人。」

沈勝衣道：「傳說未必是事實，作爲一個刺客，必須消息靈通，要消息靈通，祇憑一個人，是做不到的，以常理推測，他是應該有幾個得力助手。」

龍飛目光又落在白衣人的面上，道：「正如這個人。」

沈勝衣道：「這個人倘若眞的是地獄刺客的助手，這個地獄刺客我們得提起十二分精神應付了。」

龍飛點頭道：「一個人如果不厲害，的確也不會有一個這樣驃悍的助手。」

沈勝衣接道：「他寧可死也不肯落在敵人手上，如果不是出於忠心，必然就是出於恐懼，那麼，這地獄刺客手段如何毒辣，可以想像，我們對付這個人非要小心不可。」

說話間，兩個人已從那邊奔了過來。

前面那個中年人正是韓平，身形一落，目光亦落，驚聲問道：「地獄刺客已來了。」

龍飛一笑，道：「地獄刺客怎會這樣容易給我們殺死？倒在地上的，祇是他的手下。」

另外一個人這時候亦到了。

那亦是一個中年人，不過比韓平年輕，一聲也不發。

龍飛一見道：「郭安，我叫你準備馬車，準備好了沒有？」

那個中年人默然點頭。

龍飛立即揮手道：「將馬車駛到門外，一會就出發的了。」

郭安欠身退下。

龍飛再吩咐韓平：「你去收拾三天的食水，乾糧，搬上馬車去。」

韓平道：「是！」

沈勝衣目送韓平奔出，道：「那個郭安好像不怎樣喜歡說話。」

龍飛道：「他是個啞吧。」

沈勝衣一愕。

他連隨探手，搜索那個白衣人，龍飛亦蹲了下來。

白衣人除了兩袋喪門釘，一支匕首之外，就祇得一身衣服。

沈勝衣搜查了一會，終於停手，嘆了一口氣，說道：「這無疑是典型的職業殺手。」

龍飛點頭道：「也祇有這種人才會這樣子小心，身上除了殺人的東西之外，甚麼也沒有。」

沈勝衣道：「那些喪門釘與及那把匕首之上也沒有任何記認。」

龍飛道：「我們在這具屍身之上看來是找不到任何綫索的了。」

沈勝衣問道：「這個人在隱藏形跡方面已相當到家，方才連我都給他瞞過，你怎會發覺的？」

龍飛道：「我住在這裏已經有二十年，那座假山也已不知看上了多少遍，方才我無意望了它一眼，就發覺那上面多出了一團東西。」

沈勝衣恍然道：「原來如此。」

龍飛站起來，道：「我相信，他也一樣想不通怎麼隱藏得這樣秘密，也給我發現。」

沈勝衣道：「你不見他雖然死去，一雙眼仍然睜得這麼大？」

龍飛回顧一眼，道：「隱藏在這附近打探消息的，我相信不止他一個人。」

沈勝衣道：「這院子之內，應該沒有了。」

龍飛道：「我也看不出其它地方有何不同。」

沈勝衣道：「不過，他們必會追踪馬車。」

龍飛道：「所以路上你必須小心。」

沈勝衣道：「你又打算怎樣？」

龍飛道：「在你們馬車出發之後，化裝隨後追踪，這個也就是叫做……」

沈勝衣替他接下去：「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龍飛點頭，道：「不錯，我就是那隻黃雀。」

沈勝衣道：「祇怕那之後，還有一個獵人。」

龍飛道：「無論這個地獄刺客是螳螂抑或是獵人，祇要在路上出現，或者是被我發現，事情都簡單的了，我縱然不是他的對手，拚了我這條老命，與他同赴地獄，應該絕不成問題。」

沈勝衣明白龍飛的說話，沉聲道：「胭脂的生命，固然是要緊，你的生命也是的。」

龍飛眼中露出一絲無可奈何之色，道：「如果我有甚麼不測，胭脂祇好就交給你照顧。」

沈勝衣一怔，倏的大笑道：「憑你的武功，祇要你小心一些，地獄刺客可不是你的對手。」

龍飛一笑道：「我必會小心。」

沈勝衣道：「胭脂由你來照顧，總比由我來照顧的好，是不是？」

龍飛大笑道：「當然是。」

笑聲一落即起，道：「但我們這一着說不定會被他看破，如果是這樣，他必然會全力對付你那邊。」

沈勝衣道：「由現在開始，我隨時準備應戰就是。」

龍飛道：「辛苦你……」

沈勝衣道：「這樣說話，是不將我當做朋友的了。」

龍飛一笑住口。

沈勝衣接道：「看情形，我還是現在記下那張地圖以防萬一。」

說着他連隨從懷中取出那張地圖，迎風抖開。

他過目不忘，記性一向好得很，可是這一次謹愼起見，還是存細的看了三遍。

然後他取出一個火摺子剔亮，移到地圖下。

那張地圖迅速的化成了一團火。

火滅的時候，地圖已化爲灰燼。

劍及履及　救人殺人

馬車終於出發。

——西行。

這是沈勝衣下的第一個命令。

龍飛送出門外，目送馬車消失才轉身入內，連隨將莊門關上。

整個莊院，祇剩下他一個人。

他緩步穿過院子，迴廊，兩重月洞門，進去書房。

書房的門旋即緊閉。

× × ×

半炷香之久，房門才打開。

一個頭戴雪笠，客商裝束的人從書房中走出來。

這個人也就是龍飛。

出了書房，轉入旁邊花徑，一路上龍飛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花徑盡頭是圍牆。

肯定沒有人監視，龍飛立即拔起身，翻過牆頭。

牆外是一條小巷。

龍飛出小巷望西奔去。

× × ×

出西城六里就是山野。

雪雨飄飛，天地間白濛濛一片。

郭安一手揮鞭，一手控韁，驅車奔馳在雪雨之下。

他頭上雖則戴着雨笠，仍然有不少雪花打在他的面頰之上。

他卻是恍如未覺，一張臉始終木無表情。

一雙手亦是始終那麼穩定。

× × ×

西行——

一天過去，兩天過去，一路上始終沒有事發生，一切都顯得很正常。

龍飛與沈勝衣他們的事情，地獄刺客似乎都一無所知。

韓平就是這樣想。

沈勝衣卻不是這樣想，這兩天之內，他已經發現了兩個很可疑的人。

那兩個人交替跟蹤在馬車之後，一個騎着灰馬，另一個騎着黑驢，都是客商裝束。

他們第二次出現之時，沈勝衣已經留意到他們，第三次出現，沈勝衣就完全肯定了。

他沒有理會。

因爲他必須盡快趕到那個地方。

——那兩個人的追踪，不一定等於地獄刺客仍然未知道胭脂的下落，在未見胭脂之前，他實在難以放心！

也因爲他知道地獄刺客並非在這兩個人之中。

——地獄刺客如果是這樣容易被發現，絕不會活到現在。

他這樣容易發現的人，龍飛也應該同樣容易發現才是。

以龍飛的武功，要制服兩個人應該不成問題。

所以他決定還是將人留給龍飛。

× × ×

龍飛亦早已發現了那兩個人。

他仍是一身客商裝束，衣服卻已然三易，坐騎亦換了三次，衣服坐騎的顏色先後都不同。

這兩天之內，馬車停了三次，每一次馬車重新上路，他就以全新的姿態遠隨在後面。

因爲他早已知道馬車的行止，所以有足夠的時間變換裝束坐騎。

也許就因爲這個原因，有時候他雖然是走近去，那兩個人也沒有在意。

他儘管懷疑，仍等到那兩個人第五次會合才決定採取行動。

以他的經驗，當然亦看出那兩個人的追踪本領，尚未到家，沒有可能是地獄刺客。

他原是打算在地獄刺客出現的時候才採取行動，但一路下來，並沒有第三個人出現，這下子，距離胭脂藏身的地方卻已經很近了。

那兩個人與地獄刺客之間也許有一種祇有他們才知道，外人根本瞧不出的聯繫，暗中已經將消息送出。

果真如此，給他們追踪到胭脂藏身的地方，胭脂的處境就危險了。

雖然有沈勝衣在旁保護，但能夠減少一分危險，總是減少一分的好。

而且將他們截下，說不定還可以從他們那裏，查出地獄刺客的所在。

一決定採取行動，龍飛立即策馬奔前去！

× × ×

時近黃昏。

雪已霽，風未止。

交替追隨在馬車後面的那兩個人第五次會合。

灰馬上那個人一推雪笠，道：「到你了。」

黑驢上那個人頷首，道：「馬車仍沒有停下。」

「沒有。」

「前面見不見市鎭？」

「不見。」

「已經兩天多的了，他們到底去什麼地方？」

「追下去始終會知道的。」

「我看這也許是他們故弄玄虛，引開我們。」

「老爺子的判斷很少會錯誤。」

「這倒是事實。」

「所以我們祇管追踪下去。」

「我這就追前。」

「不要太接近，莫忘了老爺子吩咐我們的說話。」

「你是指叫我們小心車廂裏那個白衣散髮的靑年？」

「不錯。」

「這個人祇怕老爺子走眼了。」

「哦！」

「如果他眞的厲害，應該已發現我們才是。」

「也許他已經發覺。」

「如此爲什麼還不採取行動。」

「或者在等候機會。」

黑驢上那個人大笑道：「他若是高手，根本就不用等候機會對付我們。」

灰馬上那個人笑笑。

急遽的馬蹄聲即時劃空傳來。

黑驢上那個人回頭望了一眼，道：「是一個行商。」

灰馬上那個人道：「看他策馬的動作，顯然是一個練家子。」

「這年頭的行商沒有幾下子，眞還不敢獨個兒上路。」

「他分明是向我們衝過來。」

「那是因爲我們站在路心的緣故，我們讓開路就不像的了。」黑驢上那個人又大笑，道：「這條路可不是我們的。」

「無論如何，都要小心！」

灰馬上那個人這句話才出口，來騎已衝近！

人未到，一股殺氣已排山倒海壓來！

灰馬上那個人突然感覺到這股殺氣，脫口一聲：「不好！」右手腰一搭，「錚」的拉出了一支軟劍！

黑驢上那個人這時候亦已感覺，反手抓住了暗藏在衣衫內的一對日月輪！

來騎瞬眼衝至！

衝向黑驢上那個人！

黑驢上那個人一聲暴喝，日月輪裂衣而出，護住了前胸。

一道耀目的寒光即時向他飛射過來！

他雙輪急擋！

一擋落空，來騎急風一樣從他身旁衝過！

凄厲已極的一聲驢鳴剎那暴响！

驢頭與驢鳴一齊飛入了半空！

鮮血從斷口激射，就像是半空突降血雨，濺紅了老大一片雪地。

那個人一聲驚呼，驢背上拔起身子，凌空翻身落地！

沒有頭的驢身被他的身形帶動，連隨倒在血泊之中，四蹄亂蹬，灑滿了驢血的積雪被蹬得四下亂飛。

觸目驚心！

× × ×

龍飛馬快劍快！

馬過劍落，一劍斬下了驢頭，左手同時打出了一枚銀環，射向那邊的灰馬！

灰馬上那個人一聲輕叱，軟劍暴展，叮一聲，一劍將銀環擊落，左手連隨將馬頭勒轉，回頭疾奔了出去！

龍飛這時候經已將馬勒住，一眼瞥見，大喝道：「那裏走！」

喝聲未落，從黑驢上躍下的那個人已縱身撲過來！

他雙手一震，日月輪叮噹一撞，嵌在月輪上兩支月牙嗤嗤的突然射了出去！

一射人，一射馬！

龍飛眼裏分明，探身一劍劃出！

才劃到一半，一劍已變成兩劍，擊下那兩支月牙！

日月輪連隨攻至！

× × ×

日月輪一撞，那個人的身子，就拔了起來，凌空一折，雙輪一齊向龍飛迎頭擊下！

龍飛冷笑道：「好大的胆子！」劍一挑，疾迎了上去！

叮叮的兩聲，只一劍他就將擊來日月輪震開！

那個人也被震飛！

他身形半空一側，斜斜的飄落地上，突然脫口問道：「可是龍飛？」

龍飛冷然應道：「正是！」

那個人大笑，道：「果然不出老爺子所料。」

龍飛一怔道：「哦？」

那個人大笑接道：「老爺子早已懷疑這其中必有詐，也許就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龍飛道：「眞的這樣懷疑麼？」

那個人淡淡的道：「信不信在你。」

龍飛接問道：「老爺子是誰？」

那個人笑道：「你以為是誰？」

龍飛道：「莫非就是地獄刺客。」

那個人道：「難道還有其他人在找你麻煩？」

龍飛試探道：「你們那個老爺子現在何處？」

「不在這裏。」

「在那裏？」

「孫恩現在去的那裏。」

龍飛追問道：「誰是孫恩？」

那個人笑道：「還有誰。」

龍飛不由的轉首望去。

那一騎灰馬已去遠。

「灰馬上的就是孫恩？」龍飛回瞪着那個人。

「正是。」

龍飛忽然問道：「孫恩與你是什麼關係？」

那個人道：「兄弟！」

「你又叫做孫什麼？」

「我說的兄弟是另外一種兄弟。」

「結拜兄弟？」

那個人點頭道：「我姓朱，朱從！」

龍飛沉默起來。

孫恩朱從這兩個名字他從來都沒有聽過。

朱從看出他在想什麼，道：「你不必費心，知道我們名字的人，連我們一夥在內，也不够五十個人，而五十個人之中，除了我們一夥，其餘的都已身在地獄。」

龍飛冷笑道：「換句話，到目前為止，你們一夥之外，我是惟一知道你叫做朱從，那個人叫做孫恩的活人了？」

朱從道：「事實如此。」

龍飛接問道：「地獄刺客本來又叫做什麼名字？」

「不知道。」

「眞的？」

「假的。」朱從嘴角一咧。

龍飛轉問道：「你與孫恩既然是結拜兄弟，感情當然也很不錯的了。」

「當然。」

「否則，你也不會將我截下，讓他逃走！」

朱從笑笑。

龍飛道：「不過你對他雖然這樣好，他對你却實在令人心寒。」

朱從道：「哦？」

龍飛道：「他應該留下來與你聯手應付我才是。」

朱從道：「本來是應該這樣。」

「但他却拋下你一走了之。」龍飛搖頭冷笑。「這種兄弟不要也罷！」

朱從道：「我明白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龍飛反問道：「是什麼意思？」

朱從道：「是不是叫我，他既然不仁，我亦該不義，將一切秘密告訴你？」

「你眞是聰明兒童。」

「如果我將一切秘密告訴你……」

龍飛截口說道：「我就會放你一條生路。」

朱從道：「好像你這種正人君子，當然是言出必行，絕無反悔。」

龍飛道：「這一點你儘可以放心。」

朱從突然大笑起來。

笑聲中充滿了譏諷。

龍飛聽得出來，待他笑完了才問道：「什麼事這樣好笑。」

朱從道：「有件事你一定不知道。」

龍飛道：「哦？」

朱從道：「老爺子曾經吩咐我們，如果這眞的是一個陷阱，我們兩人必須有一個回去告訴他這件事，所以在出發之前，我已經與孫恩約好了，到時候那一個逃命的機會最大，那一個就逃命去，不能逃命的一個人必須盡力將敵人截下來。」

龍飛道：「這樣麼？」

朱從道：「我與你這麼多說話是為了什麼，現在你也應該明白了。」

龍飛道：「是為了讓孫恩有足够的時間逃走？」

「正是！」朱從一頓接道：「我本來並不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

龍飛瞪着朱從道：「地獄刺客知道了這是一個陷阱又怎樣？」

朱從道：「採取第二步行動。」

龍飛道：「他的第二步行動如何？」

朱從道：「很快你就會知道的了。」

龍飛沉吟起來。

朱從笑接道：「老爺子無論採取什麼行動，目的亦是一個。」

龍飛道：「殺我的女兒胭脂？」

朱從道：「然後才是你。」

龍飛瞪目道：「我絕不會讓他們得手的。」

朱從道：「你知道老爺子第二步行動是怎樣進行？」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朱從沉聲道：「但我却知道一件事。」

龍飛道：「說！」

朱從道：「老爺子的第二步行動很少會假手我們進行。」

龍飛道：「親自出手麼？」

朱從點頭道：「而且他從來都沒有失手。」

龍飛冷笑一聲，道：「否則他早已進了地獄！」

朱從道：「你明白最好。」

龍飛道：「有一件事我却不明白。」

「什麼事？」

「他到底給了你們些什麼好處，值得你們這樣子拚命去為他工作？」

朱從沉吟了一會，說道：「我們都是父母雙亡的孤兒，四五歲，就在街頭流浪，若不是老爺子將我們收留，絕不會活到現在。」

龍飛道：「這個倒未必。」

朱從道：「就算活得到現在，也沒有那麼舒適。」

他一笑接道：「這些年來我們什麼享受都享受過了。」

龍飛道：「可是你們仍是年輕。」

朱從道：「一個人無論年輕也好年老也好，只要他什麼都已經享受過，就是死，也應已無憾。」

「是地獄刺客這樣對你們說？」

「他說得很對。」

「狗屁！」

朱從道：「什麼屁也好，有一點相信你也一定認為應該。」

龍飛道：「那一點？」

朱從道：「一個人，絕對不能忘恩負義！」

龍飛無言，忽然打了一個寒噤。

龍飛第一次感覺到，那個地獄刺客的厲害。

無論地獄刺客是為善抑或為惡，所用的手段實在可怕！

朱從側首，又望一眼孫恩的去向，接道：「將你留到現在，我相信，已經可以了。」

龍飛道：「可以又如何？」

朱從道：「拚命！」

語聲一落，雙輪互擊，噹一聲，又是兩支月牙嗤嗤的自輪上射出！

兩支都是射向龍飛的坐騎！

沒有馬龍飛就追不到孫恩了。

龍飛早已小心，長劍疾翻，「鳳凰單展翅」，一劍將兩支月牙擊下！

同時偏身下馬！

朱從日月輪立刻劈到！

龍飛左一劍右一劍，擋開了日月輪，劍一引搶入空門，颼的刺前去。

刺向朱從的胸膛！

劍刺出手，尖端便已開始嗡嗡的不停抖動，刹那間，一化二，二化四，四變八，刺到朱從胸前，劍已化成十六劍！

朱從左輪右擊，右輪左擊，一連十六擊竟然也不能將劍封開。

他大驚急退！

龍飛長劍如蛆附骨，緊追不捨！

朱從連退三丈，都無法避開龍飛長劍追擊的範圍，不由得變了面色，倏的一聲慘笑，不退反進，迎向刺來劍尖，一雙手同時暴長，日月輪齊向前掃！

他這是存心與龍飛同歸於盡的了。

可是以他的武功，還沒有這個資格，目前的形勢之下，龍飛的長劍即使就那樣刺入他的胸膛，他的日月輪最多也只能够將龍飛擊傷。

他似乎並不知道。

龍飛却知道。

他雖然一心拚命，龍飛可不肯與他拚命，一見他這樣，立即退回去！

退得恰到好處，劍尖不離朱從的胸膛半尺！

朱從反追了過去。

龍飛一退再退，怒道：「你是眞的不要命了？」

朱從慘笑道：「不要了！」身形陡急，日月雙輪原勢不變！

龍飛眼瞳一亮，喝道：「那我就成全你！」

語聲甫落，長劍一震，「霍霍」兩劍，左右劃出！

「噹噹」兩聲，日月輪被震開，朱從雙手虎口迸裂，鮮血外流！

龍飛長劍連隨一引，再次刺向朱從的胸膛！

朱從日月輪急回，却是攻敵，不是自救！

只可惜他的日月輪才回到一半，龍飛的長劍已刺入了他的胸膛，震斷了他的心脈！

劍入胸即拔出。

血怒激！

朱從如遭電殛，混身一震，俯身倒地，手中日月輪，一齊插入了雪地之中！

龍飛劍一抖，抖去劍上的血珠，旋即回劍挑起地上的幾枚銀環。

將環掛好，立刻上馬，一聲暴喝，策馬疾追向孫恩的去向。

孫恩早已不見影，可是馬走過的雪地，却有蹄印留下。

朱從雖然替孫恩截住龍飛，也沒有機會，替孫恩將蹄印消滅。

孫恩是去見地獄刺客。

找到了孫恩，也許就能够找到地獄刺客。

——最低限度也得在孫恩見到地獄刺客之前，將他截下。

龍飛思潮起伏，放馬更急。

雪地上迅速的又加上一行蹄印。

× × ×

天地嚴寒。

朱從流的血已凝結，外露的肌膚更變成死魚肉一樣。

這時候，來路上又奔來了一騎。

白馬白雪笠，那騎士亦是一身白衣。

馬在朱從的屍體旁停下，那騎士滾鞍躍落，一把拉起朱從的屍體，仔細看了他的傷口一會才放下，視綫隨即轉落在雪地那些蹄印之上。

然後他一聲冷笑，縱身上馬，策馬繼續向前行！

這又是什麼人？

× × ×

黃昏。

風更急，天地更寒冷。

雪地上一騎奔來。

棕色的駿馬，配上黃金打造的精緻馬鞍、頸下還掛着一個金鈴。

鈴聲叮噹，清脆悅耳。

好像這樣一匹駿馬，當然就非常觸目，可是，比起馬上人來，這匹馬却又黯然失色。

騎在這匹駿馬之上的，是一個青衣少女。

她十七八歲年紀，長得很漂亮。

那種漂亮簡直就不像人間所有。

她好像有很多事低頭策馬走着，甚至連迎面駛來的那輛馬車也沒有在意。

× × ×

郭安並沒有理會那個青衣少女，驅車在馬旁駛過。

車廂的窗戶却在這下子推高，沈勝衣探頭出來。

他完全是因爲聽到了鈴聲。

一望之下，他突然一呆，脫口一聲：「胭脂！」

青衣少女應聲抬頭，一見沈勝衣，亦是一呆。

「沈大哥！」

× × ×

青衣少女竟就是龍飛的女兒，竟就是沈勝衣此行去保護的胭脂！

一聲「沈大哥」入耳，沈勝衣面色陡變，反掌擊在窗戶上。

「嘩啦」一聲，窗戶盡碎，沈勝衣箭矢一樣穿窗飛出！

也就在這刹那，「忽哨」的一响，一條馬鞭凌空飛來，捲住了胭脂的粉頸！

馬鞭連隨收縮！

胭脂的一張臉立時紅起來！

危機一髮，寒光突閃！

是劍光！

一劍飛至，落在馬鞭之上！

收縮的馬鞭「崩」的立斷！

胭脂這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驚呼失色，馬鞍跌落！

沈勝衣右手一把將胭脂扶住，左手一劍橫護在胸前。

他的劍若不是如此快，胭脂現在已經被那條馬鞭生生勒斃！

馬車已停下，韓平亦從破窗躍出來，詫異道：「發生了什麼事？」

沈勝衣左手劍一翻，將纏在胭脂頸上的那截斷鞭挑下。

胭脂雪白的粉頸上已留下一條殷紅的鞭痕。

韓平一見面色大變，霍地回頭望向車座那邊。

郭安冷然坐在車座上，左手已鬆開韁繩，右手仍握着那條馬鞭，握得非常緊。

他那條馬鞭正就不見了一截。

韓平並不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那種人，立時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破口大罵道：「郭安，你瘋了！」

郭安冷笑，木無表情。

沈勝衣亦冷笑一聲，道：「他一些也沒有瘋！」

韓平道：「如果沒有，怎會對小姐下此毒手？」

沈勝衣道：「因爲他沒有，才會這樣做。」

韓平詫異之極，道：「他……」

「他根本就不是郭安！」

「怎麼……」韓平瞠目結舌，瞪着郭安。

郭安冷笑一聲，道：「不錯，我本就不是。」

眞正的郭安是一個啞巴，這個郭安却會說話。

語聲一落，他倏地抬起了左手，往面上一抹。

整塊面皮也抹了下來。

韓平怔在那裏。

那塊面皮剝下，在他們面前的那個郭安就變了另外一個人。

陌生人！

人還很年輕，相貌也不算難看，神態却說不出的惡毒。

沈勝衣望着那塊面皮，道：「好巧妙的易容術，竟連我也騙過了。」

那個人道：「可惜仍然失敗。」

韓平插口問道：「郭安怎樣了？」

那個人一翻左手，那塊面皮在他手中飄落。

他看着那塊面皮飄落雪地，道：「這塊面皮你知道是那裏得來的嗎？」

韓平道：「莫非……就是從郭安的面上剝下來？」

那個人怪笑道：「正是！」

韓平悲聲道：「那麼，他已經沒有命的了。」

那個人道：「就算我不殺他，相信他也再活不下去了。」

韓平厲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個人道：「地獄刺客！」

韓平聽說，不由自主倒退半步。

沈勝衣突然接口道：「如果你是地獄刺客，胭脂現在已是一個死人！」

那個人大笑道：「不錯，頭兒親自出手，絕對不會落空！」

沈勝衣道：「你只不過是他的一個手下。」

那個人冷笑一聲，道：「已經夠你們吃驚了。」

沈勝衣他們不能不承認。

那個人轉望胭脂，道：「胭脂藏身的地方，馬車需時三天，現在已將近三天，她在這裏出現，那麼她藏身的地方，是必也就在這附近！」

韓平道：「是又如何！」

那個人道：「收到這個報告，頭兒自然心中有數。」

韓平冷哼道：「你能夠將消息傳出帶去，我才眞的服了你。」

那個人道：「如此準備叩頭！」

語聲一落，左掌暴翻，「喀勒」一聲，扳開身後車座上的一塊木板！

「噗噗」的兩隻雪白的鴿子突然從車座內飛出來。

沈勝衣一眼瞥見，左手劍立即脫手擲出！

劍如箭射，寒光一閃，半空爆開了一蓬血花！

一隻鴿子被斬在劍下，還有一隻却在劍擲到之前飛遠！

沈勝衣目送那隻鴿子，眼瞳中首次露出憂慮之色！

劍瞬眼墮地，血鴿相繼亦凌空落下。

那個人目光一落一起，說道：「好本領！」

沈勝衣道：「可惜我手上就只有一支劍。」

那個人道：「的確可惜得很。」

這句話出口，他手中那支鞭桿的頂端哧的突然彈出了一支尺多長的三鋒利刄！

鞭桿長一丈，再加利刄一尺，就成了一支丈三的矛槍！

寒光一閃，矛槍疾刺胭脂！

胭脂慌忙拔劍！

他的手還未落下，一隻手已經在她腰間那支劍的劍柄上！

沈勝衣的左手！

「錚」的劍出鞘！

又是「錚」的一聲，槍尖刺在劍鋒之上！

那個人面色一變，槍一收，縱身從馬背上拔起，疾撲了過來！

人在半空，哧哧哧又三槍！

槍槍都是刺向胭脂！

沈勝衣左手劍魚躍浪一樣，連擋三槍，劍再一挑一引，貼着鞭桿劃向那個人的手！

那個人悶哼一聲，雙手一錯，鞭桿一竪，架開來劍，人連隨暴退！

沈勝衣追擊！

那個人一退再退，雙手一合一沉，「拍」一聲，鞭桿中斷，一分爲二！

他右手一截直擊沈勝衣，左手一揮，嵌着利刄的那一截射向胭脂！

在這個時候，他還是念念不忘，要殺胭脂！

沈勝衣早已防備，左手劍一劃，擊下飛向胭脂的利刄，身形一幌，讓開擊來鞭桿，再一欺，右手向前一探，已扣住那個人握住鞭桿的右手手腕！

那個人右腕一陣劇痛，悶哼一聲，鞭梢脫手墮地。

沈勝衣鬆手起脚，踢飛斷鞭，左手劍同時抵在那個人的咽喉上。

那個人面龐一下煞白，木立當場！

沈勝衣盯着那個人，道：「地獄刺客，人在那裏？」

那個人道：「鴿飛之處！」

沈勝衣厲聲道：「鴿飛何處？」

那個人冷笑道：「爲什麼你不追着那隻鴿子去一看？」

沈勝衣一字字的道：「你不說，我殺你！」

那個人大笑道：「你殺我，我也是不說！」

沈勝衣左手劍輕輕一送，刺入那個人的咽喉！

血流下。

流得並不多，沈勝衣的劍只是刺穿了那個人咽喉的外皮。

那個人亦感覺咽喉流血，面色更白。

沈勝衣忽問道：「今年你多大了。」

「二十三。」

沈勝衣沉聲道：「二十三在一個人來說，只是開始！」

「是麼？」

「這樣年輕你就不想活了。」

那個人沒有作聲。

沈勝衣又接道：「想想你的父母，朋友！」

那個人面龐的肌肉一下抽搐，道：「我沒有父母，也沒有朋友。」

沈勝衣一怔，道：「縱然如此，你仍年輕。」

那個人道：「比我更年輕就死去的人多得很。」

沈勝衣道：「只要你說出來，我立即放你走！」

「你是要我背叛主人。」

「如果他是一個好主人，絕不會要你做這種壞事。」

「殺人不是一件壞事。」

「什麼才是？」

那個人淡然道：「只要是主人的吩咐，即使是壞事，我一樣去做。」

「你難道連死也不怕？」

「如果不是主人，十八年前我已經死去，絕不會活到現在。」

他大笑接道：「能夠活上十八年，我已經心滿意足的了。」

笑聲未絕，他的身子突然向前一挺！

鋒利的劍尖立即穿透咽喉！

胭脂驚呼，偏過半面。

韓平怔在當場。

沈勝衣却是無動於中，這種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他迅速將劍拔出！

血從咽喉處標出來，人亦倒下，仍未氣絕，雙手亂抓。

動作由快漸慢，終於完全停頓。

沈勝衣一聲微喟，以指彈劍。

劍作龍吟，沾在劍上的血珠龍吟聲中飛散。

韓平脫口說道：「這個人竟眞的不怕死。」

沈勝衣道：「這個時候你還懷疑他的說話。」

韓平搖頭，道：「經過這一次，以後遇上這種人，我知道應該怎樣做的了。」

沈勝衣問道：「應該怎樣做？」

韓平道：「手下絕不能留情。」

沈勝衣道：「不錯。」

兩字出口，突然回頭。

兩騎快馬正向這邊奔來。

韓平一見，亦自側首望去，右手同時握住刀柄，道：「又來了。」

沈勝衣說道：「相信不是地獄刺客的人。」

韓平道：「哦？」

沈勝衣道：「那正是我們正要去的方向。」

韓平這時候經已省起，失笑道：「不錯，地獄刺客的人，應該不會由那邊走來的。」

沈勝衣微喟道：「過了今天，就很難說的了。」

韓平不由轉望鴿子飛去的方向，道：「即使是收到鴿子，地獄刺客最多亦只能找到來這裏。」

沈勝衣道：「能夠找到來這裏，一定能夠找到我們。」

韓平一愕，轉顧胭脂，問道：「小姐莫非就是藏身附近。」

胭脂道：「離此約一里。」

沈勝衣道：「這周圍七里，只得那一間寺院可以住人。」

韓平又是一怔，道：「寺院。」

沈勝衣道：「不錯。」

話口未完，來騎經已奔至。

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男的烏縐紗抹眉巾，帛沿邊白絹長袍，顴骨高聳，兩腮無肉，眉宇間一股正直之氣，十指瘦長而有力，左右腰掛四個豹皮囊。

女的一身藍靛花繡，徐娘半老，風韻猶存，腰懸鴛鴦雙刀。

他們都是一面緊張之色，看見了胭脂平安無事，又有沈勝衣站在一旁，才放鬆下來。

對他們，沈勝衣並不陌生。

韓平更就迎前去。

他們也就是公孫夏，武三娘二人。

公孫夏苦練暗器，武三娘一手鴛鴦刀，據說猶在河西六娘子之上。

公孫夏是龍飛的結拜兄弟，武三娘情深一片，非龍飛不嫁，侍候龍飛左右已經十年。

所以龍飛放心將胭脂交給他們照顧。

武三娘一下馬，立即奔至胭脂身旁，緊張的問道：「怎樣了，有沒有受傷？」

胭脂手撫着頸上的鞭痕，猶有餘悸的道：「沒有。」

說話間，公孫夏亦已下馬走至沈勝衣面前，抱拳道：「沈兄怎麼也來了。」

沈勝衣道：「非來不可。」

公孫夏忙問道：「大哥那邊……」

話說到一半，武三娘已急不及待插口問道：「沈公子，龍大哥那邊如何？」

胭脂亦問道：「我爹到底怎樣了？」

沈勝衣目光一掃，微微一笑道：「他很好。」

胭脂道：「那個司馬長樂呢？」

沈勝衣說道：「已死在你爹爹環劍之下！」

胭脂高興的跳起來，道：「那麼我們可以回家了。」

沈勝衣搖頭，道：「你爹爹現在並不在家。」

胭脂奇怪道：「甚麼，我爹不在家，在那裏？」

沈勝衣道：「也許很快就會到這裏與我們相合。」

武三娘忍不住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沈勝衣道：「司馬長樂死前請了一個刺客。」

武三娘「哦」一聲。

公孫夏詫異問道：「既然已請了刺客，怎麼自己還親自前往報仇？」

沈勝衣道：「因爲那個刺客只接受死人的委託，他一日不死，那個刺客一日不會出手。」

武三娘忽然省起什麼，面色一變道：「你是說……」

公孫夏心急，搶着問道：「司馬長樂莫非是請了那個地獄刺客？」

沈勝衣道：「正是！」

武三娘這才眞的變了面色，道：「那麼我們得儘快趕到大哥身旁。」

公孫夏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

沈勝衣沉聲道：「司馬長樂要地獄刺客殺的第一個不是他。」

公孫夏道：「不是大哥，是誰？」

沈勝衣道：「胭脂！」

公孫夏一怔。

武三娘不覺將胭脂摟緊，道：「他這樣是什麼意思？」

公孫夏道：「是不是因爲大哥殺了他的獨生子，所以他叫地獄刺客先殺胭脂，讓大哥也嚐嚐那種痛苦？」

沈勝衣道：「可不就是。」

武三娘道：「胭脂可是一個好孩子，不像他那個兒子司馬承歡。」

沈勝衣說道：「無論司馬承歡的爲人怎麼樣，都是司馬長樂的兒子，惟一的兒子！」

武三娘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沈勝衣接道：「他一生希望，無疑都放在那個兒子身上，所以才不惜一死來請地獄刺客！」

公孫夏道：「大哥怎知道這件事？」

沈勝衣道：「司馬長樂沒有隱瞞這件事。」

公孫夏道：「我看他是存心要大哥寢食難安。」

沈勝衣道：「這是一個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地獄刺客到現在爲止，還未失敗過一次！」

公孫夏皺起了眉頭。

武三娘道：「地獄刺客現在是必已開始採取行動了。」

沈勝衣頷首，道：「司馬長樂死後第二天，地獄刺客的人據說便已經在莊院附近監視，刺探胭脂的下落。」

武三娘道：「所以大哥請你來保護胭脂，對付那個地獄刺客。」

沈勝衣道：「恰好我在附近。」

武三娘道：「大哥是找對人了。」

公孫夏亦笑道：「有沈兄在一旁打點，事情就簡單了。」

沈勝衣並不樂觀微喟道：「如果是明來，我倒不担心，拚了我這條命，就算是死於他手下，也要他付出相當代價，那麼龍兄即使趕不及救援，憑你們，也應該付得來，問題在，這個人一向殺人都是採取暗殺手段，而且無孔不入，令人防不勝防！」

說着目光不由落在那個車夫的身上。

公孫夏順着沈勝衣的視綫望去，道：「那個車夫莫非就是地獄刺客的手下？」

沈勝衣道：「不錯！」

公孫夏道：「據說地獄刺客只是一個人。」

沈勝衣道：「事實顯然不是。」

公孫夏奇怪的問道：「大哥怎會讓一個陌生人送你們到來這裏？」

沈勝衣道：「是因爲他以爲他仍是郭安。」

「他完全不像郭安。」

「藏上面具就像了。」

公孫夏這時已發現地上那塊人皮面具，恍然道：「原來戴上了面具。」

沈勝衣道：「郭安是一個啞吧，要冒充他並不困難。」

公孫夏道：「可是連你們都瞞過，他的易容技術也算高明的了。」

沈勝衣道：「好像他那麼心狠手辣的人的確並不多。」

公孫夏接問道：「郭安又怎樣了？」

沈勝衣道：「那面具就是從郭安的面

上剝下。」

公孫夏打了一個寒噤，道：「難……難怪他瞞過了你們。」

他霍地轉望韓平。

沈勝衣笑笑，道：「這個韓平却是眞的。」

韓平摸着自己的面龐，苦笑道：「冒充我，除了剝下我這塊面皮之外，還得要模仿我的聲音。」

公孫夏點頭道：「你跟了大哥那麼多年，要瞞過他的確不容易。」

沈勝衣道：「那個人冒充郭安本來不會那麼容易瞞過他，只是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他又一心惦記着胭脂的安危，更想不到地獄刺客有此一着。」

公孫夏道：「還是沈兄眼利。」

沈勝衣搖頭道：「對於郭安這個人，這之前我根本全無印像。」

公孫夏道：「可是沈兄却識穿了他的身份。」

沈勝衣道：「這完全是因爲胭脂。」

公孫夏道：「哦？」

沈勝衣道：「胭脂方才迎面走來，他沒有理由不在意，如果他眞的是郭安，豈會不識胭脂，雖然不能出聲招呼，也總該將馬停下來才是。」

韓平接道：「這次可以說是小姐救了自己。」

胭脂立即否認，道：「是沈大哥救了我。」

公孫夏點頭道：「若非沈兄心思那麼愼密，身手那麼靈活，也無法及時制止那個人。」

從現場的情形，他已經猜到那是怎麼一回事。

胭脂接道：「可不是，沈大哥……」

武三娘笑截道：「你就是這樣沒規矩，沈大哥跟你爹爹稱兄道弟，大哥這個稱呼豈是你叫的。」

胭脂皺起了鼻子，道：「他這樣年輕，大不了我多少年，不叫大哥叫什麼？」

武三娘道：「叔叔。」

胭脂噗哧一笑道：「這不是叫老了他麼？」

武三娘搖頭，却不由主亦笑出來。

沈勝衣笑道：「什麼也是稱呼，你喜歡叫我什麼就叫我什麼好了。」

胭脂嬌笑道：「是不是，沈大哥也由得我。」

「由得你們。」武三娘笑着轉問道：「方才那件事到底怎樣的？難道你也沒有在意駛車的是誰？」

胭脂道：「他頭上的雪笠壓得那麼低，我心中惦掛着爹爹的事情，看他一眼，看不清他是誰，就沒有再理會。」

沈勝衣道：「幸好如此，否則她一見是郭安，不免會出聲招呼，那時候對方一鞭捲住她的咽喉，誰能來得及救她？」

武三娘不由點頭。

胭脂撫着頸上的鞭痕，吐了吐舌頭，道：「那條鞭子眞是要命的。」

沈勝衣忽問道：「是了，怎麼你走來這裏？」

武三娘亦道：「我們也正要問她。」

胭脂紅着眼睛，道：「等了那麼多天，都沒有爹爹的消息，我担心得很，所以想回去看看。」

武三娘道：「那麼你總得跟我們說一聲。」

胭脂道：「我說過的了，你們就是不肯離開，定要在那裏等下去。」

武三娘道：「這是你爹爹的吩咐。」

胭脂道：「我就是見你們不肯走，才自己一個人偷出來。」

武三娘道：「你二叔跟我，可給你嚇壞了。」

胭脂垂下頭。

公孫夏接道：「我們在寺內找你不到，發現馬少了一匹，地上有蹄印，忙追出來，若是追你不到，叫我們怎樣好？」

胭脂的頭垂得更低，輕聲道：「都是我不好！」

沈勝衣笑道：「這一來，反而救了你自己一命，要不是，那個人冒充郭安到了那裏，突然暗算你，只怕沒有人能够及時阻止。」

胭脂抬頭道：「所以，這其實還是好的。」

沈勝衣道：「經過這一次，你應該知道自己的處境是怎樣危險的了。」

胭脂點頭。

沈勝衣道：「回去之後，切不可再偷走。」

胭脂道：「可是我爹爹……」

沈勝衣道：「地獄刺客第一個要殺的，並不是你爹爹，是你！你平安，等於你爹爹平安，知否？」

胭脂道：「爹爹他現在那兒去了？」

沈勝衣道：「找尋地獄刺客，希望能够在地獄刺客找到你之前將他擊殺！」

胭脂道：「只是他一個人？」

沈勝衣道：「已經足够。」

胭脂道：「沈大哥，怎麼不幫助爹爹找尋那個地獄刺客？」

沈勝衣道：「你爹爹要我們做的只是保護你的安全，好讓他能够專心去對付那個地獄刺客！」

公孫夏道：「大哥就是謹愼，有我們在這裏，仍不放心。」

沈勝衣道：「憑公孫兄與武三娘的本領，要應付那個刺客本來不成問題，只是公孫兄性子太直，武三娘心腸太軟，那樣一個不擇手段的人，兩位難免有所兼顧不到之處。」

公孫夏不由點點頭道：「這也是。」

胭脂道：「爹爹認爲沈大哥兼顧得來，豈非就是說，沈大哥非獨人不大老實，而且心狠手辣？」

沈勝衣笑道：「相信就是了。」

胭脂嬌笑道：「沈大哥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哦，現在我才知道呢。」

武三娘叱道：「胭脂不要胡鬧。」

胭脂道：「怕什麼，沈大哥又不會生我氣。」

沈勝衣突然一扳臉龐，道：「但是由現在開始，如果你還不聽話到處亂跑，沈大哥可就要生氣了。」

胭脂看着沈勝衣，又笑道：「你雖然扳起臉龐，看起來還是不够兇的。」

沈勝衣不禁搖頭。

胭脂笑接道：「不過你放心，我一定聽話。」

沈勝衣道：「這才是好孩子。」

胭脂皺鼻道：「你雖然不老，說話有時候就是這樣老氣橫秋。」

沈勝衣一笑不語。

公孫夏一旁突然道：「除了郭安那個人外，地獄刺客應該還派有人接應。」

沈勝衣道：「不錯。」

公孫夏道：「沈兄路上，可有什麼發現？」

沈勝衣道：「這三天，有兩個客商模樣的人交替跟住我們後面。」

韓平一聽立即道：「我也省起了，不錯有這樣的兩個，怎麼原來是地獄刺客的手下？」

沈勝衣道：「如果不是，不會那樣交替在我們後面三天之久。」

韓平不由回頭望去，公孫夏武三娘亦自側首。

路上沒有人。

韓平道：「這時候大概躲起來了。」

公孫夏問道：「沈兄既已發現了他們的行踪，何以仍然由得他們跟在後面？」

沈勝衣道：「因爲，後面有龍兄在照應。」

公孫夏恍然道：「沈兄原來跟大哥約好了。」

沈勝衣道：「是龍兄的主意。」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計？」

「不錯。」

「可是——」公孫夏皺眉道：「大哥怎會由得他們跟踪到這裏來。」

沈勝衣道：「大概在等機會，待清楚地獄刺客與他們如何聯絡，以祈將地獄刺客找出來。」

公孫夏道：「傳說地獄刺客是怎樣的一個人，現在仍然是一個謎。」

沈勝衣道：「這個人的可怕也就是在這裏。」

公孫夏道：「大哥這一着只怕未必能够騙過他。」

沈勝衣道：「也許龍兄亦已發現了這一點，所以，不等他們接近，便自採取行動？」

公孫夏道：「已經採取行動？」

沈勝衣道：「應該就是。」

公孫夏道：「何以見得？」

沈勝衣道：「那兩個人已半個時辰不見出現了。」

武三娘担心的插口問道：「以沈公子看，龍大哥有沒有危險？」

沈勝衣笑道：「你對他的武功也沒有信心。」

武三娘不禁一笑，道：「不。」

沈勝衣道：「地獄刺客的手下武功縱然怎樣高，絕對高不過司馬長樂，連司馬長樂那種本領，在他面前也不堪一擊，你們還担心什麼？」

武三娘道：「只怕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沈勝衣道：「他已經知道要對付的是地獄刺客，亦知道地獄刺客是怎樣的一種人，一定會非常非常小心。」

一頓又說道：「而且那兩個人也許只是一個餌。」

武三娘詫異的道：「餌？」

沈勝衣道：「這是說地獄刺客已經識穿了我們的詭計，用那兩個人來引開他，好得動手。」

武三娘道：「沈公子，你這樣說，可是有何……」

沈勝衣道：「那兩個人跟踪得太明顯了。」

武三娘道：「這或者是你眼利。」

沈勝衣道：「有件事，武三姐還未知道。」

武三娘道：「是什麼事？」

沈勝衣道：「冒充郭安的那個人方才放出了兩隻信鴿。」

武三娘目光一亮。

沈勝衣接道：「我擲劍斬下一隻，還有一隻却給飛走了。」

韓平聽說，那邊連忙走過去拾起沈勝衣擲出的那支劍。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鴿子飛去的地方相信才是地獄刺客的眞正所在。」

武三娘道：「如果那兩個人不是一個餌，應該就用不着多此一舉。」

沈勝衣道：「不錯。」

武三娘道：「事出倉猝，鴿爪上相信沒有信。」

沈勝衣道：「有沒有也一樣。」

武三娘道：「沒有信，地獄刺客如何知道胭脂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馬車現在應該走到什麼地方，並不難推測出來，地獄刺客想必就吩咐他們看見胭脂才將信鴿放出。」

他抬眼遠望，接道：「這周圍七里，能够住人的，不是就只得那間寺院？」

武三娘沒有否認。

公孫夏聽到這裏，皺眉道：「這是說，我們不能够再在那間寺院逗留的了。」

沈勝衣道：「我們却必須在那裏逗留下去。」

公孫夏道：「等候大哥？」

沈勝衣道：「這是一個原因，最主要的還是現在來說，無論什麼地方，對我們都並無多大分別。」

公孫夏無言頷首。

沈勝衣接道：「那個寺院據說是易守難攻。」

公孫夏道：「這是事實。」

沈勝衣道：「既然如此，就不必多心了。」

公孫夏一直頷首。

沈勝衣回顧胭脂，道：「我們的說話都聽到的了。」

胭脂皺了下鼻子道：「沈大哥，我的處境眞的是那麼危險？」

沈勝衣說道：「方才那一鞭，不是證明。」

胭脂道：「我不死，爹爹眞的就沒有危險？」

沈勝衣道：「地獄刺客殺人則不擇手段，信用據說向來都非常好，既然答應了司馬長樂先殺你，再殺你爹，應該就不會殺了你爹爹，然後才殺死你。」

胭脂道：「那麼我非萬二分小心保重不可了。」

沈勝衣道：「由現在開始你就跟着武三娘，不得擅自離開。」

胭脂眨着眼睛，道：「跟着你，不是更好？」

沈勝衣道：「我與你二叔他們可是要應付外來的敵人，若是你在旁邊，便得分心照顧你。」

胭脂嘆了一口氣。

沈勝衣笑笑，道：「你不喜歡武三姐麼？」

胭脂道：「誰說不喜歡，可是，年青人還是跟年青人走在一起比較好。」

沈勝衣道：「那麼你認爲三姐跟誰走在一起才登對呢？」

胭脂道：「當然是爹爹。」

武三娘急喝道：「又來亂說話了。」

胭脂一吐舌頭。

沈勝衣接道：「胭脂，你是否還記得那天叫我做的那件事。」

胭脂眨了眨眼睛，道：「正要問你結果怎樣了？」

沈勝衣道：「不負所托。」

胭脂高興的問道：「爹爹答應了？」

沈勝衣道：「不過也得待這件事了結之後。」

胭脂噗哧的笑了出來，道：「想不到你還有這種本領哦。」

沈勝衣大笑道：「破頭兒第一趟，這樣成功，連我也幾乎不相信。」

胭脂嬌笑道：「最初，你還說幹不來呢。」

武三娘忍不住揷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

胭脂道：「好事。」

公孫夏插口道：「既然好事，就要說出來大家聽聽了。」

胭脂咬咬嘴唇道：「我叫沈大哥去做媒。」

公孫夏一怔，笑問道：「你看上了那家的兒郎？」

胭脂笑啐道：「這個媒可不是替我做的。」

公孫夏一聲：「哦？」

他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笑笑，閉上了嘴巴。

武三娘一旁道：「沈公子，胭脂這孩子一向都是喜歡胡鬧，你不要聽她的。」

沈勝衣忽然道：「三姐也公子稱呼我，太見外了。」

武三娘一怔。

胭脂連隨道：「沈大哥，你三姐這個稱呼，也一樣要改。」

沈勝衣道：「過些時一定改。」

武三娘這時候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張臉不由自主的紅了起來，眉梢眼角却露出了喜悅之色。

胭脂看在眼內，笑問道：「這是否一件好事？」

武三娘低聲叱道：「你就是這樣子胡鬧。」

胭脂却問沈勝衣：「沈大哥，你說我這是否胡鬧啊？」

沈勝衣道：「當然不是。」

胭脂道：「否則你根本就不會答應我做這件事，是不是？」

沈勝衣笑笑。

胭脂接道：「其實我早就看出只有你能够說服爹爹。」

沈勝衣道：「不過，這件好事，現在尚未到時候，目前我們還是先應付那件壞事。」

胭脂問道：「怎樣應付？」

沈勝衣道：「首先，就是回去那間寺院。」

胭脂立即上馬。

這時候韓平將劍送上來了。

沈勝衣接劍在手，道：「有勞。」

韓平道：「公子就是這樣客氣。」

沈勝衣一笑。

韓平連隨回身走到馬車旁邊，道：「這輛馬車現在就由我駛好了。」

沈勝衣笑道：「正要看你的駕車本領。」拉開車廂的門，縱身躍入。

韓平大笑道：「比起那個假郭安，我大概還勝一籌。」「哈」一聲一振韁繩。

馬嘶聲中，車馬一齊向前奔馳。

× × ×

那隻白鴿是向來路飛回去。

鴿爪上並沒有信，只繫着一個小小的金鈴。鈴聲不大响，但雪地靜寂，因此仍然很清楚。

白鴿還未飛近，遙遙跟隨在馬車後面那個白馬白衣白雪的騎士，便已聽到了鈴聲。

他抬頭一望，左手迅速從懷中取出一支竹管在口裏一吹。

竹哨聲方响，那隻白鴿已飛去，噗的一歛雙翼飛了下來。

白衣人右手一抬，那隻白鴿正好落在他右掌掌心。

鈴聲立止。

白衣人收起竹管，輕撫着那隻白鴿，喃喃自語道：「胭脂原來就在這附近。」

語聲冰冷，話口未完，白衣人突然勒轉馬頭，向來路奔回。

——到底打什麼主意？

明來暗襲　血濺屍飛

車馬終於進入了寺院。

那間寺院正就在一里之外，頗具規模，可惜年久失修，經已大半倒塌。

放目都是頹垣敗瓦。

寺門前那塊橫匾亦斷折，金漆剝落，連這間到底是什麼寺院也分辨不出了。

整間寺院唯一比較完整的就是寺中那座寶塔。

那座寶塔在一個獨立的院子內，高七層。

院子周圍環繞着一道高牆，大致亦還算完整。門開在高樓東面。

車馬也就從這道門進入，在院中停下來了。

沈勝衣推開門躍下，周圍望一眼，道：「你們是住在寶塔之內？」

公孫夏道：「這寶塔除了頂層之外，其餘各層都能够住人，我住在第六層，三姐與胭脂就在第五層，第四層用作存放糧食雜物，第三層是厨房，杜順在厨房弄妥食物之後，就在第二層守望，最底一層我們拿來做馬廐。」

沈勝衣道：「如此分配甚好，由今天開始，我便與公孫兄一齊住在第六層之上，交替監視周圍。」

公孫夏道：「辛苦沈兄。」

沈勝衣道：「這是什麼說話。」

武三娘插口道：「算我一份。」

胭脂道：「還有我。」

公孫夏道：「有我們三人輪流守望巳可以。」

胭脂道：「這是我的事，怎能够袖手旁觀？」

沈勝衣道：「你不再悄悄的溜出去，讓我們担心就成了。」

胭脂道：「這一次我非獨不會再溜出去，甚至寸步不出塔門外。」

沈勝衣道：「應該如此。」

胭脂道：「我不會忘記地獄刺客殺我之後才會殺我爹爹。」

沈勝衣道：「你本來就是一個孝順的孩子。」

胭脂一吸嘴，道：「別再叫我孩子好不好？」

沈勝衣笑道：「好。」

他想想忽問道：「先刻你是怎樣在他們守望之下偷出去？」

胭脂道：「怎麼，你不相信我不會再偷走？」

沈勝衣道：「我問你這些目的並非在如何防範你再次那樣。」

胭脂道：「是爲什麼？」

沈勝衣道：「你能够那樣子避開他們的守望偷出去，地獄刺客也許亦能這樣子偷進來，他們疏忽的地方，我未必不會疏忽，爲安全設想，這件事，你非說清楚不可。」

公孫夏連忙道：「不錯不錯。」

胭脂道：「其實很簡單。」

公孫夏不由一聲：「哦？」

胭脂望一下武三娘，道：「你們不是約好了輪流守望的？」

公孫夏道：「問題難道出在這裏？」

胭脂點頭道：「三阿姨實在太關心我了，不是她守望的時候，她也不肯多休息，到她守望的時候，竟然睡着了。」

武三娘道：「先刻我好像只是打了一個盹，很快便巳醒轉。」

沈勝衣微笑道：「一個人在極度疲倦之下，感覺與平時是不一樣的。」

武三娘粉臉一紅。

沈勝衣回問胭脂：「你就是那個時候離開？」

胭脂道：「嗯。」

沈勝衣道：「那時候你二叔經巳入睡，以你的身手，要瞞過杜順的耳目，當然不成問題。可是你的馬……」

胭脂道：「是一匹很聽話的馬，而且積雪盈尺，馬走在上面，根本就沒有發生多大影响。」

沈勝衣道：「那個小鈴……」

胭脂道：「離開的時候，金鈴乃是在我的手中。」

沈勝衣笑道：「你倒也小心。」

胭脂道：「我是怕驚動三阿姨與二叔，如果給他們發覺，一定會阻止我的。」

武三娘道：「未必，你堅決要去，我們說不定也會陪你回家去一看。」

公孫夏道：「你以爲我們不關心，不想知道你爹爹現在的情形。」

胭脂道：「不以爲。」

說話問，一個青衣老僕人從塔內走出來！

沈勝衣一見，道：「那位想必就是杜順。」

武三娘道：「正是。」連隨向杜順招招手，却不作聲。

沈勝衣看見有些奇怪，道：「杜順莫非也是個啞巴？」

武三娘道：「不是啞巴却是聾子。」

沈勝衣一愕。

武三娘接道：「他的武功也不高，但忠心耿耿，隨時隨地，都準備爲龍大哥拚命。」

沈勝衣道：「這樣忠心的僕人，並不多。」

語聲甫落，杜順巳來到胭脂面前，關心的問道：「小姐怎樣了？」

胭脂雙手比劃了一下。

杜順面上露出了笑容，道：「幸好沒有事，否則叫我怎對得起老爺。」

胭脂又再比劃了一下。

杜順一驚道：「敵人要來殺小姐？」

胭脂點頭。

杜順握拳道：「我老杜跟他拚命！」

胭脂笑笑，一面比劃，一面指指沈勝衣。

杜順目光落在沈勝衣面上道：「公子原來是老爺請來帮手的好朋友。」

沈勝衣一笑頷首。

杜順道：「老爺請來的朋友，武功一定很了得。」

沈勝衣又是一笑。

杜順接道：「未知公子有何吩咐？」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胭脂替我告訴他，做他本來所做的已成。」

胭脂雙手比劃。

杜順連連點頭，一望天色，道：「我現在先進去燒飯。」

胭脂揮手，杜順退下。

他走得並不快，所過之處，留下一行很深的脚印，武功的確並不高。

胭脂隨即向沈勝衣道：「沈大哥，依你看，地獄刺客什麼時候會到來？」

沈勝衣道：「片刻之後亦未可知。」

胭脂道：「我們豈非現在就要準備應付了？」

沈勝衣道：「不錯。」

韓平插口道：「我先去安置馬匹。」

公孫夏信手將坐騎的韁繩交給韓平，轉對沈勝衣道：「沈兄先觀察一下周圍的環境如何？」

沈勝衣道：「正有此意。」緩步踱了出去。

公孫夏亦步亦趨，時加指點。

胭脂武三娘不覺亦跟在兩人的後面。

× × ×

繞着寶塔走過了一圈，又回到門前。

沈勝衣一收脚步，道：「這果然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地方。」

公孫夏道：「圍牆無疑建築得很穩固，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倒塌。」

沈勝衣道：「這座寶塔雖則年代久遠，仍可以看出化過一番心血，大概亦因此，建一道那麼穩固的高牆來保護它。」

公孫夏道：「也許。」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整道圍牆就只有這邊一個門口。」

公孫夏道：「也是說，如果將門關閉，外面的人就很難進來。」

沈勝衣道：「可惜我們準備抵抗的，並不是一般盜賊。」

公孫夏道：「但是地獄刺客的手下能够一躍登上二丈高牆的相信也不多。」

沈勝衣道：「他們可以利用繩索，甚至可以將整道圍牆拆下來。」

公孫夏道：「這一來，勢必會驚動我們。」

沈勝衣頷首道：「地獄刺客的成功，據說一向都是得力於偷襲，突擊，可是在武功方面，並非打遍天下無敵手，行動如果被發現，他即使不退，我們相信也可以應付！」

公孫夏道：「我正是因爲防備敵人的偷襲，一來到立即修好那道門。」

他歎了一口氣，道：「不過我那時準備對付的只是司馬長樂的手下，這當然比較地獄刺客的手下容易應付。」

說着他過去將那兩扇門戶闔上，再下了兩道門閂。

沈勝衣目光隨落在門上，道：「這道門也相當堅固。」

公孫夏道：「只惜我們人手不足，否則大可跟他們隔着高牆來一塲攻防戰。」

沈勝衣道：「與地獄刺客那種不擇手段的人作對，除非我們請來的都是高手，否則只有加重傷亡。」

公孫夏同意道：「不錯不錯。」

沈勝衣四顧一眼，道：「既然一切都巳經準備妥當，我們目前需要做的一件事，應該就是休息了。」

公孫夏道：「地獄刺客相信還不會這麼快到來。」

沈勝衣震破車窗縱出，一劍把勒在胭脂頸上的長鞭割斷。

沈勝衣道：「以常理來推測，他在未清楚這附近的情形之前，我也相信他不敢隨便採取行動，所以在最初兩三個時辰，反而是應該比較安全的，由韓平守着就成了。」

公孫夏道：「一路舟車勞頓，韓平支持得住？」

沈勝衣道：「這三天以來我只吩咐他一件事。」

公孫夏道：「是什麼事？」

沈勝衣道：「睡覺。」

公孫夏笑道：「如此，就不必爲他担心了。」

沈勝衣回頭望着武三娘，道：「經過胭脂這一次的事，輪到休息的時候，三姐就要好好休息了。」

武三娘點頭，還未開口，旁邊胭脂巳嚷起來：「我不是說過，再不會偷走。」

沈勝衣微笑道：「敵人却是會進來偷襲。」

胭脂噗哧的嬌笑道：「原來不是防備我。」

武三娘搖頭道：「你就是這樣小孩子氣。」

胭脂道：「這件事了結之後，你才教訓我如何？」

她又是噗哧一笑，道：「到時候我就是不聽話也不成。」

武三娘一怔。

胭脂笑接道：「因爲到時候你不是我的三阿姨，是我的媽媽了，做女兒的總該聽媽媽說話的，是不是？」

沈勝衣公孫夏大笑。

武三娘一張臉却紅如晚霞，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才好。

胭脂笑牽着武三娘的手，轉身向塔內走去。

看着她，沈勝衣心中不由一聲歎息。

——好像胭脂這樣可愛的女孩子，又有誰忍心傷害她？

——地獄刺客是否忍心？

沈勝衣不敢肯定。

完全不敢肯定。

× × ×

黃昏消逝。

風更急。

龍飛仍然在追踪孫恩。

天逐漸暗下來，本來白皚皚的雪地，現在望上去，也只是灰樸樸的一片。

前面的蹄印逐漸也看不清楚了。

龍飛幌着第一個火熠子。

在離家之前，他巳經準備好一切追踪的必需品。

火熠子是其中的一種，他準備了三十個之多。

可是他仍然只一幌便熄去，追出了一段路之後，才再次幌亮。

因爲他只需看看前面有沒有蹄印。

這冰天雪地之中，他當然不能浪費，而且火熠子亮得太久，孫恩如果就在前面不遠，就會發覺，不難改變主意。

在目前來說，他只有這條綫索，怎肯讓這條綫索這樣斷去？

× × ×

火熠子剔亮了七次。

蹄印仍然在前面出現。

孫恩始終走大路，這更加方便龍飛追踪。

到現在，龍飛已能够肯定一件事。

——孫恩是眞的趕回去向地獄刺客報告，否則絕不會貪夜趕路。

他精神大振，策馬追下去。

× × ×

漫漫長夜終於過去。

拂曉。

雪倏的落下。

龍飛不由得担心起來。

他担心雪將蹄印掩去。

心一急，馬放得更快。

這匹馬，是一匹駿馬，才能够馱着他走到現在，被換是一匹普通的馬，早已經倒下。

孫恩那匹馬無疑也是一匹好馬，龍飛却知道那匹馬已經不能够再支持下去。

前面的蹄印越來越深，已證明了這一點。

× × ×

雪越下越大。

蹄印仍然是那麼清晳。

這又是證明什麼？

——孫恩就在前面不遠！

龍飛心念方動，一聲淒厲已極的馬嘶聲突然遙遙劃空傳來。

龍飛一聽，雙眉暴展，策馬如飛。

× × ×

馬倒在路心，頭已被斬下，鮮血仍然在斷頸湧出，染紅了附近雪地。

走不動就殺掉，孫恩無疑也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

龍飛並不意外。

地獄刺客的手下如何殘酷驃悍，前後他已經見識過兩次。

× × ×

馬蹄仍然在抽搐，周圍的雪地已經被踢得一塌糊塗，以至馬旁那一行脚印亦糢糊不清。

這並不要緊。

糢糊不清的只是馬旁，馬蹄踢不到的地方脚印仍然清楚。

那一行脚印一直伸展到兩丈外路旁的一株大樹後，每一個脚印都很深。

樹後却不再見有脚印出現。

龍飛看在眼內，一聲冷笑，在馬屍之旁勒住坐騎，盯着那株樹，道：「到這個地步還躲什麼，給我滾出來。」

語聲方落，馬屍旁的一塊雪地突然四面激射，露出了一個洞，一個人從洞中標出，手中一支軟劍，颼的疾斬！

龍飛一怔，但到底武功高强，臨敵經驗豐富，那剎那之間，人已從馬鞍上橫翻出去！

不過就算他不動也不要緊。

孫恩那一劍斬的並不是人。

是馬！

× × ×

劍光一閃，那匹馬後蹄盡斷！

血射馬倒！

孫恩伏地一滾，人已在兩丈外，左手一按，彈起了身子。

龍飛一眼瞥見，喝道：「休走！」身形一落即起，撲了過去。

孫恩根本就沒有走，冷然站在那裏。

龍飛颺的凌空落在孫恩身前一丈之處，腰間長劍已出鞘！

孫恩冷然盯着他，動也不一動。

龍飛大笑道：「想不到你也是一個聰明人！」

孫恩一怔，道：「何以見得？」

龍飛道：「以你的輕功，根本就跑不過我，所以索性省去這番氣力，這還不聰明？」

孫恩冷冷道：「如果我要走，早已走遠了。」

龍飛道：「是麼？」

孫恩道：「一路上經過四條岔路，我放馬這條路走，人却向第二條路去，你如何知道？」

龍飛道：「人不在鞍，蹄印上，深淺一看便知。」

孫恩道：「這問題更加簡單，我只須將塊石頭或一截樹木擱住鞍上就解決。」

龍飛愕然道：「爲什麼你不這樣？」

孫恩道：「我看你也是一個聰明人，這道理難道也想不通？」

龍飛道：「你是要引我追來這裏？」

他連隨游目四顧。

孫恩道：「這裏並沒有埋伏。」

龍飛道：「哦？」

孫恩道：「我將你引到那裏也是一樣，越遠越好。」

龍飛道：「你知道我一定會在你的後面追踪？」

孫恩道：「老爺子一向料事如神。」

龍飛一皺眉，道：「他到底怎樣吩咐你們？」

孫恩道：「老爺子早已料到你必然跟踪在馬車之後。」

龍飛道：「料到又怎樣？」

孫恩道：「叫我們無論如何也要追踪馬車，直到你出現。」

龍飛道：「若是我不出現又如何？」

孫恩道：「你一定會出現的。」

龍飛道：「哦？」

孫恩道：「在接近胭脂藏身的地方之前，如果仍然不見其他人與我們聯絡，你一定會以爲跟踪馬車的只是我們兩個人，一定會現身將我們截下來，絕不會讓我們太接近。」

龍飛道：「你們難道不是兩個人？」

孫恩道：「當然不是。」

龍飛道：「還有幾個？」

孫恩道：「連老爺子在內，還有十一個。」

「在那裏。」

「他們十二人分成幾批，都跟住你的後面。」

「我的後面？」

「不錯！」

「我怎麼不見？」

「第一批離開你最少也有一里路。」

龍飛悶哼道：「地獄刺客吩咐你們見到我之後如何應付？」

孫恩道：「一個拚命纏住你，其餘一個立即要逃跑。」

他補充接道：「拚命的一個拚命外，還必須以說話打動你追踪逃跑的一個。」

龍飛道：「給我追到了又如何？」

孫恩道：「無論你追到與否，自覺不

難逃下去，就必須殺自己的坐騎，再設法將你的坐騎也殺掉。沒有馬你就不能够及時趕回去救胭脂。」

龍飛瞪眼道：「你是說地獄刺客現在已開始行動？」

孫恩道：「應該開始了！」

龍飛道：「一夜之間他們就能够肯定胭脂在什麼地方？」

孫恩詭異一笑，說道：「不能够才奇怪。」

龍飛心頭一動，說道：「你說得好肯定。」

孫恩笑道：「因爲馬車上，有我們的人。」

龍飛面色一變，道：「胡說！」

孫恩道：「這時候，我還有騙你的必要？」

龍飛一想也是，喝問道：「那是誰？韓平？」

孫恩道：「我們還沒有時間對付韓平，因爲我們見到這個人，還是三天前的事情。」

龍飛沉聲道：「那是郭安了。」

「正是！」

「郭安對我一向忠心耿耿。」

「也許是的。」

「所以，他絕不會接受你們的威迫利誘。」

「我們也沒有對他這樣。」

「那……」

「你當日見到的郭安已不是本來的郭安。」

「你們的人易容冒充？」

「一些不錯。」

龍飛冷笑道：「那麼你們的易容術亦可謂巧奪天工了。」

孫恩道：「郭安的面皮，本來就是天工。」

龍飛勃然大怒道：「你們是殺了郭安，將他的面皮剝下來做面具？」

孫恩道：「否則，怎能瞞得過你的眼睛。」

龍飛握拳道：「若非郭安本來是一個啞巴，你們又焉能瞞得過我。」

「郭安是一個啞巴，對事情的確很有帮助。」

龍飛咆哮道：「好賊子！」

孫恩忽然道：「假冒郭安的那個人你知道是誰？」

龍飛面色一變再變，道：「難道就是地獄刺客？」

孫恩道：「老爺子向來都是喜歡以眞面目殺人。」

「那是誰？」

「說出來你也不會認識，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說！」

「他是一個殺人的好手！」

「好手又如何？」

「接近胭脂的時候，他突然出手，你以爲如何？」

「他敢！」龍飛面色慘白。

孫恩大笑。

龍飛激動的表情忽然平淡下來，道：「他即使突然出手，亦未必能够得手。」

孫恩道：「哦？」

「我那個朋友一定能够保護胭脂。」

「郭安縱然眞的失敗了，還有老爺子他們。」

龍飛道：「他們亦未必能够應付我那個朋友。」

「你對他這樣有信心？」

「在我的所有朋友之中，我只對他一個人有信心。」

孫恩奇怪道：「他到底是誰？」

龍飛道：「我現在不妨告訴你，他姓沈！」

孫恩脫口道：「沈勝衣？」

龍飛道：「你已經知道？」

孫恩沉聲道：「武林中姓沈的高手固然不少，但值得你如此信賴的除了沈勝衣之外，我想不出還有第二個。」

「聽你這樣說，你們其實並不知道我請來帮忙的人是他。」

「老爺子早已看出他是一個高手！」

龍飛道：「未必看得出他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高手之中的高手已不止一個死在老爺子的安排下！」

「你口中說的，果眞是沈勝衣這種高手中的高手？」

孫恩沒有作聲。

龍飛接道：「十三殺手我相信你一定也知道。」

孫恩點頭。

龍飛道：「他們都是殺手之中的殺手，但西溪一戰，全都伏屍沈勝衣劍下。」

孫恩冷笑道：「十三殺手又怎能與我們老爺子相比？」

龍飛道：「十三個加起來也不如一個地獄刺客？」

孫恩啞口無言。

龍飛道：「這一次，地獄刺客一定失敗！」

孫恩突然道：「這是你以爲。」

龍飛道：「難道你認爲你們這次還能够成功？」

孫恩道：「付出的代價或者慘重一些，但一定能够成功！」

龍飛奇怪道：「怎麼你一下子又變得這樣有信心了。」

「因爲我忽然省起，沈勝衣是一個俠客。」

「這有何關係？」

「關係可大了。」

「你只管說來聽聽。」

「俠客必然有一顆鋤强扶弱之心。」

「地獄刺客他們難道是弱者。」

「表面上看來是的。」

「你以爲他們能够騙得過沈勝衣的眼睛？」

「只要他是俠客就能够。」

「每一個都能够？」

「最少有幾個能够。」

「沈勝衣是個老江湖，那種外表善良，內心惡毒的人，你以爲他還見得少？」

「我知道絕不會少，但，好像老爺子他們那種人，他有生以來，相信還沒有見過。」

一頓，孫恩又說道：「一個人通常都要上過一次當，下一次才知道小心的，我們這種當，上一次已經足够。」

龍飛自我安慰道：「好像沈勝衣身手那麼敏捷，反應那麼靈活的人，縱然上當，也一定來得及補救。」

「你當然這樣希望。」

「我相信他一定來得及。」

「非相信不可，你人在這裏，除了這樣安慰自己，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趕返！」

「沒有馬代步，由這裏回去我看得要一天！」

「一天之內，地獄刺客能夠做出什麼來？」

「老爺子，除非不採取行動，否則絕對用不着一天那麼多的時間。」

龍飛終於鎮定不起來，顫聲道：「他若是殺了胭脂他們，天涯海角我也要找他算賬！」

孫恩道：「殺了胭脂之後，你就算不找他，他也會來找你——我們第二個要殺的對象豈非也就是你？」

龍飛鬢髮皆顫道：「好！你們好！」

孫恩仰天道：「老爺子現在也許仍未得手，但無論他現在怎樣，搶先我也要試試，能否殺你的了。」

龍飛道：「你非試不可！」

孫恩道：「因爲就算我不試，你也一定要我試！」

龍飛冷笑道：「好像你這種沒有人性的人，本來就不配活在世間。」

「說得好！」

這句話出口，孫恩的身形颼地開展，劍一引，飛刺龍飛的咽喉！

龍飛振劍疾迎了上去！

錚一聲雙劍交鋒，迸出了一蓬火花！

龍飛紋風不動，孫恩被震得倒飛了回去！

一飛半丈，孫恩大喝一聲：「果然厲害！」正待回攻，眼前人影一閃，龍飛到了他面前！

人到劍到！

「哧哧哧」的破空聲響！

只聽這聲响，孫恩已知道龍飛是全力進攻！

他沒有退避，咬牙迎前，軟劍毒蛇般颯颯抖動！

反正都是死，他決定與龍飛拚一個明白！

× × ×

兩支劍刹那拚上！

劍風呼嘯，天上落下的雪花還未接近兩人，便已被劍氣摧擊成粉碎！

周圍的空氣更覺寒冷了。

× × ×

龍飛一刺就是十七劍！

孫恩連擋十六劍，左肩已被龍飛的第十七劍刺穿！

血怒激，孫恩一張臉不由扭曲。

兩人的武功相差實在太遠，何況龍飛心懸愛女胭脂安危，全力出手。

十七劍之後，龍飛又是十七劍！

這次的十七劍孫恩只能接下十五劍，接不下的兩劍左右刺在他的膝蓋之上！

他再也站立不穩，兩膝一屈，噗的倒地！

龍飛即時又一劍刺出，刺入孫恩的右腕！

孫恩右手五指不由自主一鬆，軟劍落地！

龍飛再一劍，將那支軟劍挑飛！

颼一聲，那支軟劍離弦箭矢一樣一飛兩丈，奪的釘在路旁那株枯樹近樹梢的樹幹之上！

龍飛的右脚，同時踢向孫恩的右邊面頰！

孫恩那裏還能夠閃避？

叭一聲，皮開肉裂，嘴角亦迸開，一排牙齒連隨鮮血飛出！

龍飛長劍連挑，那些牙齒還未落地，已被他一一挑飛！

× × ×

孫恩那個身子也震的橫飛了出去！

他掙扎着以右肘支地，爬起半身，驚慌的望着龍飛。

龍飛看在眼內，冷笑道：「你也知道驚慌？」

孫恩顫聲道：「你待要將我怎樣？」

龍飛冷聲道：「放心，我絕對不會殺你。」

孫恩面上不由自主的露出一絲喜色。

龍飛即時冷笑道：「可是你也莫要太高興。」

孫恩臉上的喜色馬上收斂。

龍飛接道：「這個時候，這條道路，我相信很少會有人經過，你要生存，就得依靠自己。」

孫恩沒有作聲。

龍飛道：「你身上血流不止，在冰天雪地之中，能夠再生存一個時辰，已是你命大！」

他冷笑又道：「萬一你眞的那麼幸運，這個時辰之內恰好有人經過，將你救起來，也不是一件值得你高興的事情！」

孫恩詫異的瞪着龍飛。

龍飛道：「你雙膝筋骨已被我以劍割斷，左肩右腕亦被我的劍洞穿，即使痊癒，以後也是一個殘廢，終生只能夠在地上爬行！」

孫恩面色大變！

他絕不懷疑龍飛的說話。

龍飛又道：「所以今日你縱然能夠逃出生天，以後日子亦是生不如死！」

孫恩嘴唇一陣顫動。

龍飛道：「我知道你口中牙齒有一顆可能藏有毒藥，必要時可以自殺。」

孫恩瞪目道：「你……」

龍飛道：「我方才那一腳已將你大半的牙齒踢落，其中的一顆是一顆形狀奇怪，鑲金的牙齒，若是我的判斷沒有錯誤，毒藥應該就在那顆金牙之內。」

孫恩張目四顧道：「那顆金牙呢？」

龍飛道：「我已經用劍挑飛！」

孫恩道：「飛落在何處？」

龍飛道：「自己去找尋！」

孫恩道：「你……」

龍飛道：「我要你嚐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孫恩道：「你好毒！」

龍飛道：「是我毒還是你毒！」

孫恩嘶聲叫喊道：「你何不一劍殺死我？」

龍飛切齒道：「好像你這種人，一劍殺你反而是便宜了你？」

孫恩掙扎着向龍飛爬過去。

龍飛盯着他，道：「你就算爬到我脚前，我也不會再給你一劍！」

他也根本不打算站在那裏等候孫恩爬過來，說完這句話，立即轉身向倒在地上那匹坐騎走去。

那匹坐騎只是斷了後蹄，仍然生存，悲嘶着在雪地上掙扎。

龍飛走近去，拿起鞍上的乾糧水袋，一聲歎息，長劍急落！

「刷」一聲，龍飛一劍割斷了那匹馬的咽喉。

馬嘶聲立時停頓！

孫恩即時一聲哀呼：「殺我！」

龍飛恍如沒有聽到，放步奔出。

他寧可殺死那匹馬，解除那匹馬的痛苦，也不肯殺死孫恩，給孫恩一個痛快。

他痛恨孫恩這種以殺人爲生的人。

看見龍飛離開，孫恩的眼瞳中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懼。

「殺我！」他一再狂叫，咽喉也叫破了。

龍飛始終頭也不回，迅速消失在風雪中。

× × ×

清晨。

風吹雪落，天寒地凍。

寶塔中的人相繼醒來。

胭脂一起身，第一件事情就是走上寶塔的第六層。

沈勝衣就在那裏睡覺。

胭脂上來的時候，他已經醒轉，一見道：「這麼早，有什麼事情？」

胭脂笑道：「看看昨夜有沒有事情發生。」

沈勝衣道：「這個要問你二叔了。」

胭脂道：「二叔呢？」

沈勝衣道：「在上面那一層。」

話口未完，公孫夏已從第七層的樓梯走下來。

胭脂奇怪道：「二叔，你躲在上面幹什麼？」

公孫夏道：「守望。」

胭脂道：「怎麼不在這裏？」

公孫夏道：「我若是在這裏逡巡，沈兄如何能够入睡？」

胭脂道：「這也是，但上面那一層不少地方崩缺，四面當風，夜裏那麼冷，你抵受得了？」

公孫夏道：「我在一角燒了一個火盆，倒也不覺怎樣。」

胭脂道：「有火光，不是很容易被敵人知道我們的藏身所在？」

公孫夏道：「這根本已經不成爲秘密了。」

胭脂點頭。

沈勝衣道：「相信昨夜地獄刺客即使已率領手下到來，再冷也不敢在外面生火取暖。」

胭脂道：「恐怕暴露行踪，給我們發覺？」

沈勝衣道：「正是。」

胭脂回問公孫夏道：「二叔，昨夜有沒有看見火光？」

公孫夏道：「沒有，否則沈兄與我已經採取行動。」

胭脂道：「那麼，昨夜可够他們受的了。」

公孫夏道：「也是活該。」

胭脂道：「最好他們一個個昨夜全都冷死。」

公孫夏笑道：「這可是妙想天開。」

胭脂道：「那種惡人本來就是不容於天理。」

沈勝衣道：「大概如此，這次假手我們來將他們處決。」

胭脂問道：「他們現在眞的已經在外面？」

公孫夏道：「目前還未能够肯定，昨夜一夜，外面全無聲息，方才我仔細觀察四周，也不見有任何異樣的地方。」

胭脂道：「會不會地獄刺客收不到那個假郭安的飛鴿？」

沈勝衣道：「如果這些也拿捏得不準，地獄刺客相信絕不會有今天的惡名。」

胭脂道：「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的一個人？」

沈勝衣道：「相信不久，我們就會知道的了。」

公孫夏突然問道：「三姐知否你上了來。」

胭脂道：「我上來的時候，她已經醒轉。」

公孫夏道：「有沒有跟她說一聲？」

胭脂道：「我有說。」

公孫夏道：「現在你已經知道昨夜並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胭脂道：「二叔這是要趕我下去。」

公孫夏道：「不下去也成，總之莫騷擾我睡覺。」

胭脂道：「那麼沈大哥怎樣？」

沈勝衣說道：「當然是上去塔頂守望了。」

胭脂道：「我跟你一起。」

沈勝衣道：「爲什麼不留在三姐身旁。」

「我有些事要問你。」

「什麼事？」

「你近來的遭遇。」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道：「現在不是說故事的時候。」

「有個人跟你聊聊，時間也沒有那麼難過，是不是？」

沈勝衣道：「話雖如此，現在可是非常時期，精神一分散，敵人偷進來也不知就糟了。」

「那麼我應該怎樣？」

「還用問，自然是回去三姐身邊。」

「看來只有這樣了。」這次到胭脂歎了一口氣。

沈勝衣一笑舉步，走向那邊的樓梯。

胭脂無奈下去。

× × ×

寶塔的第七層不少地方經已崩塌，風從四面吹入。

牆角那個火盆的火焰「畢剝」的不住飛舞，但因爲燒得猛烈，也實在驅去不少寒氣。

沈勝衣信步走了一圈，只見寶塔外一片銀白，人固然不見，鳥獸亦絕跡。

周圍非常的平靜。

沈勝衣反而担心起來。

暴風雨的前夕也總是特別平靜的，而

且越平靜，來勢就越激烈。

天氣變幻是這樣，地獄刺客的攻勢是否也是這樣？

× × ×

未到正午，將近正午。

一陣陣轟隆隆的巨响突然遙遙傳來。寶塔中所有人都震驚。

公孫夏一驚而醒，一個箭步標到窗前去，迅速的轉了一圈。

周圍並沒有任何異樣。

巨响傳來的那方也沒有。

他心中奇怪之極，一閃身，不由自主的奔了上去。

沈勝衣負手站在上面，正望着那方。轟隆之聲仍未絕。

公孫夏急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沈勝衣道：「相信就是雪崩。」

公孫夏手指道：「那方？」

沈勝衣點頭道：「只是距離這裏太遠，否則在塔上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到。」

公孫夏道：「那轟隆之聲在這裏聽來，却是如此驚人。」

沈勝衣道：「可見這次的雪崩是何等嚴重。」

公孫夏道：「會不會是地獄刺客他們弄出來的？」

沈勝衣道：「如果他們能夠弄出這場雪崩，應該有能力將這座寶塔粉碎。」

公孫夏「哦」的一聲。

沈勝衣道：「這場雪崩若是人為最少也要好幾十桶火藥。」

公孫夏道：「火藥。」

沈勝衣道：「火藥並不是那麼容易製造的，武林中除了霹靂堂之外，好像還沒有甚麼人懂得，霹靂堂的當家火霹靂與地獄刺客據說却是有殺子之仇，至今火霹靂尚在追查地獄刺客的下落。」

公孫夏道：「這件事我也有耳聞。」

沈勝衣道：「所以這場雪崩相信只是天災，再說，地獄刺客這樣做並沒有甚麼好處。」

公孫夏道：「不知何故，自從昨夜開始，我就變得多疑起來。」

沈勝衣一笑，道：「用不着這樣緊張，記着，地獄刺客只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

公孫夏道：「地獄本來就不是神住的地方。」

沈勝衣笑接道：「勞煩公孫夏兄下去告訴各人一聲，省得他們驚慌。」

公孫夏道：「我這就下去。」轉身舉步。

沈勝衣旋即周圍逡巡起來。

雪崩雖然沒有可能是地獄刺客弄出來，地獄刺客却有可能利用他們的注意力，被這連聲巨响引開的時候採取行動。

寶塔之外却始終不見人影。

× × ×

午後。

風雪更凌厲。

一行人冒着風雪，由雪崩那方向寶塔這邊走過來。

這時候，是韓平在第七層塔內守望，一見立即大呼道：「人來了。」

各人方在寶塔的第四層之內用膳，一聽都放下了碗筷。

只有杜順例外。

杜順是一個聾子，可是一見其他人這樣也知道有事發生，不由自主亦將碗筷放下來。

沈勝衣連隨站起身子，吩咐道：「胭脂與三姐回去上面，沒有必要，不要離開，杜順留在這裏，我一會叫韓平下來，助他緊守上去第五層的通道。」

胭脂連忙舉手向杜順比劃一番。

沈勝衣同時招呼公孫夏，道：「公孫兄與我上去第六層監視來人。」

公孫夏應聲縱身竄出。

沈勝衣再叮囑武三娘，道：「胭脂交給三姐了。」

武三娘道：「放心。」

語聲未落，沈勝衣人已縱身掠上了樓梯。

× × ×

「人在那方？」

公孫夏一上了第六層立即振吭高呼。

韓平在第七層之上應道：「西方。」

公孫夏身形一展，掠至西面窗前。

這時候，沈勝衣亦已上到來，高呼道：「韓平快下去四樓與杜順會合。」

韓平一聲：「是！」飛奔而下。

沈勝衣緊接一個箭步，搶到公孫夏身旁。

公孫夏戟指西方，道：「在那邊。」

沈勝衣放目望去。

雪地上果然有一行人向這邊緩緩的走近。

雪花飛舞，距離又遠，他們雖則眼睛銳利，仍然看不出那是甚麼人。

沈勝衣瞇起眼睛，道：「來的人可真不少。」

公孫夏道：「沈兄看他們是否地獄刺客的人。」

沈勝衣道：「這麼遠，面目都不清楚，如何能肯定。」

「不過這些人來得未免可疑。」

沈勝衣道：「這個時候，這種天氣，的確可疑。」

話口未完，身形倏的一閃向南，道：「看看其他幾面又怎樣？」

公孫夏身形應聲閃向北面，凝目向外望去。

沈勝衣仔細一望，說道：「南面沒有人。」

公孫夏道：「北面也不見人。」

沈勝衣身形再轉，說道：「東面也不見。」

公孫夏道：「沈兄，如何？」

沈勝衣道：「公孫兄監視東北兩面，西南兩面交給我，待來人接近再打算。」

公孫夏一聲：「好！」左手已扣住了三枚金錢鏢，右手亦鬆開了腰間一把緬刀的活扣。

嗡一聲，刀抖得筆直。

他以暗器成名，可是刀上功夫，絕不在那一手暗器之下。

刀在手便又飛出，釘在一旁的牆縫之內，他空出的右手連隨抓住了四顆飛蝗石，指縫間同時夾住了三支透骨釘。

暗器與兵器都已準備妥當，只等敵人的出現。

沈勝衣雖然沒有公孫夏那麼緊張，却

也絲毫不敢大意。

× × ×

風呼嘯，雪在飛。

那些人終於來到了圍牆之外，大門之前。

一行十個人。

當先兩個中年人勁裝疾服，一個腰掛單刀，一個背插雙槍。

隨後是一個面色蒼白的中年書生，與一個丫環，扶着一個衣飾華麗的女人。

這個女人老大一個肚子，竟然還是一個孕婦。

三人之後又是一個丫環，手拖着一個看來只有十歲左右的男孩子。

男孩子圓圓的一張臉已凍得通紅，就像是一個熟透的大蘋菓，眉清目秀，相當惹人喜愛。

跟着是兩個家丁模樣的人，相扶着一個相貌慈祥，鬚髮俱白，頭戴暖帽，身穿貂襖的老翁。

一見大門緊閉，他們的面上都露出了詫異之色。

× × ×

沈勝衣公孫夏看清楚來人，亦是大感詫異。

公孫夏皺眉道：「這是一家人。」

沈勝衣道：「看來就是了。」

公孫夏說道：「可是，那兩個勁裝疾服……」

話說到一半，那兩個勁裝疾服的中年人，已抬頭看見他們，背插雙槍的一個連隨高呼道：「塔上的朋友！」

公孫夏截口道：「下面是甚麼人？」

背插雙槍的一個應聲說道：「在下丁寬。」

腰掛單刀的一個接口說道：「在下李成。」

丁寬又道：「我們都是鎮遠鏢局的鏢師，這次護送薛老爺回鄉，不幸在前路遇上雪崩，車馬都驚散，而且死了好些人，只剩我們僥倖逃得性命。」

公孫夏道：「你們到來這裏，想幹甚麼？」

丁寬道：「前路已被雪封閉，我們只有回頭，附近一帶，只見這座寶塔，所以走來暫避風雪。」

公孫夏道：「往東再走幾個時辰，就有人家。」

丁寬道：「我們再走幾個時辰倒不成問題，只是薛老爺一家人，經已不能夠再支持。」

那個中年書生即時道：「拙荊有孕在身，實在不能夠再走下去了。」

他雖然高聲說話，並沒有丁寬李成兩人那麼清楚。

公孫夏低聲道：「這兩個人似乎不是練家子。」

沈勝衣點頭，道：「丁寬李成兩人的內力也不覺好。」

中年書生不見回答，又道：「家父已七十，小兒年僅九歲，一老一幼，亦是不能夠再走遠，兩位就行個方便，讓我們進來歇歇。」

話口未完，那個小孩子已放聲哭了起來。

他哭着叫道：「爹，我好冷。」

中年書生歎了一口氣，那個孕婦勉強招手道：「過來娘這邊，讓娘抱着你。」

那個小孩子扶着丫環走了過去。

孕婦想俯身，一條腰却彎不下。

中年書生歎息道：「娘子，你小心自己好了。」

說着他伸手拖着那個孩子。

那個孩子哭個不休。

孕婦看着不覺流下了眼淚。

那個老人似乎亦想走過去，可是一雙脚盡在顫抖，突然一栽。

兩個家人慌忙扶住。

丁寬回頭望一眼，脚一頓，搖頭道：「這寺院想必已是無主之地，兩位就是讓我們進來，也沒有甚麼損失。」

公孫夏微一皺眉，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在這裏，乃躲避仇敵，若是讓你們進來，仇敵到來，說不定會害了你們的性命。」

丁寬李成相顧一眼，李成道：「但目前這種情形，也顧不得那許多的了。」

公孫夏突然問道：「你們眞的是鎮遠鏢局的鏢師？」

丁寬道：「朋友難道認為我們是冒充的？」

公孫夏不答反問：「鎮遠鏢局的總鏢頭叫甚麼名字。」

丁寬道：「柳風清。」

公孫夏道：「柳風清一把陰陽扇橫掃兩河，據說就只是十七年前初出道的時候敗在一個人的劍下。」

丁寬道：「是十三年前。」

李成接道：「也不是敗在劍下，是敗在一個人的暗器下。」

公孫夏問道：「是什麼人，有這種本領？」

李成道：「千手佛。」

公孫夏道：「那是我記錯了。」

李成道：「我看並不是朋友記錯，只是藉此來試探我們。」

公孫夏抱拳道：「强敵當前，我們不能不小心。有得罪的地方，柳總鏢頭面前尚請包涵。」

李成道：「那裏話，尚未請教……」

公孫夏截口道：「是了，鏢局那位劉駝子可好？」

李成丁寬兩人齊皆一怔。

丁寬脫口道：「那個劉駝子？」

公孫夏面龐一寒，道：「好小子，終於露出馬脚了。」

丁寬李成又是一怔。

公孫夏看在眼內，厲聲道：「如果你們眞的是鎮遠鏢局的鏢師，怎會不知道劉駝子這個人？」

丁寬搖頭道：「我們就是不知道。」

李成接問道：「朋友口中的劉駝子，在鏢局之內幹甚麼工作。」

公孫夏道：「燒飯。」

丁寬道：「在鏢局之內燒飯是錢小三夫婦。」

李成道：「我在鎮遠鏢局已六年，從來沒聽過有所謂劉駝子，如果有這個人，相信是六年之前的事情。」

公孫夏道：「六年之前，鎮遠鏢局之內並沒有一個劉駝子。」

李成道：「這就奇怪了。」

丁寬追問道：「然則那個劉駝子是甚麼時候在鏢局之內工作的？」

公孫夏道：「我也不知。」

丁寬道：「哦。」

公孫夏說道：「根本就沒有劉駝子其人。」

丁寬李成相顧苦笑。

李成說道：「朋友仍然是不相信我們麼？」

公孫夏道：「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丁寬道：「莫非以為我們這次到來是受了你們的仇敵指使？」

李成歎息道：「如果是這樣，我們絕不會帶着這樣的一家人。」

丁寬接道：「倘若朋友還有懷疑，我們兩人盡可以遠遠的退開，你們就讓薛老爺一家進內好了。」

李成又道：「冰天雪地，朋友你們難道連一點惻隱之心也沒有？」

公孫夏不由回顧沈勝衣，道：「我看他們怎也不會是地獄刺客的手下。」

沈勝衣道：「委實不像。」

公孫夏道：「丁寬李成兩人若非鎮遠鏢局的鏢師，在我方才那一番試探之下，早已露出馬脚了。」

沈勝衣道：「你試探得很好。」

公孫夏道：「對於鎮遠鏢局柳風清這個人，我雖然素未謀面，其人其事，多少我也知道一些。」

沈勝衣道：「我知道你就是千手佛的弟子。」

公孫夏道：「那麼，就讓他們進來如何？」

沈勝衣還未回答，胭脂武三娘已然從下層上來。

胭脂道：「沈大哥，那個孩子哭得那麼可憐，一定是又冷又餓了，不讓他進來，說不定冷壞了他。」

武三娘亦道：「還有那個孕婦，看肚子只怕已經有七八個月的了，再這樣站在風雪中，冷着了可是兩條人命。」

沈勝衣終於頷首，道：「我就下去放他們進來。」

胭脂道：「我也去。」

沈勝衣搖頭，道：「你跟着三姐，不得離開第五層寶塔半步。」

胭脂道：「難道你仍然懷疑他們。」

沈勝衣道：「我只是担心地獄刺客已一旁窺伺，乘我們分神之際採取行動。」

他轉對公孫夏道：「公孫兄也請仍然留在這裏，小心監視周圍。」

公孫夏道：「放心好了。」

沈勝衣立即拾級走下。

× × ×

以沈勝衣的輕功，要躍下這七層寶塔，簡直比吃杯茶還要容易，但是他寧可逐層下去。

他這是為了隱藏實力。

雖則並沒有任何發現，他總覺得地獄刺客已經窺伺在附近。

走到第四層，韓平杜順左右迎前來。

杜順連聲道：「公子是不是決定給他們進來？」

他雖然耳聾，但韓平在旁，早已用手勢告訴他發生了甚麼。

沈勝衣點頭。

杜順道：「這是一件好事啊。」

沈勝衣脚步不停。

韓平追上，道：「讓我去開門。」

沈勝衣沒有拒絕。

杜順也跟在兩人後面。

× × ×

出了院子，來到門前。

杜順韓平左右齊上，取下門閂，拉開門戶。

孩子的哭聲立時停下。

十個人，不約而同都露出一臉感激之色。

韓平連忙擺手道：「快！快進來，快進來。」

一行人魚貫進入。

丁寬李成走在最後，一入立即抱拳，連聲道：「謝謝，謝謝！」

韓平道：「不用謝。」

杜順一旁接口道：「你們餓不餓？」

丁寬道：「水糧都在馬車上，雪崩的時候，我們正準備取出進食。」

杜順道：「嗄？」

韓平一面對他打了一個手勢，一面應道：「這是說，你們這頓飯，還沒有吃的了。」

丁寬道：「是的。」

韓平雙手又對杜順比劃了一下。

丁寬看見奇怪道：「這位老伯……」

韓平道：「他的耳朵不大好。」

丁寬道：「哦……」

杜順即時道：「我去給你們準備一些食物。」

丁寬道：「這怎麼……」

沈勝衣那邊應聲道：「丁鏢頭無須客氣。」

丁寬尚未回答，旁邊那個中年書生已一欠身，道：「這位公子尚未請教……」

沈勝衣道：「在下姓沈。」

「原來沈公子。」中年書生道：「在下薛允……」

沈勝衣道：「幸會。」

薛允回顧身後那個白髮老人，道：「那位就是家父……」

白髮老人道：「老朽薛長生。」

沈勝衣目光一轉，說道：「老伯沒事吧。」

薛長生顫聲道：「沒事，却險些嚇破了胆子。」

沈勝衣道：「雪崩的確可怕。」

薛長生道：「老朽活到這個年紀，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事。」

沈勝衣道：「家人都平安就好了。」

薛長生連連點頭。

薛允這時候又介紹那個女人，道：「這是拙荊。」

沈勝衣道：「嫂夫人這個時候應該留在家中。」

薛允微喟道：「小畜牲不知天高地厚，玩耍的時候，打傷了當地的小裔內，不得不舉家遷回故鄉。」

那個小孩子立時嚷了起來：「是人家先動手的。」

「住口！」薛允喝道：「你闖下了這個大禍，連累祖父爹娘落到這般田地，還不知錯。」

那個小孩子垂下頭。

薛允回對沈勝衣道：「他叫永昌，年紀雖小，却是胆大包天。」

沈勝衣道：「男孩子胆大一些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薛永昌笑道：「這位叔叔說得是。」

薛允瞪了他一眼。

沈勝衣道：「院子風大，幾位且進塔內吃些東西。」

薛允欠身道：「打擾你們實在過意不去。」

沈勝衣道：「那裏話。」

薛允手一推那個孩子，道：「永昌還不過去多謝沈叔叔。」

薛永昌應聲奔了過去：「多謝你，沈叔叔。」

沈勝衣笑道：「不用謝。」

薛永昌一躍一跳的嚷叫道：「叔叔抱我。」

他看來是那麼天眞。

沈勝衣不由自主的探手將他抱起來。

「呱」一聲，恐怖已極，烏鴉一樣的叫聲，適時從那個老人薛長生的口中傳出來。

× × ×

鴉啼聲一响，寶塔後面的圍牆之上立即冒出兩團白色的東西。

那是兩個人，白衣白履，面龐亦用一塊白布幪住，只露出兩隻眼睛。

在雪地上，要發現這兩個人實在不容易。

那些人向塔前進來的時候，這兩人已在塔後出現，却不是走來，是爬來。

爬得也並不快，所以沈勝衣公孫夏都沒有發覺。

塔前走來的那些人引開了他們的注意力，與及漫天的風雪，也不無影响。

之後這兩人就貼着牆壁站在圍牆下，直至現在聽到鴉啼聲。

啼聲一入耳，他們的左手就射出一條漆成白色的鐵鍊。

鐵鍊的一端連着十支鐵爪。

鐵爪一搭住牆頭，兩人已飛快縱身落在牆頭之上。

這兩人的輕功顯然就不錯，有這兩條鐵鍊帮助，更加迅速。

一上牆頭，鐵鍊又飛出，這一次是飛向寶塔那邊。

錚錚的兩聲，兩隻鐵爪分別抓住了寶塔第五層第六層的窗沿。

兩個白衣人的身子旋即箭一樣射了過去。

强存弱亡　正立邪滅

白衣人才出現牆頭，公孫夏已發覺，不由得一驚，却只刹那，他雙手經已抬起來。

也就這刹那，一個白衣人經已凌空射至。三支閃亮的柳葉刀同時在他的右手射出。

嗤嗤嗤的破空聲响。

公孫夏只聽這破空聲响，已知道來的是一個暗器高手。

人未到，暗器已射到。

公孫夏先機一失，手中暗器已不及出手，急忙後退！

三支柳葉刀從他的胸前擦過，他雙手急揚，右手的四顆飛蝗石，三支透骨釘，左手的三枚金錢鏢一齊飛出，射向那個白衣人。

× × ×

白衣人身形如箭，颼的竟然穿窗直射入塔內。

那刹那之間，他的左手已然鬆開鐵鍊，一拍窗沿，飛射的身形入窗一頓，飛鳥般落下。

公孫夏的暗器就在這時候射至。

三種十支暗器一齊打在白衣人的胸膛之上。

噗噗噗的一陣暴响，白衣人被打得連退兩步，狂吼一聲，仆地倒下。

公孫夏出手之快，腕力之强，的確是驚人。

他這種暗器中上一支已足以要命，何况是十支之多。

白衣人當場倒地不起。

公孫夏冷笑道：「以你的手法也敢與我鬥暗器？」

語聲未落，白衣人伏地突然翻身，雙手左七右七，同時射出了一十四支柳葉飛刀。

公孫夏一怔，驚呼急閃。

相距既近，來得又意外，他的身手不錯是敏捷，也只能閃開六支。

其餘八支柳葉飛刀，都射入了他的胸膛。

不過雖然躲不開，他却已讓開胸膛要害。

暗器打在身上只是一痛，跟着就是一陣陣麻癢癢的感覺。

「毒藥暗器。」公孫夏不由失聲驚呼道。

白衣人一躍而起，冷笑一聲，道：「不錯。」

那十支暗器仍然插在他身上，可是他竟然若無其事。

公孫夏眼也直了，道：「你……」

白衣人截口道：「我知道你就是公孫夏。」

公孫夏道：「你又是誰？」

白衣人反手扯下幪面白巾，現出來的是一張陌生的臉龐。

公孫夏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白衣人接道：「我並不認識你，我們也只知道你是一個暗器高手，是龍飛的結拜兄弟，不在龍家莊，一定就去了保護胭脂！」

公孫夏道：「這又如何？」

白衣人道：「也就知道必會遇上你，也就計劃怎樣對付你！」

公孫夏眼瞳一亮，道：「你身上穿着軟甲？」

白衣人道：「藤甲！」

公孫夏道：「在事前你們是必也已打聽清楚我是怎樣子的一個人。」

白衣人道：「所以老爺子知道你沒有下來，仍然留在塔上。」

「那一聲鴉啼就是暗號？」

「動手的暗號！」

「老爺子就是那個薛老爺？」

「也就是地獄刺客！」

公孫夏咬牙切齒的道：「好！」

一個「好」字出口，他雙手陡動，五六十枝暗器飛蝗般射出！

不再是射向胸膛，是射向白衣人的四肢與頭顱！

白衣人驚呼閃避！

一陣異響過處，白衣人雙腳左手插滿了暗器，血肉糢糊！

可是他的右手已及時藏在身後，頭顱亦及時偏開，只是左耳被暗器射下！

他站起的身子立時又倒下，駭然道：「我的八支柳葉飛刀最少有三支打在你的左胸心房之上！」

公孫夏冷笑道：「你們又怎能夠查出我與一般人兩樣，一顆心乃是長在右邊的胸腔之內！」

白衣人一怔，忽然大笑道：「可惜你的暗器並沒有淬毒！」

公孫夏道：「我的暗器無須淬毒！」

白衣人道：「所以我雖然雙腳一手都中了你的暗器，仍可以活下去，你反而死定了！」

公孫夏冷然道：「我還可以出手！」雙手疾揚，暗器暴射！

白衣人右手幾乎同時一按地，身形突起，越窗倒轉出去！

暗器一齊打空！

× × ×

公孫夏暗器一出手，右手就握住了插在身旁牆壁之上的那把細刀！

刀一拔出，立即脫手飛出！

「嗚」的一聲異響，三尺長刀飛射！

刀沉重，去勢之迅速，猶在那些暗器之上！

白衣人才翻出窗外，刀已飛至！

寒光一閃，鮮血激濺！

刀過處，白衣人一雙腳齊被斬斷，整個身子亦被刀上的力道撞飛了出去！

一聲慘叫，白衣人在血雨飛洒中從飛簷上跌下！

即使他沒有受傷，由六層高塔上跌下，亦難免重傷。

何況他現在已經重傷？

× × ×

公孫夏瞪着白衣人濺血刀下，一聲冷笑。

這一聲冷笑，異常嘶啞，他的身子，亦開始搖幌不定，可是他仍然掙扎着走向那邊梯口。

他沒有忘記還有一個白衣人飛入了武三娘與胭脂所在的第五層寶塔之內。

而且他方才聽到了胭脂的一聲驚呼！

他沒有拔下身上插着柳葉飛刀，經驗告訴他，一拔出，血氣外溢，就連站也難以站穩。

刀雖未拔出，血已經流下。

淡黑色的血，染濕了公孫夏的衣衫。

他勉强移步，終於走到梯口，脚一軟，再也站不穩，從樓梯滾落！

可是他竟能忍住一聲不發。

× × ×

第一個白衣人開始攻擊之時，第二個白衣人亦開始了他的攻擊！

他用扇，用短劍！

扇一展一合，每支扇骨之上都彈出一支半尺長的刺刀！

鍊飛人飛劍飛，穿窗而入！

一入窗，白衣人已知目標何在，短劍一閃，脫手飛出！

武三娘胭脂雖然是目注塔前，亦聽到鐵爪搭在窗沿的那一聲異響！

兩人一齊回頭，一道寒光迎面飛至！

胭脂一聲驚呼，武三娘和身一撲，將胭脂撲倒在地上！

短劍射空！

白衣人一聲冷笑，縱身掠前，刷刷刷三扇。

武三娘這下子翻身躍起來，雙手一翻，鴛鴦刀出鞘，連接三扇！

白衣人一聲：「好！」又是三扇，左手拔出了第二支短劍！

他以右手摺扇封住了武三娘的身形，左手短劍，閃電般擲向剛從地上起來的胭脂！

胭脂劍亦已出鞘，一劍將短劍擊落！

虎父無犬子，她的武功雖然不大好，也不是尋常可比！

白衣人大笑，道：「你也懂武功？」

笑聲未絕，左手便出現了第三支短劍，這一次沒有擲出，短劍飛舞，刺向胭脂。

胭脂長劍急擋。

連擋三招，胭脂右手已被震的發酸！

武三娘這時候已知道白衣人武功高强，輕叱道：「胭脂退到我身後。」鴛鴦刀飛舞，連白衣人的短劍也接下。

胭脂知道以自己的武功，如果不退下，反而影响武三娘出手，立即把握機會，收劍退後。

白衣人喝道：「那裏走！」一扇兩式，截住鴛鴦刀，左臂一探，短劍脫手疾射而出！

胭脂慌忙一閃，短劍穿袖而過，不由捏了一把冷汗。

武三娘鴛鴦刀旋即盡展，雙刀飛舞，連環七七四十九刀！

白衣人摺扇從容接下，突然道：「憑你的武功，絕不是我的對手，立即滾開，饒你一命！」

武三娘一字字的道：「你要殺胭脂，先殺我！」

白衣人道：「好，我先殺你！」摺扇狂風暴雨一樣飛刺，扇扇狠辣詭異！

武三娘鴛鴦刀硬接，接得三十扇，驚呼道：「你是柳風清？」

「正是柳風清！」白衣人一步退後，左手反撕下幪面的白巾，道：「你也看出我用的是陰陽扇法？」

白布後是一張中年人的面龐，龍眉鳳目，三綹長鬚，人如臨風玉樹。

這個人竟然就是鎭遠鏢局的總鏢頭「陰陽扇」柳風清！

李成丁寬並沒有冒充，事實就是柳風清的人，鎭遠鏢局的鏢師。

柳風清與地獄刺客又是什麼關係？

武三娘方才其實也不敢肯定，只是推測，現在一見眞是，才眞是變了面色，脫口道：「你就是地獄刺客？」

柳風清道：「地獄刺客是薛老爺子，也是我的授業恩師！」

武三娘道：「想不到。」

柳風清道：「想得到，我們就不會那麼成功。」

武三娘怔在那裏。

柳風清接道：「現在知道這個秘密，你就是讓開，我也要殺你的了！」

武三娘道：「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讓開！」雙刀急上，「鳳凰展翅」！

柳風清摺扇一展，一招兩式，左截鴛刀，右敲鴦刀。

一敲一彈，扇端其中五支利刃突然飛射！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武三娘可以閃避，但不能閃避。

因爲胭脂就站在她身後。

她偏身讓開要害，以左臂硬接五刃！

嗤嗤嗤的五支利刃一字並插在她左臂之上，鮮血橫飛，鴛刀落地！

柳風清大笑。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從樓梯上滾落，胸前八支柳葉飛刀，紫血迸流，倒地不起。

柳風清斜眼一望，說道：「好，公孫夏！」

武三娘胭脂看在眼內，失聲驚呼。

驚呼未落公孫夏突然長身暴起，兩手狂揮，嘶聲道：「胭脂武三娘伏倒！」

武三娘仰天急倒，反手將胭脂摟倒地上。

公孫夏的暗器同時射出！

柳風清身形亂閃，摺扇翻飛，所有暗器不是被他避開，就是被他摺扇擊落。

他瞪着公孫夏大笑道：「我知道你的暗器功夫青出於藍，比你那個師傅千手佛更加出色，可惜你身中毒刀，手上功夫已最多只剩五成！」

公孫夏這時才看清楚白衣人是誰，失聲道：「柳風清！」

柳風清道：「正是！」

公孫夏暗器又出手！

七種五十六支暗器！

這一次的暗器顯然已力弱！

暗器出手，人已倒下！

柳風清大笑揮扇，五十六支暗器他只以摺扇就接了下來！

又就在這刹那之間，公孫夏倒地的身子再彈起，箭矢般飛撲向柳風清！

人之外，還有十二支暗器！

柳風清摺扇不停，十二支暗器齊被擊落！

幾乎同時公孫夏已撲至，他手中沒有兵器也沒暗器，却就以雙手抱向柳風清。

柳風清不防有此，顧得暗器，就來不及閃避，立時被公孫夏抱個結實。

他大怒道：「你找死！」摺扇一沉，扇端的利刃刺入了公孫夏的咽喉！

公孫夏當場氣絕，那刹那雙手抱得却更緊，抱死了柳風清的身形！

柳風清即時猛覺腰後一陣劇痛！

他這才知道公孫夏的眞正意圖，一聲怒嘶，整個身子疾轉了出去！

這一轉雖快，武三娘右手，却比他更快！

公孫夏抱向柳風清的時候，武三娘已知道他的意圖了。

她立即把握機會，連人帶刀從地上飛起，攔腰一刀疾刺了過去！

柳風清的摺扇刺入了公孫夏的咽喉同時，他的刀亦砉的斬在柳風清腰脊上！

這一刀全力斬下！

柳風清整條腰也幾乎被斬斷！

他那麼用力一轉，未斷的也給他那一轉之力扭斷了！

沒有人變成那樣還能夠活下去。

武三娘看着柳風清倒下，整個身子都不由顫抖起來。

胭脂亦驚的彷彿變成白痴。

× × ×

塔中慘烈，塔外同樣慘烈！

鴉啼聲方响，薛永昌的手中就出現了一支短刀。

藍汪汪的短刀！

一刀刺向沈勝衣的胸膛！

誰也想不到這一個只得九歲的小孩子竟然會殺人。

沈勝衣也想不到。

他正將薛永昌抱高！

那刹那之間，他突然發覺薛永昌的眼瞳中閃出了一絲惡毒已極的光芒！

一種近乎野獸的本能，使得他半身自然一閃！

刺向他胸膛的短刀就變了刺在他的右臂之上！

入肉入骨！

這個孩子的氣力居然也不小。

沈勝衣立時知道發生了什麼，雙手一揚，薛永昌連人帶刀飛入半空！

一陣痲痹的感覺同時傳來，沈勝衣一驚，脫口道：「毒刀！」

那邊薛允大笑，道：「正是！」雙袖一翻，一蓬藍汪汪的毒針迎面射去！

笑聲未落，薛永昌已凌空一個翻滾，落在地上，一點損傷也沒有。

這個年紀已經有這種身手，倒也不容易！

他正落在那個媽媽的身旁。

那個孕婦看也不看他，從袖中撤出一對短劍，人劍齊飛，撲向沈勝衣！

肚子這麼大，身手仍然那麼靈活，亦實在少有。

幾乎同時，那兩個丫環的手中各自多了一支軟劍，兩個家丁手中亦出現了兩條鍊子槍！

鍊子槍左右射向沈勝衣，軟劍亦與人飛前！

薛長生却負手旁觀。

× × ×

也就在鴉啼聲响起刹那站在韓平身旁的丁寬亦發動，一肘撞在韓平的胸腔上！

韓平整個身子被撞得倒退三尺！

丁寬雙臂反揮，雙槍在手，一齊刺了過去！

韓平張嘴一口鮮血噴出，還未清楚什麼事，丁寬的雙槍已刺來，李成的刀亦砍至！

他耳聽風聲，勉力騰身閃避！

左閃一刀，再閃一槍，還有一槍却閃不了！

那是丁寬右手的纓槍！

鋒利的槍尖噗的刺入了他的小腹！

韓平怒吼一聲，雙手一沉，握住了刺入小腹的那支纓槍一拗，「拍」一聲，纓槍斷成兩截！

丁寬左手槍這時候已又刺到了！

噗地槍尖刺入了韓平的右胸！

韓平一聲不响，雙手上翻！

丁寬迅速拔槍，槍尖方離韓平的胸腔，槍桿已落在韓平的雙手之中！

一聲怒喝，韓平雙手一帶，竟硬將那支槍奪過來。

他的身子亦同時一栽！

李成一刀已砍在他的背脊上。血四射！

韓平浴血回身，大喝一聲，手中槍疾向李成刺去！

李成一閃，右手一翻，一刀砍出！

韓平沒有閃避！

刀砍在他的胸腔之上，他手中纓槍同時刺入了李成的咽喉！

一刺立拔出！

李成咽喉咯一聲，連人帶刀倒下！

韓平握槍回身，瞪着丁寬！

他身受三處重傷，已變成一個血人，但身子仍然挺得筆直！

丁寬何嘗見過這樣驃悍的人，當場呆住！韓平挺槍衝了過去！丁寬急避！

韓平連刺兩槍落空，槍一轉，橫掃千匹馬！丁寬「哼」一聲，「一鶴冲天」，凌空一拔過去！

韓平怒叱道：「好！」手中槍一收，「颼」的突然脫手擲出！

丁寬半空一閃不開，驚呼未絕，槍已釘入了胸腔，濺血飛瀉！

韓平連隨拔出腰間長刀，雙手握刀，撲向薛長生！他並不知道薛長生就是地獄刺客，只知道薛長生就是敵人！

只知道自己傷重必死，能够多殺一個敵人就多殺一個！

薛長生瞪着韓平衝來，一動也不動，一雙眼却射出了餓狼一樣的光芒！

這完全已不像人的眼睛，他慈祥的面容亦早已變成豺狼一樣殘忍！

韓平雖然一心拚命，接觸到這樣的一雙眼睛，亦不忍心頭一寒。

他仍然衝了過去。

「唰」一聲，長刀急落！

薛長生一聲冷笑，右手隨抬，食中指較剪一樣迎向刀鋒！

刀立斷在食中指之間。

也就在那刹那，薛長生兩指一夾，鉗住了刀鋒！

刀只劈入一寸，便不能斬下去！

薛長生的兩指竟比鉗子還堅硬。

這份鎮定，這份準確，實在驚人！

韓平大驚起脚，右脚飛踢薛長生的小腹！薛長生冷笑，左拳擊下！

韓平悶哼一聲，右脚還未踢出，小腿已被擊碎！

薛長生右手食中指連隨一奪，韓平竟把握不穩，長刀被奪去！

他咆哮揮拳，撲前！

薛長生身形一閃讓開，左手食指捏在刀尖之上，雙手一折，「喀嚓」一聲，長刀再斷！他雙手一揮，兩截斷刀脫手，「奪奪」的釘在韓平的胸腔上！

韓平整個身子亦被刀上力道撞飛，仰摔在半丈之外！

倒地不起。

他一傷再傷，再加這兩刀，如何還能够活下去。

薛長生斷刀出手，便連看也不再看韓平。他並非第一次殺人，這在他說來，根本就是他的工作。工多藝熟。

他絕對相信自己的判斷。

只可惜他並不是神，是人。

人總有判斷錯誤的時候。

他判斷薛永昌那一刀應該刺入沈勝衣的胸腔，可是那一刀只刺在沈勝衣的右臂之上。不過，他並不在乎這錯誤。

因為他清楚那把刀淬的是什麼毒，毒性是怎樣厲害，他相信縱然不刺入胸腔，也足以致命！

沈勝衣這時亦知道那種毒藥的厲害！

他縱身一閃，避開薛允的那蓬毒針，倒踩七星步，再閃過那個女人的一對短劍，兩個家丁的鍊子槍，兩個丫環的軟劍，左手正想拔劍，突發覺右臂已完全麻木。

那種麻木的感覺，而且繼續向上蔓延，不由得心頭一凜。

他並非第一次中毒。

以他的經驗，一發覺這樣，怎會不知道絕不能够再延遲解毒？

他頎長的身子立時飛了起來，呼的掠上了寶塔第二層的滴水飛簷。

那個女人一聲輕叱，雙劍一展，飛身追了上去。

她身形才展，一支鐵矛颼的突然在塔內刺出，刺入了他的肚子。

鐵矛握在杜順的手中，他盯着那個孕婦，厲聲道：「我本不忍心這樣殺你，可是你挺着這樣大的肚子仍然要殺人，可見你內心如何惡毒，生下來的將來也不會是好東西……」一面說他一面鬚髮皆顫。

其實他還是有些不忍下手。

這番話尚未說完，他就已發覺不妙。

鐵矛雖然已刺入那個女人的肚子，到現在仍沒有血流下。

那個女人的臉上也沒有絲毫苦痛之色，就像那支鐵矛並沒有刺入她肚子一樣。

一個奇怪的念頭旋即在他的腦海中浮上來，他無法採取什麼行動，一支短劍已釘入他的胸膛。

正是那個女人左手的短劍。

他混身的氣力立時被打斷，鐵矛自然放下來。

那個女人身一仰，肚子從矛上脫出。

血並沒有標出。

杜順瞪着她，道：「你不是孕婦！」

那個女人道：「本來就不是。」

杜順道：「你肚子上的是什麼？」

那個女人探手衣襟內一抓，拍一聲，一個籐簍從她的衣衫內掉下。

杜順仰天大笑道：「我活到現在，還是第一次看見你們這種不擇手段的人。」

那女人道：「也幸好我並沒懷孕。」

她冷笑接道：「對孕婦也能够下那種毒手，老匹夫，你也够狠啊！」

杜順道：「除惡務盡，非狠不可。」

他大喝一聲，挺矛衝前。

喝聲已嘶啞，矛亦不穩定。

那個女人一偏身，一沉腰，左手已將矛握住，一奪一挑一插，將矛奪過，挑轉，反插入杜順的小腹！

杜順慘叫倒地。

那個女人立鬆左手，冷笑掠前，左手再沉，一把抓住釘在杜順胸膛那支短劍，拔了出來。杜順沒有反應，他人已氣絕，但雙目仍然睜大。

那個女人冷笑道：「死不瞑目麼！」颼的一脚將杜順的屍體踢飛入塔內。

× × ×

沈勝衣人在半空，左手就從懷中掏出了一個瓷瓶。

一探上飛簷，瓷瓶已被捏碎。

瓶中有五顆藥丸。

沈勝衣連隨將兩顆藥丸放入口中，再捏碎兩顆拍入傷口之內。

這是唐門彪豹兄弟秘製的解毒丸，前後已經救了他兩次的性命。

現在就是第三次。

他相信這解毒丸必定也能够化解這一次所中的毒藥。

因為經驗告訴他，這種毒藥雖然是如此厲害，還沒有「極樂先生」那種那麼强烈。「極樂先生」那種劇烈的毒藥這種解藥也能够化解。

他才將解毒丸拍入右臂中，所有家丁已經飛身躍上，兩支鍊子槍一左一右颼颼飛至！

沈勝衣將僅餘那顆解毒丸交右手，左手一探，已抓住左邊那支鍊子槍，身一偏，左手一落，以手中鍊子槍迎向再來那支鍊子槍！「錚」聲兩槍相擊，沈勝衣左手五指一開一合，將右來那支鍊子槍也抓了起來。

五指連隨緊收，「格」一聲，兩條鐵鍊齊齊相纏在一起！

兩個家丁大驚，各自用力收槍！

也就在這個時候，兩個丫環已經掠上來，軟劍颯颯的抖直，一齊刺向沈勝衣。

劍急如閃電！

沈勝衣右臂麻痹，左手又握着兩支鍊子槍未放，要閃避這兩劍實在不容易。

可是他向後縮，那兩劍便以一寸之差，刺不到他的身上。

這判斷又是何等的驚人！

兩個丫環一怔，劍一收又刺出！

沈勝衣立時鬆左手拔劍！

「錚」一聲，兩條鍊子立時分開來！他們却不防沈勝衣突然鬆手，收力不住，兩個身子立時倒翻了去！

沈勝衣長劍一展，叮叮的兩聲，便已左右將來劍震開！他用劍的迅速比那兩個丫環，又何止高一籌。

那兩個丫環第三劍正要出手，沈勝衣的劍已然向她們刺到，左劍震開一個丫環的軟劍，右一劍「奪」的刺入了另一個丫環的胸膛！一入即出！

血嗤的射出來，那個丫環一聲慘叫，翻身跌下。一劍奪命！

劍一閃，轉刺向仍站在飛簷上那個丫環。那個丫環竟能够一劍架開，人却被劍上潛力震的飛離了飛簷！

沈勝衣沒有追擊，身形猛一拔，掠上了第三層的飛簷，一落又拔高，連過兩層，身一折，颼的飛入第五層寶塔之內！

塔下的刺客都看在眼內，不由齊皆大驚！薛長生也沒有例外！

沈勝衣輕功的高强，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薛允失聲道：「這個人到底是誰？」

薛長生面色一寒，道：「沈勝衣！」

其他人又是一驚！

薛允脫口一聲：「是他？」

薛長生道：「他方才不是說姓沈。」

薛允道：「他雖姓沈未必就是他！」

薛長生道：「江湖上姓沈的雖然不少，武功如此高强的，除了沈勝衣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誰。」

薛允沉默了下去。

薛長生頓足道：「雖然看出他是高手，却不知他就是沈勝衣。」

那個女人道：「龍飛怎會與沈勝衣拉上了關係。」

薛長生道：「這只有他們才知道。」

薛允道：「他們顯然是生死之交，否則姓沈的，不會如此賣命。」

薛長生道：「他們的交情如果眞的是那麼深厚，我們豈會看不出來？」

薛允點頭道：「嗯。」

那個女人道：「龍飛向來自負，想不到他竟然也會找外人來帮忙。」

薛長生道：「司馬長樂又並沒有說謊，胭脂的確是龍飛的命根。」

那女人道：「也所以他一改初衷。」

薛長生道：「我還以為這只是龍飛的一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計，想不到他原來有恃無恐！」

薛允突然問道：「我們如何？」

薛長生道：「動手！」

薛允道：「現在？」

薛長生道：「稍待片刻。」

薛允道：「哦？」

薛長生道：「我們必須弄清楚塔內的情形。」

薛允道：「柳風清等相信已失手！」

薛長生道：「他們縱然失事，對方也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

薛允道：「除了武三娘，公孫夏，胭脂三人外，塔內相信已沒有其他人。」

薛長生道：「如果有，早已現身。」

薛允道：「他們三人加起來，未必是柳風清兩人的對手，何況樂毅的施襲公孫夏，柳風清已替他作好了安排。」

薛長生道：「公孫夏也絕非庸手，所以樂毅雖然身穿藤甲，仍然被他擊殺！」

薛允道：「樂毅已死了？」

薛長生道：「方才已聽到他的慘叫，也聽到了柳風清的怒吼！」

薛允道：「怒吼未必就表示死亡。」

薛長生道：「如果仍生，塔內現在絕不會如此靜。」

薛允道：「嗯。」

薛長生道：「不過武三娘，公孫夏，即使未死，現在亦是必已重傷。」

薛允點頭道：「否則他們現在應該現身。」

薛長生道：「只不知柳風清臨死之前，是否經已擊殺胭脂。」

薛允道：「如果胭脂已死，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薛長生道：「不錯！」

薛允道：「我上去一探如何？」

薛長生道：「用不着冒這個險。」

他陰惻惻一笑，道：「很快他們就會現身的了。」

薛允道：「如果胭脂未死，合我們之力，能不能擊斃沈勝衣？」

薛長生道：「應該能够！」

他目光一轉，落在薛永昌手中的毒刀

上，道：「永昌的毒刀並沒有落空。」

那個女人道：「方才他好像吞了些藥丸下肚。」

薛允道：「他的身形起落也不像毒發難支。」

薛長生道：「如果他眞的是沈勝衣，以他的功力，再加上藥的帮助，一時半刻，應該可以阻止毒性暫時蔓延。」

薛允道：「一時半刻之後呢？」

薛長生道：「必然再發！」

他口裏儘管說得這樣肯定，心中其實並不是這樣。

人的名字，樹的影兒。

沈勝衣威震江湖，對於這個人，他不無顧忌。

那個女人道：「萬一他一時半刻仍然不倒？」

薛長生冷笑一聲道：「憑我的武功，足可以與他一決生死。」目光一掃，又道：「何況還有你們六人。」

薛允夫婦不由點頭。

對於薛長生的武功，他們的確滿懷信心。

薛長生道：「以七敵一，必勝！」

他的語氣，說話，仍然充滿自信。

以一敵七，是否必勝？

沈勝衣穿窗而入，一把長刀就砍來！

武三娘的刀！

沈勝衣，一劍架開，道：「是我！」

武三娘，急忙收刀。

他站在窗旁，擋在胭脂的面前。

胭脂面色蒼白如紙，一見是沈勝衣上來，喜極叫道：「沈……沈大哥。」

沈勝衣目光一掃道：「你們怎了！」

武三娘神色黯然，道：「公孫二哥已死了。」

沈勝衣這時已看見公孫夏的屍體，眼旁的肌肉一跳，道：「他抱着的是誰？」

武三娘道：「柳風淸。」

沈勝衣一怔道：「陰陽扇柳風淸？」

武三娘道：「他是地獄刺客弟子。」

「這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

「李成丁寬並沒有說謊，事實是鎭遠鏢局的鏢師。」

「我們又怎知鎭遠鏢局與地獄刺客有這重關係。」

胭脂顫聲道：「柳風淸好厲害哦。」

沈勝衣道：「這個人的武功據說實在有幾下子。」

武三娘一聲嘆息，道：「我不是他的對手。」

胭脂道：「三阿姨也被他打傷了。」

沈勝衣目光落在武三娘的左肩之上，道：「傷得怎樣？」

武三娘道：「不要緊。」

她左臂插着的利刄已拔出，傷口已用布紮好了。

沈勝衣關心的問道：「他的兵器有沒有淬毒？」

「沒有，大概他不屑用。」

「憑這個人的武功，無疑可以不屑用毒。」

武三娘這時才留意沈勝衣的右臂已受傷，道：「你也受傷了？」

沈勝衣道：「不死已是萬幸！」

武三娘驚道：「什麼人這樣厲害？」

沈勝衣苦笑道：「就是那個看來很可愛的小孩子。」

武三娘胭脂一怔。

沈勝衣道：「我將他抱起，他的手中就多了一把刀，刺我的胸膛。」

武三娘道：「那是毒刀？」

沈勝衣道：「而且毒性强烈。」

胭脂大驚道：「沈大哥。」

沈勝衣道：「幸好我及時避開胸膛的要害，只傷了右臂。」

胭脂道：「可是刀上的毒藥。」

沈勝衣道：「我隨身帶有解毒藥。」

胭脂道：「有效嗎？」

沈勝衣勉强一伸右臂：「我現在不是很好？」

他的右臂竟然已回復一些小知覺。

唐門的解毒丸果然名不虛傳。

胭脂道：「這我就放心了。」

沈勝衣道：「不過，我這條右臂暫時是不能够使用的了。」

胭脂道：「幸好你的左手，比右手厲害。」

沈勝衣無言。

胭脂問道：「那個孩子怎樣了。」

沈勝衣道：「我下意識將他擲開，可是他凌空一個觔斗，便已經安然落地。」

武三娘道：「小小年紀身手已經有這樣高，實在少有。」

胭脂叫起來，道：「小小年紀的心腸已經這樣惡毒，到長大那還得了，我下去殺了他。」她眞的握劍衝向那邊窗。

沈勝衣急忙一把拉住，道：「你下去等如送死！」

胭脂道：「我不怕。」

沈勝衣道：「不管你爹爹了。」

胭脂怔在那裏。

武三娘道：「下面情形如何？」

沈勝衣道：「韓平杜順已死，對方亦死了三個人。」

武三娘道：「還有一個。」

沈勝衣道：「其中武功最高的我看就是那個老人薛長生。」

武三娘問道：「會不會他就是地獄刺客？」

沈勝衣道：「毫無疑問。」

武三娘道：「他的武功如何高强？」

沈勝衣道：「他用一雙手便能够拗斷韓平那把刀。」

武三娘道：「那是把好刀！」

沈勝衣道：「我看得出。」

胭脂插口問道：「沈大哥你自覺能否是他的對手？」

沈勝衣道：「我不知道。」

胭脂從來都沒有聽過沈勝衣這樣說，不由得担心起來。

武三娘道：「是不是因爲你傷了一隻右手所以不敢肯定？」

沈勝衣點頭。

胭脂道：「沈大哥，你不是一向只用左手。」

沈勝衣道：「必要時右手也用的。」

武三娘道：「兩個人若是功力悉敵，一個雙拳，一個只能用一隻手來應付，就比較吃虧的了。」

沈勝衣道：「不錯。」

武三娘道：「薛長生必然亦看出這一

點，何以到現在他仍然不採取行動。」

沈勝衣道：「兩個原因。一是他對我也亦無信心取勝？」

武三娘道：「還有……」

沈勝衣道：「他尚未知塔內情形。」

他霍地回頭，道：「對方，一共幾個人衝進塔內。」

武三娘道：「我方才已上去看過，一共兩個。」

沈勝衣道：「還有那個？」

武三娘道：「已被公孫二哥殺了。」

胭脂道：「二叔雖然殺了他，自己亦身受重傷，他下來帮助我們之時，是滾下來的。」

沈勝衣驚問：「那個又是誰？」

胭脂道：「不知道。」

沈勝衣道：「雖然已死亡，也就不要管他了。」他嘆了一口長氣又道：「幸好只來了兩個。」

武三娘道：「他們顯然認爲這兩個人已足够！」

沈勝衣道：「相信是的。」

他目光一落，道：「那個薛長生人無疑是相當自負，方才他顯然認爲，我必死在那一刀之下，所以並沒有對我出手。」

武三娘道：「這個人原來也不是全無弱點。」

沈勝衣道：「他應該這樣自負的，好像他那個殺人計劃，本來就無懈可擊！」

武三娘道：「人算却是不如天算。」

沈勝衣道：「我這個人的運氣一向也實在不錯。」

武三娘道：「那孕婦有沒有出手？」

沈勝衣道：「有。」

武三娘道：「這些人簡直不是人，九歲小孩子用毒刀偸襲，懷孕在身的也不管肚裏孩子的安全了。」

沈勝衣道：「那女人並非孕婦。」

武三娘又是一怔道：「是假的？」

沈勝衣道：「杜順就死在她那個假肚之下。」

武三娘柳眉倏豎，道：「這些人其實全都不值得同情。」

沈勝衣道：「他們擺出來的樣子，却令人不能不同情。」

武三娘道：「我現在知道地獄刺客怎會這樣成功了。」

沈勝衣道：「就是他懂得利用別人的同情心，進行他的殺人計劃。」

武三娘道：「還有什麼比騙取別人的同情更卑鄙。」

沈勝衣道：「相信沒有的了。」

武三娘道：「依你看，他們是否眞的是一家人。」

沈勝衣道：「我就看不出了。」

他一頓接道：「如果眞的是，所謂地獄刺客就不是指一個人，是指一家人！」

武三娘胭脂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沈勝衣同樣心寒了。

武三娘望望左右，道：「我們現在只剩下三個人。」

沈勝衣道：「所以，一會無論發生什麼，除非是爲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否則你們都不要妄自出手，由我一個人應付直到戰死爲止！」

武三娘道：「這個怎成。」

胭脂悲聲道：「要死一起死。」

沈勝衣道：「你們該明白一件事。」

武三娘道：「明白什麼？」

沈勝衣道：「我一個人應付，還可以放開手脚，若是要同時照顧你們，反而就放不開了。」

武三娘點頭。

胭脂紅着眼睛，道：「沈大哥！」

沈勝衣笑道：「放心，你這個沈大哥運氣一向不錯。」

胭脂道：「你眞的要小心啊。」

沈勝衣道：「我還得留着這條命給你說故事。」

胭脂道：「一定的。」

沈勝衣道：「一定！」

他一笑，轉向武三娘，道：「三姐，看穩胭脂。」

武三娘點頭，柳眉却鎖在一起。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我們雖然只剩下三個人，却還有一個希望。」

胭脂道：「是什麼希望。」

沈勝衣笑道：「忘記了。」

胭脂眼睛一亮道：「你是說爹爹？」

沈勝衣道：「我相信他很快就會到來。合我們兩人之力地獄刺客絕非敵手！」

胭脂道：「那麼我們等爹爹來。」

沈勝衣道：「他們未必讓我們等的。」他移步窗前，探頭望下去。

七個人都在塔下，仰首向上望。

× × ×

一見沈勝衣現身，薛長生雙眉左右齊飛。他立即揚聲問道：「閣下莫非就是沈勝衣？」衰老的語聲這時候已變得獅虎一樣雄壯。

沈勝衣道：「正是！」

薛長生大笑道：「果不出我所料。」

沈勝衣道：「你方才料到的？」

薛長生道：「不幸就是方才。」

沈勝衣道：「你不幸我却大幸。」

薛長生道：「據說你這個人的運氣一向都不錯。」

沈勝衣道：「今天的事已證明了。」

薛長生道：「方才我若是同時出手，你絕不會有現在這樣輕鬆。」

沈勝衣並不否認，道：「而且未必能够回到這裏面。」

薛長生道：「胭脂是否就在上面。」

沈勝衣道：「仍然在。」

薛長生道：「柳風淸樂毅兩人呢？」

沈勝衣道：「已回去你那兒了。」

薛長生道：「那裏？」

沈勝衣道：「地獄！」

薛長生道：「好，很好。」

沈勝衣道：「我們方面的確很好。」

薛長生道：「公孫夏難道還未死？」

沈勝衣道：「吉人天相只傷未死。」

薛長生道：「叫他出來。」

沈勝衣道：「他正在療傷，如果你要見他，請上來，他一手暗器，已準備隨時歡迎你。」

薛長生道：「武三娘又如何？」

沈勝衣道：「她比公孫夏更加好。」

薛長生忽然笑道：「你以爲我不清楚柳風淸樂毅兩人的武功。」

沈勝衣道：「你却是不清楚公孫夏武三娘兩人的武功。」

薛長生不能不失望，突喝道：「都給我下來！」

沈勝衣道：「你當你是什麼東西。」

薛長生一怔。

沈勝衣連隨大喝道：「上來！」

薛長生道：「你好大的胆子。」

沈勝衣冷笑道：「是你要殺人，不是我們！」

薛長生又是一怔。

沈勝衣道：「不過你不肯上來，我們也不會壓迫你。」

薛長生道：「我們一定上來！」

沈勝衣道：「隨時歡迎。」

薛長生道：「急也急不在這一刻。」

沈勝衣道：「是麼。」

薛長生道：「我們七個人可輪流休息，等你們疲倦了才上來收拾你們不遲。」

沈勝衣道：「我們三個——」他急忙住口，出口的說話却是收不回去的——

薛長生桀桀怪笑，道：「只是三個，不是四個麼？」

沈勝衣道：「三個也一樣可以輪流休息。」

薛長生道：「可以當然可以，却最好不是你休息的時候我們殺上來。」

沈勝衣道：「你也最好希望不是你休息的時候我下來偷襲！」

薛長生怔住。

沈勝衣大笑道：「你拖延時間對你並沒有多大好處。」

薛長生道：「誰說。」

沈勝衣道：「我說。」

薛長生道：「一時半刻之後，你右臂之毒必攻心！」

沈勝衣道：「如此肯定。」

薛長生道：「我清楚毒藥的厲害。」

沈勝衣道：「最好你也清楚我那種解藥的厲害。」

薛長生道：「無須清楚！」

沈勝衣道：「你這個人倒也自負。」

薛長生冷笑。

沈勝衣道：「否則你這一次又是會損兵折將，傷亡慘重。」

薛長生一聽不是滋味。

沈勝衣還有說話：「現在你的判斷最好也沒有錯誤。」

薛長生目光一閃道：「你等龍飛。」

沈勝衣道：「你再不出手，說不定他就會趕到！」

薛長生大笑，道：「他已經被我的手下引出了百里。」

沈勝衣道：「你的手下絕不是龍飛的對手。」

薛長生道：「不是又何妨，我不是要他與龍飛打架。」

沈勝衣道：「也不會被追及。」

薛長生道：「即使追及，龍飛也趕不及回來。」

沈勝衣道：「你的判斷一定沒有錯誤的，是不是？」

薛長生不敢說是。

到現在，他已經兩次判斷錯誤。

他冷笑應道：「龍飛如果回來，我必會接到飛鴿傳書。」

語聲未過，一隻飛鴿突然劃空飛至。雪白的飛鴿，閃亮的金鈴。

鈴聲叮噹！

薛長生面色當場一變！

沈勝衣一見大笑！

薛長生即時暴喝一聲：「上！」

沈勝衣握劍在手即時一緊道：「小心，我下去好了。」

語聲未落，人已穿窗。

他絕不能讓地獄刺客七人一齊衝入塔內，因爲塔頂空位不多，而且七人一上來，攻擊的對像就不是他一個人，還有武三娘與胭脂！

地獄刺客七人身軀正欲開展，已瞥見沈勝衣竄出。

薛長生雙手一分，七人一齊散開去！

沈勝衣身形如飛，颼颼颼，已落在第二層的飛簷之上！

薛長生即時吩咐道：「各盡全力，先殺此人！」

衆人無言點頭，眼中兇光暴盛。

七個人刹那就彷彿變成七條餓狠，七個地獄出來的惡鬼！

× × ×

雪從天飛舞，風仍急。

沈勝衣衣袖飄展，風雪中落在地上。

天地間的殺氣一刹那彷彿濃重一倍！

沈勝衣身形才着地，一個人已向他徐徐走過來。

薛永昌！

九歲的孩子，心腸却比狠子還狠毒！

他向着沈勝衣一步一步走過去，眼中忽然又兇光盡失，竟露出了笑容。

既可愛，又天眞的笑容。

看見這種笑容，沈勝衣只覺得心頭一冷。上過一次當，已經足夠了。

他瞪着薛永昌，突喝道：「停步！」

薛永昌收住脚步，笑着道：「我今年只得九歲。」

沈勝衣道：「我知道。」

「九歲還是一個孩子。」

「我沒有說你不是。」

「一個九歲的孩子可以說仍然什麼都不懂。無論我做了什麼事情，也是值得原諒的。」

「哦？」

「所以你一定不忍心傷害我．何況你還是一個俠客。」

沈勝衣道：「你對我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只是不想你殺我。」薛永昌舉起了脚步。

沈勝衣厲聲喝道：「再走前一步，我立即殺你。」

薛永昌脚步一頓，問道：「你眞的是那麼狠心？」

沈勝衣道：「你雖然不懂事，却已懂得殺人。」

薛永昌道：「我從來沒有殺過人。」

沈勝衣道：「你那把毒刀也從來沒有刺過人？」

薛永昌道：「只刺過你。」

「一刀刺我不死，想再刺我一刀？」

「豈敢。」

「你是想走近來好待其他人動手？」

「我就是走過來，有什麼影响？」

沈勝衣道：「我若是不忍心殺你，你站在我身旁，我的身形就會大受影响，而

且還得時刻防備你那把毒刀突然刺來。」

薛永昌眨眨眼睛，道：「眞的麼？」又跨前一步。

沈勝衣瞪着他，道：「你認爲我眞的不忍心來殺你？」

薛永昌點頭，再一步跨前。

沈勝衣人劍突然飛出。

劍光一閃，薛永昌握着毒刀的那隻右手登時兩斷！血如泉湧。

劍快如閃電，薛永昌幾乎完全不覺得疼痛。他突然覺得疼痛，目光一落，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由得一聲慘叫。

沈勝衣冷笑道：「小小年紀心腸已經如此狠毒，我雖不忍取你性命，却忍心斷你的右手，免得你再用這隻手去殺人！」

薛永昌還未聽完，已經昏倒地上。

他那個母親立時叫起來，兩手短劍往地下一擲，道：「姓沈的，你害我兒子，我跟你拚命！」

她發狂一樣空手衝了過去，她一副愛子情切模樣，手中又沒有兵刃，若換是第二個人，說不定會避開，甚至寧可捱她三兩拳，給她消消氣力。

沈勝衣却是一劍刺過去！

那個女人衝前的身形立時一頓，手中刹那間出現了一對短劍！

她袖中原來還有另一對短劍！

沈勝衣的劍却只是刺到一半，便已收回，冷笑道：「你若然眞是愛子，第一件事就是替他將傷口包裹起來。」

那個女人道：「我要你的命！」雙劍交剪，刺向沈勝衣！

沈勝衣一劍震開，冷顧薛長生，道：「老匹夫，你還有什麼詭計？」

薛長生一聲怪叫，道：「好個聰明人，對付你看來只有一種辦法了！」

沈勝衣左手劍一旋一落，叮叮兩聲，又將那個女人刺來的另兩劍震開，道：「是什麼？」

薛長生雙眉一揚，頭上的暖帽，突然飛起，一頭白髮刺蝟一樣疾豎起來。

他厲聲應道：「拚！」

一個「拚」字出口，所有人一齊撲前去！這次薛長生也沒有例外！

兩個家丁兩支鍊子槍飛射，丫環兩劍中攻，薛允飛身一拔兩丈，雙袖兩蓬毒針當頭射落！

薛長生人如怒鵰，却是撲向那個孩子薛永昌！

救人？

沈勝衣一聲冷笑，手中劍一展，再次震開那個女人的兩支短劍，再一引，搶入空門！

那個女人驚呼未出，劍已穿心，當場氣絕！

沈勝衣半身一側，欺入那個女人的懷中，正好躲開凌空射來的兩蓬毒針，左右刺到兩支鍊子槍！

他左手旋即一曲，一肘將那個女人撞飛，身一矮，丫環的軟劍頭頂刺空，劍一翻，哧的乘隙刺入了那個丫環的咽喉！

薛允眼裏分明，大喝道：「好！」凌空一折轉，又是兩蓬毒針擊下！

沈勝衣貼地一個鯉魚翻身，閃開毒針，再一車身，已到了一個家丁面前！

那個家丁鍊子槍當鞭用，迎頭抽落！

叭一聲，鍊抽在地上，冰雪四射。

沈勝衣已閃開，閃到那個家丁的右側，左手劍迅速刺入那個家丁的右脅之下！

一刺入即拔出。

那個家丁的身子還未倒下，沈勝衣的身子已烟花火炮一樣射入半空！

一蓬毒針幾乎同時在他脚下飛過。

他一拔丈八，凌空一個觔斗，就與薛允再拔起的身形相遇。

這樣接近，薛允的毒針再也無法出手，他雙手一翻，各自多了一柄藍汪汪的毒刀，一齊扎向沈勝衣胸腹！

震開刺來毒刀，突然又一個觔斗從薛允頭上疾翻了過去！

薛允雙手一翻「野火燒天」，雙刀上插！刀才揷出一半，他的額前突然中裂，一股鮮血噴出！

沈勝衣翻身之間，已一劍將他的頭斬爲兩片！

人刀一頓，凌空飛瀉落地！

沈勝衣身形亦落！尚未着實，一條人影已然飛來。

薛永昌！

這個孩子已經昏迷過去，這時候乃是抓在薛長生的左手中。

薛長生在薛永昌之後，神態猙獰，左手抓住薛永昌的後腰，右手五指如鈎，蓄勢待發！

孩子身輕，他雖然抓住在手中，對他的身形並沒有多大影响。

沈勝衣雖然劍快，但見是這個孩子，如何刺得出去，只有閃避！

一支鍊子槍即時在他身後飛來。

沈勝衣耳聽風聲，身形急轉。颼的鍊子槍在右脅下，裂衣而過。

薛長生的右手緊接抓至！爪未及，勁風已壓體！

沈勝衣左手劍一挑，刺向抓來掌心！

他反應靈敏，出手迅速而準確。

可是薛長生竟然同樣迅速，電光石火之間，竟然以左手抓着的薛永昌擋在右掌之前！沈勝衣收劍不及，劍「奪」的刺入薛永昌的胸膛一寸。

薛長生右手却就在那刹那暴長，劍立時從薛永昌後背穿出。

薛永昌痛極昏迷中甦醒，一聲慘聲，當場氣絕。

沈勝衣內心一寒！劍勢不由得一慢。

這樣殘忍的人是第一次遇上。

他一慢再拔劍，已經拔不出來。

薛長生的右手五指，已經拑在了那支劍的劍鋒，半身立轉，左手鬆開薛永昌，疾擊沈勝衣！

沈勝衣右臂已傷，劍又被揑住，欲擋這一掌也不能，只有鬆手棄劍才能閃避！

可是鍊子槍這時候却又飛出，封死了沈勝衣的退路，而且威脅於他的生命！

槍刺向後心！

也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刹那，「崩」的一聲，沈勝衣的劍突然中斷。

他以內功硬將特劍震斷，身形亦因爲這一震，向側一偏，颼的槍裂衣飛過，槍鋒在沈勝衣的胸膛割開了一條血溝！

槍上無毒，只是疼痛！

亦因爲沈勝衣這一偏，薛長生擊空。

沈勝衣倒抽一口冷氣，右手一翻，斷

劍脫手飛出，飛向那個家丁。

劍如流星！

那個家丁一槍傷了沈勝衣，歡喜尚未來得及，斷劍已奪的刺入他的咽喉！

這一截斷劍的劍鋒兩寸也不到，但已足致命！他一面笑容，刹那僵硬，仰天疾倒了下去！

沈勝衣一劍飛出，人亦飛出，撲向地上的一支軟劍。

颼的一道寒光追踪擊至！

那是薛長生捏在手中的劍尖。

沈勝衣耳聽風聲，半身疾閃，叮一聲，斷劍正擊在那支軟劍之上，竟硬將那支軟劍擊成兩截。

沈勝衣心頭一凜，薛長生人已撲至，雙爪如飛，風聲呼嘯。

沈勝衣身形亂閃，連閃左七右八十五抓，裂帛一聲，左肩已然被薛長生右手的第九抓連衣衫帶皮肉撕下一片。

鮮血染紅了他的白衣。

薛長生桀桀怪笑，道：「你右臂不能使用，左手又已有劍傷，如果也打你不過，我雙手也算白練了。」說完這句話，他已抓出了七七四十九抓！

沈勝衣身上又傷兩處！

薛長生更加得意！雙爪攻勢更凌厲。

沈勝衣險死還生！

他浴血閃避，薛長生却是如影隨形！以沈勝衣身形的迅速，他竟然能够追及。沈勝衣甚至無法拾取散落在地上的兵刃。他一退再退，退到了塔門之前，身上已再添兩處傷口！

薛長生大笑不絕。

也就在這個時候，半空中一聲嬌叱，一道寒光，凌空疾向薛長生頭頂斬下。

一把刀。

武三娘右手的刀！

胭脂武三娘塔上看得清楚，一見沈勝衣斷劍，大驚，不由自主雙雙越窗撲下！

武三娘人在窗外，才知道胭脂也跟了出來。喝道：「回去。」

可是胭脂這時候那裏肯聽。

她只有搶先撲擊！

薛長生耳聽風聲，身一偏，右手一抄，竟就抄住了武三娘的刀，右脚同時閃電般踢向武三娘的左膝上，武三娘悶哼一聲，飛跌丈外，張嘴一口鮮血，一時間竟然站不起身子。

胭脂的劍即時刺到！刺向薛長生咽喉。薛長生左掌一翻，拇食指一夾，就將劍尖夾住。

胭脂驚呼拔劍，一拔不動！

薛長生目光一閃，笑問道：「你就是胭脂？」這句話出口，他的右手已抓向胭脂咽喉。

沈勝衣及時撲返，一見危急，顧不得那許多，左手一拳橫截薛長生的右臂。

薛長生抓向胭脂的右手，突然一縮一翻，反抓住了沈勝衣的左拳，詭異的一笑道：「我這隻右拳，不是要殺胭脂，是要等你的左手送上來。」

沈勝衣暗運內力，可是左手如包在鐵中，竟無法掙脫！

薛長生斷喝道：「你以這隻左手名震江湖，今日我就斷你這隻左手！」

語聲一落，右抓收縮！

正當此際，「嗤嗤嗤」的一陣破空聲驟響！

薛長生刹那雙手齊鬆，左右雙臂之上鮮血飛濺，左四右五一字嵌着九枚銀鏢！

鮮血四射！

沈勝衣急忙偏身，左手一帶胭脂的腰肢，貼地疾滾了出去！

薛長生左右雙脚同時踢到，一齊都踢空。他雙脚一頓霍地回身道：「龍飛。」

一個人標槍一樣站在他身後，正是龍飛。

龍飛一面倦容，聲音却仍响亮，道：「你若不是一心捏碎沈勝衣左手，我九枚飛環絕不會如此輕易擊中你的手臂！」

薛長生道：「一劍九飛環果然名不虛傳？」

龍飛道：「過獎！」

薛長生道：「你終於及時趕到來。」

龍飛道：「我走運，途中遇上了一隊商客，强買了他們四匹健馬。」

他大笑接道：「四匹健馬三匹中途跑死，最後的一匹亦在寺外不支倒地，但是我還有一雙脚！」

薛長生道：「你們都走運，我却是倒霉了。」

沈勝衣道：「你雙臂已重傷，我們二人即使不聯手，也可以殺你。」

他左手已取過胭脂的長劍。

薛長生看在眼內道：「我相信！」

他仰眼望天，倏的笑起來，道：「由今天開始，我這個地獄刺客，應該名符其實的了。」

笑語聲未絕，他眼耳口鼻之中，突然鮮血怒射！仰天倒下！

龍飛道：「好！」

胭脂道：「爹，他是幹什麼。」

龍飛道：「自斷經脈，自行了斷。」

沈勝衣到這時候，才吁一口氣。

龍飛目光一掃，面容一黯，道：「只剩你們三人？」

沈勝衣點頭無言。

龍飛目光一落，道：「兄弟，你傷得怎樣？」

沈勝衣笑道：「痛得要命，却是死不了。」

龍飛轉顧道：「三娘又如何？」

武三娘道：「不要緊。」掙扎着從地上站起身，却是搖搖欲墜。龍飛上前一把扶住，武三娘不由自主的嬌臉一紅。

胭脂連隨走了過來，關心的道：「爹，路上有沒有受傷？」

龍飛道：「沒有。」伸出另一隻手將胭脂摟住。他的目光再落向沈勝衣道：「兄弟，恕我只得兩隻手。」

沈勝衣大笑：「你若是有三隻手，豈非變成了怪物？」

龍飛不禁失笑道：「你傷成這樣，居然還笑得出來，我實在有些佩服你了。」

沈勝衣目光落在地獄刺客屍身之上，道：「能够誅殺這地獄刺客，莫說傷，就算死，我同樣會開懷大笑的。」

龍飛道：「希望公孫二弟他們聽到你這句話。」

沈勝衣道：「相信他們已經聽到。」

說着他仰首望天。

漫天風雪。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一）



妙語譏紅粉　奇功懾嬌嬈

在北國飛揚的塵沙中，朔風勁列，吹在人臉上有着如同針刺的感覺，也不過才中午過去沒多久，天陰沉沉的有雪意，人蜷縮在馬背上，盡量地縮小體積來抵禦寒氣。

倒是奔跑的牲口身上冒着騰騰的水霧，鼻中呼出團團的白氣，間或有人發出嘟嘟的喝聲，那是爲了催促因久馳而慢下來的馬，趕着牠追上前面的行列。

這是一隊很長的行列，兩匹馬並行爲一列，前後相距不到兩丈，幾乎是馬頭咬着馬尾，接連有幾十丈長。

馬上的人幾乎清一色穿着猩紅色的斗篷，猩紅色的風帽連在斗篷上，包住了頭，猩紅色的面罩擋住了大部份的臉，除了眼睛外，再也看不見更多的了。

每個人的肩上都揹着亮幌幌的大刀，沒有刀鞘，雪亮的刀身被猩紅的底子襯得特別耀眼，刀柄上飄着長長的紅綢，形成了一支奇特的隊伍。

時節已近年下，這條官道上的行人很多，絡繹不絕，多半是趕着回家的，有的騎着牲口，有的挑着擔子，有的更還趕着騾車，可是他們老遠聽見了蹄聲，望見了在塵霧中的紅影後，竟自動地紛紛讓路，屏息地停在路的兩邊，空出中間的道路，當行列通過他們面前時，他們都一個個地低下頭，連望都不敢望一眼。

行列過去，有個八九歲的小孩子，可能爲了好奇悄悄地溜了一眼，這時更爲好奇地道：「娘！怎麼騎在馬上的都是些大閨女跟小媳婦兒……」

話還沒說完，就被他的母親用手掩住了口，而且在他的小腦袋上鑿了一個爆栗，低聲地罵道：「小雜種，你不要命了，就是你的眼睛尖，瞧得眞！」

小孩子莫名其妙地挨了打，雖然覺得很寃枉，但是看了大人的臉色，似乎自己犯了大錯似的，也就不敢開口了。

這時，靠近有輛大車，車簾垂下，趕車的是個老漢，也像其他的人一樣垂下了頭。

低垂的車簾忽然掀了起來，伸出了一個年輕的男子的身影，臉色蒼白，穿的衣服很華貴，大概是那家的唸書的闊少爺，他搴着車簾，極目向前望，却只能看見一片揚起的塵影，已經看不見甚麼了，他好像很失望地問着趕車的老頭兒：「老楊，敢情那過去的馬上都是些女的？」

聲音很細，很微弱，顯得有氣無力，老頭兒連忙道：「少爺，沒有的事兒，您別聽小孩子胡說。」

年輕人不信地道：「小孩子才不會胡說，他們看見甚麼就說甚麼，倒是大人的話靠不住，你看看這些人，一個個都嚇白了臉，好像遇上甚麼兒神惡煞似的，難道那批騎馬的女人都是土匪盜賊，動不動就要殺人的。」

他這番話不打緊，把旁邊的人都嚇着了，急急忙忙地離開了他的車子，唯恐會

沾上甚麼霉氣似的。

老頭兒急得直搓手，不知怎麼才好，年輕人却如同未覺，詫然地道：「這是怎麼了，好像我出了疹子，怕傳染給他們似的，一個個全都躲開了，我三歲時已發過天花了。」

儘管這年輕人如此地解釋，但是走避的人反而離開得更快，他急得撩開車簾，跳了下來，一看先前說話的小孩子也被他母親拉着，急急地離去，他追上去，拉住那個小孩子問道：「小弟弟，你看清楚了，那馬上的都是女的？」

小孩子的母親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撥開他拉着小孩子的手，飛快地走了。年青人詫然地道：「這是怎麼了，老楊，是不是我臉上長了甚麼怕人的東西？大家才怕見我！」

老頭兒只有嘆着氣道：「少爺！別胡鬧了，快上車吧，老太太在家裏等着呢，回去晚了，又要害她操心了。」

「不會的，她要我出來散散心，怕我在家悶壞了，你忘記了，這次我不要出來，是她硬叫我跟你一起去收帳的！」

「是啊！老太太心疼您，怕您在家裏悶着了，要您出來散心，可是今天是說好回去的日子，老太太一定起早就在門口等着了，您忘了臨走的那一天，她還再三吩咐，要老奴好好地侍候少爺，事兒辦完了，早點回去！」

年青人好像記性特別好，而且有股死纏夾的毛病，笑嘻嘻地道：「你也別忘了，奶奶同樣也說過，要是我興緻好，喜歡甚麼地方，就玩兒兩天也不打緊。」

老頭兒眞急了：「少爺，一路上過來，多少好玩的地方，我問您要不要歇下，您一個勁兒的搖頭，情願躲在屋子裏睡覺，要不就關在車子裏看書，這會兒在大路上風沙又大，您又有甚麼個流連頭呢！」

年青人一直伸長了頸子，望着前方，這時候不用說那一隊人馬看不見，連躲在路旁的行人也都走得離他遠遠的了。

年青人這才垂頭喪氣，沒精打采地爬回車子裏，口中咕咕噥噥地道：「好，聽你的，不在路上流連，咱們上路回去好不好，我的肚子餓了，上前面找家飯店打尖去！」

老頭兒只要他不再問長問短，甚麼都可以依他，連忙道：「成，成，再往前十來里就是彭城，咱們到了彭城就停下來，好好地吃上一頓！」

年青人攀住了車帘，笑笑道：「這句話你最聽得進了，我記得彭城有家叫老長興的酒樓。賣醬騾肉最出名，外帶最純的二鍋頭，咱們就上那兒打尖去。」

老頭兒大概對這個最感起勁，紅紅的酒糟鼻子上冒出了紅光，等年青人坐好，他立刻上了車轅，揮動鞭子，吆喝着那頭大青健騾快步急奔。

騾子脚程好，車子好，要不了多久，他們已經追上了那些先走的人，老頭子一面揮鞭吆喝着，一面還喊着：「借光！借光！」

他的控御技術很好，牲口也聽話，幾乎人畜成了一體，有一點隙縫，他們就擦着擠了過去，雖是彎彎扭扭地找着路走，却沒有碰到一個人，有時因爲太擦近了，把走路的人嚇了一跳，他們開口要罵人時，忽然看見年青人在車帘中露出臉來，和善地笑着，點着頭，而且，也認出這正是先前那個愛說話發問的年青人，立刻就不開口了。

對那一列紅色的騎士們，他們是爲了畏懼，不敢開口談論，對這輛車子上的年青人，他們則好像怕沾上了霉氣，也不願意多搭理，就這麼讓車子滑過了。

彭城縣城在望，老頭子的車子趕得更起勁兒了，不僅是爲了能好好地吃喝了一頓，也爲了彭城老長興酒樓的彭掌櫃是他幾十年的老朋友，可以好好地聊聊，叙叙舊，但最重要的是他避過了一場麻煩。

他知道車上那位少爺的脾氣，假如知道了那一隊騎士的身份後，很可能會問長問短，然後接下去會鬧出甚麼樣的事兒，那就誰都不敢預料了，雖然他東家在江湖上的身份與地位，不在乎鬧點小麻煩，但是他也記得老夫人在出門前，一再地叮囑吩咐，要他千萬留神照顧着點兒，千萬別讓那少爺惹事兒，並且老夫人的話也使他感到不安。

「老楊，你也在江湖上打過滾的，我可一直拿你當自己人，雖然你自己客氣，要以下人自居，但是我絕沒有那個意思，這兩天俊兒的叔叔們要回家，好像外面又發生了甚麼事，看來很緊急似的，所以我不讓俊兒在家，要他跟你出去轉轉，可千萬別讓他再惹上甚麼麻煩了，我們家就是這麼一條根了，我不想他再在江湖裏闖，所以連武功都沒叫他認眞地練，老楊，我這份心意，你是明白的。」

老楊的確明白，因爲他自己就是在江湖上打過滾，吃過虧的人，要不是老主人伸手拉了一把，他不但要賠上自己的老命，還可能要連累了一大串的人……

才想到這兒，他忽然地臉色一變，神情先是怔了一怔，接着他就急急地加鞭，想把車子快趕過去。

可是已經遲了，那年青人已經拍着車帘叫道：「老楊，你走過頭了，老正興不就是在街頭上嗎？」

老楊當然知道老正興在街頭上，可是他不敢停下，因爲他也瞧見了他的老朋友，那個胖胖的彭掌櫃，站在門口向他直翻眼，却沒打招呼。

大家都是幾十年的老江湖了，用不着言語，就知道那裏面有麻煩，叫他遠避着點兒。

老楊在趕車疾行的時候，一面在心裏嘀咕着，一面也在唸佛，希望老天爺帮忙，車上那位少爺沒注意到這一點。

可是後面這一敲，他知道老天爺並沒有太帮忙，那個討厭鬼還是發現了，不但發現了，而且掀起了車簾，準備往下跳了，老楊只得急勒住了騾子，使車子停下，回頭笑道：「少爺，我忽然忘了，今兒個是臘月十五，是我吃齋的日子，不能動葷酒！」

年青人一跳了下來笑笑道：「這倒是的，我忘了你是信菩薩的，這可萬萬不能冒瀆的，像我們初一那天出的門，你就大吃大喝了一頓，要不是菩薩保佑，你那有這麼好的口福，幾十歲的人了，還能啃下兩隻肥燒鷄？」

老楊一下子怔住了，這是他隨口謅出的一個理由，其實他信佛拜佛是有的，也不過在閒時佛前一炷香，唸兩句阿彌陀佛而已，茹素吃齋是從來也沒有的事，隨口抓了這個題目，他還很得意，以爲這下子一定能搪過去了。因爲老太太是很虔誠的信士，對這種事一向很認眞，而這位少爺自小兒跟着老太太，雖然不像老太太那麼虔敬，但是早晚一炷香，倒是挺恭敬的，那知道自己一開口，說了十五忘了初一，偏又叫他給逮住了。

年青人瞧他張口結舌的窘相，笑笑又道：「何況你吃素，我可沒吃素，你不吃肉，我可要吃肉，剛才老正興的掌櫃彭胖子在門口對你直飛眼兒，人家可是你的老朋友，這麼熱心歡迎你，你倒端上架子，理都不理他……」

敢情這小伙子瞧得清清楚楚的，老楊在心裏直叫苦，口中却不知怎麼說才好，看見年青人轉身向老正興走去，老楊更爲着急了，連忙叫道：「少爺去不得！」

小伙子站住了脚，道：「哦！又是爲甚麼？」

老楊結結巴巴，到了最後，將心一横，乾脆實話實說了：「少爺！剛才彭胖子在門口我看見了，我也不是甚麼吃齋，因爲老彭他直向我打眼色不要我們前去！」

「哦！他不開口，就是霎霎眼，你就知道是甚麼了！」

「是的，少爺，老彭跟我有幾十年的交情了！」

「這我知道，當年你們在一塊兒開過雙義鏢局，好像還挺有名氣，到現在提起了徐州金刀俠楊公直跟彭城雙鞭將彭奇，老一輩的人都還記得！」

老楊楊公直嘆了口氣：「這些老古話了，提起來都丟人，您看看我這樣子，還像甚麼金刀俠！」

年青人笑了起來：「的確不太像，你跟老彭該把名號換一換才對，他可成了金刀俠了，整天操刀切驢肉，你呢，一根鞭子趕驢子，一根鞭子打你自己，不折不扣的是位雙鞭將了，我說的可對？」

楊公直的臉色微微一變，畢竟是個成了名的江湖人，難以忍受這種當面奚落。

但是年青人像是看穿了他的心事，他還沒開口，年青人已搶先說道：「老楊，也許我不該說這種話，可是你自己看看，咱們家裏連奶奶在內，沒人對你不客氣，我的那些叔叔們，見到你還是恭恭敬敬地叫你一聲老爺子或是前輩，是你自己硬要把自己憋得那份兒窩囊勁兒……」

楊公直再度一嘆，道：「少爺！我也不是妄自菲薄，實在是對江湖上的事兒寒了心！」

「這麼說你是在江湖上栽過跟頭。」

「豈止是栽跟頭，差點連老命也送了，還得賠上老彭的一條命，跟他家裏大大小小十來口兒，幸虧老主人及時義伸援手，才算沒叫我抱憾終身而死不瞑目。」

年青人點點頭，同情地道：「說的也是，可是你到底還是比我爺爺强，他在江湖上闖了一輩子，結果不但賠上他自己的一條命，還連帶賠上了他的兒子，他的媳婦兒，他的兩個女兒跟好幾個徒弟……」

楊公直忙道：「我怎麼能跟老主人比，老主人俠名滿天下，爲了揭發毒龍教的陰謀，傾南宮世家的全力跟毒龍尊者周旋，最後雖然被他們用詭計所乘，但是他仍然負傷力拚，搏殺了邪道第一高手毒龍尊者，被天下武林道共尊爲俠中之聖，在鳳陽的家到現在仍然被尊爲天下第一家，那五個字是九大門派，三宮六堡以及江南十三世家合議共贈的，武林中誰不尊敬！」

年青人淡淡地道：「那五個字也是我爺爺，我爹娘，還有兩位姑姑以及幾位叔叔用命換來的！」

老楊怔了一怔才道：「是的，少爺，正因爲那代價太大，所以南宮世家才不想繼續再付代價了。」

年青人淡然地道：「所以你才一再地阻止我惹是生非，是怕我行爲不端，有虧了南宮世家的盛名！」

「不，不，怎麼會呢，少爺自幼就在老夫人的管教之下，誰不誇一聲佳子弟，敬老恤貧，仁慈心腸……」

「那就是我的名字寫錯了，我不該叫南宮俊！」

「這個名字還是老主人起的，叫起來挺響亮呀，少爺認爲那兒不妥當了？」

「名字沒甚麼不妥當，而且因爲這是先人所命，我也不能再換個姓，不做南宮家的子弟！」

「南宮世家的子弟，到處都受人尊重，少爺怎麼……」

「老楊！你也是江湖人出身，就該明白，並不是南宮世家這四個字值得人尊敬，而是因爲南宮世家的人，爲武林正義流過血，盡過力，而且現在還在爲此盡力，假如我們一無事事的話，南宮世家很快就會被人忘記，我住在那個家裏面，你說我應該躲懶嗎？」

楊公直沒有話說了，頓了一頓才道：「老夫人的意思是少爺現在年紀還輕，而且撐持南宮世家的責任還有人擔負，用不着少爺去操心！」

「我知道，六位叔叔整年在江湖上奔波，就是在爲着武林正義在忙碌，在爲着南宮世家的榮譽而獻身獻力，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是姓南宮的！」

「少爺，你怎麼這樣說，他們都是老主人的弟子。」

「我沒有不敬他們的意思，也沒有見外之意，他們都是我的長輩，不折不扣的，都是我的叔叔，只是他們在爲南宮世家拚命流血流汗的時候，我這個南宮世家的子弟却在家中坐享其成，我認爲沒有這個道理！」

楊公直不知道該如何說下去了，南宮俊的言詞更爲犀利了：「還有，彭奇不但是你幾十年的老朋友，也是你當年共過生死的伙伴，現在他有了麻煩，你也不該當作沒有看見，霎霎眼睛就算過去了。」

「少爺，霎眼睛的是他，不是我，他

向我雯眼睛，只表示他的店裏有麻煩，並不是他本人有麻煩，事實上他也已經放棄了江湖生涯，老老實實地做生意，沒有人再會知道他就是雙鞭將彭奇了，更不會有人去找他的麻煩！」

「那麼他的店裏就不該有麻煩了。」

「那也許是別的人在他店裏談甚麼事，解決糾紛。」

「你只是忖測而已，究竟是怎麼一囘事你並不知道！」

「等我們囘到家裏，就會知道的。」

「為甚麼不現在去看看，立刻就知道，萬一眞要發生了甚麼事，再謀求補救就來不及了。」

說着已經囘頭向老正興走去，楊公直沒辦法，只得又把車子掉了囘來追上南宮俊道：「少爺，去看看可以，只是咱們千萬別魯莽，一定得弄清內情再作處置。」

南宮俊笑笑道：「那當然，其實我也不是喜歡管閑事，只是肚子餓了，想到那兒去，痛痛快快吃一頓醬驢肉，你是老江湖，一切自然還是聽你的！」

南宮俊的囘答是很可人意的，但是楊公直却沒有因此而放心，他知道這位少爺的脾氣，雖然答應的事不會改變，但是在重要的節骨眼兒上，他總有一套自圓其說的理由，把先前答應的事完全推翻，而且他提出的理由，還是絕對鐵定而無法再加以駁倒的。

為了他這份鬼精靈，老夫人對他特別鍾愛，也對他的行為加以很多拘束，不讓他接觸江湖上的事，因為他太好動，太聰明，甚麼事都一點就透，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也因為如此，他在武功上並沒有下多少苦功，以這樣的性情去涉足江湖，縱使南宮世家盛譽山重，恐怕也難以應付他惹起的麻煩。

最困難的是老夫人對他太過寵愛，家裏關久了，看他抑鬱不樂，又放着他出去散散心，每次出去，總要派兩三個妥愼可靠的人跟着，盡量不讓他接觸到那些江湖事故，總算平平安安，沒發生甚麼事，這次因為江南武林中事情突然多了起來，府中的人手勻不出來了，才把這件陪伴的差使落在自己頭上，那知道偏偏就遇上了麻煩。

楊公直一面把車子趕向老正興，一面在心中暗暗禱告，盼望上蒼保佑，不要是什麼太大的麻煩！

但是楊公直也不敢太樂觀，他知道自己的老伙伴彭奇也不是什麼沒見過世面的，他雖然收起了江湖人的身份，在這兒開酒樓，江湖上的老朋友多少也還有個連繫，等閑的麻煩，不會找上那兒去的！

來到老正興的門口，楊公直的心更往下沉了，因為他看見了馬槽中的一溜紅色的駿騎，正是先前在路上碰到的那一列女煞星，胖胖的彭奇還站在門口，對他們的去而復返，投過了含有責問的一瞥。

似乎怪楊公直不該再囘來似的，楊公直苦不能明談，只有報之一個苦笑。

但南宮俊已經從車上跳了下來，還很親暱地上前拍拍彭奇的肩膀，捏了一下他的胖肥帮子：「老彭！你怎麼越來越發福了。我看八成兒是你把店裏醬驢肉的精華沒捨得賣給人家，留下自己吃了，你可不能這麼小氣，我們是眼巴巴的趕囘頭路來的，快把店裏的好酒好菜弄上來，而且還得你自己下厨弄去，你店裏的大師傅手藝雖然不壞，比你還差了一把火候……」

彭奇只得苦笑道：「少……爺，今兒實在抱歉，店裏沒空，上下都叫人給包了下來，你改天來，我一定好好地弄上幾味拿手菜，專誠侍候你！」

南宮俊笑道：「老彭，說這話可就不够交情了，我們是多少年的來往，難道你還當我是客人不成，店堂裏沒空，我們上你帳房裏喝去，你放心，你的那個渾家我管她叫大嫂，我絕不能對她不規矩。」

彭奇除了苦笑之外，也只有乾瞪眼的份兒，他伸手想攔阻，可是南宮俊的身法奇快，就差那麼一點，沒叫他攔住，而且一幌就進了店堂。

老正興是很像樣的一家店樓，分上下兩進，樓上是雅座，樓下是普通的客座，都有二十來副座頭。

南宮俊進了店堂一看，黑壓壓的二十幾張桌子上，都三三兩兩的坐了人，而且都是清一色的堂客，有梳着髻的少婦，也有梳着大辮子，額前捲着劉海的大姑娘，年歲也都不大，最多的也不過三十出頭。

滿室少艾，應該是一副極其香豔的圖畫，可是又不然，這些堂客們幾乎穿着一色的鮮紅勁身衣服，鮮紅的大氅脫下來團放在一邊，每人面前是一柄明晃的大刀，顯得殺氣騰騰，一百多隻眼睛，也像是一百多柄鋒利的刀子，射在南宮俊的身上。

可是南宮俊就像是沒瞧見似的，也像是忘記了她們就是先前在路上見過，他還特別感興趣的那一隊騎士，若無其事的囘頭朝門口的彭奇笑道：「老彭，還眞有你的，生意越做越發了，你看這滿堂紅。」

一面說着，一面往樓梯口走去，忽而刷的一聲，兩柄大刀交义地擋阻住了他的路。

刀是握在兩隻雪白的手中的，手是長在兩名穿了一身紅的少女身上的，兩個女孩子都是十七，八歲年紀，長相也挺俏麗的，高鼻樑大眼睛，小的那個還有着一對彎而細的柳葉眉毛，紅噴噴的臉頰上還隱隱的可見一對淺淺的梨渦，可以想見她笑的時候，這對酒渦一定很深，很迷人！

只是她現在並沒有笑，而且臉上冷得可以刮下一層霜來，她的聲音很尖，很脆，很悅耳，只是語氣不太友善：「站住！不准上去，難道那個胖子沒告訴你，這家店給我們包下了，不再接待其他客人！」

南宮俊像是吃了一驚，朝後退了兩步，然後才道：「說過了，我還以為那胖子是在開玩笑，那知道是眞的！」

「現在你知道不是開玩笑，可以出去了！」

南宮俊笑道：「就算不是開玩笑，我也不能出去，那胖子跟我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我可不是來做客人的，他老婆是我嫂子，我現在要瞧瞧彭嫂子去！」

他邁步又向上跨，幌亮的刀光再度攔住在他的面前，把他又逼囘了兩步：「滾

囘去，你不要命了？」

南宮俊直了眼，像是嚇掉了魂似的，半晌才拍拍胸口道：「我的媽呀！嚇死人了，我說老彭呀，你為了賺錢，什麼客人都接待，像這種兇神惡煞般的客人，你怎麼讓他們進門的，難道你不怕得罪了主顧，以後沒人上門嗎？」

楊公直跟在後面，一瞧樣子就知道準會惹事，急得直搓手，彭奇也是一樣，那少女却眼睛一瞪，長刀突擊，逼近到南宮俊的耳邊，厲聲道：「你說什麼？敢再說一遍看！」

南宮俊對刀鋒似乎怕兮兮的，但他却像是個發了獃性的書呆子，反而一挺胸膛道：「我為什麼不敢說，子曰，自反而不錯，雖千百人吾往矣，妳手中拿着刀子，大了不起殺了我，但是總不能禁止我講理，這店是我朋友開的，你們憑什麼不讓我進來！」

他這麼一硬一叫，反倒把那個少女震住了，舉着的刀也往後挪了一挪，怕被他湊上來碰着了，然後道：「我們怎麼不講理，我告訴你，這地方被我們包下了！」

「我知道，但是我到上面是去探望內掌櫃的！」

「就是要去探望你姑姑也不行，本姑娘已經告訴過你，我們包下了這家店！」

南宮俊笑道：「妳們只是包了下來，可沒買下來吧！」

那少女顯然還沒有聽懂他話裏的含意，瞪着眼道：「我們買這個店幹嗎呀！」

南宮俊笑道：「說的是啊，妳們不過是包下了店堂，說不讓店家再做別人的買賣還可說得過去，可是連店家的親戚朋友都不能來探望，那可太不講理了，總不成要人家為了賺妳們這一天的包銀，把親戚朋友都給囘絕光！」

那少女被他犀利的言詞堵住了口，以她的性子恐怕早就一刀砍下來了，可是她彷彿受了什麼約束，硬是壓住了性子，想要強詞奪理，却又找不到適當的話，一眼見彭胖子站在旁邊，精神就來了，光朗朗大刀一指，厲聲道：「店家，我們進來時是怎麼吩咐你的，你那兒攬來了這麼一門混親戚，你跟他說說明白。」

彭胖子只有訥訥稱是，臉色十分尷尬，這一批娘子軍他既惹不起，可是這個小魔王他又何嘗敢得罪呢，因此除了連聲咳嗽之外，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少女等得不耐煩，怒聲催促道：「彭胖子，你倒是開口說話呀，別像是隻刺蝟似的一個勁兒光咳嗽！」

南宮俊却笑道：「他當然不敢說話，誰不知道我這位胖哥兒最怕老婆，而彭大嫂又最喜歡我這小兄弟，前天還託人梢信兒給我，怪我不去看她，這會兒我來了，要是胖哥兒為了生意把我給攔了囘去，囘頭還有他的好日子過嗎！」

彭胖子如釋重負似的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姑娘，很對不起，我家那個母夜义比老虎還兇，我可實在怕她……」

南宮俊笑道：「因此我今天非上去不可。姑娘，妳總不能只出了幾兩銀子，攬得人家夫婦不和吧！」

少女看看彭胖子冷笑道：「很好，彭胖子，你老婆是母夜义，你不敢得罪她，就把我們吩咐你的話擱下不算了，你以為我們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嗎！」

彭胖子又不敢說話了，南宮俊却笑道：「他當然不會把妳看作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哪兒會拿刀殺人的，可是要論到害怕，他的確是寧可得罪妳們，也不敢得罪我彭嫂子，得罪了妳，最多是咔嚓一刀，落個乾凈痛快，得罪了床頭人，那可慘了，可以弄得他日夜難寧，終日如臥針毡，坐立不安！」

彭胖子仍舊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南宮俊見他左右為難，又笑笑道：「胖哥兒，這事兒你也辦不了，我自己來吧！」

彭胖子如釋重負地連聲答應，正待向後退走，那女郎將刀一横，攔住了他的去路沉聲道：「慢着，你是掌櫃的，店裏的事兒你不管，倒叫個外人來混攪！」

身形快，出刀穩，可見這少女的武功底子還眞紮實，可是南宮俊也出手了，他的手法既不出奇，也不快，却合乎一個準字，不但部位準，出手的時間也準，左手輕輕一擺，托住了少女的刀背，把她的刀鋒推了開去，右手却推向了彭胖子。

「胖哥兒，你走你的，別理她們！」

少女的刀鋒一轉劈出，却因為南宮俊那一推很妙，使她的勁道與部位都岔了道兒，只變成了虛空一揮。

彭胖子跑出了老遠，那少女臉上變了色，大聲叫道：「攔住他！」

店中站起了五六個女子，光郎郎大刀急響，圍住了彭胖子，而首先發話的少女却發了急，轉過刀來，再次地向南宮俊，沉聲喝道：「臭小子原來你是存心來找碴兒的，本姑娘饒不了你！」

這一刀又狠又猛，自上而下斜劈而至，南宮俊手中除了一把摺扇，可說是手無寸鐵，那柄摺扇只是一般讀書人通常用的竹骨絹扇，也作不了兵刃。

可是南宮俊却穩得很，對劈來的這一刀像是根本沒看見，兩眼望着那少女，臉上帶着從容的微笑。

就是這一份從容使得少女心神一慄，在刀鋒離南宮俊還有尺許時，拚命斂勁想煞住撤招，可是她先前用力太大，招式已老，怎麼樣也難以完全收囘了。

勉強抽後了一點，正鋒拉後，刀尖貼着南宮俊的胸前劃過，刷的一聲輕響，把他雪白的外衣劃開一道口子。

少女自己嚇了一大跳，變着臉色道：「你是個死人，連躲都不會躲？」

南宮俊却像沒事兒人似的，笑了笑道：「姑娘，妳出刀時候，心裏作什麼打算的？」

那少女道：「我作什麼打算，我要劈你個兩片。」

「這不結了，妳的目的是要我死，我若是躲了，豈不是使妳那一刀落空了？」

少女氣急直跳脚叫道：「我跟你無怨無仇，只是嚇嚇你，我要你的命幹嗎？」

對方的口氣一鬆，南宮俊的神色反莊嚴起來了：「姑娘刀劍無情，怎可輕易出手，若妳只是想嚇嚇我，出手的勁道就不

該那樣猛，用式就不該太老……」

「我以爲你會躲開的，你只要往後仰仰身子，這一刀就躲開了。」

「姑娘，妳是個練武的人，而且也不是第一天出道的人，該知道一件事，既是你無意傷人，出手就必須掌握勢子，隨時都可以收回來，如果妳沒有這份能耐，就不能輕易隨便出手。」

話說的並不錯，可是口氣顯得太老氣橫秋，叫人受不了。

少女將眼一瞪，滿臉堆下了寒霜道：「小子，你知道你是在對誰說話！」

南宮俊笑笑道：「我自然知道，我是在對一個差點把我無緣無故劈成兩片的冒失丫頭說話，人命關天，我自己的命當然更關切，難道我不該說兩句話！」

少女再仔細地打量了一下南宮俊，臉色浮起了一層冷冷的笑道：「失敬！失敬！看來閣下是位大名家了，請恕小女子眼拙，有失恭敬！」

南宮俊笑着道：「好說！好說！姑娘太過客氣了，在下只是個無名小卒，從來也沒有在江湖上混過，賤名說出來，姑娘也不會知道……」

少女忽地將臉一沉道：「我諒你也是個沒見過世面的無名之輩，所以才敢用這種態度對三十六紅粉金剛說話。」

南宮俊一臉的笑容，把三十六紅粉金剛在口中連連地念了兩遍，然後才點着頭笑道：「好，好，這個名稱既別緻，又新鮮，紅粉佳人，金剛怒漢，各位居然一身而兼具了，無怪乎一個個都是那麼美麗，又那麼勇武剛健。」

看他這滿臉誠懇的樣子，那少女的氣稍微消了一點，聲音略轉柔和，仰着臉傲然道：「三十六紅粉金剛雖然出道江湖還不到十年，可是已經做過不知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創下了赫赫盛名。」

南宮俊雙手一拱道：「失敬，失敬！難怪我那彭大哥對各位如此恭敬，請恕在下孤陋寡聞，諸多失禮。」

少女的臉色和緩了下來，忍不住想笑，可是立刻又扳了起來。「多少江湖知名之士見了我們都是規規矩矩的……」

南宮俊不等她說完就搶着道：「在下雖非知名之士，可是對江湖上的俠義英雄，最是欽羨不過，而且在下對姑娘也一直客客氣氣，未敢怠慢呀！」

少女的眼睛又瞪得老大：「哼！你還敢說沒有怠慢，我已經告訴你說我們包下了這兒的店座，你還要硬往上去……」

南宮俊微笑道：「不錯，可是做生意講究個兩廂情願，妳們有銀子包店座，至少還得問問掌櫃的肯不肯，而且包店座應該早兩天就來下定，好讓店家有個準備，通知客人，那有臨時說一聲，要店家把客人往外趕的……」

少女又爲之詞窮了。

南宮俊却得理不讓人，大刺刺地道：「我雖是個沒沒無聞的小人物，可是我認爲有理天下去得，咱們把個理字揚出來叫大家評評試看……」

少女當然在道理上抬不出來，可是也不肯認輸，冷笑一聲道：「行，你找人好了，看看有誰說我們的不是！」

店中的客人早已先後脚底抹油了，現在座上全是三十六紅粉金剛中人。

那些女子大概也看出南宮俊是在存心抬槓，一個個把大刀搖得郎郎直響，眼中充滿了敵意望着南宮俊，有人還發出一聲冷笑！

楊公直在一邊直皺着眉頭，南宮俊却一手點到他道：「這位老人家，你來說說看。」

少女沉聲說道：「你倒是很會挑，這老頭兒是跟你一起來的，這自然是帮你，店中還有很多人，你怎麼不另外的再挑一個。」

南宮俊道：「另外全是妳們的人！」

少女哼了一聲道：「我們的人評不得理，你的人却能評理。」

南宮俊道：「不錯，因爲這位老人家雖然跟我一起進來，却未必會帮我，妳們的人保證能够說公平的話嗎！」

少女道：「當然能够，三十六紅粉金剛，那一個說話不是響叮噹落地有聲。」

南宮俊道：「妳這麼說，我就相信妳，現在叫妳們的同伴說好了，只要她們說一聲是我的錯，我回頭就走！」

少女倒是怔住了，雖然紅粉金剛蠻橫不講理已成了習慣，但她們畢竟是非觀念還很清楚，對與錯還不敢妄加黑白。

少女看看自己的同伴，知道她們不敢隨便開口，心機一動，把刀指向楊公直道：「好！老頭兒，你說好了，到底是誰的不對。」

楊公直很作難了，頓了一頓，才說道：「姑娘，老朽如果說了誰是誰非，又能如何？」

南宮俊道：「對啊，分出是非又待如何，如果是我的錯，我已經表示過回頭就走，如果評的是妳們不是呢？」

少女冷笑一聲道：「只要有膽子，儘管說好了，只怕誰也不敢說這個不字。」

楊公直果然悶然不敢作聲，倒是南宮俊毛了性子，冷笑一聲道：「那有這回事，今天我倒非要說一聲，妳們是一羣女强盜，女惡霸，不講理的女橫徒。」

刀環聲連響，至少有七八人都離座圍了上來，南宮俊淡淡微笑道：「如何，我說得一點都不錯吧，妳們就聽不得人家說一句眞話，動不動就揮刀殺人，除此之外，妳們還會做什麼？」

那少女被說得不好意思，厲聲叱道：「退下去，看看妳們橫成什麼樣子，難怪會被人說得那麼難聽了。」

她這會兒倒怪起別人橫來了，完全忘記自己開始時的態度了。

在她這一喝之下，大部份的人都收刀退了兩步，但仍是沒回座，只有一個婦人仍是橫着眼睛道：「五姐，這小子分明是來找碴子的，說不定就是點子，跟他嚕囌什麼，一刀劈了他算了。」

「叭」的一聲，是那少女揮刀，但她的對象不是南宮俊而是那個婦人，幸好她用的是刀身，平着拍過去，所以那婦人的臉上只印上了一塊紅痕，只有刀鋒的地方略劃破了一點皮膚，滲出一點血絲。

然後是那個被稱爲五姐的少女沉着臉道：「三十四妹，妳是剛升上來，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居然輪到妳來告訴我怎麼辦了，閉上妳的狗嘴，給我滾回去。」

這倒是妙事，那婦人的年紀最少也比這少女大上一把，可是她居然稱少女爲五姐，而少女却叫她三十四妹。

這顯示出三十六紅粉金剛不是以齒序尊而是以地位來論高低的，而且她們雖然以姊妹互稱，但上下尊卑分得很嚴，所以五姐可以用刀背打三十四妹，嚴聲訓斥，而被斥的三十四妹連一句話都不敢回。乖乖地退到座位上去了，甚至連臉上的血漬都不敢擦一下，這時另一張桌上坐着個二十上下的女郎却輕輕地道：「五姐！其實三十四妹說得也不錯，約唔的時間已到，對方還不見影子，只來了這個小子，在這兒混攪，很可能就是他。」

五姐冷笑一聲說：「九妹，三十四妹剛升補不久，她說錯話還可以原諒，妳怎麼也跟着她混說了呢？要是讓大姐聽見了，妳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大姐最討厭的就是姐妹們信口開河，對不知道的事混說一通，惹人譏笑不說，還落個無知蠢婦的口實。」

排行九妹的女郎怔了一怔道：「五姐，怎見得我是胡說八道呢，約會我們的橫江一窩蜂是怎麼個樣子，誰也不知道，安知就不是這小子呢？」

五姐冷笑一聲道：「妳倒眞有見識，橫江一窩蜂的眞面目雖然無人知道，但是這個名號已經橫行江湖十年，妳看看他的年紀像在十年前就橫行江湖的樣子嗎？」

九妹被她問住了，五姐理直氣壯地道：「再說這兒的掌櫃彭胖子也是江湖人，而且在橫江一窩蜂手裏吃過虧，對橫江一窩蜂痛恨到了極點，所以我們才選了這個地方跟橫江一窩蜂開盤了，一個談不攏，或許就會動起手來，殺個昏天黑地。因爲彭胖子也沾着那麼點淵源，我們等於是替彭胖子出口氣，即使有點損失，彭胖子也不會太計較，假如這個人是橫江一窩蜂，彭胖子會跟他稱兄道弟嗎？」

她的人雖然橫，但是說話却很有條理，分析也極爲精細透澈。

聽得南宮俊點頭道：「這位姑娘說得很有道理，我雖然不是什麼有名的人物，但是絕不會打家刧舍，殺人越貨，這一點胖哥兒是絕對可以保證的。」

那個叫五姐的少女，因爲南宮俊這一陣發橫，倒是增加了對他幾分好感。笑一笑道：「這位相公，我看得出你是個讀書人……」

南宮俊道：「姑娘別被我身上這一襲青衣唬住了，我雖然讀過幾天書，可祇是唸着好玩，連個秀才都沒混上！倒是舞刀弄劍的事，還盤弄過幾天，可是我家裏的人怕我闖禍，不讓我練下去！」

少女皺皺眉頭，但仍耐着性子道：「你也許學過幾天武，聽人說過一些江湖人的行徑，覺得很好玩，我現在勸你一句，江湖可不是闖着玩兒的，一個弄不好，就得賠上性命，你還是回家去老老實實地讀書吧，別在這兒瞎起鬨了。」

南宮俊道：「多謝姑娘，姑娘說的是金玉良言，我一定記住，原來姑娘們今天是跟個叫什麼橫江一窩蜂的在此約會？」

少女略嫌不耐煩地說道：「是的！現在你都知道了，總不會還搶着要上樓去了吧？」

南宮俊笑道：「那當然，我知道上面會有麻煩，還去找死不成！可是妳們今天跟那個什麼橫江一窩蜂，當眞會打起來不成！」

少女這下子可眞煩了，雙眼一瞪：「你這個人是怎麼攪的，打不打起來，關你什麼事，不相干的事你少問！」

南宮俊笑道：「姑娘，妳別不耐煩好不好，我自然有我的道理，如果妳們在上面好好地談判，我自然不管，如果你們要打了起來，那就關我的事了。」

少女忽然發現了什麼奇事似的盯了他兩眼，然後笑問道：「關你什麼事？」

南宮俊搖頭愰腦地道：「關係大了，彭胖子的這家酒樓是租的我家的房子，要是你們打得厲害拆了樓子，豈不是壞了我家的祖產，我焉得不關心！」

少女冷笑道：「這倒是新聞了，彭胖子闖了半輩子江湖，保了十幾年的鏢，從來沒有出過漏子，雖不說是腰纏萬貫吧，但多少也有積蓄，會向你家租房子？」

「一點不假，姑娘有所不知，他有錢不錯，但是他要開酒樓，總得選個好地點，偏偏他選上了我家的房子，而我家裏有個規矩，祖產絕不准出售，只能借給人家用，所以這棟酒樓的業主就是在下。」

少女笑了一下道：「難怪你比彭胖子還要神氣，敢情你才是眞正的東家呀！」

南宮俊連連搖頭道：「不，姑娘又弄錯了，在下祇是房產的業主，酒樓招牌字號是彭胖子的，咱們各管各的，兩不干涉，比如說吧，他在這兒賣什麼，他有自由，即使他賣死人肉，我也管不了，但是他把酒樓讓人作打架的場所，那就非通過我不可了，我若是不知道，倒也罷了，現在我遇上了，就非管不可。」

「你放心，損毀了你的房子，我們照價賠償，拆了你的舊樓，給你蓋新的。」

南宮俊神色一莊道：「姑娘這話就欠通了，世上有些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有些東西是祖上所遺，尤其是特別愼重，不能輕易損壞，就像姑娘們創下的三十六紅粉金剛字號一樣，要是教人給砸了，再換一個新的行嗎？」

這個排行五姐的少女以她先前表現的性子看，是個很爆烈的人，但是此刻她居然出奇的平靜，笑吟吟道：「不錯不錯！相公說的眞有道理，可是現在我們已經與橫江一窩蜂約好了這兒樓上開盤子，換地方已經來不及了，那該怎麼辦？」

「這個麼……我想沒有多大關係，只要在下在一旁招呼着，萬一你們動起手來，在下可以保護着房子，儘量不受損就行了！」

「哦！相公！你能够招呼得了嗎？我們一動手，就刀劍橫飛，碰上了就斷頭折肢……」

南宮俊笑道：「我可以躲着點。」

少女笑道：「你要是躲在一邊看熱鬧，那還能招呼什麼呢，那可不能光憑喉嚨喊叫兩聲，就可以阻止得了的。」

「假如那個什麼橫江一窩蜂也跟姑娘一樣講道理，我想可跟他好好說……」

少女的臉紅了一紅，因爲她也是這會兒才開始講道理的，南宮俊的話，分明是有譏嘲的意思，所以，她的語氣也轉爲冷冰冰地：「假如他也像我們一樣不講道理呢？」

南宮俊淡然道：「那也簡單，兩個山字疊一堆，請他出去，我是這屋子的業主，自然有權把不受歡迎的客人趕出去。」

對方一謙虛，他倒反而傲起來了，五姐差一點又想揮刀砍過去，但是終於忍住了，思索了片刻才道：「說來說去，你是非要上去不可了。」

「不錯！講良心話，我說上去照顧，攔阻，那是空話，我也知道動手拚命時，雙方只想你死我活，那裏會聽見旁人的呼喊，我只不過是去看看熱鬧而已。」

少女笑了，道：「原來你只是想去看熱鬧。」

「是的，眞要拆了房子，我還不是瞧着，大廈之將傾，一木難支，這棟樓房又高又大，一根橫樑斷下來，十個大漢都托不起，別說我這個文弱書生了，房子一定要遭刦，那是數，但是我總得在一邊瞧着，也好對祖宗有個交代，非人力所能挽，我相信地下的祖先也能原諒的。」

五姐笑笑道：「聽你這麼一說，我若是再不讓你上去倒眞成了強盜惡霸了。」

「姑娘說得好，幹的是強盜惡霸，不將陷人於不孝，別的孽都可以作，這陷人於不孝的事千萬作不得的，死後要打入十八層地獄，姑娘年紀還輕，當多積善德，以修來世，萬萬作不得孽。」

少女的牙關咬得緊緊的，若非如此，她一定會氣得直蹦起來，抑制了半天，才勉强地說道：「既是如此，相公就請上去吧？」

她抱刀退立一旁，但是，雙手却握緊了刀，作了一個待劈的姿勢，只要南宮俊往上走一步，她就會劈出那雷霆萬鈞的一刀。

整個底座的人都屏息地看着他們，等候那驚心動魄的一刻，最緊張的是楊公直，他趕上幾步，追了上來，緊跟在南宮俊的身後，想在必要時，替他擋一下。

但是很奇怪，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南宮俊在快到少女身邊時，還執着扇子，淺淺地彎腰一揖爲禮，然後就直行而上。

楊公直跟在後面，經過少女身畔時，見她仍是抱刀而立，一臉冷冷狀。

不過楊公直已經很放心了，那少女對南宮俊都沒有出手，自然也不會對他出手了。

果然他也平安無事通過了少女的身邊，底下的紅粉金剛們雖然感到很奇怪，却沒人敢上前再問訊的。

一直到兩個人都上了樓，而五姐還是維持着那個姿勢，衆人才感到奇怪。

排行第九的女郎，徐步上前問題：「五姐，妳是怎麼了，當眞放那兩個傢伙上去？」

五姐沒有回答，兩眼呆滯，像是一尊木偶似的，九妹覺得不太對勁，在再次招呼而還沒有得到回答後，她忍不住上前拉了五姐一下。

五姐整個人都倒向她的懷中。

她連忙伸手托住了，這才發現不知何時，五姐已經被人封住了穴道。

把五姐扶回到座上，略一檢視，發現她祇是被普通手法封住了穴道，忙將五姐拍醒了，五姐却仍是癡癡地瞪着前面。

九妹這下子可嚇着了，以爲在解穴手法上出了什麼差錯，忙又搖了一下道：「五姐！妳醒醒，感覺怎麼樣？」

五姐這才由迷惘中覺醒過來，深深地吐了一口氣，開口問道：「他人呢？」

「到上面去了，五姐，妳究竟怎麼樣了？」

「沒什麼！我栽了，不過我栽得很服氣，這個人的武功造詣太高！居然能隔空閉穴！」

「隔空閉穴？」九妹似乎不相信。

「是的，隔空閉穴，最上乘的內家手法，他的扇子離我還有兩尺，而且不像是出手的姿勢，所以我也沒有戒備，突然一股暗勁襲來，我連思考的餘地都沒有，就被他制住了，連一口氣都運不上來。」

「我說呢，以五姐的身手怎麼會被人輕易地制住了呢，原來是趁妳不備……」

五姐搖搖頭：「九妹，別爲我臉上貼金了，我們不如人就是不如人，幸好是我沒防備，要是有了準備，可能還會受傷呢，技不如人就是技不如人，我離人家還有兩尺呢，我就不知不覺着了道兒，有防備又待如何，人家發的是內家暗勁，連個影子都沒有，防不勝防，全身要害都在人家的掌握中，妳防備那一處去？」

九妹也怔住了，呆了一呆才道：「這個人年紀那麼輕，就有那麼高的造詣，他不會是來找麻煩的吧！」

「應該不是，否則他只要伸伸手，我們這底下的人就沒有一個活口了，對了！彭胖子呢？叫他過來。」

彭胖子正在慢慢地朝外溜，被五姐這一叫就不敢往外逃了，因爲還有四五支大刀堵住了他的去路，慢慢地湊了過來，陪着笑臉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五姐的臉色很和氣，笑笑道：「彭老大，你也是有名的江湖人，我就不多說了，交代一下那個年輕人是什麼來路！」

彭胖子遲疑了一下才道：「姑娘，這我可不敢說，可是他後面跟着的那個老頭兒却是我的老搭檔，姓楊！」

「姓楊！金刀俠楊公直！退出江湖之後，在南宮世家，自居爲下人報恩的楊公直？」

彭胖子陪笑道：「是的，難爲姑娘還記得他的名字，不過他現在跟我一樣，是眞正地退出江湖，不再過問江湖事了。」

五姐笑了一笑：「金刀封隱倒還可信，說你彭掌櫃的退出江湖，那可是天大的笑話，你這家酒樓裏，來往的多半是江湖人。」

「那只是一些老朋友過來捧捧場，幫襯一下生意，讓我賺個辛苦錢。」

五姐笑笑道：「還眞够意思，那些江湖朋友們來了，全部都是進了你樓上雅座，由你大掌櫃的親自端上一盅茶，談幾句俏俏話，酒也不喝，菜也不吃就走了，他們給多少銀子呀！」

彭奇臉上直往下淌汗，五姐却又笑了：「我這樣子說話太不上路了，各行各規，你怎麼做法是你的事，我本來就不該問的，可是我的問題，你却必須給我一個交代！」

彭奇笑得像尊彌勒佛，眼睛瞇成了一條綫，抖着頰上的胖肉：「姑娘，妳已經知道老楊在南宮世家，管那小伙子叫少爺，何必還問我呢？」

五姐怔了一怔道：「這麼說來，他就是南宮世家的第二代傳人南宮俊了。」

彭奇道：「這可是姑娘說的，我可沒有告訴你什麼，現在沒我的事兒了吧！」

他說着想走，五姐却道：「慢一點，你別忙着走，來人既是江南第一武林世家的傳人，該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你帮着他戲弄我們，難道是瞧着我們好欺侮！」

彭奇連忙道：「姑娘，這是什麼話呢，那位少爺姓南宮是沒錯，出身南宮世家也沒錯，可是從來也沒在江湖上闖過，姑娘能叫出他的名字，已經是不錯了，差不多的人，恐怕連這個名字都沒聽過，而且南宮老夫人也曾經嚴令告誡我們，不許我們提起他，所以我沒說什麼。」

「爲什麼，憑他這副身手，還怕人吃了他？」

「說實在的，據我所知，這位少爺的功夫並不怎樣，他不肯用心練，家裏也不逼他，大概是不希望他再走江湖路，所以他那份造詣，連我也不太相信。」

五姐揮了手，叫彭奇走開了，彭胖子如逢大赦，一個勁兒地直擦汗，趕緊地跑了。

五姐想了一下，才說道：「九妹，妳帮着照顧一下底子，我要上去看看這個南宮俊，到底是安着什麼心，爲什麼要戲弄我？」

她憤然地提着刀上了樓，可是到了樓頂上，她的脚步放輕了，臉上的怒色也消了。

樓上是相對兩排小間，靠尾的兩間特別寬敞，是爲了較大型的宴客用的。

因爲三十六紅粉金剛包下了店樓，大部份房間都空着，只有左手後面的那一間門帘高挑，有人在裏面輕聲地談話。

五姐上樓後，先到那一間的門口張了一張，裏面坐着的是三十六紅粉金剛中頂尖四大金剛，大姐慕容婉冷着臉，木然沒有表情，二姐祁芳跟三姐謝亞華在低聲談說着什麼？

四姐東方倩則手按着刀把，一副要找人拚命的樣子。

她探了一下頭，正想退出，却已經被裏面的人發現了，東方倩是行動最快的一個，身形急移，轉出來就是一刀劈下。

慕容婉身形未動，却淡淡地道：「老四，妳太莽撞了，也不看看清楚就遞招，那是我們的小老五。」

東方倩的招式發得快，收得也快，刀鋒將臨五姐的身上，五姐嚇得芳容變色時，她的刀居然刹住收了回去，同時還嗔聲道：「老五，妳是怎麼的，不聲不響，鬼頭鬼腦地摸上來，也不先打個招呼，要是這一刀劈了妳怎麼辦？」

五姐定了一下神才垂首道：「四姐恕罪，小妹是有件重要的事上來稟報……」

慕容婉笑了笑：「不用稟報，我們在上面全聽見了，妳跟人家起了衝突，還吃了點小虧，叫人教訓了一頓，不過這也好，可以殺殺妳的驕氣，以後千萬記住，沒有像老四那樣能發能收的本事，可別再輕易對人出手，丟人倒還是小事，要是誤傷了人，可就無法彌補了。」

五姐只有低頭稱是，東方倩却憤然地道：「這太欺負人了，他縱然是江南武林第一世家出來的人，也不該對我們如此戲弄，把我們太不放在眼裏了，我非要找到這個南宮俊理論一下不可。」

說着話，他還想擠身出去，慕容婉沉聲道：「坐下來，老四，妳這個毛躁性子什麼時候能改得掉，人家並沒有錯，今天是我們太飛揚跋扈了一點。」

東方倩道：「可是我們也沒惹着他們南宮世家。」

慕容婉道：「不錯，可是我們明知道這家酒樓跟南宮世家的關係，借這兒辦事，沒有先跟南宮世家招呼一聲就是我們的錯，人家究竟是武林第一世家，領袖着江南武林。」

「我就不服氣，咱們沒有比南宮世家少做事，憑什麼要對他們低聲下氣！」

慕容婉仍是笑笑道：「老四，別太衝動，至少南宮世家跟我們沒什麼過不去，要找他們理論，也不急在今天，今天咱們有更重要的待辦，不要去節外生枝。」

說完又轉臉向五姐道：「老五，底下怎麼樣，沒動靜吧！」

「沒有，除了南宮俊跟那個金刀俠楊公直外，再也沒有別的人進來！」

「店裏原有的客人呢？橫江一窩蜂狡猾如狐，出沒無常，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摸出他們的眞面目，因此他們很可能就雜在食客中，預作埋伏。」

「大姐放心好了，小妹早就想到這一點，所以叫彭奇把客人都勸走了，樓下全是我們姐妹，沒有別的人了。」

慕容婉點點頭：「很好，這下子橫江一窩蜂總要露面了，妳還是要小心招呼着點，不要再惹事，就是橫江一窩蜂來了，也要以禮接待，別惹人笑話。」

五姐連聲應是，慕容婉忽然又想起什麼來問道：「那個南宮俊跟楊公直呢？」

「已經上來了。」

「已經上來了？」幾個女郎都爲之一怔，每個人的反應都不相同，但看得出她們的驚訝的成份都是一樣的，只是四姐東方倩的驚訝中還帶着幾分沮喪。

這是很明顯的，她對南宮俊一直還耿耿於懷，很想找機會去跟人家較量一下，但現在，對方兩個活生生的大人跑了上來，她們却一無所知，這可見對方高明太多了。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碧血洗銀槍（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四公子馬如龍，邱鳳城，杜青蓮，沈紅葉接到碧玉夫人選婿請柬，同到寒梅谷，詎知還未見到主人，杜青蓮，沈紅葉首遭暗算被人毒死，邱鳳城却遭死敵金振林到來尋仇，金振林本非邱鳳城之後，但他帶有一殺手，在他們激鬥中突襲，邱鳳城中槍倒下，在金振林與殺手逃奔時，殺手却又突出手殺死金振林，然而那殺手也沒逃得出去便遇彭天霸，絕大師及馮超凡，殺手終也死在彭天霸刀下，邱鳳城可沒死，因他胸口佩有玉珮恰好擋了那致命一槍，他向三武林敵人暗示，設此圈套者是馬如龍——

巧施金蟬計　義作護花人

——▲天殺

（一）

馬如龍還是沒有反應。

如果是別人，到了這種時候，縱然還沒有逃走，也一定會極力辯白。

可是他沒有。

他還是靜靜的站在那裏，別人說的這件事，好像跟他全無關係。

——他不辯白，是不是因爲他知道這件事已無法辯白了。

——他不逃走，是不是因爲他知道無論誰在這三個人面前都逃不了的！

絕大師也一直靜靜的站在那裏，淡漠的臉上也全無表情。

這時他才開口：「我好像聽一個人說過，天下刀法的精萃，盡在五虎斷門刀中，所以天下各門各派的刀法，他沒有不知道的。」

彭天霸道：「你的確聽人說過，不是好像聽人說過。」

絕大師道：「我是聽誰說的？」

彭天霸道：「當然是聽我說的。」

絕大師道：「你說的話，我一向都很相信。」

彭天霸道：「我雖然也會吹牛，却只在女人面前吹，不在和尚面前吹。」

他笑笑又道：「在和尚面前吹牛，就像是對牛彈琴，一點用處都沒有。」

絕大師既不動怒，也不反譏，臉上還是冷冷淡淡的全無表情，道：「剛才那黑衣人一刀就想要你的命，他用的那一刀，想必是他刀法中的精萃。」

彭天霸道：「在那種情況下，他當然要把他全身本領都使出來。」

絕大師道：「你好像說過，天下各門各派的刀法的精萃，你沒有不知道的。」

彭天霸道：「我說過。」

絕大師道：「他那一刀是那一門，那一派的？」

彭天霸道：「不知道。」

他回答得眞乾脆，江湖中人人都知道

「五虎斷門刀」的當代掌門，是個最乾脆的人。

絕大師却偏偏還要問：「你眞的不知道？」

彭天霸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還有什麼眞的假的。」

絕大師道：「你不知道，我知道。」

彭天霸顯然很意外，脫口問道：「你眞的知道？」

絕大師道：「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分什麼眞假。」

彭天霸笑了：「他用的那一刀，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刀法？」

絕大師道：「那是天殺！」

× × ×

天殺！

彭天霸道：「我又不懂了，什麼叫天殺？」

絕大師道：「你去解開他的衣服來看看。」

黑衣人的胸膛上，有十九個鮮紅的字，也不知是用硃砂刺出來的，還是用血？

「天以萬物予人，人無一物予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彭天霸道：「這就叫天殺？」

絕大師道：「是的。」

彭天霸道：「可惜我還是不懂。」

絕大師道：「這是個殺人的組織，這組織中的人以殺人爲業，也以殺人爲樂，只要你出得起金錢，你要他殺什麼人，他就殺什麼人。」

彭天霸道：「你怎麼知道的？」

絕大師道：「我追他們，已經追了五年。」

彭天霸道：「追什麼？」

絕大師道：「追他們的根據地，追他們的首領，追他們的命！」

他淡淡的接着道：「殺人者死，他們殺人無算，他們不死，天理何存！」

彭天霸道：「你沒有追出來。」

絕大師道：「沒有。」

彭天霸道：「可是你總有一天會追出來的，追不出來，你死也不肯放手。」

絕大師道：「是的。」

× × ×

天暗了，冷風如刀。

彭天霸又俯下身，將這黑衣人的衣襟拉起來，好像生怕他會冷。

死人絕不會怕冷的。

這黑衣人如果還活着，就算冷死，彭天霸也不會管。

但是無論誰對死人都反而會特別仁慈些，因爲每個人都會死的。

等到他自己死了後，他也希望別人也能夠對他仁慈些。

彭天霸拉起了這死人的衣襟，就有樣東西從這死人衣襟裏掉了下來。

× × ×

掉下來的是也是塊玉。

玉，是珍中的珍，寶中的寶。

玉是吉物，不但避邪，而且可以爲人帶來吉祥、平安、如意。

在古老的傳說中，甚至說玉可以「替死」，替主人死，救主人的命。

小婉送給邱鳳城的那塊玉，就救了邱鳳城的命。

這塊玉却要馬如龍的命。

因爲這塊玉上結着條絲絛，絲絛上繫着塊金牌，金牌的正面，是一匹馬，金牌的反面是四個字！

「天馬行空」。

這是天馬堂的令符。

馬如龍就是天馬堂主人的長公子。

× × ×

天馬堂的令符，怎麼會到了這刺客身上？

這只有一種解釋：

馬如龍用這塊玉和這令符，收買了這刺客，叫這刺客來爲他殺人。

殺杜青蓮，殺沈紅葉，殺邱鳳城，殺金振林，殺聚豐園堂倌和小斷。

可是他想不到邱鳳城居然沒有死，更想不到彭天霸，馮超凡，和絕大師會來。

這是天意。

天殺不是天意，天意是戒殺的！

（二）

直到現在爲止，誰也沒有說出「這個人」的名字，因爲這件事的關係太大，杜青蓮，沈紅葉，金振林，每一個人的死，足以震動武林，而且極可能引起江湖中這幾大世家的仇殺！

只要他們的仇殺一開始，就絕不是短時期可以結束的，也不知會有多少無辜的人因此而死。

這絕不是可以輕率下判斷的事。

可是現在動機和證據全有了，而且已鐵證如山。

馮超凡沉着臉，一字字道：「現在我們應該聽聽馬如龍有什麼話說。」

馬如龍沒有話說。

他慢慢的解下了身上的銀狐裘，緩緩說道：「這是我三叔少年時，夜獵大雪山所得，先人的遺物，我不能讓它毀在我的手裏。」

他將這狐裘交給了彭天霸：「我知道閣下昔年和我三叔是朋友，我希望你能把他遺物送回天馬堂，交給我的三嬸。」

彭天霸嘆了口氣，道：「馬三哥英年早逝，我……我一定替你送回去。」

馬如龍又慢慢的解下了他那柄劍光奪目的長劍，交給了絕大師。

他說：「這柄劍本來是武當玄眞觀主送給家父的，少林武當，本是一脈相傳，希望你能把這柄劍送回去玄眞觀，免得落入非人之手！」

絕大師道：「可以。」

馬如龍又從身上取出一叠銀票和金葉子，交給了馮超凡。

馮超凡道：「你要把這些東西，交給誰？」

馬如龍道：「錢財本是無主之物，交給誰都無妨。」

馬超凡沉吟着，終於接了過來，道：「我拿去替你救幾個人，做點好事。」

現在每兩人都已看出馬如龍這是在交待後事，一個人在臨死前交託的事，很少有人會拒絕的。

他們用兩隻手捧着馬如龍交託給他們的遺物，心情也難免很沉重。

馬如龍長長吐出口氣，喃喃道：「現在只剩下這匹馬了。」

他的白馬還繫在那邊一棵梅樹下，這

種受過嚴格訓練的名種良駒，就像是個江湖高手一樣，臨危不亂，鎮靜如常。

馬如龍走過去，解開了牠的韁繩，輕拍馬股，道：「去！」

白馬輕嘶，小步奔出。

馬如龍轉過身，面對着馮超凡，道：「現在我只有一句話要說了。」

馮超凡道：「你說。」

馬如龍冷冷道：「你們都是豬！」

× × ×

這句話說出，他的身子已箭一般倒竄了出去，淩空翻身。

他的白馬開始時是用小步在跑，越跑越快，已在數十丈外。

馬如龍用盡全力，施展出「天馬行空」絕頂輕功。

這種輕功身法最耗力，可是等到他氣力將衰時，他已追上了他的馬。

這匹萬中選一的快馬，現在身子已跑熱了，速度已到達巔峯。

馬如龍一掠上馬，馬長嘶，行如龍，人是純白的，馬也是純白的，大地一片銀白。

馮超凡和彭天霸也不展動身形追過來，手裏還拿着馬如龍交給他們的金葉子和狐裘。

等到他們發覺自己的愚蠢時，這一人一馬已消失在一片銀白中。

馮超凡跺了跺脚，將手裏一叠金葉子用力摔在地上：「我眞是個豬。」

(三)

天色更黯，風更冷。

冷風刀一般迎面括過來，馬如龍胸中卻像是有一團火。

怒火！

因爲他自己知道自己絕不是兇手，絕沒有在酒裏下毒。

只可惜除了他自己外，誰都不會相信他是清白無辜的。

他看出了這一點。

他只有走！

死，他並不在乎，能够和那些認定了他是兇手的人決一死戰，本是件快事！

但是他若死在他們手裏，這寃枉就永遠再也沒法子洗清了。

他要死，也要死得清白，死得光明磊落。

他發誓，等到這件事水落石出，眞象大白的那一天，他一定還要找他們決一死戰！

× × ×

眞正的兇手是誰？

是誰在酒裏下的毒？是誰買通了那天殺的刺客？

他連一點綫索都沒有。

無論這個人是誰，都一定是個極陰沉狠毒的人，這計劃之周密，實在是無懈可擊。

他是不是能揭穿這陰謀，找出眞兇？

現在他是連一點把握都沒有，現在他根本還不知道應該往那裏下手？

他只知道，在眞兇還沒有找出來的時候，他就是別人眼中的兇手。

如果馮超凡，彭天霸，和少林絕大師都說一個人是兇手，江湖中絕沒有人還會懷疑，不管他走到那裏，都一定有人要將他置之死地。

他更不能把這麻煩帶回家去。

一個千夫所指的兇手，本來就是無處可去，無路可走的。

如果是別人，在他這種情況下，說不定會被活活氣死，急死。

可是他不在乎。

他相信天地之大，總有他可以去的地方，也相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總有一天他能把眞兇找出來的。

他對自己有信心。

他對自己全身上下每個地方都充滿信心，他的手比別人更有力，他的思想比別人更靈活，他的耳和他的眼也比別人更靈敏。

就在這時候，他已聽見了一點別人很可能聽不見的聲音。彷彿是在呼喊，卻又微弱得像是呻吟。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束頭髮。

× × ×

天色雖然已黯了，可是漆黑的頭髮在銀白的雪地上，看來還是很顯眼。

如果別人經過這裏，很可能也會看見這束頭髮的，卻一定看不見這個人。

這個人全身都已被埋在冰雪裏，只露出了半邊蒼白的臉。

這半邊臉在他眼前一閃，快馬就已飛馳而過。

他沒有停下來。

他在亡命。

情絕人更絕的絕大師，絕不會放過他的，現在很可能已追了上來。

這次他們如果追上他，是絕不會再讓他有機會逃走的。

他絕不能爲一個已經快凍死的陌生人停下來。

——但是那個人一定還沒有死，還在呻吟。

馬行如飛，已奔出了很遠，他忽然勒轉馬頭，兜了回去。

——一個人如果見死不救，他還有什麼值得爲自己驕傲的？

馬如龍是個驕傲的人，非常驕傲。

(四)

連漆黑的頭髮都已結了冰，蒼白的臉上更已完全沒有血色。

這個人居然奇蹟般活着。

——一個人如果被埋在冰雪裏，要過多久才會被凍死？

據說女人忍受饑寒痛苦的力量，卻比男人強些。

這個人，是個女人，很年輕，卻不美，事實上，這個女人不但醜，簡直醜得很可怕。

她的鼻樑破碎而歪斜，鼻子下是一張肥厚如豬的咀，再加上一雙老鼠般的眼睛，全都長在一張全無血色的圓臉上。

這個女人看來就像是個手工拙劣的瓷人，入窰時就已燒壞了。

現在她雖然還沒有死，要活下去也已很難。

如果有一杯燒酒，一碗熱湯，一件皮裘，一個醫道很好的大夫，也許還能保住她的命。

可惜現在什麼都沒有。

馬如龍自己身上的衣服已不足禦寒，

自己的命也未必能保住。

他已經盡了心，現在實在應該拋下這個其醜無比的陌生女人，趕快走的。

但是他却將自己身上唯一一件可以保暖的乾燥衣服脫下來，裹在她的身上，把她的身子緊緊包住，用自己的體溫去溫暖她。

——男人最大的悲哀是「愚蠢」，女人最大的悲哀却是「醜陋」。

一個醜陋的女人，通常都是個可憐的女人。

馬如龍非但沒有因爲她的醜陋而拋下她，反而對她更同情。

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就絕不會眼看着她像野狗般凍死。

但是他並不知道把她帶到那裏去，現在他自己也已一無所有，無處可去。

這時天已黑了。

寒冬的夜晚不但總是來得特別早，而且總是特別長。

(本章終)

——▲長 夜

(一)

夜。

漫長的寒夜剛開始。

馬如龍拾了些枯枝，在這殘破的廢廟裏找了個避風的地方，生起了一堆火。

火光很可能會把敵人引來，任何人都知道，逃亡中是絕不能生火的，就算冷死也不能生火。

但是這個女人實在需要一堆火，他可以被冷死，却不能讓這個陌生的女人因爲他畏懼敵人的追踪而被冷死。

他寧死也不做這種可恥的事。

火堆生得很旺。

× × ×

他將這女人移到最暖和，最乾燥的地方，他自己也同樣需要休息。

他剛閉起眼睛沒多久，忽然聽見有個人尖聲問：「你是什麼人？」

這個女人居然醒了。

她不但醜得可怕，聲音也同樣尖銳可怕。

馬如龍沒有回答她的話。

現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一個亡命的人，既沒有未來，也沒有過去。

他慢慢的站起來，想過來看看這女人的情況，是不是能走能動，能不能再活下去。

誰知這女人却忽然從火堆旁抄起一根枯枝，大聲嚷道：「你敢過來，我就打死你！」

他冒險救了她的命，這個奇醜無比的女人却好像認爲他要來强姦她。

馬如龍一句話都沒有說，又坐下。

這女人手裏還緊緊握着那根枯枝，用一雙老鼠般的眼睛狠狠盯着他。

馬如龍又閉上了眼睛。

他實在懶得去看她，這女人却又在尖聲問：「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馬如龍懶得回答。

這女人總算還是個人，總算想起了自己的遭遇，所以才問道：「我剛才好像已經被埋在雪堆裏，是不是你救了我？」

這還像是句人話。

馬如龍道：「是的。」

想不到這女人又叫了起來：「你既然救了我，爲什麼不把我送到城裏去找個大夫？爲什麼要把我帶到這破廟來？」

她的聲音更尖銳：「你這種人我看得多了，我知道你一定沒有存好心。」

馬如龍本來已幾乎忍不住要說：「你放心，我不會强姦你的，像你長得這副尊容，我還沒興趣。」

但是他沒有說出來。

這女人的臉在火光下看來更醜，他不忍再去傷她的心。

所以他只有緩緩的嘆了口氣，道：「我沒有送你去找大夫，只因爲我已囊空如洗。」

這女人冷笑道：「一個大男人，怎麼會混成這種樣子，窮得連一文都沒有，一定是因爲你好吃懶做，不務正業。」

馬如龍又懶得理她了。

這女人却還不肯放過他，還在嘮嘮叨叨的罵他不長進，沒出息。

馬如龍忽然站起來，冷冷道：「這裏的枯柴，足够你燒一夜，等到天亮，一定會有人找到這裏來的。」

他實在受不了，只好走。

這女人却又尖聲嚷叫起來：「你幹什麼？你想走？難道你想把我一個孤苦伶仃的弱女子，拋在這裏不管了，你還算什麼男人？」

她這樣子實在不能算是個「弱女子」，可惜她確實是個女人。

這女人冷笑道：「你是不是怕我的對頭追來，所以想趕快溜之大吉。」

馬如龍忍不住了，他問道：「你有對頭？」

這女人道：「我沒有對頭？難道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埋在雪堆裏的，難道我有毛病？」

馬如龍又慢慢的坐了下去。

他並沒有問她，對頭是誰？爲什麼要來追你，他只知道現在絕不能走了。

一個弱女子，被人埋在冰雪裏，被人追殺，一個男子漢既然遇到了這種事，就絕不能不管。

這女人又問道：「現在你不走了？」

馬如龍道：「我不走了。」

這女人居然道：「你爲什麼不走了？是不是又想打什麼壞主意？」

馬如龍居然笑了。

他實在忍不住要笑，像這樣的女人實在少見得很，想不到他居然在無意間遇到一個。

他不笑又能怎麼樣，難道去痛哭一場？難道去一頭撞死？

這女人又尖叫道：「你一個人偷偷的笑什麼？你究竟在打什麼鬼主意？說。」

馬如龍什麼都沒有說，因爲破廟外已經有人在說道：「他不會說的，這位馬公子心裏在打什麼主意，從來都不會說出來的。」

火光閃動中，一個人慢慢的走了進來，赫然竟是彭天霸。

(二)

彭天霸手裏還拎着那件銀狐皮裘，用左手拎着。

他的右手裏提着的是把刀，一把已經出了鞘的刀，五虎斷門刀。

可惜這女人既不認得他這個人，也不

認得他這把刀。

她一雙老鼠眼般的眼睛立刻又瞪了起來，大聲道：「你是誰？」

彭天霸道：「我是條豬。」

這女人道：「你雖然長得胖了些，比豬好像還瘦一點。」

彭天霸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我比豬還笨一點，所以，才會接下他這件銀狐裘。」

這女人顯得很意外，問道：「這是他的？」

彭天霸道：「是。」

這女人道：「他爲什麼要把這麼好的東西給你！」

彭天霸道：「因爲他要用這件皮裘拿住我的手。」

這女人道：「是你用手拿住這皮裘，還是這皮裘拿住你的手？」

彭天霸道：「都是一樣的。」

這女人道：「怎麼會一樣？」

彭天霸道：「不管是這皮裘拿住了我的手，還是我的手拿住這皮裘，反正我這雙手上已經有了東西，既不能拔刀，也不能發鏢了。」

他的飛虎追魂鏢，也和他的五虎斷門刀同樣可怕。

這女人却不懂：「他爲什麼不讓你拔刀，又不讓你發鏢？」

彭天霸道：「因爲他要逃走。」

這女人道：「他爲什麼要逃走？是不是因爲你欺負他？你爲什麼要欺負人？」

彭天霸只有苦笑。

他終於發現自己跟這女人說話，實在不是件明智之舉。

他立刻沉下了臉，冷冷道：「馬公子，這次你用不着再逃了，這次我們三個人分成了三路，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你不妨把我也殺了滅口。」

馬如龍沒有開口，這女人却搶着道：「他不會殺你的，他是個好人。」

彭天霸道：「他是個好人？」

這女人道：「他當然是個好人，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他這麼好的人，你敢碰他，我就打死你。」

彭天霸笑了，冷笑，想不到這女人忽然撲了過來，抱住了他的膀子，大聲道：「我替你擋住他，你快走。」

馬如龍沒有走。

她也擋不住彭天霸，彭天霸的臂一振，她就倒在地上。

彭天霸道：「你說的話太多了，一定累得很，還是躺一躺的好。」

他輕輕一脚踢出，踢住了她的暈穴，把手裏的狐裘蓋在她身上。

馬如龍眼睛盯着他手裏的刀，等着他出手。

想不到彭天霸反而把刀又插入了腰畔的刀鞘，伸出一雙手來烤火。

他知道馬如龍逃不了的，在出手之前，先使雙手的血脈暢通。

這老江湖的鎮定與沉着，讓人不能不佩服。

馬如龍居然也很沉得住氣，既沒有顯得焦躁不安，也沒有搶先出手。

火勢已弱了。

彭天霸又加了幾根柴木在火堆裏，才緩緩地說道：「你可知道我跟你三叔是朋友？」

馬如龍道：「嗯。」

彭天霸道：「他生前是不是曾經在你面前，說起我的事？」

馬如龍道：「嗯。」

彭天霸道：「他有沒有說起過，我跟他是怎麼交上朋友的！」

馬如龍道：「沒有。」

彭天霸道：「我們是不打不相識。」

他笑了笑，又接道：「你三叔是個極驕傲的人，當然不會在你面前，提起這件事。」

馬如龍道：「爲什麼？」

彭天霸道：「因爲我的聰明才智雖然比不上他，可惜他的興趣太廣了，琴棋書畫，什麼他都要去學一學，練劍的時間當然就不會有太多。」

這一點馬如龍也聽說過，他的三叔不僅是位極負盛名的劍客，也是位極有名的花花公子。

彭天霸道：「所以他雖然樣樣比我强，武功却不如我，我跟他曾經交手三次，每一次都是在一百招之內將他擊敗的。」

他不讓馬如龍開口，忽然又問道：「你的劍法比起你三叔如何？」

馬如龍沉吟着，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不如他。」

彭天霸道：「我也相信你的劍法絕對不如他，所以你手裏縱然有劍，我也可以在一百招之內，取你的性命。」

他淡淡的接着道：「現在你是空着手的，最多只能接我六十招。」

馬如龍沒有開口。

彭天霸又道：「我的刀法，刀刀俱是殺手，每招出手必盡全力，有時雖然不想殺人，可是一刀劈出後，我自己也控制不住。」

他嘆了口氣道：「所以我的刀下一向很少有活口。」

馬如龍沉默。

彭天霸道：「你也和你的三叔一樣，是個聰明絕頂，也驕傲已極的人，但是我並不希望你也和他一樣早死。」

馬如龍道：「你究竟想說什麼？」

彭天霸也沉吟了很久，才緩緩道：「我忽然覺得這件事有幾點奇怪的地方。」

馬如龍道：「哦？」

彭天霸道：「你知不知道我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

馬如龍搖頭。

彭天霸說道：「是你自己，把我帶來的。」

他笑了笑：「是你在雪地上留下的那些馬蹄印子把我帶來的。」

馬如龍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因爲他從來沒有逃亡過。

彭天霸道：「你能想得出那麼周密狠毒的計劃來害人，就不該這麼的疏忽大意，更不該在自己救命還來不及的時候，冒險去救一個像她這麼樣奇醜無比的陌生女人。」

他嘆了口氣，又道：「這些事你却偏偏做出來了，看來，又不像是裝出來的，我雖然是條豬，也不能不覺得有點奇怪，所以……」

馬如龍道：「所以怎麼樣？」

彭天霸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跟我走，不要逼我出手。」

馬如龍淡淡道：「你要我跟你到那裏去？」

彭天霸道：「暫時我便把你送到少林去，三個月內，我一定替你查明這件事的眞象，到那時我一定會給你個公道。」

馬如龍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

彭天霸道：「現在你已是衆矢之的，無論走到那裏，別人都不會放過你，你只有這條路走。」

這是實話，也是實情。

彭天霸慢慢的走過來，道：「所以現在你一定要完全信任我，現在也只有我能帮助你。」

他伸出他的手。

看來這的確已經是世上唯一肯帮助馬如龍，唯一能帮助馬如龍的一雙手了。

馬如龍終於把這雙手握住，道：「我相信你，可是……」

他沒有再說下去。

因爲就在這時候，彭天霸已突然飛起一脚，踢在他環跳穴上。

他的腿一軟，彭天霸的手已閃電般一翻，扣住了他的脈門，縱聲大笑道：「現在你總該知道，究竟誰是豬了！」

× × ×

手放開，人倒下。

「喀」的一聲脆响，五虎斬門刀又已出鞘。

彭天霸的確不愧是當今江湖中數一數二的刀法名家。

拔刀的動作不但乾淨俐落，而且姿勢優美。

他殺人的姿勢想必也同樣優美，拔刀，通常都是爲了要殺人的。

但是他應該還有很多事要問馬如龍，縱然他已確定馬如龍就是眞兇，也應該先問清楚。

爲什麼他現在就已拔刀？

（三）

馬如龍終於明白了。

看見彭天霸的刀拔出來，他就明白了，兇手就是彭天霸！

所有的陰謀和行動，都是他在暗中主持的，所以他絕不能留下那天殺黑衣人的活口。

所以他現在根本不必再問什麼，他同樣也不能再留下馬如龍的活口。

只可惜馬如龍現在雖然已完全明白，却已太遲了，刀光如雪，已向他直劈了下來。

× × ×

想不到的是，這一刀還沒有劈在馬如龍脖子上，彭天霸的人竟然跳了起來，凌空翻身，遠遠落下，臉色已慘變，厲聲喝問：「是什麼人？」

除了已經被他點了穴道的兩個人之外，這裏根本沒有別的人。

難道他看見了鬼？

火光明滅閃動，彭天霸的臉色好像也跟着在閃動，一陣紅，一陣白、青。

可是這裏非但看不見別的人，連鬼影子都看不見一個。

他忽然一個箭步竄過來，一刀向馬如龍的脖子劈了下去。

× × ×

他又見了鬼！

這一次他見的鬼一定更可怕。

馬如龍什麼都沒有看見，他却又跳了起來，跳得更高，而且凌空翻了個身之後，就竄了出去，連頭都沒有回。

破廟外一片黑暗，他一竄出去，就連人的影子都看不見了。

火焰閃動，風在呼嘯。

寒風中忽然又傳來一聲呼喊，短促而尖銳，充滿了恐懼和驚訝。

馬如龍聽得出呼聲是彭天霸發出來的，却猜不出這是怎麼回事。

他很想出去看看，可惜他雙腕和兩膝的穴道都已被點住。

彭天霸雖然是以刀法成名的，點穴的手法也絕不比人差。

這時只要有個人進來，手裏只要有把刀，隨便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隨便他手裏拿着的是把什麼樣的刀，都可以一刀割斷馬如龍的咽喉。

幸好沒有人進來。

沒有人，沒有鬼，沒有聲音，沒有動靜，什麼都沒有。

天地間彷彿已只剩下他們兩個連動都動不了的人，和一堆快要熄滅了的火。

但是，馬如龍知道隨時都可能有人會來的。

就算彭天霸不會再回來，馮超凡，絕大師，邱鳳城，都隨時可能會來。

無論來的是誰，都絕不會放過他。

現在漫長寒冷的夜晚還沒有過去，還不知道會發生些什麼事。

冬天的夜晚總是特別長，特別長的。

（本章終，全篇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魔鬼牙(一)

一條陰險路

五道生死關

假如有一點點的燈光，司馬洛就不會看見那雙眼睛了。就因爲周圍是完全黑暗的，一點光也沒有，所以他看得見那雙眼睛，那是一雙閃爍着寒光的眼睛，閃爍着一種使人不寒而慄的寒光。

那顯然是一雙野獸的眼睛，由於人的眼睛是不會在黑暗之中發光的，人在動物之中可以說是本領最低的一種了，就祇有腦子是特別發達。貓可以在漆黑之中看見，狗也可以在漆黑之中看見，老鼠也可以在漆黑之中看見，就是人，一黑下來就什麼都看不見了。

也許這就是爲什麼野獸的眼睛會在黑暗之中發光。野獸的眼睛的感光能力是特强的，他們在黑暗之中可以看見，因此也能在黑暗之中發光。而司馬洛知道這並不是貓或老鼠的眼睛，因爲離地太低了，一定是狗。

想到狗，他就有一種悚慄的感覺，不是因爲他對狗有什麼特殊偏見的惡感，是因爲這個時間，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隻不吠的狗。

他知道最可怕的就是不吠的狗，當一隻狗向你吠的時候，這未必不是個好現象，因爲這隻狗吠，就等於這隻狗是害怕，這隻狗不吠，就等於這隻狗並不害怕，也即是說牠打算撲過來咬你一口了。司馬洛雖然沒有興趣養狗，却不等於說他對狗是一無所知的，事實上他對狗也知道得很多，起碼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知道的，

他知道一隻狗在很少情形之下會見到陌生人而不吠的，這種很少的情形就是：這是一隻受過訓練，受過殺人訓練的狗，極可能是一隻大狠狗，當牠一撲過來的時候就會咬住人喉嚨，直到這個人死掉才放開。

而現在顯然就是這種少有情形了。

司馬洛慢慢地提起槍來。

那雙眼睛不見了。

他不再等待了，這雙眼睛不見了，並不就等於說那隻狗對他失去了興趣，祇是角度不合，看不到反光而已。這隻狗很可能正在向他撲過來。

於是，司馬洛毫不遲疑地扭亮了電筒，輕輕一推，那圓身的電筒滾開了，而司馬洛自己則向另一邊滾開，一跳上去，扳住了山洞壁上一塊突出的大石，以迅速到自己也難以置信的速度爬到了石上，當一個人是爲了自己的生命而努力時，他是可以發揮很高速度的。

他這動作是很有效的，他的電筒的光吸引了那隻狗的視綫，雖然在黑暗之中，那狗的視綫是要比他好的，但是電筒光一亮，這狗的視綫也給擾亂了，看不到他的人，祇是看到他的電筒，由於那隻狗以爲電筒所在，也就是人所在的地方，因此牠就向電筒撲過去，但是撲了個空，牙齒亂咬，也是咬了個空，而司馬洛在電筒的光下也可以看到，這果然是一隻純種的大狠犬。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把槍插回腋下的槍袋裏，從腰間拔出一把刀子。這是因爲他祇有六顆子彈，可能的話他不想浪費，刀子則是用過了之後就可以再用的。

他的手一揮，刀子就丟了出去，那隻巨犬整隻跳起了兩呎高，悽慘地嚎叫着，在地上滾來滾去，司馬洛知道他的刀子就是刺中了他要刺中的地方——那隻巨犬的頭後的頸子上。

那隻巨大的狠狗滾了一陣，抽搐一下，便不動了。司馬洛舒了一口氣，用手背抹去額上的汗，有人說狗是人類的最好朋友，他也不反對，他對狗是沒有惡感的。但這隻狗是別的人類的朋友，那就不同了。這隻狗並不把他當作朋友。

那隻狗在地上已經死去了，但那隻電筒則仍然活在地上，吐着光。就可惜這電筒的光的範圍不强，不能照亮整個山洞。不過也幸而這隻電筒的光是射向另一邊的，躲在大石上的司馬洛也沒有被電筒照出來。

由於電筒的光的範圍不寬，司馬洛不

能肯定是不是有另一隻狗正在前面的黑暗中等着他。有了電筒的光影响着，假如有一隻狗的話，這隻狗的眼睛反而是不會那麼光亮的了。於是司馬洛小心地把脚上的鞋子脫了下來，丟到地上，發出「拍拍」的兩聲響。

沒有什麼兇猛的動物衝過來，沒有咆哮，沒有牙床咬了一個空而發出的「拍拍」的聲音，於是他知道他是安全的了。暫時是安全的。

他從石上跳下來，穿回鞋子，拾起電筒，從那隻大狠犬的身上把刀子拔回了，在大狠犬的毛上抹乾了刀身，插回刀鞘之內。

他再用電筒四周圍照照，看見這山洞之內唯一活着的動物祇有他了。前頭是黑暗的，看不到山洞的盡頭。

進來那一頭也是一樣。

在遇到狠犬之前，司馬洛是已經在這山洞之中走了好一大段路的了。在那狠犬出現之前，他聽到了有點不對的聲音，於是他把電筒熄掉。他以爲他會碰到的是人而已，並沒有想到會是一隻如此兇惡的狠犬。也幸好他把電筒熄滅了，假如亮着電筒的話，他反而沒有那麼容易過得這隻狠犬的一關。祇要那隻狠犬一避開了電筒的光，那就是在黑暗中，而司馬洛就不容易看到牠究竟是從那一個方向撲過來了。

就是這樣，司馬洛度過了第一關。第二關是什麼呢？他是無從知道的，他祇知道的一點就是，他所走的這條路是並不順利的，而且愈走就愈不順利，第二關來臨的時候，就可能是比那狠犬更難過的一關了。他知道一共有五個困難他要克服的，而現在他祇是克服了第一個困難而已。

他很小心地走着，電筒的光四周圍掃射着，留心着每一個可能是危險的地方。

但是暫時沒有，這山洞中似乎就祇有這一隻狠犬而已。假如再來一羣狠犬的話，那他眞不知道怎辦好了。假如有四五隻那樣兇悍的狠犬一齊來，向他進攻的話，他一定狼狽得很。不過，大概不會吧，這種狠犬不是容易得到的東西，尤其是受過訓練的。有些東西並不是有錢就可以大批買到的，而這隻狠犬就正是那種有錢也未必可以大批買到的東西。

脚下的地面大致是凹凸不平的，由於這並不是一個人工開鑿的山洞，而是天然的。但是忽然之間，司馬洛注意到了前頭大約十呎的地方，地面却變成平坦了。不大自然地平坦，假如不是上面也疏散地分佈着一些碎石的話，他就會懷疑這地面是用人工剷平的了。

他停下來，小心地察看着，心裏充滿了懷疑，他是一個特別多疑的人，尤其是他現在又有了一種危險的預感。他這個人就有這種天生的機靈，就像他的腦子裏面是長着一副天然的雷達網，能探測到危險的逼近似的。

忽然之間，他覺得情形不大對了，爲什麼這般平坦的地面上散着的碎石却反而比他剛才走過的方還要多呢？也許就因爲這段平坦的地方正是用人工剷平的，而把它剷平的人就不想有人知道這是給人工剷平的，所以在上面放上碎石。

也許正是這樣。

司馬洛的腦子在衡量着這每一種可能性。爲什麼要把這一段剷平呢？祇是在山洞的半路中途而已，又不是到達了一個特別的門口之類，剷平了這一段路，總有一個目的的，然而這段路的上面，又偏偏撒上了太多的碎石，似乎是爲了掩飾這種特殊的目的。一加一等於二，司馬洛很快就有了一個比較合邏輯的結論。確是開給人走的，這一段路之所以撒上了這些太多一點的碎石，似乎就是唯恐走路的人會不敢踏上走。

於是司馬洛也不敢踏上去了。在這裏，他應該做一切與正常相反的事情，由於他知道這裏是充滿了陷阱的。假如他能像太空人在空中一樣，可以倒轉過來踏着天花板行走的話，他也會倒轉過來踏着天花板行走了。

他不能踏着天花板行走，所以他就用另一個方法。他用電筒向山洞的兩旁照射着，找到了一塊大約有兩呎直徑，大致是圓形的石頭。這塊石頭有一部份是給山泥埋住了的，但祇是很小的一部份，因此，司馬洛用一把小刀工作着，花了大約半個鐘頭的時間就把那些山泥刮開，而把那塊大石推了出來，他就把大石推到那片平地開始的地方，再發力一推，那塊大石便向前滾動，由於它並不是規則的圓形，因此滾動的路綫也不太規則了。

那塊大石滾到了那片平地的中央時，司馬洛預算會發生的事情果然就發生了。地面忽然陷了下去，就像一度門忽然向下面打開似的，由於是在石頭滾到了中央的時候才打開，因此那塊石頭假如是通靈有知而懂得趕快跳後閃避的話，現在也不能這樣了，太遲了。假如是一個人的話，也同樣來不及再跳回後面去的。

那塊石頭掉了下去，司馬洛聽見它跌到了底，也聽到一些金屬受到撞擊的聲音，他連忙爬前去，用手中的電筒向下面照射着，他看到的情景是使他爲之毛髮森豎的。

門下那個洞的深度不過祇有七呎左右，但任何人跌了下去，都不容易上來了，因爲洞底滿佈着足有一呎長的鋼刺，都是閃閃發亮，而尖端處，尖利得像針尖一樣的。這些尖刺很容易就把一個人的身子刺透。

假如這個人一跌下去就給刺中要害，馬上死去，那倒還是一件好事。

假如跌下去而沒有給刺中要害，沒有馬上死去，那就眞殘忍了。一個人跌下去，是無可避免地必然會給刺中一個部份的，假如不是刺中要害，那他就要花很長的時間，捱受很長久的痛苦才能死去了。

假如司馬洛不是以那塊石頭作了替身的話，他就很可能會是遭到了這種命運。現在跌下去的祇是那塊石頭，而他看見那塊石頭已經滾到了一個角落去，有好幾支鋼刺的尖端已經斷去了，就是給石頭掉下去的時候撞斷了的。

司馬洛已經知道了這是一個怎樣的陷阱了，但他還是伏了下來，小心地藉着電筒的光視察着。他是要看清楚那些尖利的鋼刺上有沒有任何痕跡——有沒有任何血漬。乾了的血。這樣一個陷阱，一定不大方便洗乾淨，假如有人跌下去死掉了，那

頂多是把屍體移去而已，卻不大容易把血漬洗乾淨，由於這個陷阱裏看不見有任何去水的地方，事實上洗乾淨也是沒有必要的。假如下次再有一個人跌下去，這個人最不會計較的就是這個陷阱乾淨與否。

司馬洛要知道的就是在他之前，有沒有人曾經死於這個陷阱。

他看不到有血漬，也看不到有任何其他的痕跡，似乎第一次中計而跌下去的就是那塊石頭，而那塊石頭是不會流血的。

司馬洛終於站了起來，用電筒四周圍照射着。原來這個陷阱佔了路面的全部，他雖然沒有掉下去，但是前頭的地面有一呎長一段全部陷了下去，旁邊一點點可以行走的空位都沒有，他是前無去路了。

當然，他大可以回頭再走出洞口的，但這並不是他要做的事情。他還要繼續前進的，他小心地估量着這段距離。一呎，這不算是太遠，他祇要退後，衝前，一躍，就可以飛越過去了。而他也正打算這樣做。不過在這樣做之前，他首先再找到了一塊石頭。這一次這塊石頭是像西瓜一樣大的，相當沉重，要把它舉起來也是相當吃力。不過他現在要做的事情，則是必須要用一塊相當沉重的石頭才能夠做到的。

司馬洛以世界第一流的扔鉛球好手的姿勢及氣力把這塊西瓜般大的石頭一丟丟了出去。這石頭越過了陷阱的上空，「隆」一聲跌到另一邊的地上，跳起一次，滾了幾呎。

然後，這塊石頭就停住不動了。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那塊石頭不動，並沒有沉下去，這也即是說，這個陷阱的後面是不會再有一個陷阱了。假如這塊石頭跌過去也不中陷阱，那司馬洛的人跳過去，亦同樣不會中什麼陷阱了。司馬洛要研究的也正是這一點。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最古老的辦法，一種投石問路的計劃，祇不過他所投的則是一塊非常之大的石頭。

現在，他既然認爲安全了，他便退後幾步，向前一衝，然後發力一跳，便跳了過去，落在陷阱的另一邊了。他也就落在石頭所落過的地方，走到石頭的旁邊去。一如他之所料，並沒有什麼不測的事情發生在他的身上。

司馬洛再走向前，用電筒的光照射着，小心地留意着山洞的周圍，雖然，他不相信會有同樣一個陷阱了。佈置這些陷阱的人不會如此缺乏頭腦，佈下一連串同樣的陷阱的，總是每一次不同的陷阱。不過還是小心爲上。

司馬洛小心地再走了一段山洞，再沒有兇惡的大狼犬出現，也沒有地面陷落下去。

跟着，他就注意到前頭有微微的亮光。那不是太陽光，看上去像是燈光。他小心提高了警惕，但是並不太害怕，因爲自己仍然是在黑暗，而前頭則是亮光。有什麼危機他會先看到，而有什麼人在等着對他不利的話，他也會先看到對方的。

他再轉了一個彎，就可以直接看到燈光的來源了。來自洞口之外。這山洞已經盡了，他知道外面正是黑夜，但是因爲山洞口的外面蓋搭着一座巨棚，好像飛機庫似的，而燈光正從棚頂上射下來，把棚內照得通明，因此他所看見的就不是黑夜。

這是一個很古怪的地方，地面上佈滿了大大小小的石頭，不過最小的石頭也有一張普通寫字桌那麼大，也即說，最小的一塊石頭也可能有一個人躲在後面。

就是因爲這樣，司馬洛就停下步來，不再前進了，因爲他無法肯定哪一塊石頭的後面有人躲藏着，而且說不定每一塊石頭的後面都有人躲藏着。在沒有弄清楚情形之前，他暫時不想繼續前進。

但是這時，棚內却有聲音响起來了。這聲音明顯地聽得出是透過擴音機傳來的。這把聲音說：「司馬洛先生，你可以進來了。」

司馬洛還是在那裏沒有動。他並沒有理由要信任這把聲音，因爲這把聲音可能是一個陷阱。事實上，這裏的一切都可能是一個陷阱。假如他信任這把聲音，他就可能死掉的。

「不，不，司馬洛先生，這不是一個陷阱，」那把聲音似乎知道了他的心裏正在想着什麼，「恭喜你已經過了兩關，司馬洛先生，現在是第三關，第三關是有一種特別的規則，需要言明的。」

司馬洛還是沒有動。他是在想，有什麼規則需要言明的話，他在這黑暗中也一樣可以聽見，不需要到那亮光中去聽的。既然那把聲音是如此明白他的心意，現在一定也該明白他是在想什麼了。

「很好，司馬洛先生，」那把聲音說，「你果然是十分之小心和謹慎的。」

那把聲音停了一陣，司馬洛看見正正對面，那座巨棚有一度門打開了，一個全身黑衣的人踏了進來。這是一個高大的人，上身穿着一件長袖樽領的T恤，下身是一條緊窄的褲子，褲脚也是窄到束着脚踝的。這樣欵式的褲子雖然已不爲時尚，但是在行動的靈活方面却是方便得多的。這個人的手上拿着一把手槍，槍咀垂低着，朝着地面，面其上裝了一隻滅音器。一個瘦削而面色枯槁的人，眼眶深陷。深陷的眼眶裏是一雙殺手的眼睛。雖然那種擴音器還未曾宣佈這一次競賽的規矩，司馬洛已經知道他要做的是一件什麼事情了。這是一個來殺死他的人，他把這個人殺掉，或是這個人把他殺掉。

於是司馬洛也悄悄地在自己的槍咀上套上了一隻滅音器。聲音不大响的槍，在某種環境之下對自己是會有利一點的。這個人既然出來了，那擴音機中的聲音又說：「司馬洛先生，我看你還是出來吧，一會兒，燈光熄滅了之後，你就會很吃虧。你的對手祇要走到洞口，向裏面亂射一通，你中槍的機會就很高了。」

這話司馬洛相信了，他走前去，踏進了那座巨棚之中。再接近一點的時候，司馬洛看到這人的眼中有着一種特殊的神情，他看出這種特殊的神情就是恐懼。這很好。一個恐懼的對手也就是對自己的本領沒有信心的對手。對手恐懼，這就使司馬洛放心得多了。

「好了，司馬洛先生，」那聲音又從擴音機中傳出來，「這是一場決鬥，在你面前的一位是高堅先生，一位很有經驗的槍手！」

這是介紹，但是兩個人的臉上都是毫無表情的，固然不會握手，甚至沒有微笑

。兩個人都知道一會兒祇有其中一人剩下來活着的，因此他們也沒有什麼理由要對一個可能殺死自己的人表示友善了。

那聲音頓一頓之後，又說：「當然，你們都知道，一會兒你們是祇有一個人能活下去的。司馬洛先生，高堅先生盡他的能力制止你進入他出來的這個門口，而你則是要通過這個門口才能算過了這一關。這是一場沒有什麼規則的決鬥，你們手上有槍，但不一定要用槍——假如你們有更好的辦法的話。沒有什麼事情是違例的，祇要達到目的就行。你們都看見，這裏有許多石頭，這就是你們的戰場，你們會在這裏捉迷藏，直至一方勝利爲止，而且你們全是在黑暗中捉迷藏，一會兒，你們會聽到倒數十下，一數完了，燈光就會熄滅，因此，你們現在就應該開始計劃自己的行動了。明白了沒有？」

那個叫高堅的人沒有回答，祇是眼中的恐懼感增加了一點。這也難怪，在漆黑之中槍戰，碰運氣的成份很高。什麼都看不見，槍法如神也沒有用的。

司馬洛也沒有回答；他已經在開始計劃了。

「再重覆一次，沒有什麼行動算是犯規的，祇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擴音機中那聲音說，「現在開始倒數了。十……九……」

數得很慢，兩秒鐘才數一個數目，因此差不多要二十秒鐘之後燈光才會熄滅了。高堅的眼睛開始閃動，選擇着哪一塊石頭適宜他在燈光熄滅之後撲到後面去。

但司馬洛的計劃是完全不同的。當擴音機的聲音數到「六」的時候，他就以閃電般的速度提起槍來，發射了一响。高堅叫了一聲，身子打了一個轉，手中的槍飛走了，因爲司馬洛的子彈準確地擊中了他的槍。

高堅咒罵着飛身再向地上的槍撲去，司馬洛又發了一槍，那把槍又飛走了，司馬洛飛快地衝過去，一面叫着：「你說沒有什麼行動算是犯規的！」

擴音機中傳出來的是一陣咯咯大笑。這笑聲顯然不反對司馬洛這做法，而且還表示欣賞了。

司馬洛已經到達了高堅那裏，把高堅的槍拾起來，而且用自己的槍抵住高堅的額。

高堅的臉扭曲着，上面充滿了猙獰的神情。「你……你這……」他咬牙切齒着，「將來我在地獄裏會再見到你的！」

「別傻吧，高堅，」司馬洛說，「你沒有聽清楚。那聲音兩次聲明沒有什麼算是犯規的。那聲音說倒數完了之後，燈光就要熄滅；但是並沒有說我們要在燈光熄滅了之後才動手。這祇是給我們的錯覺，其實在一宣佈了這是一場不擇手段的決鬥之後，已經可以動手了。你祇是太笨。」

「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跟你碰頭，那時我會慢慢地，慢慢地折磨你！」高堅還是咬牙切齒着。

「高堅，高堅，」司馬洛還是把聲音壓得很低，搖着頭，「別這樣幼稚吧，既然我可以把你的槍打掉，我也可以在你的心臟或者你的兩眼之間放一顆子彈的。爲什麼我沒有這樣做，就因爲我與你無怨無仇，可以避免的話，我就不想殺掉你！」

高堅的臉上的表情有了變化。剛才的痛恨現在化爲感激了。司馬洛繼續低聲說：「我看得出你是不願意幹這件事的，也許是爲了錢，也許是被逼，也許是因爲兩種理由。但你得告訴我，你以前幹過這種事情沒有？」

「這是第一次。」高堅痛苦地說。

「我對你講的話，不要告訴任何人，」司馬洛低聲說，「知道嗎？」

高堅因爲額上槍咀抵着，不能點頭，但是他用眼睛表示答應了。

「現在我要做一件對不起你的事情了，」司馬洛說。他把高堅額上的槍咀移開，另一隻手則已揮動他沒收了高堅的手槍，槍柄擊在高堅的額上，高堅暈過去了。但是，當高堅醒來的時候還是會感激他的，因爲頭痛好幾天，無論如何也好過連性命也丟失了。

司馬洛離開了高堅，兩隻手都拿着槍，走到高堅出來的那個門口，推開門，發覺外面不是空曠的地方，而是一條狹窄的走廊，大約祇有三呎寬，假如兩個人並肩走，就不容易走過去了。而這走廊全是金屬的。

左右兩壁，以至天花板，全部都是金屬，看來是鋼的。司馬洛遲疑着不敢踏進去。雖然高堅是從這走廊出來的，這却並不就表示他可以安全地踏進去。全部是鋼，這即是說隨時可以通電，假如司馬洛踏進去了之後才通上電流，那就可以把他電成焦炭了。

接着司馬洛記起了高堅脚上穿着的鞋子。那是一雙膠底鞋，於是他匆匆回頭，脫下自己的鞋子，而穿上了高堅的膠底鞋。穿着膠底鞋就不怕觸電了，雖然這雙膠底鞋穿在他的脚上是稍嫌寬闊一點。

擴音機又傳出來咯咯笑聲：「司馬洛先生，你果然很小心，但未免太小心一點了，我們總不會把你電死的，這樣就勝之不武了。」

司馬洛沒有回答，也不打算相信這把聲音。膠底鞋是他最好的保障。

他再踏進了走廊之中。走廊的頂上有三盞燈，而走廊盡頭之外也是一個光亮的地方，看來是一座空洞的大廳之類，暫時因爲視野窄小所限，他看不到這座大廳之中究竟有些什麼。

司馬洛小心地走在走廊中間，兩隻手都拿着槍。他不知道下一步的難關是什麼，但假如是另一個槍手出現的話，他希望他是先有機會開槍的人。

他走到走廊中段，事情就發生了。忽然之間，就像有二隻隱形的手要把他手中的兩把槍奪去。司馬洛極力握住槍，這二隻無形的手就把他的手向兩旁的牆壁推去，就像要把他分成大字形似的。

司馬洛無法抵抗這兩股巨大的氣力，祇好連忙放手，那二把槍就「轟轟」二聲撞到牆壁上，黏在那裏了。在這一剎間，司馬洛就知道這走廊果然是通上了電流，但不是用以電死他的電流，而是使那兩壁上出現非常强大的磁力，把他的槍吸去了。假如他不放手，手背也會重重地撞在那牆壁上的。

下一剎間，司馬洛又身不由主地向右

邊的牆壁側了過去，手腕撞在牆上，一陣痲痹，而且拉不開來。

他連忙用左手把腕錶的皮帶解開，把手抽回了，因爲腕上的錶也是金屬的，强大到難以置信的磁力把他的腕錶吸了過去，於是也使他的手腕撞過去了。

反正腕錶給這樣一吸過，錶內的機件也有了磁性，也沒有用處了。而且，司馬洛也匆匆把刀子及電筒取出。

因爲這兩件東西也是金屬的，被那强大的磁力吸引着，就像要把他的褲袋弄穿而飛出去似的。

他一把它們弄出來，它們就已飛過去貼在那鋼的牆壁上了。假如司馬洛不是盡量小心，那麼，小刀在飛行之中很可能就已經把他的一隻手指割了下來。

司馬洛的身上既然沒有了金屬，就不受甚麼影响了，他走前一步，試試把貼在牆壁上的手槍拿下來。但是沒有用，手槍在牆壁上吸得那麼緊，就像是焊在那裏似的。而且他相信就是他能取下來，他也不敢使用了，鋼鐵給這樣强的磁力吸過，本身也會有了磁力，就像是給傳染病菌傳染似的，機掣有了磁力，子彈也有了磁力，互相吸引得亂七八糟，天知道當他放槍會發生甚麼？他沒有過這種經驗，但他知道的是，假如一把槍的機件有了障碍的話，勉强放槍，最可能發生的事情就是爆炸。

至於那把刀子，看來對他也是沒有甚麼用處了。要把它拿出走廊的盡頭，那得要跟它摔角一番，沒有刀子，他的戰鬥能力所打的折扣不大，不及一把槍那麼大。於是司馬洛放棄了這一切，踏出走廊外面，那外面究竟有些甚麼。

他走出去了，發覺那外面果然是一座空曠的大廳，也全部都是金屬的，跟那走廊一樣，牆壁，天花板及地板都是金屬的。假如這裏鋪了地毡，佈置一些新欵的傢俬，那是會成爲一座相當舒服及現代化的大廳的。但是現在這廳子之中則是甚麼擺設都沒有，祇有一個人在等着他。

這個人比他高了差不多一呎。

而且不單是高而已，其他的部份也是照高度成爲正比例。換句話說，這人是個巨無霸，司馬洛與他比較，就像一隻普通燒鷄放在一隻燒火鷄的旁邊。

這個人的身上除了一條老虎皮的三角褲之外就甚麼都沒有了，一身肌肉十分豐富而且結實。司馬洛毫不懷疑這是一個力氣非常大的人，而且知道這不是一個正常的人，這人有着一雙瘋狂的眼睛，而咀唇間正在流下白色的涎沫。

這個人在此的作用也是不需要懷疑的，他就是等着要殺死司馬洛，因爲司馬洛才一從那走廊中出來，他就衝過來了，這時，司馬洛就感到後悔，也感到慶幸了。

他後悔的就是沒有把那刀子也帶出來，不錯把那刀子帶出來，也許會像摔角一樣辛苦，但是無論如何總也勝過與這個巨無霸摔角的。與這人摔角，他看來毫無取勝的希望。這人太高太强壯了，雖然司馬洛學過柔道，懂得借力使力，也明白「四兩撥千斤」的道理，但係要撥動千斤的話，你也得要有四兩的份量才行，假如你祇有一兩或者二兩，就撥不動了。不論如何精於柔道的人，也無法與一部坦克車對抗，而這個巨無霸就差不多等於是一部坦克車，司馬洛就是無法對付。假如有一把刀子，那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了。

至於他慶幸的就是他換上了高堅那雙膠底鞋，這裏的鋼地板是非常之滑的，假如穿着一雙皮鞋，就很難站得穩了。但膠的鞋底則可以把地面吸住，使他不致於受到滑來滑去之苦。

那巨無霸就像古羅馬的鬥士一樣，司馬洛一從走廊裏出來，他就直衝過來了，司馬洛連忙向大廳的中央一跳，巨無霸撲了一個空，起碼他知道，這人在速度方面不算太强。

巨無霸猙獰地微笑着再轉過來，看着他，就像正在考慮應該先把司馬洛的手臂扯下來還是先把他的一條腿扯下來。司馬洛很可惜這人可不是像足一個古羅馬鬥士，古羅馬的鬥士多數是頭光如鏡，而兩隻手腕套着一隻鋼箍的，他希望的就是，那鋼箍，假如這人手腕上有着一雙那種羅馬鬥士式的鋼箍就好辦了，他可以就這樣逃進走廊內，那人祇要一追進來，兩手就會牢牢地被吸在那鋼的牆壁上，像他的槍及刀子一樣，即使那個從擴音機裏講話的人把電流截斷而使磁力消失亦不要緊的，因爲那時可以把他的刀子甚至他的槍拿下來了。

但是這個巨無霸可不完全像一個古羅馬的鬥士，他的兩隻手腕上既沒有箍着兩隻鋼箍，而他亦並不是頭光如鏡的，事實上他有一把很長的，近乎嬉皮士般的頭髮，這一點又似乎是理所當然的。這樣一個人，可不容易找到一個人肯替他剪髮呢。

這巨無霸發出一聲吼叫，又向司馬洛衝過來，司馬洛逃走，逃到最遠的一面牆壁的前面去，貼身在牆壁上。那人大爲得意地一拳向他擊過來。

司馬洛迅速一側身，就聽到雷鳴般的「轟」一聲。

那隻巨大的拳頭是擊中了那鋼的牆壁，而這個人的拳頭却是若無其事似的，臉上那個微笑也還是一直沒有消退。這等於是說，假如你用一塊鋼去擊他一下，也不會使他感到痛苦了。他祇是受了震動而稍爲呆了一呆。

司馬洛毫不遲疑，馬上就開步向大廳的對面逃過去。這裏總有另外一個出口的，而他看見大廳的左側有一度關上了的門，門旁有一顆按鈕，這顆按鈕當然就是用以把門打開的。司馬洛的想法是，他祇要逃出了這大廳，把那巨人拋落在後頭就行了，他並沒有心要與此人作生死鬥的，但是，手按在按鈕上，那門却沒有甚麼反應，司馬洛再按了幾下，仍然如此。

而那個巨無霸，又向他衝過來，同一時間，擴音機內亦再透出聲音來，這聲音說：「司馬洛先生，沒有用的，你必須連續按着這按鈕三分鐘才能把門打開，你用不着一定殺死他，事實上殺死他亦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要能够令他給你三分鐘的時間。」

司馬洛非常迅速貼着牆壁滾了兩滾，離開了原來的位置。「轟」，巨無霸的拳頭又擊在他剛才所在的地方。

這人的拳頭到底還不是比鋼鐵還要堅硬的，這樣擊了第二拳，他就有點痛了。

他把拳頭抽回來，用另一隻手揉着指節的部份，顯然是正在找尋另一個辦法去制服司馬洛。

司馬洛也小心打量着他，也是在找尋着一個辦法去制服這個人，但毫無疑問，司馬洛的辦法是比對方少的。

他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決不能與此人硬碰，亦不能與他近身搏鬥，假如一給這人抱住，那時他就休想脫身了。

這個人一步一步向司馬洛走過來，司馬洛也一步一步後退，幸好這座大廳的面積是很寬大的，他有很多迴旋的餘地，他始終保持着距離，那人就奈何他不得，雖然這也不是辦法。

他奇怪這個巨無霸以前又殺過多少人？但看來巨無霸是不會回答他這問題的了。這個巨無霸現時看來根本就沒有談話的心情。

那人慢慢前進，司馬洛也慢慢後退，那人加速追過來，司馬洛就轉身逃走。假如用消耗氣力的方法去對付可以嗎？這人身子沉重，跑起來當然要消耗更多氣力，不過另一方面，他却也是有很多氣力可以消耗的。

他們在那大廳中一追一逃着，走了好幾圈之後，司馬洛又站定了，那巨無霸馬上一衝而前，張開兩臂向他一抱抱過來。毫無疑問，這種戰略是有利於這個巨人的。他即使擊中司馬洛，也未必能够使司馬洛倒下來，但是假如他能把司馬洛捉住，那就完了。以他的氣力，他可以把司馬洛的肋骨全部壓斷，亦可以慢慢地緊抱，使司馬洛慢慢地窒息。他有的是優良的氣力，他要怎樣進行，都是可以隨他的意思的。不過司馬洛並沒有這樣容易給他抱住，司馬洛迅速地一側身閃過，然後揮動手掌，在他的腰後擊了一掌。

好像擊在車輪上似的，他的手掌並不太痛，祇是給彈回開來，而那巨人祇是踉蹌了一步，又向他轉過來了，並不憤怒，祇是更加得意地微笑着，司馬洛不是他，當然無法知道他究竟痛不痛。不過看他毫無憤怒的表現，就知道他不會覺得怎樣痛了。而司馬洛這樣用盡力氣的一掌，通常是能令一個普通人的腰骨受到嚴重的傷害的。

這人獰笑着也向司馬洛揮過來一拳，還好這人的氣力雖然是非常强大，速度却不大高，司馬洛還是可以輕易地一側身閃過了，然後伸直兩隻手指向他的眼睛一插插過去。

這人連忙把頭側開去閃避，不够快，但是兩隻眼睛是很的小目標，頭一動，手指就插不中眼睛，祇是插中了眼睛旁邊的皮肉。或者應該說是皮骨，這個人的身上肌肉雖然寬厚得驚人，臉部却是並沒有很多肉，事實上那裏就祇有皮包着骨頭而已。司馬洛的手指一插上去，就像插在石柱上一樣，他自己痛苦地叫了起來，連忙退後。因爲他這一下也是很用力的，但是却是插在一個插不進去的地方，就變成了是他自己的手指承受了大部份的勁力了。

這個巨人用手揉着眼睛的旁邊，開始有點憤怒的表示了，那個部份當然是比較敏感的，他給這樣猛的插了一記，也感到有點痛苦。

他咆哮一聲，又向司馬洛衝過來，司馬洛祇好匆匆退後，暫時不敢再動用同一的招式了，他可能再插兩下還是插不中巨無霸的眼睛，那時他自己的手指就可能要斷掉了。

他又退到了那鋼的牆壁前面了，背抵着牆壁，巨無霸又一拳向他擊過來，司馬洛故意在最後一秒鐘才閃身避開。「轟」！那隻拳頭又是擊在鋼板上。

這一下擊得比剛才更重，因此那個巨無霸又要用另一手揉着這隻手的指節了，而司馬洛馬上就乘時竄到了他的身後，一脚從他的兩腿之間揪上去，踢中了胯下。

這應該是人體最軟弱的部份，任你是甚麼巨無霸在這裏給踢上了一下，也要蹲下來而失去抵抗力的，但是發生的却不是這樣的情形。司馬洛祇是覺得自己踢中了一塊堅硬的石頭，痛的是他的脚，他連忙踉蹌地跳後，免得這個巨無霸乘機向他繼續進攻。而現在他也明白了，這人也像是一個摔角手一樣，在那條虎皮褲子下面穿了一隻護罩，因此這個部份是不容易被襲而受傷的。

那巨無霸又轉身衝過來了，司馬洛連忙逃走，一面思忖下一步應該如何是好，攻眼睛是不行了，好不容易才在那個最軟弱的部份踢了一脚，然而這一踢也是不行，那還有甚麼是行的？

又退到了牆壁前面了，又一隻巨大的拳頭擊過來，司馬洛又靈巧地一閃閃過。也許，假如讓這傢伙繼續向牆壁一拳一拳擊過去的話，那這傢伙的拳頭是終於會變成血肉模糊的一團的，但問題是他會不會這樣，這個對手到底也不是一個傻瓜，當拳頭太痛的時候，他自然就會停手了的。接着，司馬洛就注意到了那一頭長長的頭髮。

趁着這人還沒有轉過身來之前，司馬洛忙伸出一隻手去，一抓住了一束頭髮，猛的一扯，那一束頭髮就給拔了下來了。

而跟着那人就發出了一聲使整個大廳震動的吼叫。任他是銅皮鐵骨也沒有用，這一下果然使他痛得要命。事實上頭髮給拔下來的地方，連血也流出來了，單單一根頭髮拔下來，那祇是痛一痛而已，但整束頭髮一起拔下來，事情可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那人瘋狂地向他衝過來，司馬洛在那大廳中團團轉地逃走着，一面慶幸他已經找到了一個制敵的方法，一面小心不退到牆壁前面去，這是心理性的戰術了，現在這個巨無霸是痛苦與憤怒一樣多，假如讓他揮一拳過來，即使擊不中他而擊中那鋼板，還是有消除怒氣的作用的，不讓他擊中甚麼，那他的怒氣就會愈來愈增，而形勢對司馬洛也會愈來愈有利了。那人果然瘋狂地追在後面，就像一隻貓兒在玩老鼠的時候發覺玩出了禍來了。

司馬洛一直在逃跑，後來他覺得差不多了，又逃到了牆壁面前，那人又用盡力氣一拳向他擊過來了。一如司馬洛之所料，當一個人充滿了怒氣的時候，理智也失去了，而這個巨無霸本來也並不是一個如何狡猾的人。一個人當四肢一發達的時候，頭腦自然就會簡單得多了，所以這個人忘記了假如他這拚命一拳擊不中司馬洛的

時候，他所擊中的就會是那非常堅硬的鋼板了。

司馬洛仍然是在最後一刹那間，閃身避開，那人的拳頭果然就擊在鋼板上了。

這一次的「轟」一聲響與前兩次不同，證明他是用足了氣力的，因此那人也震得呆了一陣，而司馬洛也立即採取同樣的戰略，身子一轉，一手抓住那人的一束頭髮，迅速一拔，那束頭髮又到了他的手中了。

那人不停地狂叫起來，而司馬洛已經逃得遠遠的了，那人經過這一下，簡直變成了瘋狂似的，右手不斷揮動着，要減除那擊在鋼板上面造成的痛苦，左手則不斷在頭上抓着，要消除頭髮給連同頭皮拔去的痛苦。而且還有自尊心喪失的痛苦亦在折磨着他。

他仍然怒吼着，終於找到了司馬洛的所在，又向司馬洛衝過來，司馬洛直向大廳的另一頭逃去，由於這一次距離較遠了，他有機會演一下戲，在離開牆壁還有兩步的時候，他詐作一失足，向牆壁仆過去，頭撞在牆壁上，連忙轉身，靠在那裏，眼睛及擧動都變得呆滯起來，就像這一撞使他變得頭昏眼花了。

這是很精彩的演技，那巨無霸即使在清醒的時候也未必能觀察出來，何況現在他又是在半瘋狂之中，因此他認爲這是把司馬洛置於死地的機會了，而且他也正正做了司馬洛希望他會做的事情。

他一低頭，就像一隻蠻牛似的向司馬洛直衝過來，無疑地他是要一頭撞在司馬洛的身上，把司馬洛壓扁。

但司馬洛祇是在演戲而已，假如他是眞的頭昏眼花，那他當然是難以避過這一撞了，然而事實上他却是清醒異常，因此這一頭撞過來，他還是輕輕一閃就閃過去了。

他聽見「轟」的一聲，覺得似乎整座大廳都在震動時，他已經跑到了廳子的中央，直至到達了那度門的前面，一手把按鈕按了下去的時候，他才回頭去看看。

那個巨無霸正跪在那裏，兩手也按着地面，有點像一隻狗，一動也不動的，那一頭撞在鋼的牆壁上，雖然强壯如他，也難免要吃不消了，他正陷於半昏狀態，不過也並沒有暈過去，他祇是受了劇烈的震動，所以一時痲痹了。也許連方向都分不清了，但是沒有暈過去。

司馬洛按着那按鈕，一面在祈禱，希望這個巨無霸的半昏狀態能維持三分鐘，祇要三分鐘，他就可以開了門出去，過了這一關了。

而由這時開始，時間在司馬洛看來就像過得很慢，太慢了，似乎現在的每一秒鐘都等於先前的五分鐘，就像他的每一秒鐘都等於剛才的五分鐘，然而對方的一秒鐘則還是剛才的一秒鐘。

他的五分鐘長的，怎能夠和對方的一秒鐘長的一秒鐘競賽，烏龜與白兔競跑？

那個巨無霸終於動了，他的雙手離開了地面，企圖站起來，但是祇站了一半，兩膝一軟，又跪下去了，這使他又靜了好一陣，然後他伸出手去，扶着牆壁，終於站立了起來。

他回過頭來望，望見了司馬洛，司馬洛也望望那度門，還是毫無動靜。天，究竟已經過了多久，那度門還沒有打開來。假如那擴音機裏所說的是準確的，那他就必須連續按着這度門三分鐘，即使兩分五十九秒也不行。假如差一秒鐘就放手，便前功盡棄，又得從頭再來了。

巨無霸向前踏了一步，又連忙退後，用手扶着牆壁，由於發覺自己脚步還是不穩，他必須休息一下。

司馬洛希望他休息一個鐘頭。

但巨無霸恢復得很快，心裏的極度憎恨在他的臉上表露無遺。也許就是這種極度的憎恨使他復原得更快，他終於怒吼一聲，又向司馬洛衝過來了。

司馬洛貼身在那牆壁上，張成一個大字形。他這樣做是因爲他要遠離那度門，然而他的手指又得繼續按着門邊那隻按鈕。他這樣張開成爲大字形，身子便可以盡量離開那按鈕，而伸盡的手指尖則仍保持按着那按鈕。

在極度憤怒和憎恨之中，那巨無霸顯然誤會了司馬洛這是一個手足無措的姿勢，於是他緊握雙拳，兩臂伸直，拳頭合併在一起，直向司馬洛衝過來。

他的頭已經吃過一次苦頭，暫時不能再用了，所以他就改爲用兩隻拳頭。他相信單單應用兩隻拳頭，他也可以一下子把司馬洛壓扁，現在他是完全沒有貓玩老鼠的興趣了，祇是要快，快快速速，乾乾脆脆地一下子把司馬洛了結算了。

而司馬洛算準了時間，在拳頭差一點到達時迅速一閃閃開，但那隻手指還是按在那按鈕上沒有放掉。

「蓬！」巨無霸的拳頭又是擊中了鋼板，而這一下又是比先前的拳擊重得多了，他痛苦地彎下身子，抱着自己的拳頭。

司馬洛用盡力氣，猛的在他的膝後踏了一脚，滿以爲這是不會有甚麼作用的，但是居然有用，那巨無霸兩膝一軟，就跪了下來，由於他仍然是太接近了，所以司馬洛又伸出一隻脚去，踏住他的肩，猛的一撐，這一下居然又收效，那巨無霸好像一隻巨大的肉球似的滾了兩滾，滾開了。

司馬洛奇怪假如繼續向這傢伙進攻的話，是否能夠把他擊暈，但對這一點可不大存有希望，因爲他的拳脚不是鋼的，而除了鋼之外，似乎沒有甚麼能夠對這怪物造成甚麼傷害的了。而且他已按着那按鈕那麼久，就像已經按了好幾個鐘頭了，怎可以現在再放開而功虧一簣呢？

事實上那巨無霸亦復原得很快，他又慢慢爬起身來了，站在大約十呎之外，揉着拳頭，無疑是一等拳頭上的痲痹消除了之後就衝過來。

司馬洛心裏不斷地咒罵着，這門究竟是怎麼攪的？三分鐘，他好像已經按了三百分鐘，還是沒有甚麼反應。

那個巨無霸忽然改變了主意，似乎認爲等他的拳頭復原是太慢一點了，他的頭也暫時不能用，但是還有雙脚。他的雙脚沒有甚麼問題的。

於是他擧起一隻脚來，對準司馬洛，司馬洛小心地看着這隻脚，準備在這隻脚一撐過來的時候就閃開，他差點忽略了背後有點異動。

他從眼角中注意到那度門無聲地滑開

了，好像普通升降機的門一樣，從中間分開，退向兩邊。

司馬洛立即放了按鈕，閃出門外，而那巨無霸大叫着一脚撐過來，整個人飛了起來，一隻脚先行。

司馬洛雖然閃出了門外，還是不覺得安全。

門開了，他可以出來，但那怪物一樣可以出來呀。

但當他扭頭一看時他就發覺並不如此。那門原來祇是開一秒鐘，他一出來，一放了按鈕，那門又迅速關上了，好像一隻鋼的巨咀，一張開又咬闔，而快如閃電。

在門關上之前的一刹間，那隻巨大的脚到達了，那巨無霸以爲他即使踢不中司馬洛也會踢中牆壁，那他就可以借力一撐而直跳回後面，立定在地上了。但情形却不是如他所料想的，由於他踢不中司馬洛，而門也開了，沒有牆壁讓他踢中，於是他失去了平衡，重重地跌在地上，那隻脚伸出了門外。就在他能把脚收回去之前，那門已經迅速闔上，夾住了他的小腿。

司馬洛聽見門與腿骨相撞時發出的聲音是刺耳的，而跟着就是那人發出來的尖叫，一直不停。這門闔上時不但速度高，而且力度極强，假如司馬洛是慢條斯理地走出來的話，可能就給這門夾扁了。

從這人的叫聲的痛苦程度，司馬洛相信假如是自己的腿給夾着，可能就這樣斷去了。他愕愕地看着這隻脚在門縫中間掙扎着，皮肉脫開，血流出來。接着他看見一雙手也出現在門縫間，企圖把門扳開，他也看到那巨無霸的臉的一部份，是那麼猙獰而充滿痛苦的，但即使力氣大如這個巨無霸，亦是無法把門扳開。

也許他可以伸手去按那按鈕，但他的手伸得到嗎？而且他可以支持三分鐘嗎？

司馬洛是看着，無法帮助他，亦不打算帮助他，這樣一隻祇爲了殺人而存在的怪物，讓他繼續存在於世界上，對人類亦不見得有甚麼好處。

他祇是呆呆地看着，直至那人的叫聲軟弱下來，停止了，那隻脚仍然夾在那裏，也不再掙扎了，祇是血還在流着，也許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以後會少了一條腿，殺人對他就不會再是一件輕而易擧的事了。

司馬洛這時才記起扭轉頭來看看他自己是到了一個甚麼地方，他發覺這又是一座山洞，大致是直綫通向前面一個有燈光的地方。

他已經過了四個難關，無疑地，前頭就有第五個難關在等着他了，那是一個怎樣一個難關呢？祇有一個方法可以知道，就是走過去看看。

他通過了那條走廊，到達了盡頭，就踏進了一間豪華的臥室之中了，這裏面燈光是幽暗的，而地下鋪着名貴的厚地毡，現在一身臭汗，衣服亦相當破爛，脚上穿的又是一雙頗爲不倫不類的膠底鞋，踏在這地毡上，實在顯得有點不配，和臥室中那名貴的傢俬及燈飾設備顯得有點不配，與床上躺着那個美麗的女人亦顯得有點不配。

簡直像做夢一樣，他似乎在不大適合的時候闖進了一位美人的香閨了，祇不過他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夢，不過，在不適當的時候闖進，這一點則是絕無疑問的。

這個美麗的女人身上祇穿着乳罩和三角褲，躺在床上，幾隻錦繡的軟枕把她的頭墊高了，一隻手上正拿着一隻小小的銼子，似乎正在修着自己的指甲，當司馬洛踏進來時，這隻銼子就停住了，她並沒有抬起頭來，祇是以一種低沉而有點近乎混濁的聲綫說：「我還以爲你來不到這裏的了。」

這種聲綫當發自一個美女的喉嚨時，是非常富於吸引力的，似乎有一種特殊的震盪傳進他的心的深處。

司馬洛愕愕地看着她。這個女人的身上的綫條優美得像一座塑像，而她的姿勢，也就像是經過了攝影家的指導似的，擺放得十分美妙，她的皮膚白皙，有如新磨好的象牙。祇有那頂帽子則是殊不好看，好像一隻南瓜形的大膠袋，把她的頭髮全部都套住了，不過司馬洛很快又發覺這其實並不是一頂帽子，而是一隻自動恤髮器。女人自己在家裏弄頭髮用的，把頭髮用髮捲弄好了之後，就把這隻膠袋套在頭上，插頭插進電掣，就有熱風吹進這膠袋之內，使濕的頭髮乾起來，以及把髮型定住。他還可以看見連到膠袋上的那條管子。

「過來呀。」她還是低着頭，「讓我慰勞你一下，你實在太辛苦了。」

那把聲音好像一隻無形的手在司馬洛的心裏輕搔着，引起了一種難言的微癢，司馬洛現在雖然是疲勞以及有如驚弓之鳥一般的境地中，也不由自主地心裏一動。

「我還有一個難關要過。」他說：「還是讓我快點完事吧。」

「你需要的是休息一下。」她說：「看你已經筋疲力盡了，不好好地鬆弛一下，你是永遠過不了這最後一關的。」

司馬洛還是遲疑着。雖然他一向對於美麗的女人都有相當濃厚的興趣，但現在他實在沒有那種心情。

「我是奉命在這裏慰勞你的！」她說，「假如你不需要我的服務，本來是最好不過的，但這一次却不同，我想不到你是這樣英俊的一個男人，而且你居然可以到達這裏。你是一個英雄，我對你很感興趣，假如你不要我，我不會告訴你下一步該走那一條路。」

她這最後一句話倒把司馬洛難倒了。假如她不告訴他，他的確不知道下一步應該如何走法。他環顧室內，除了他來時那條路之外，看不見有其他的門口，也許又是有另一度暗門之類，而這度暗門是要由她打開的。

他聳聳肩，心裏想：鬆弛一下可有什麼不好？既然她這樣說，那顯然他是不受時間限制的了，他可以在這裏鬆弛一下，甚至可以在這裏睡一覺，然後才再去應付下一步的難關。

於是他走到她身邊去，第一件事就是取去了她手上那隻指甲銼，丟在地上。這東西在他不提防的時候也可能是一件武器，而司馬洛是個小心的人，他不想冒險。

她那雙大眼睛在柔和而近乎昏暗的光綫之中凝視着他，低聲說：「我頭上的東西可不要丟掉，再給我五分鐘就行了，我會讓妳看到我有一個多麼美麗的髮型。現

在，先給我一個吻。」

「你好像很習慣這種事情，」司馬洛說，「你在這裏接待過很多客人了嗎？」

「我是第一次到這裏來，」她說，「假如以前在這裏有過很多客人，那是別人的事情了，與我完全無關！我說吻我，你沒有聽見嗎？」她的眼睛閉上了。

於是司馬洛俯前去輕吻她的咀唇。他發覺她的咀唇是冷的，然而她的動作相當熱情，她的兩臂慢慢地把司馬洛的身子抱住了。

司馬洛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吻，他所得到的感覺與他以前的吻是不相同的。人體有動物的電流，當男女一吻，電流就互通，引起一種快美的感覺，但是她却好像沒有這電流。而且當他企圖吸吮那咀唇時，也覺得這唇皮是太硬了，有點像是橡皮。

接着，她的兩臂開始抱緊。太緊了。

「唏！」司馬洛吃吃笑着，「你太粗魯了，我還以爲你很溫柔！」

但是他跟着就沒有心情笑出來了，因爲她實在抱得太緊，她使用了不應該用那麼大的氣力，事實上一個女人不應該有的那麼大的氣力。他開始感到胸骨發痛，而且他知道祇要再拖延幾秒鐘，他的胸骨就要有折斷的可能。

他連忙用手掌向她的肋骨上一插。這通常是很有效的一招，肋骨的部份是比較敏感的，這樣一下，通常就可以使一個把你緊抱的人鬆開。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司馬洛並沒有獲致他所預期的效果，就像剛才對付那個巨人的時候一樣，他覺得插着的就像是包着橡皮的鋼。她那象牙色般的皮膚一點也不軟，也一點也不嫩，而且司馬洛發覺那下面沒有肋骨，皮膚下面就像是一整塊的鋼板。

忽然之間，他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而當他明白了的時候，他就不禁出了一身的冷汗。他醒起剛才她說話的時候咀也並沒有動過，而且她的全身是凉的，並沒有體溫。這並不是一個活人，這是一個機械人！而這個機械人的兩臂正在把他緊抱，抱得愈來愈緊，似乎沒有什麼可能使它停止這緊抱的動作。一個機械人，這比較給那個巨無霸抱住還要危險了。即使那個巨無霸把他抱住，他還可以在他的耳朵上或者鼻子上咬一口而使他放手，但對一個機械人就不能這樣。機械人是沒有感覺的，你在它的身上咬一口，它也不會覺得痛。

司馬洛拚命掙扎，但掙扎是沒有用的，機械就是機械。那雙手臂還是把他抱得愈來愈緊，司馬洛連呼吸的能力也沒有了，因爲肺部被壓而收縮，祇是縮了起來，而不能够膨脹。他相信他很快就會失去知覺。但在失去知覺之前，司馬洛仍然要作最後的賭博。他猛的伸出手去，抓住她頭上那副恤髮器伸出來的那根管子，用力一扯，用了最後一點氣力。

那根管子給他扯脫下來了。

司馬洛沒有失去知覺，那雙手臂的壓力已經停止了，但是也沒有放鬆，祇是這樣停留着，仍然擠壓着他的肋骨，司馬洛的呼吸仍然很困難，但他是仍可以呼吸。

他知道這一次實在很幸運。他猜中了那根管子實在就是把電流通到這機械人身上的電流。

這機械人當然是用電力操縱的，把電綫拔去，沒有了電力，自然它就不動了。

司馬洛再企圖掙扎，還是沒有用，那雙機械的手臂就是這樣把他鎖在那裏，假如他是一條鱔魚，有着濕滑的身子，那他也許可以脫出來的。但他不是一條鱔魚。

他被鎖在這雙機械臂之中了，雖然性命危險暫時還是沒有的，但他如何可以脫身？

他伸出手去向地上抓，但他的手伸不到地面，於是他祇好用脚撐動，撑了幾下，他終於與這個女人一起滾離床上，跌到地上去了。這一跌又使司馬洛差點暈了過去，因爲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架機器，機器是硬的，而且這具身子也是完全僵硬的，跌下去時，不論是誰的身子在上，誰的身子在下，總之吃苦的都是司馬洛。

肋骨的痛終於逝去了，司馬洛才移動兩手，在地毡上摸索着，終於右手摸到了那把修指甲的小銼了。這小銼假如他剛才不是拿走了而丟到地上的話，會不會現在是已經插進了他的背上呢？

但總之現在這隻小銼是成爲了唯一可能救他的命的東西了。他用這小銼在這機械人的身上戳着，探着，探到它的皮膚下面並不是全部都有鋼板，而是有些部份是有空洞的。他在空洞的地方刺進去，發覺這倒不是難事。那些人造的皮肉並不太韌，很容易就割開了，跟着，他就用手盡量把那些皮肉撕去，直至他的手可以自由地探進那具身體之內。他不知道那裏面的構造究竟如何，也看不到，就祇能用手去摸索，終於摸出了那雙手臂是由好幾組齒輪推動的，小齒輪推動大齒輪容易，但反過來要用大齒輪推動小齒輪則比較難了。手臂的肩部關節是一組較大的齒輪，假如要把手臂推開，等於是要用大齒輪推動小齒輪，所以推不動了，但是，現在司馬洛伸手進去扭動那些小齒輪，就相當容易地可以使大齒輪轉動，於是那雙手臂也慢慢張開了。

（未完）

絕技奇招

截拳道的秘密

希華

作爲一代武林高手的李小龍已經消失，李小龍遺留下來的截拳，似乎沒有甚麼人靠它成名，甚至很少人知道截拳究竟是怎樣創造，它的威力在甚麼地方，閒來無事，我試把李小龍創立「截拳」，以及截拳的特徵寫下來，作爲紙上清談。

李小龍稱爲截拳道的一種拳脚，照他稱述，開始的一段時間，並非把它稱做「截」的，而是稱做「節」，他認爲這種拳脚並非從頭到尾一連串打出，而是一節一節，換句話說，它含有百多個實用的招式，不能把它串在一起，只是一截截的練習，故稱爲截拳。

後來李小龍成名，訪問他的人愈來愈多，他自己不好意思把這種拳脚稱做「節」，只好改稱爲截，事實上這一派的出手俱是截擊成份居多，稱做截拳道，名符其實，無怪李小龍把它改變名稱的。

照李小龍稱述，中國功夫有十多大門派，當然不是那一派打得好就稱雄的，只是說該門派有些絕招特別出色，如果有人把那些門派本身最有價值的招抽出來，逐個招練習，不必理會它是屬於那種門派，甚至可以把甲的招放在乙的招上面連環打出，那就更加有勁。

根據這種原理，李小龍就分別從詠春蔡李佛拳，北少林拳，以及白鶴，螳螂等各種門派，選擇他喜歡的招式，作爲更深入的研究，於是發明另外一種打法，那是他從實踐中獲得勝利的一個原因。

李小龍的打法建築於三個字，即是：快、準，和狠。

他認爲發拳有如發槍，如果兩個人比槍，先拔槍的人，一槍打中了對方的身體，就算對方槍法更好也沒有用，因爲中槍倒地，連槍也抛丟。拳術也是如此，練拳雖然含有健身的意味，實際上仍是自衞居多，發拳或踢脚不够快，一切都是虛說。

儘管拳脚快得像風，如果打出去的部位絕不準確，只是花拳繡腿而已，特別打穴道的一拳，更加要準，假定一掌劈落對方的咽喉，打錯了一點，只是劈中頸子，沒有傷害，對方乘機出擊，一拳打中小肚，便即倒下來，如果那一掌剛剛劈中咽喉，倒下的是對方了，故此，除了發拳快速，仍要講究拳脚所打擊的部位一定要準。

第三個字就是狠字，所謂心狠手辣，確有其事，特別是一個人受到了幾個人或十多人的包圍，如果不够狠，無法突圍而出。爲了練習一拳即可獲勝，李小龍除了打沙包或者做其他的軟硬功夫之外，還有許多奇怪的練習方式，盡可能使拳頭够硬，那雙脚也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上述那三個字等於支持截拳道的三條石柱，至於運用方面，必須從截字着想。李小龍認爲兩人相鬥，最高明的就是趁對方一拳已經打出，但却落空，並未收回之際，連消帶打，或者在他剛剛發拳的時候，即時截擊，故此，他十分重視截字，把他所創立的門派稱做截拳道，就想借此表明他的拳脚非常重視半途出擊，在對方已發招而未變招之際，攔途截打。

話雖這樣說，事實上是不容易的，回說勾彈腿，李小龍認爲以脚擋脚，非常高明，如果對方用右脚踢來，你側身用右脚擋他，跟住向對方的左脚踢去，使他無法站得穩，那就必操勝劵，以手擋手，也是如此，不妨即擋即打，對方用牛角捶打來，你伸手擋格，一格即打，爭取內綫，自然可以一拳擊中他的面部，這是指兩人同等體重以及發拳的勁度相同而言的，如果級數相差太遠，那又另當別論。

以手擋手，或以脚擋脚，只是初步的截擊，還有許多種招式，而是李小龍參考各大門派，加上自己的心思創造出來的，全部含有截擊的意思。

後期李小龍因爲教拳脚的方便，把他認爲最得意的幾十個招設法連串在一起，於是截拳道就有了一個比較有系統的表現，並非像他開始研究這一個門派時期所說過的話，應該逐招練習。這種情形正如日本的空手道，初期空手道也是練習掌刀，脚刀等，只有散散碎碎的招，現時却有一套套的拳脚了，作爲空手道代表的拳脚就是「三戰拳」，這種趨勢可能對李小龍有多少影响，故此他後期就把截拳道的一百幾十個招串連在一起，使後輩容易學習。

如上所述，可見截拳道並非很神秘的，也不是高深莫測，不過，許多中外拳師苦心學習李小龍的截拳道，沒有一個眞正担當得起，何以會有這種現象呢？頗覺耐人尋味。

照專家稱述，李小龍練習截拳道的一段時間，同時使用一種電力機，那是一個好像長方形盒子的東西，綁在腰間，發生電力，使他變成機械人，伸拳踢腿，有三倍的力量，電力開到盡，那個人無法控制，幾乎凌空飛躍，倒地打滾，李小龍也沒有胆作這樣的嘗試，只是開兩三度

專家認爲這種方式練習拳脚，能够使一個人快到離譜，拳脚打出去的力度增加幾倍，但却損害他的健康，後期李小龍往往發生腦痛，有一次在播音室忽然暈倒，經過急救，以及注射尿素入他的腦袋，使腦中積水化而爲尿排除，然後死裏逃生，這種怪病普通人不會患上的，也許是他使用電力機的影响。

這種電力機曾經有一個時期在美國非常流行，李小龍喪生之後，就沒有人願意再攪這一套了，它證明了人是活的，不能妄想變成機械人。

既然沒有一個人完全依照李小龍鍛練的方式去做，那就無怪至今仍然沒法找到一個能够繼承衣鉢，把截拳道發揚光大的人了，儘管如此，截拳道仍是很有價值的，它啓發一個人的思想，知道練習拳脚，如果一定要出擊，最好就是攔途截擊。

李小龍並不喜歡打沙包，但却很喜歡伸手到鋼柱構成的三條棍狀物之內，用手把它震盪，使前臂撞擊它，發生硬碰硬現象，久而久之，便會使前臂堅如鐵石，因爲那個鋼架是吊起來的，往返碰撞，當然有勁，那種勁是活的，比較打沙包有利得多。

李小龍有本領截擊任何人打來的一拳，跟這種練功的方式有關，喜歡練武的人，不妨把它看做參考。

前臂够硬，眞的打鬥，當然勝過軟手軟脚的人。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插翅難飛（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鄧彬中伏，幸桂蘭花及時趕到，助他一臂，終把十三太保中的雙刀老六殺死，安然脫險。藍長飛躲在郊外一廢置酪坊，與手下共商應付鄧彬之策，他命老九常宣往金陵酒家探聽帮助鄧彬解圍的桂蘭花的底細，常宣走後，藍長飛聽從柳十郞的獻議，親自往找葛通，要求他代爲設法收拾鄧彬，葛通拍胸允諾，俟藍長飛走後，葛通請來當地自衞隊長紀標，他並非要借助自衞隊的力量去殺鄧彬或逮捕他，只是要求紀標代他約請鄧彬飲宴，時間就在今晚，紀標蠻有把握地說，衝着葛爺金面，鄧彬定會赴宴——

扳折玫瑰刺　鯨吞血腥錢

葛通道：「那很難說，這種人在塞外混得太久連漢人的禮儀都忘了。而且這位鄧爺架子大，如教彭總管去請恐怕屈辱了他的大駕，所以要勞動紀隊長。他看不起我葛通算不了什麼；他要是看不起你紀隊長，你就能板起臉孔來驅逐他出境吧！」

「放心！這件事我一定辦成。」

「那我就多謝啦！」葛通臉上泛起了得意的微笑，他顯然很滿意自己的安排。

× × ×

常宣站在窗前，窗紙已經戳了一個洞，西廂上房的動靜都在他眼裏。

金慶陵站在他身側，一副奴顏婢膝的模樣兒。

「九爺！您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小金！你說的都是實話？」

「我還敢瞞哄你九爺嗎？我就知道這麼一丁點兒，她是梨園行出身，是個唱武旦的。戲班子垮了台，她流落了，到花馬池是專程找那姓鄧的，以前他們根本就不認識。我又說一遍，您都聽清楚了嗎？」

常宣沒有吭聲。

「對了！還有一件事我差點說漏了——桂蘭芳跟東廂房那個姓杜的好像老早就認識。」

「哦？」對這個消息常宣似乎非常吃驚。

「不過，那娘們好像不怎麼瞧得起姓杜的。」

「哦！」

「就這麼些了。」

「鄧彬到底是喜歡商琳？還是喜歡桂蘭芳？」

「據我看，他是比較喜歡商琳。」

「怎麼呢？」

「他昨兒夜裏就是睡在商琳的房裏，現在，他在桂蘭芳房裏吃飯，是被那娘們强迫的，姓鄧的好像心不甘，情不願。」

「你方才說，梅五是死在桂蘭芳的房裏？」

「不錯。」

「梅五是被誰殺死的？」

「這我可就不知道啦！」

「我問過了小二，梅五背心窩中了飛刀，窗紙上有個大洞，當時桂蘭芳和鄧彬都同在房內，而殺人者在院子裏，可能是那個姓杜的嗎？」

「不知道，不知道。」金慶陵的腦袋搖得像貨郎鼓。

「小金，咱們老大，跟咱們家弟兄你都很關照，你可不能一問三不知呀！」

「九爺，我是眞不知道呀！」

「那麼，想法子去查出來。」

「上那兒去查呢？」

「我管你上那兒去查，日落之前我來聽消息……」常宣的話突然中斷，原來他看見鄧彬從桂蘭芳的房裏走了出來。

桂蘭芳跟在後面，不知在說些什麼，還在比手劃腳。

鄧彬皺着眉頭，顯得很不耐煩，然後他又說了兩句話，扭頭走了，進了商琳的廂房。

× × ×

桂蘭芳狠狠地一跺足。

這齣無聲的啞劇，常宣看得很有勁。

商琳坐在床椽上，抬了一下眼皮，算是向鄧彬打了一個招呼。當她看見鄧彬頸項上的傷痕時，不禁情急地問道：「鄧爺！你又受傷啦？」

「我受傷的次數遠比我這一輩子過年還要多，算不了什麼……吃飯了嗎？」自己酒醉飯飽，面對商琳多少有點兒慚愧。

「不餓。」

鄧彬默然坐下，還是那個位置。他本來就不善辭令，面對女性他更加木訥了。

「鄧爺！」商琳站了起來，走到桌邊，望着他，緩緩地說：「你很喜歡桂蘭芳嗎？」

「商琳！妳爲什麼問這句話呢？」

「如果你喜歡她，我的血海深仇就無法報了。」

「爲什麼呢？」

「因爲她反對我報仇，更反對你帮我報仇。」

「我也反對。」鄧彬的聲音很輕，似乎無勇氣說出這句話。

像一塊巨石突然擊中了商琳的面門，她震駭地後退，半晌才迸出一句話：「爲什麼？」

「喬喬的死，他自己應該負一半責任，不能完全怪杜復軍。」

「鄧爺！」商琳的文靜消失了，她發狂似地嘶吼起來：「你這麼說，太不公平了，他慘酷得沒有人性，他藉着除盜安民的堂皇理由，滿足他的嗜殺慾望，他既然號稱捕盜專家，就該有能力分辨强盜與良民，喬喬的死他要負完全責任。」

「商琳！妳冷靜一點，行不行？」

「鄧爺！你教我怎麼冷靜？我報仇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你潑我冷水！……是不是桂蘭芳教你不要管我的事？」

「沒有。我絕不會聽她的。」

「那麼，是你害怕杜復軍……？」

「不是。我不會怕任何人。」

「鄧爺！求求你殺掉杜復軍，卽使教我死，我也甘願，他現在跟我住在同一個院子裏，我一時一刻也沒法忍受啊！」

「商琳，妳要聽我心裏的話嗎？」

「當然要聽。」

「我這雙沾滿了血腥的手專殺壞人，杜復軍不算好人，但他也不是壞人，我不能殺他。商琳！我再說一遍，我絕不會殺他。」

商琳呆在那裏，就像一個魔術師點了她一下，使她突然變成了一座石像。

鄧彬又開始坐在靠椅上衝盹兒了。

商琳的神色很快地恢復了平靜，她在逆境中待得太久，也許對任何挫折都能承受得住。

「鄧爺！」商琳很溫和地說：「你可以到床上躺一會兒。如果你認爲不方便，我可以出去走走。」

「妳要上那兒去？」鄧彬又睜開了眼睛。

「隨便走走。」

「妳沒有辦成功藍長飛交代的差使，妳不怕他找妳的碴兒？」

「鄧爺！他如今集中精力來對付你都還不够，那還有勁頭兒來對付我呀！不會的。」

「商琳！妳老是悶在屋子裏也不行，是該走動走動，不過，千萬別走出金陵酒家，防着點總沒錯。」

「鄧爺！別爲我想得太多，喬喬的仇沒有報，我不會死的，我會想盡辦法活下去。」商琳邊說邊往門口走，話聲一落，人已跨出了房門。

晌午過後，庭園靜寂無人，大概旅客和店家都在小憩。商琳輕步走過迴廊，來到了東廂。

她的步子很穩定，神情也很從容，在她舉手敲門之前，她還整理了一下鬢角的散髮。

輕敲數響，裏面就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誰？」

「鄧爺教我來傳句話兒，」商琳從容地回答。

「門沒上閂。」

商琳推門而進。女人進入男人的廂房，爲避嫌疑，她應該將門敞着，而她却是反將門帶上了。

杜復軍坐在一張可以前後幌動的搖椅裏，神態是很悠閒，他看了商琳一眼，這一眼似乎只是鑑定一下這張面孔他是否見過，並不是去察看這個女人是否是漂亮。

「杜爺？」商琳就站在進門處，並未向前走。

「嗯！」

商琳道：「杜爺以前就跟那位桂姑娘認識嗎？」

「妳是來傳話的，還是來打聽什麼消息的？」

「哦！」商琳笑了，經過培養和準備的笑容卽使是假的，也很甜，「鄧爺有一句話要告訴杜爺，不過，他要我了解一些情況之後才由我決定那句話是否應該告訴

你。」

「哦！他是如此謹愼嗎？」

「杜爺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哩！」

杜復軍道：「不錯，我認識桂蘭芳怕有一年了。」

「哦！瞧光景，杜爺定是挺喜歡桂姑娘的。」

「嗯！」杜復軍有點兒尷尬，似乎不便承認又不便否認。

「可是，」商琳的語氣突然一轉：「桂姑娘好像對杜爺不怎麼的，她還說，你老是一個勁兒地纏着她。」

杜復軍的肚子裏本來就埋了一大堆炸藥，如今商琳又點燃起了引綫。

杜復軍的臉色變得像鐵青，額上的青筋突起像一條條的黑蚯蚓，可是，肚裏的炸藥並沒有爆。他雖然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却還有着相當程度的自制功力。

「是桂蘭芳親口這麼說的嗎？」

「是呀！有一件事杜爺恐怕還是不知情哩！桂姑娘和鄧爺早就好上了，他們是約好了在花馬池見面的，鄧爺認爲杜爺有心在裏頭攪和。」

「這就是他教妳來傳的話？」

「不！」

「現在妳還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沒啦！我就要說到正題啦！鄧爺希望杜爺以後不要再去纏着桂姑娘。不過，鄧爺也了解一個年輕力壯的男人是多麼需要娘兒們，所以，他教我來侍候杜爺，以解杜爺旅居中的寂寥。」

這絕對是杜復軍意想不到的一件事，他的眼睛睜得也不很大，眨眨地瞪視着商琳，他也許想從她的臉上再得到更正確的答案；也許是突然發現商琳的姿色並不輸給桂蘭芳。

「妳是鄧彬的什麼人？」

「我不明白杜爺這句話的意思。」

杜復軍道：「我是說，鄧彬憑什麼把妳當禮物似地送來送去？妳又爲什麼聽任他的支配？」

「我是他的奴隸啊。」

「奴隸？」杜復軍就像頭一次聽說這種辭兒，霍地從搖椅中站了起來。

「我的生命、我的自由、我的感情、我的軀體，都屬於他，他喜歡如何處置就如何處置。」

「哦？」如果有人用刀架在杜復軍的脖子上，他都不會像現在這樣吃驚。

「我比桂蘭芳成熟，比她了解男人眞正需要的是什麼，」商琳緩緩向杜復軍走近，「最重要的是，我不但懂得如何使男人快樂，而且願意去作。」

商琳走到了杜復軍的面前，她的右手緩緩抬起，順着他的面頰滑下，到了他的頸項，接着，杜復軍上衣的鈕扣一顆顆地解開，她將熱呼呼的面頰貼上了杜復軍的胸膛。

「妳眞的很聽話嗎？」

「你可以試試。」

杜復軍道：「不過，有許多男人偏喜歡騎劣馬。」

「杜爺！在你沒有『騎』上那匹馬兒之前，你又怎知道牠是馴良的還是頑劣的呢？」

如果以馬兒去比喻女人，商琳應該是一匹劣馬，連藍長飛那種殘酷橫蠻的人都無法征服，而且，她還是一座冰窖子，一根燒紅的鐵條扔進去連烟兒都不會冒。可是她以前在喬喬面前一定是溫馴如貓，熱情如火。當她決心去誘惑一個男人時，她言語上的挑逗，以及手指間的撩撥，就相當够份量了。

杜復軍年輕，健康，生理正常，他根本就無法拒絕這種挑逗和撩撥，事實上，是任何人都無法抵制這種撩撥。

當商琳兩條手臂如水蛇般纏上他的頸項時，杜復軍十分興奮地說：「這的確是一件好禮物。」

「送禮要實惠。」商琳的牙齒輕輕地咬着杜復軍的耳朵。「你應該說我是一件最實惠的禮物。」

「妳叫商琳，是嗎？」杜復軍輕輕地推開她，一根食指彎曲起來托起了她的下頦。

「杜爺！姓名對你還重要嗎？以後你高興叫我什麼名兒都成呀！」

「我聽說過妳的事，藍長飛想『騎』妳這匹劣馬，可是，想盡了方法都『跨』不上去。」

「我不喜歡被强迫。」

「這麼說，鄧彬將妳送給我，是妳自願的囉？」

「可以這麼說。如果我不願意，當然他還是有權支配我，不過，我一定是板着面孔的，那不但是一匹劣馬，而且還是一匹死馬。」

「死馬？」

「是呀！你也許有本事『騎』上去，可是，馬兒不會邁腿兒。」

杜復軍雙手攬上了她的腰。「商琳！妳眞够味兒。」

「杜爺！味道還在骨子裏哩！」

「這是大白天。」杜復軍的呼吸逐漸的濁重起來，「不然，我就立刻要上馬馳騁一番了。」

「喲——」這一聲尖叫實在令人蕩氣迴腸。「這還要分白天、黑夜麼？」

「商琳！妳忘了一件事。」

「哦？杜爺您提醒、提醒吧！」

「門沒上閂呀！」

商琳想從杜復軍的懷抱中掙脫出來，杜復軍却沒有鬆開他的手。兩個人像一個人，四隻脚像兩隻脚，緩緩移向門口。

卡地一聲，門閂插上了。

兩人四脚又行動一致地向床邊移動，那張床不算大，可是，在「騎」者的眼中却是一塊可供馳騁的大草原。

商琳的撩撥手段已經施展到最高峯，一切都順理成章，太陽之下沒有新鮮事，任何一件事都已有千萬人作過千萬遍。

可是，杜復軍却遭遇了一件別人也許從未遇過的事，當他正準備馳騁草原，放轡疾行的當兒，他咽喉處突然被一把雪亮鋒利的七首抵住。

溫柔鄉立刻變成了死亡陷阱。

杜復軍所恃仗的是他那機敏的頭腦，百發百中的散彈槍，隨時出手的飛刀，現

在，他的腦海中只有綺麗緋色的夢，散彈槍放在床後，刀囊也隨着扎腰皮帶離開了他的身邊。除非他的喉管是鋼鐵打造的，否則他就死定了。

商琳仰躺在床上，她上衣的鈕扣巳被杜復軍色慾的手解開了好幾顆，現在，她右手的七首緊緊抵在杜復軍的咽喉處，左手緩緩扣回鈕扣。她連生命都不在乎，但是爲了她所熱愛的喬喬，她要保留的仍然很多。

衣鈕扣好了，她以左手緩緩地撐起身子，隨着鋒利刀尖的壓力，原本弓着身子伏在床上的杜復軍變成仰躺的姿勢了。他現在已經不是殺人魔王了，也並不是捕盗專家，更不是邊防專員，而是一條待宰的豬。

也許他連豬都不如，豬在挨刀之前，還可以扯開喉嚨大叫，而他此刻連呼吸都不敢用力。一用力，喉管就會膨脹，鋒利的刀尖就會壓進去。他的喉管跟普通人一樣，並不是鋼鐵打造的。

一種奇異的感覺，也許是在精神緊張狀態中的一種幻覺，在他眼中，商琳那種冷竣的面孔竟然變得無比的美麗。她那冷冽的目光比她在媚笑流轉的時候更加清澈晶瑩，像一座無底的深潭，儘管知道那會將人湮沒，還是有人願意跳下去。

「商琳！」杜復軍緩緩地問：「爲什麼要這樣煞風景？爲什麼要將一望無垠綠油油的草原，變成鮮血淋漓的殺場？爲什麼？」

「杜復軍，你不是專作煞風景的事嗎？有的人被你殺在毛坑裏，有的人死在情人的臂彎中。你不但殺人，還捉弄人。你自己也該嚐嚐這種滋味。」

「商琳！妳是那一個死去的江洋大盜的遺孀？」

「不是。」

「那麼，妳又是那一個我將要殺的江洋大盜所派來的殺手？」

「也不是。」

「那麼，妳爲什麼要殺我？妳應該說出理由呀！」

「當這把七首刺進你的喉管時我會告訴你，就是現在。」商琳身子一斜，將力量集中在右臂上。

「慢一點！」杜復軍的聲音很輕，就像跟情人在說悄悄話。別人也許會大叫，而他却採取了相反的方法。但他的方法却產生了效果。

商琳停住了。不過，杜復軍的咽喉處巳開始流血。

「求饒？」口氣是不屑的，目光是輕視。

「我看得出，向妳求饒也沒有用。」

「有什麼遺言要我傳達嗎？」

「我沒有親人。」

商琳道：「那麼，你是苟延殘喘，拖延時間了？」

「不！我只是想弄明白一件事。」

「我方才答應過你，當我的七首穿過你的喉管之後，在你斷氣之前，我會將殺你的原因告訴你。」

「我還想弄清楚另外一件事，妳從來沒有殺過人，妳是那兒來的勇氣？」

「仇恨。」

「我和妳不可能有仇……」

「待一會兒我會說明來龍去脈的。」

「好！那麼，我提一個要求，總可以吧？」

「你說。」

「妳看過大戲，也聽過書，總該知道臨刑就戮的人都會要求操刀者給他一個痛快！」

「我也會給你一個痛快！」

「商琳！事實上妳根本不可能讓我痛快，而是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應該在何處下刀。一刀穿心是最痛快的死法，妳却要割我喉嚨管兒。而且妳握刀的方法也不對，應該虎口肌向上，妳却向下。喉嚨管兒是滑的，是軟的，妳殺過鷄嗎？鷄的喉嚨管兒多小呀！有時候好幾刀都割不斷，何況人呢？妳這樣一刀下去，喉嚨管兒一滑，再快的刀也只不過割破一道口子而巳。好了，我的喉嚨管兒就開始咕嘟冒泡啦！說不定要撐上老半天才會斷氣哩！」

杜復軍這番話能使人連連打冷顫，現在，商琳的雙手就巳經在發抖了。

「商琳！除非妳存心要教我受罪，要不然，妳就在我心窩上捅一刀。如果妳定要割我的喉嚨管兒，也請妳改正一下握刀的姿勢。」

商琳的決心巳經不像方才那樣堅定而狠毒了，她要爲喬喬報仇，但不一定要杜復軍受罪。喬喬死得很慘，但是死得並不痛苦。

她在刀柄上先加上左手，然後再調換右手握刀的姿勢，在她認爲這是萬無一失的。

殊不知就在這一瞬間杜復軍巳在她的刀下滑開。她還沒有來得及後悔，她的背脊巳經平穩地接觸了床榻，杜復軍巳經完全控制了她。

她的左右手都被杜復軍平壓在床上，胸上頂着杜復軍的右膝蓋，胸骨疼痛萬分，使她流出了眼淚。

「商琳！妳太嫩了！嫩得跟妳身上的皮肉一樣。」

「呸！」商琳吐了杜復軍一臉唾沫。

杜復軍擠了半晌才睜開了眼睛。

「商琳！別太逞强，一個人應該懂得什麼時候該軟，什麼時候該硬。」

商琳閉上了眼睛，她太了解杜復軍，現在說再動聽的話也沒用。

「是誰人派妳來的？」

商琳依然不吭氣，她承受過藍長飛最殘酷的凌辱，杜復軍似乎巳經不放在她的眼下了。

杜復軍如老鷹抓鷄般將商琳從床上抓了起來，左手一連摑了商琳好幾個耳光，打得商琳滿嘴流血。

「說：是不是鄧彬派妳來的？」

「哼！」商琳又吐了一口血水過去。

「鄧爺如果要殺你，那裏還需要我來動手？你太小看人了。」

「那是誰？快說吧。」咚咚咚！有人在敲門。

「誰？」

「鄧彬。」

杜復軍猶豫了一下，還是將房門打開了。

鄧彬似乎早就明白房間內發生了什麼情況，一進門，就說道：「商琳，妳先回去。」

「回去？」杜復軍冷冷地說：「就這麼簡單嗎？瞧瞧我的喉嚨管兒，差一點兒就被她割斷了，我一定要查問明白，是誰教她來殺我的。」

「邊防專員，捕盜專家，在你手下死過多少狠脚色，一個不會武功的年輕女人要來殺你，誰信？」

「這是事實。」

「就算是事實，也沒有人相信，何況傳揚出去，對你的顏面也不好看，商琳行爲魯莽，已經受到血的教訓，難道還不够嗎？」

「不行。」

「不行又該怎麼辦呢？」

杜復軍道：「我一定要她說出是受了誰的指使。」

「說出來又如何呢？」

「我放過她，然後去找那個在背後支使她的人。」

「說話算話嗎？」

「姓杜的說話一向算數。」

「好！杜復軍！你聽淸楚！」鄧彬字字有力地說：「是我敎她來殺你的。」

鄧彬這句話無異給一箱炸藥點燃了引綫，接下來必然是轟然一聲巨響，大地震動。事實却正好相反，杜復軍顯得非常平靜，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商琳！妳可以走了。」

「鄧爺！你……」商琳當然不願鄧彬爲她揹黑鍋。

「去吧！」鄧彬以嚴厲的目光望向商琳。「再不走妳就顯得不識時務了。」

商琳走了，她無法辜負鄧彬的那番情意。

杜復軍輕輕地問：「鄧彬！你爲什麼要殺我？」

鄧彬冷冷地道：「因爲你阻撓我殺藍長飛。」

「爲什麼不親自動手？」

「讓你死在商琳的手裏，可使別人笑掉大牙。」

「鄧彬！你的行爲太蹩脚，一個人的行爲與他的性格有關。卽使你想置我於死地，也不會派出商琳，更不會敎她施展色誘的方法。我只是有一件事弄不明白，你爲什麼要承擔這一件事？是你沒有想到嚴重的後果呢？還是你根本沒有把我看在眼裏？」

「你可能都猜錯了，我只是非替商琳承擔不可。」

「爲什麼？」

「她要殺你，只因爲你曾殺死一個善良的獵人，那個人姓喬，還是個大孩子，也許你都不記得這件事了。」

杜復軍道：「我記得……事後我也知道那是誤殺，可是……你根本不了解當時的情況……」

鄧彬道：「我們不談過去，談的是現在……商琳告訴我這件事，我答應助她一臂之力……」

「助她殺我？」

「我只殺壞人。你不算好人，但也不算壞人。所以當她再度提起這件事，我就拒絕了她，沒想到她自己來了……你想想看，我是不是應該一肩挑？」

杜復軍沒有說話，但他的目光，却絲毫沒有放鬆；他似乎在重新估計鄧彬這個人。

半晌，杜復軍才開口：「你說我不算壞人，我很感激；你說我也不算好人，我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是你的事。」

「你最少也要說明理由。」

「你殺人的方法太殘酷。」

「你可知道那些人在殺害別人的時候又是多麼殘酷？」

「他們是盜匪，所以他們該殺，你在執行公正的法律，如果你用他們慣常用的手段去對付他們，甚至還超過，你豈不也成了盜匪？所不同的，只是你殺人合法而已。」

杜復軍額上的青筋又鼓脹得像蚯蚓了。他此刻的目光就像以前他看到那些該殺的盜匪一樣。

鄧彬却顯得非常平靜，他不想去撩撥他的對手。

「好！再問你最後一件事。」

「你說。」

「務必請你誠實回答。」

「好的。」

「你喜歡桂蘭芳嗎？」

「她並不令人討厭。」

「不討厭就表示你喜歡她。」

「可以這麼說吧？」鄧彬似乎還沒有了解杜復軍問這個問題的動機，所以，他回答得很輕鬆。

「她喜歡你嗎？」

「好像也不討厭我。」

杜復軍說：「那麼，這個回答跟剛才那個回答一樣。」

「嗯！」

杜復軍突然大步衝前，一把抓住了鄧彬的衣領，惡狠狠地說：「鄧彬！你聽淸楚，別在我面前耍狠，像你這種狠角色在我眼裏見過太多，在我手底下也殺過太多，就像螞蟻一樣不值分文。從現在起，你立刻作一個選擇，離開桂蘭芳，或者離開花馬池。」

「我不喜歡被人强迫。」

「我却專喜歡强迫別人。」

「所以你不受人歡迎。」

「我再說一遍：要想待在花馬池，就必須離開桂蘭芳，要不然，你就帶着桂蘭芳離開花馬池。」

「請你放手！」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再說一遍，請你放手。」

「我也再說一遍：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鄧彬的行動非常快，他沒有學過擒拿術，但他在蒙古哥們那裏偷學了幾招，現在派上了用場。

杜復軍鬆開了手，如果不鬆手，他的右手就會斷。

可是，他的手鬆開之後，却作了別的用途。

他的右手拔出了一支短槍，長筒的土造火銃子，一槍就可以將鄧彬的整顆腦袋轟掉。

鄧彬沒有動，也不敢動。

「邊防專員，」他平靜地問：「你經常在盛怒的時候殺人嗎？如果是，那你就難免會殺錯人了。」

「鄧彬！你聽淸楚：如果你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就殺你。」

「你敢！」一聲嬌叱，桂蘭芳衝了進來。

桂蘭芳的出現不但未能緩和情勢，反而使衝突更尖銳，情勢更緊張了。

桂蘭芳來得的確不是時候，而且她一照面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壓制性的，這嚴重地傷害了杜復軍的自尊。

杜復軍兩眼通紅，像要冒出火來。

桂蘭芳似乎還沒有發現情況的危險，也許她雖然已察覺，却毫不在乎。她在一跨進房門之後又放了一長串鞭炮：「杜爺！我知道你手裏那支短銃很來勁，能將人轟得稀爛，不過，你那支火銃只能發一響，也只能殺死咱倆當中一個。不管你殺誰，另一個都會將你撕成碎片。」

杜復軍的短銃換了方向，槍口正對着桂蘭芳。

「桂姑娘！」鄧彬插口了：「請妳出去，我跟杜爺拍拍枱子，頂頂嘴根本就算不了什麼，杜爺是明理的人，她不會作胡塗事的，用不着妳插進來。」

鄧彬這番話算是替杜復軍打了圓場，他了解：當一個人在自尊心受到嚴重創傷時，會作出令人想不到的事。

誰知桂蘭芳根本就忽視了鄧彬的一番用心，隨着發出一聲冷笑：「哼！你怕他開槍殺我呀？你放心吧！杜爺他捨得殺我嗎？如果他殺了我，非但他杜復軍三個字掃了地，他還能活在這個世界上嗎？」

杜復軍沉叱一聲：「桂蘭芳！妳不要逼我！」

「我逼你什麼來着？瞧瞧床上像個什麼樣兒？你要眞是條漢子，就算商琳脫光了衣裳你也不該動心呀！哼！三幌兩幌就把你幌到床上去了。自己動了邪念，臨了栽了觔斗，就該忍氣呑聲。結果你是追究啦！要殺人啦，鬧得喧喧騰騰的，我眞的想不到你是這麼一個毛躁貨！」

這番話雖然尖酸刻薄，却也隱含關切和責備，不但沒有更進一步撩起杜復軍的怒火，反而將他原先激動的情緒壓制下去了。這小妮子委實很高明。

「鄧彬！」杜復軍轉過頭去說：「今兒的事就這麼算了，不過，我想請求你一件事。」

「不必客氣，有事彼此可以商量。」

「立刻敎商琳離開金陵酒家。」

「這辦不到。」鄧彬一口回絕。

「辦不到？爲什麼？」

「人家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連掌櫃的都沒法子攆她，咱們憑什麼呀！」

「鄧彬！你是存心逼我殺人麼？」

「杜爺！刀槍在你手上，心念由你控制，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對不住，我要告退了。」

「鄧彬！你給我站住！」

「幹什麼？」

「如果商琳今兒不離開……」

外面突然響起一陣疾促的叫聲：「鄧爺！鄧爺……」

來人是金陵酒家掌櫃的金慶陵。

「找我嗎？」鄧彬迎上門口。

「哎呀！鄧爺！」金慶陵氣喘吁吁，大呼小叫的：「你可把我給找苦啦！自衞隊紀隊長要拜訪你，在我屋裏候着哩！」

鄧彬還沒答話，桂蘭芳就搶了上去，說道：「小金！去告訴紀隊長，就說鄧爺不在。」

「唉！桂姑娘！我剛才就這麼回過話啦！人家紀隊長說，有要緊的事非跟你面談不可，你不在，他就在這兒等，一定要將你等到。」

桂蘭芳和鄧彬相互怔視着，他們似乎在用目光溝通彼此的意見。

杜復軍在一邊冷冷地說：「沒什麼好怕的！紀標雖然軟弱得一無所用，還不至於替藍長飛那種人作狗腿子。」

鄧彬也明白躲避不是辦法，輕輕說了聲失陪，人就向外走去。

桂蘭芳在後頭跟着，嚷着說：「鄧彬！我陪你去。」

鄧彬回過身來，沉聲說：「桂姑娘！如果妳還有一點同情心，就該去看看商琳，現在，她才需要別人陪哩！」

「哼！」桂蘭芳氣得用力一跺足。

金慶陵跟了上去，諂媚地說：「鄧爺！作人作到你這個地步，可眞神氣呀！壞人見了你就躱，娘們一個個投懷送抱，連自衞隊隊長都要巴結你。」

「巴結我！什麼意思？」

「鄧爺！你待會可就知道啦！咱們在花馬池作小買賣，受够了這種人的氣，可沒見過他那份殷勤勁兒哩！」

鄧彬沒說什麼，心裏頭却在嘀咕，沒錯，花馬池談不上「王法」兩字，誰狠誰就是大爺，儘管自衞隊在花馬池是聾子的耳朶——擺飾，你總不能說它不是耳朶，你殺人，放火，却不能讓吃公事飯的爺們當場抓住你，你也不能在他們面前拍胸脯公開承認你幹了這，你幹了那，要不然你照樣有麻煩。

想來想去鄧彬却下了一個結論，定是葛通唆使紀標來攆他走路。

一見面，紀標那股子殷勤勁兒的確令人難以相信，吃公事飯的大爺根本不必對一個流浪漢如此客氣。

「鄧兄！」而且，紀標很快地就道明了來意，「葛八爺要請你吃飯，怕他的面子不够，特地托小弟前來邀請，就是今晚，就在這金陵酒家，你老兄要是連我也看不起，你就儘管搖頭拒絕。」

鄧彬當然不想得罪這位隊長，他立刻就答應了。

「宴無好宴，我要送鄧兄這句話。」

葛通就算是有錢沒處花，他也不至於

一定要花在鄧彬頭上。紀標是老公事，他當然了解這頓飯不是好吃的。他和鄧彬並沒有感情，沒有必要去關心鄧彬的死活。不過，他又怕葛通鬥不倒鄧彬，而鄧彬又將他看成了幇兇，所以先留下一句話。

他不等鄧彬有什麼反應，就立刻走了出去，他更明白一件事，金慶陵是葛通的狗腿子。

紀標很輕鬆地辦妥了葛通所交代的差使，但他並沒有立刻離開金陵酒家，又來到了東廂上房。

杜復軍正在咽喉處的創口上貼膏藥，紀標跨進門來，嘲謔地說：「怎麼啦，喉嚨管兒讓人拮了一刀。」

紀標這句話是無心說的，却觸着了杜復軍的痛處，他臉色一沉，冷冷地說：「紀隊長，又要找什麼事兒？」

「杜兄！我來向你打聲招呼。」

「哦？又是在替誰跑腿？」

「你對付八爺的那一套並不高明，蔴布包裝破棉花，已經洩了底。你又反過來倒咬一口，說八爺將你的貨色調了包，這不是給我爲難嗎？」

「紀隊長！你又怎知葛通沒派人去貨棧調包？貨棧掌櫃的已經說清楚了，葛通的手下彭福遠去過，而且還不讓人跟着，他不是有嫌疑嗎？」

「杜兄！彭福遠只有一個人，你的貨有二十蔴包，可不是一小撮駱毛，他一個人掉得了包嗎？再說，你打那兒運來的破棉花，人家都查得清清楚楚啦！如果八爺告你訛詐，你倒是說說看，我該怎辦？」

「哼！」杜復軍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你倒問起我來了。這些年來，你一向都是俯首帖耳，葛通教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呀！」

紀標的臉紅了，但他並沒有發作，只是緩緩地說：「杜兄！我知道你大有來頭，也知道你找上八爺必有原因，你能不能先露點兒風聲，讓我心裏也有個準備？」

杜復軍猶豫了一下，終於在床頭櫃裏拿出了一個小皮箱，又再從皮箱裏取出一個桑皮紙的封套交給紀標，冷冷地說：「你自己去看吧！」

紀標抽出桑皮紙封套內的一張紙，一展開來他就看到了一方紅色大印，看了幾個字他就面色肅然，等他整個看完，態度變得和先前似乎成了兩個人。

他雙手將文件奉回，必恭必敬地說：「杜專員！沒想到你就是赫赫有名的捕盜專家，邊防專員，失敬，失敬！可是我又有些不明白……葛通可能是個奸商，是個惡霸，可是，他並不是盜賊，還不够格成爲你獵殺的對象呀！」

杜復軍道：「紀隊長！蔴煩你給葛通傳句話兒。」

「是是是！」紀標連聲答應：「我一定把話傳到。」

「我二十蔴包駝毛，被他派人換成了破舊棉花。他懂行事，二十蔴包駝毛要花多少本錢，可以賺多少利錢他全清楚。他如數賠償，我放他一馬。如果他不理我的事兒，我就認爲他是盜賊。請問紀隊長，你是吃公事飯的，以他的行爲難道不能指控他是盜賊嗎？」

紀標現在總算明白杜復軍前來花馬池的目的了，想在葛通身上刮點油水，像葛通的爲人，紀標根本不必爲他擔心，不過，紀標却大感失望，以往，他一直都很崇拜杜復軍，甚至希望自己也有那種本事爲塞上百姓除害，揚名邊城，沒想到如此有成就的人也有私慾，也會藉自己的權勢圖利。

「怎麼啦？紀隊長，我的要求，過份嗎？」

「不……不！很合理，很合理！」

「紀隊長，我還有公務在身，不便久等，請葛通給我個日期，好啦！我等着你的回答啦！」

紀標辭了出來，一離開金陵酒家，他就來到了「池上號」，葛通也正是在等候他的回話哩！

紀標先說了鄧彬答應赴宴的事，然後又將杜復軍所說的話複述了一遍。

葛通狠狠地說：「好小子！他一開口就是好幾千大洋，胃口可眞不小，哼！我才不管他是什麼捕盜專家，你說，我葛某人可是盜賊嗎？」

「八爺！您先別動氣，這個人，以及這個人所幹的事兒你大概沒聽說過，比閻王爺還要兇，連那些不知死活的江洋大盜一聽到他的名字都會渾身冒冷汗。」

葛通冷哼一聲，道：「怎麼啦？紀隊長！你一個勁兒地幇着他說話，他給了你多少好處呀？」

「八爺！我紀標絕不會幹這種事，八爺，官方給了他派令，他就有了生殺大權，他這個人又嗜殺成性，陰險毒辣。八爺，您家大業大，犯得着跟他鬥嗎？」

「捕盜專家？哼！他爲什麼不殺死鄧彬？」

「八爺！鄧彬不算盜賊呀！不錯，這些年來他殺過不少人，但他殺的都是些該死的壞蛋呀！」

葛通開始踱方步了，每當他負手蹀踱，就是在考慮重大問題的時候。

突然，他在紀標面前停了下來，興奮地說：「紀隊長！你再替我辦一件事。」

「八爺您吩咐。」

「請姓杜的過來坐坐。」

「八爺您準備付錢啦！」

「嘿嘿！」葛通一聲陰笑。「我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

紀標雖說是聾子的耳朵——擺飾，有些事兒他還眞能辦得通，他竟然將杜復軍給請來。

葛通眞是能屈能伸，打躬作揖，狀極阿諛。

儘管杜復軍神情冷淡，他還是一個勁兒地套近乎。

寒暄已過，葛通就將彭福遠叫了進來，這位總管似乎早就得到指示，還帶着一把用青剛玉作的算盤。

「彭總管！算一算，二十蔴袋駝毛，本地收購的價錢是多少？」

彭福遠一面劈劈拍拍地打算盤，一面唸唸有辭：「毛估每袋三十斤，二三得六，共有駝毛六百斤，每斤收購價大洋四角九、六九五十四，四六二十四，共計大洋兩千玖百四十元。」

「運往內地能賺多少呀？」

「拋去運費，能賺個對本對利。」

「好啦！去開一張六千大洋的錢票來，記住，要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通用票，上那兒都能兌錢的。」

「是！我這就去開。」

「杜爺！紀隊長傳來了您的口信……嘿嘿……不管您那二十蔴包駝毛是怎麼丟的，我都照賠……而且，我還要向您表示歉意。」

杜復軍不但不說話甚至連笑都不笑一下。

彭福遠立刻就將錢票開來了，是兩張。葛通過目之後，將一張錢票交給杜復軍。「杜爺，這是通滙票，不管你是北上平津，還是西下蘭州，南到開封，洛陽，鄭州，甚至京滬各地都能兌現。」

杜復軍收下那張錢票，連個「謝」字都沒說。

「杜爺！」葛通一揚手中另外一張錢票，「這裏還有一張大洋六千的通滙票，也是打算送給杜爺的。」

「哦？」葛通的點子令杜復軍都感到十分意外。

「只蔴煩杜爺辦樁小事。」

「辦樁小事就要六千大洋，你的出手可眞大。」

葛通道：「不是我的出手大，是杜爺的身價大。」

「說吧！什麼一回事？」

「爲我除去一個人。」

「是誰？」現在，杜復軍反而不吃驚了。

「鄧彬。」

「你跟他有仇？」

「他胡作非爲，任意殺人，也可以說是爲地方除害。」

「你把我當是殺手？」

「杜爺！你千萬別誤會，鄧彬實在太厲害，而且殘酷成性，除了您之外，誰也沒辦法拿他。」

「如果你把我當殺手，這個價錢也太少了。」

有這樣一句話，葛通的心眼兒立刻活了，他連忙問道：「杜爺，你開個數目，只要我葛通拿得出，我絕不會小器。」

杜復軍道：「過去，我曾經爲錢而殺過人。」

「嘿嘿……」葛通一味乾笑，不敢亂接這事兒。

「像鄧彬這種厲害脚色，少說也要三萬，五萬……」

葛通道：「杜爺，這個價錢太離譜了呀！」

「你用不着討價還價，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就是給我十萬大洋，他也不會爲你去殺鄧彬。」

「哦？」

「我只殺盜賊，鄧彬絕不是我要殺的對象。」

「杜爺……」

「你不必往下說，我該作什麼事，我想作什麼事，我自己最清楚，別人左右不了我。不過……」

「不過什麼，杜爺？」葛通以爲又有了轉機。

「不過，因爲另一個理由，如果你要想法子殺鄧彬，我不會反對，不管用什麼卑鄙的手段和陰險的方法，我都不會去干涉。爲了你很識趣，這六千大洋也拿得很乾脆，我要奉勸你一句話。」

「請指教，請指教。」

杜復軍道：「如果你發現一條毒蛇，你沒有把握將牠一舉擊斃，你就最好別去惹牠。」

「杜爺！能不能指示一下，像對付鄧彬這種人，應該用什麼方法最有效。」

「那就有太多的方法。」

「杜爺！只要告訴我其中一種就行了，這六千大洋還是照樣奉送。」

「不行。」

「爲什麼呀？可是嫌這六千大洋太少了麼？」

「這與錢多錢少無關，而是我從不傳授殺人的技巧，有一天，你很可能用我教你的方法來對付我……好了，話到此打住……駝毛的事你既已如數賠償，我也不再提啦！」

（未完）

本刊徇讀者要求啓事

本刊自創辦迄今已歷十八寒暑，深得海內外讀友愛護讚揚，銷數日增，本刊同人除深具謝忱外，更常抱兢兢之心，日求改進，務求無負讀友們雅愛之德！近者，紛得海內外讀友們提供寶貴意見，要求本刊逢在假日期間，增加篇幅，以供讀友們假期消遣，提供精神食糧，本刊爲符合讀友們意旨，遵從讀友們的寶貴意見，在下期（九二七期）復活節假期中，擴充篇幅，由原有97版增至113版，內容當特別愼重選載皇牌作家的精采佳作，務使讀友們能在節日假期中獲得愉快的滿足。本刊更爲了酬謝讀友們十八年來的維護，將所增篇幅所需的稿酬、油墨紙張的消耗費用，酌半增添，逢特大號只畧增售價五角，稍爲彌補，區區苦衷，敬希諒宥！

編輯部謹啓

新穎俠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狂飈（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皇甫菁菁挑起遼東雙煞與楊金台之鬥後，黃九峯也被蓋蘭花誘入地穴，黃九峯雖身陷虎穴，不特沒有受到絲毫傷損，反因他的正義凜然，使得蓋蘭花內心感動，自動將她父女被脅，其父被方仲達廢去武功，軟禁地室，及左四公子也落入方仲達掌握的事和盤托出，並要求黃九峯助其救父脫險，黃九峯答允後，返回蘭台客棧，與皇甫菁菁等會合，各將所經說出，重商今後進行計劃。翌日，他們走進客棧食堂，驀見十年前威懾黑白兩道，武功之高世無其匹的黑星在座，全堂食客也正向皇甫菁菁投以惋惜眼光——

徒作張弓態　獵物已鴻飛

皇甫菁菁自然也明瞭這些，只是在這節骨眼裏，除了大大方方的走進食堂，她已別無選擇。

於是她悄聲對黃九峯道：「大哥！那邊有一位道長，咱們跟他共一桌吧。」

黃九峯道：「好的。」

食堂人滿，座無虛席，能够找到座位已是不易，黃九峯焉有不從之理。

到達道長的桌前，黃九峯抱拳一禮道：「道長請了，咱們想借個地方……」

道長瘦瘦的身材，高高的個子，猛然一看，倒有些仙風道骨似的。

這位道長的確有幾分仙風道骨，可能還是一位武林前輩。

只是他那獰惡的面目，陰森神態，會使人們感到他不是一個好相與的人物。

不過黃九峯既已出聲招呼，雖是有點後悔，仍不得不含着笑臉等待下去。

道長目光一掄，向黃九峯三人打量了一眼，然後微微一笑，說道：「不要緊，請坐。」

蔡芸兒立即拉開長櫈，準備請黃九峯就座，誰知店伙忽然奔過來道：「這位公子，那邊有人請你們前去。」

黃九峯一怔道：「誰？」

店伙道：「是一位大爺，他姓黑。」

黃九峯道：「姓黑？我並不認識這麼一位朋友。」

皇甫菁菁一嘆道：「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走吧，大哥。」

黃九峯見皇甫菁菁神色有異，知道必然遇到了什麼難題，他正想問個明白，那位道長却哼了一聲道：「不想死就乖乖的跟我坐下！」

黃九峯自然不想死，螻蟻尚且貪生，他爲什麼無緣無故的想斷送寶貴的生命？

不過，他並沒有聽道長的話乖乖坐下，因爲他覺得這位道長不止是面目可憎，而且語氣凌人，他沒有任人頤指氣使的必要。

再說適才發生的一切，使他有如置身五里霧中，他必須弄個明白。

於是他扭頭對皇甫菁菁道：「四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皇甫菁菁道：「此事一時之間不易說明白，以後我會告訴你的，請問道長，小女子能不能知道你的仙號？」

道長雙眼一翻，冷冷道：「少說廢話，想死你們就滾！」

皇甫菁菁道：「咱們縱然不想死，道長也未必保得咱們的安全。」

道長先是一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世間的愚人雖多，還不至愚蠢得不知死活。」

皇甫菁菁道：「道長是說……」

道長道：「我是說，無論怎樣愚蠢的人，也不會向官家的供奉找碴，除非……啊……」

除非之後來了一聲痛極的慘呼，這位官家的供奉，必然遇到一個愚蠢得連死都不怕的人。

皇甫菁菁向道長一瞧，原來他的嘴上中了暗算，只見唇缺齒落，鮮血四濺，瞧他那咿咿唔唔連話也無法說清的神態，只怕舌頭也遭了殃了。

是誰如此大胆，居然敢暗算官家的供奉？

自然，那必定是一個，不知死活的愚人。

只是愚人不怕死，功力又如此之高，一枚鷄骨頭，竟有這等驚人的威力，而且滿堂食客，沒有一個瞧出是誰出的手，這位暗算者豈不神乎其技？

神技不是一般人所能抗拒的，官家的供奉似乎也沒有抗拒之能。

於是他走了，走得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

皇甫菁菁目送道長的背影消失，忽然幽幽一嘆道：「這位道長身手極高，想不到却栽在這裏！」

黃九峯道：「這叫做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此人的確狂了一點。」

皇甫菁菁嬌軀一旋，向另外一處投下一瞥道：「走吧，大哥，別人還在等着咱們。」

黃九峯道：「誰等着咱們？」

皇甫菁菁以蟻語傳音之術對黃九峯道：「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魔頭，大哥要忍耐一點，讓小妹來應付。」

黃九峯不知道誰是魔頭，這位魔頭何以會使皇甫菁菁如此害怕。

不過他知道，十三把刀每一個都有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每一個都不是貪生怕死之人，皇甫菁菁如此愼重，那位魔頭必是一位非常之人。

於是他點點頭道：「小兄明白。」

皇甫菁菁不再說甚麼，領着黃九峯蔡芸兒，逕向食堂的一角走去。

在一張食桌之前她停下了脚步，雙目向一名頭上有着黑色星形疤痕的中年文士一瞥道：「前輩要見咱們？」

中年文士雙目一掄，兩道冷焰般的目光立即射向皇甫菁菁的嬌靨。

瞧過皇甫菁菁，再轉向黃九峯，他瞧得十分仔細，連蔡芸兒都沒有放過。

最後，他那冷肅的雙頰之上，忽然露出一絲笑意，同時連聲說道：「好一對金童玉女，你們是兄妹吧？」

皇甫菁菁道：「不，咱們是夫妻。」

中年文士哦了一聲道：「夫妻？配得好，配得好，坐，坐下來咱們聊聊。」

這張食桌由中年文士佔着正面，左右兩邊是一對身着羅衣的美麗女郎，那麼黃九峯與皇甫菁菁就只能坐在下首了。

他們坐下之後，右側的羅衣女郎微微一笑道：「咱們姐妹適才救了你們，難道連一個謝字都沒有？」

皇甫菁菁道：「適才？」

右側的羅衣女郎道：「看來妳是不認識那妖道了，聽過雲嶁三妖麼。」

雲嶁山在湖南茶陵城城西，那兒有三個名震江湖的玄門弟子。

他們是師徒，師父雲嶁仙子是一個道行高深，武功已近神化的道姑，她收了一男一女兩名弟子，道號是玄玄及玄貞。

雲嶁仙子雖是道行高深，却因個性偏激，而受到門下的矇蔽，由於玄玄好色貪貨，無惡不作，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雲嶁三妖之名，自然要不脛而走。

皇甫菁菁不認識雲嶁三妖，却也知道玄玄的確是一名江湖敗類，於是她雙拳一抱道：「適才那一根鷄骨必然是前輩的傑作了。」

右側的羅衣女郎道：「總算被妳想通了，謝不謝我？」

皇甫菁菁道：「多謝前輩。」

左側的羅衣女郎道：「這算不了什麼，誰叫咱們的丈夫喜歡妳的。」

皇甫菁菁面色一變道：「前輩此言何意？」

左側的羅衣女郎道：「不要誤會，我所說的喜歡，是咱們想將你們夫婦收歸門下，妳願意麼？」

皇甫菁菁聞言一怔，接着扭頭對黃九峯道：「大哥……」

黃九峯淡淡道：「背師別投，是武林的大忌，何況咱們也高攀不上。」

中年文士面色一沉道：「好小子，你敢不知好歹！」

黃九峯冷冷道：「閣下身爲武林前輩，豈能强人所難。」

中年文士勃然大怒，右掌一揚，五指箕張，就待向黃九峯當胸抓去。

右側的羅衣女郎道：「山主且慢。」

中年文士道：「怎麼，妳要替他們求情？」

羅衣女郎道：「賤妾只認爲他們有眼不識金鑲玉，有點孤陋寡聞罷了。」

中年文士道：「嗯，聽來好像有點道理。」

羅衣女郎道：「所以山主應該讓他們開開眼界。」

中年文士道：「說的也是。」

他抓起桌上的一雙筷子，刷的一聲輕響，隨手擲向牆壁。

以竹筷作鏢，只要習過武功都能辦到，難道中年文士虛有其表，只是一個唬牌的人物？

滿堂食客都有此種想法，但每一雙目光仍不由自主的向牆壁瞧去。

牆壁是磚造，上面刷着白色的石灰粉，如果牆壁上插着一雙筷子，縱然它沒入牆裏，以習武者的銳利目光，一眼便可以瞧得明明白白。

但，沒有人瞧到那雙竹筷，也沒有瞧到由竹筷所造成的黑點。

怪，分明中年文士是將竹筷擲向牆壁，難道那雙竹筷竟化作輕烟不成？

不，它沒有化作輕烟，確確實實的投射在牆壁之上。

祇不過它變作無數細小的竹絲，在沒入牆壁之後不易爲人們發覺而已。

皇甫菁菁與黃九峯瞧出來了，他們的面色因而爲之一變。

中年文士在投擲竹筷之時，沒有作任何準備，只是隨手一擲，就將竹筷變作竹絲，而每一條竹絲都深深沒入磚牆之內。

這證明了一點，中年文士內功之高，已達隨心所欲，不可思議的境界。

於是，他傲然一笑道：「瞧到了麼？本山主有沒有做你們師父的資格？」

黃九峯道：「有。」

中年文士喜道：「你是答允投入本山主的門下了？」

黃九峯道：「不。」

中年文士大怒道：「小子，你說甚麼？不？你再說一聲試試！」

右側的羅衣女郎道：「咱們山主功力之高，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你只要得到他一招半式，就可以終身受用不盡，別人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你却說不，我眞不明白你在想些什麼？」

黃九峯道：「在下說過，背師別投是武林的大忌，山主既以天下第一人自許，怎能逼迫別人作那不忠不義之事？」

這實在是一篇振振有詞的大道理，在衆目睽睽之下，中年文士的確將他無可奈何。

不過天下第一人的身份何等崇高？天下第一人怎能在大庭廣衆之中丟人現眼！

於是，中年文士哼了一聲道：「好，本山主不勉强你，不過有一點本山主必須預作聲明。」

黃九峯道：「請前輩指示。」

中年文士道：「本山主對人的信條，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今後希望咱們不要再度相遇！」

黃九峯道：「晚輩記下了，告辭。」

他與皇甫菁菁回到玄玄道長適才使用的食桌，向店小二要了三碗排骨麵，三人匆匆食罷，逕自走出客棧。

蔡芸兒忍不住撇撇嘴道：「那老小子實在欺人過甚，小婢眞想給他一點苦頭吃。」

皇甫菁菁道：「使不得，妳知道他是誰？」

蔡芸兒道：「好像是傳說中喜食人腦的黑星，那兩名女人是左右雙姬。」

皇甫菁菁道：「不錯，正是他們，適才黑星露了一手，功力實在驚人，咱們遇到如此一個可怕的魔頭，一切都必須十分小心，如若妳使毒傷他不到，那麼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蔡芸兒道：「可是今後咱們如若與他相遇，他仍然不會放過咱們！」

皇甫菁菁一嘆道：「咱們只好注意一點，希望不要再遇到這個魔頭。」

黃九峯眉峯一皺道：「這個魔頭忽然來到天津，對咱們營救左四公子之事，可能會添上不少麻煩。」

皇甫菁菁道：「大哥說的是，咱們快尋找二哥他們商量一個萬全的對策。」

黃九峯道：「咱們去小郭莊？」

皇甫菁菁道：「不，咱們只是隨便走走，二哥他們會跟咱們連絡的。」

黃九峯道：「好。」

他們走的是背街，進入一條冷清清的胡同，皇甫菁菁推開一扇虛掩着的窄門，逕與黃九峯蔡芸兒閃身奔了進去。

自然，他們是跟着暗號找來此地的，這兒可能是十三把刀另一個落脚之處。

不錯，十三把刀的確有一部份在此地落脚，因爲屋主聞秋聲是蒯沅的師哥。

祇不過聞秋聲久已退隱江湖不再過問江湖上的是是非非，所以在窄門迎接黃九峯的只有蒯沅，雲山，周寧，鍾靈等，屋主並未露面迎候。

蒯沅等將黃九峯迎進客廳以內，由鍾靈親自奉上香茗。

黃九峯謝了一聲道：「二弟，咱們遇到了麻煩。」

蒯沅道：「小弟知道，黑星包不錯實在不易招惹。」

黃九峯道：「那中年文士名叫黑星包不錯？」

蒯沅道：「是的，此人十一年前，曾在江湖上掀起一股駭人的風暴，當時武林各派推選十七名高人聯手除兇，結果這般高手竟沒有一個得以生還……」

雲山喧聲佛號道：「那十七人不止是慘遭橫死，還被黑星吃掉他們的腦漿。」

周寧道：「估不到十一年後他會重出江湖，而且還趕在這個節骨眼裏。」

黃九峯道：「此人只可智取，不宜力敵，二弟認爲如何？」

蒯沅道：「大哥說的是，小弟已派人到小郭莊調七妹及十二弟前來……」

皇甫菁菁道：「二哥是要以七妹的暗器，十二弟的毒藥來對付黑星？」

蒯沅道：「我知道這樣不一定成，但咱們却找不出一個更好的法子。」

鍾靈道：「有，只是……」

蒯沅道：「只是什麼？么妹快說。」

鍾靈道：「這是小妹的淺見，請大哥四姐不要見怪。」

皇甫菁菁道：「妳說吧，咱們不會怪妳的。」

鍾靈道：「小妹認爲大哥四姐如答允黑星的要求，一切問題豈不迎刄而解？」

皇甫菁菁微微一笑道：「這個麼，只怕並不如么妹想的那麼單純，先不談背師別投江湖不齒的問題，單以目前而論，咱們如若投到他的門下，行動上就失去了自主，他要咱們向東，咱們就不能向西，他要帶咱們離開，咱們就不能留下，那時候不止是無法營救左四公子，只怕連咱們十三把刀也要解體了！」

鍾靈面色一紅道：「小妹的確想的太單純了，誰知還有如此多的牽連。」

皇甫菁菁道：「么妹勿須自責，其實妳想的還是有點道理。」

鍾靈櫻唇一噘道：「四姐又在調侃小妹了，我以後不再亂說就是。」

周寧道：「么妹寃枉了四姐，小兄也認爲妳的想法頗有幾分道理。」

黃九峯一怔，道：「六弟，這話怎麼說？」

周寧道：「稟大哥，咱們要七妹十二

弟聯手對付黑星，只是爲了保護大哥四姐所下的一步閒棋，咱們眞正的目的，仍在營救左四公子。」

黃九峯道：「只是天津城風雲際會，形勢似乎逾來逾複雜了，現在又多了一個聞名喪胆的大魔頭，咱們的處境將更加困難。」

鍾靈道：「蓋氏賭館咱們已佈下伏兵，隨時都可救出左四公子，小妹認爲咱們不必再在這兒乾耗下去。」

周寧說道：「么妹的意思我懂，咱們救出左四公子，自然要全力突圍，離開天津……」

鍾靈道：「六哥認爲此路不通？」

周寧道：「行得通。」

鍾靈道：「那咱們還等什麼？」

周寧道：「咱們出其不意突圍而出必可成功，但在離開天津之後，只怕就寸步難行了。」

鍾靈道：「六哥休長他人志氣，咱們十三把刀怕過誰來？」

周寧道：「十三把刀縱橫天下，任何一個門派，咱們都敢跟他們周旋周旋。」

鍾靈道：「那六哥爲什麼說……」

周寧道：「咱們一旦救出左四公子，便是與天下武林爲敵，咱們不在乎任何一個門派，却不能不顧慮他們聯手。」

皇甫菁菁道：「如果咱們由塘沽出海，經水道直趨杭州，六弟以爲如何？」

周寧道：「這的確是一條既安全又便捷的道路，可惜塘沽已被排教嚴密監視，只要一到海上，咱們就變作排教的囊中之物了。」

黃九峯道：「如此說來咱們是無路可走了。」

周寧道：「如以小弟說么妹的想法頗有幾分道理。」

黃九峯道：「六弟是要愚兄拜那黑星爲師？」

周寧道：「那倒不必，大哥只要對左右雙姬遷就一點，可能會有出人意表的收穫。」

黃九峯道：「此話怎講？」

周寧道：「適才小弟也在蘭台客棧的食堂，當時如非右姬極力排解，大哥四姐只怕脫身不易。」

黃九峯道：「這話雖然不錯，可是那左右雙姬……」

周寧道：「左右雙姬眉攏輕愁，似乎有一份極重的心事，如果小弟猜的不錯，她們可能會尋找大哥。」

黃九峯道：「六弟一向料事如神，你的猜忖必然不會有什麼差錯，不過……」

周寧道：「大哥不必担憂，你只是與四姐到蓋氏賭館去賭就是。」

皇甫菁菁淡淡道：「小妹感到有點不大舒服，大哥你自己去吧。」

周寧微微一笑道：「這樣也好，不過四姐仍須回至蘭台客棧，才不致引起別人的懷疑。」

蒯沅道：「此時天津城中，大哥四妹是頗受注意的人物，爲免引起猜疑，兩位還是先回客棧吧。」

× × ×

蓋氏賭館的營業是通宵達旦的，因而除了樓下的休息室，樓上還有可供睡眠的房間。

蓋氏賭館爲客人設想週到，所以才能名噪北國，賓至如歸。

× × ×

黃九峯又在賭六門攤，他的身旁坐着一個如花似玉的美麗尤物。

她是蓋蘭花，是賭神惟一的千金大小姐。

蓋蘭花的性格，是潑辣豪放的。

這也難怪，在賭館中長大的姑娘，難免會養成一種放蕩不羈的習性。

不過，今日的蓋蘭花似乎收斂了，她像一隻依人的小鳥，發揮了女性原有的本質。

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黃九峯無心領略她溫柔的情懷，連賭錢也是意興闌珊。

蓋蘭花發覺黃九峯神情有異，因而詢問道：「公子！有什麼不對？」

黃九峯道：「沒什麼，我在等人。」

蓋蘭花道：「誰？」

黃九峯道：「以後再告訴妳。」

黃九峯的確是在等人，而且他並未失望。

因爲一股細如蚊蚋的語聲，正傳入他的耳鼓。

「黃公子！妾身有要事相商，請來樓上五號房間一晤。」

自稱妾身，必然是一個女人，不管她是不是左右雙姬，黃九峯都不能放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於是，他對蓋蘭花道：「我的朋友到了，我去去就來。」

蓋蘭花道：「我跟你去。」

黃九峯搖頭道：「不，妳去了，有點不便。」

他沒有解說怎樣不便，長身而起，一逕走向樓門。

在五號房間之內，他見到了一位立候的羅衣女郎，希望沒有落空，不由暗暗吁出一口長氣。

「黃九峯見過夫人。」

「不必多禮，請坐。」

「多謝，夫人是……」

「妾名月盈，江湖上稱我爲右姬。」

「久仰，夫人召喚在下，不知有什麼吩咐？」

「妾身有事相求公子，也想替公子解決困難。」

「哦……」

「公子並非是個賭徒，爲什麼涉獵賭館？」

「這個麼，逢場作戲罷了，夫人不是也涉獵賭館麼？」

「咱們到天津來湊熱鬧是另有用心，公子呢？」

黃九峯道：「不敢欺瞞夫人，在下也別有所圖。」

「够坦白，能够說說所圖何事麼？」

「對不起，在下不能。」

「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因爲這已經不是秘密。」

「這個……」

「你聽我說，黃公子，不管你要做些什麼，我敢斷言你一定無法如願。」

「哦。」

「公子是不相信妾身之言了?」

「在下只相信事實。」

「好，妾身就告訴你事實吧，你可知拙夫是誰?」

「黑星，一個喜食人腦的魔頭。」

「你也應該知道他當年在江湖上所造成的悲劇，如若舊事重演，武林只怕要面陷末日。」

「夫人是在向在下示威?」

「不，我只是要你知道事態的嚴重，並與妾身通力合作。」

「哦，夫人之意……」

「消弭奇禍，挽救浩刦。」

「夫人能否說明白一點?」

「禍源是拙夫，自然是如何對付拙夫了。」

「夫人妳……」

「唉，愚姐妹當年為了挽救千萬生靈，不惜捨身啖魔，身入地獄，時至今日，仍難獲武林同道的諒解……」

「不，夫人誤會了，在下只是覺得事出突然而已，並非不相信夫人。」

「此話當眞?」

「在下語出由衷，不敢欺騙夫人。」

右姬道：「好，那麼你就答允拙夫的要求吧。」

「尊夫對在下有什麼要求?」

「公子忘了?他要將賢夫婦收列門牆，學習他的絕世武功。」

「這個……」

「公子!為天下蒼生，難道你就不能委屈一點?」

「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有點不大明白。」

「公子有什麼不明白?」

「夫人是要在下學習尊夫的武功再來對付尊夫?」

「不錯，妾身正是這個意思。」

「夫人可曾想到其中還有幾個不易解决的難題?」

「什麼難題?你說。」

「第一，任何武功都不是一蹴可就的，學習絕代武功，更非經年累月不可，現在危機迫在眼前，此時學習武功，只怕為時巳晚。」

「這個公子不必担心，妾身巳有萬全的安排。」

「哦……」

「拙夫的武功，名叫啞蟬神功，必須在冰天雪地，奇寒極冷之地練習，所謂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

「照夫人如此說法，啞蟬神功在下更無緣學習了。」

「按一般情形來說，公子此話的確不錯，不過，咱們如能得到寒露冷霜就又當別論了。」

「寒露冷霜是什麼?」

「是天露地寒的結晶，人世難求的異寶，它可以消毒熱，驅酷暑，如若用以練習啞蟬神功，不僅勿須到那奇寒之地，還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原來如此，夫人必然收藏有寒露冷霜了。」

「不錯。」

「縱然果如夫人之言，不易解決的問題還是存在。」

「還有什麼?」

「在下說過，任何武功都不能一蹴而就，在下縱能習得啞蟬神功，一個初學乍練之人，怎能與尊夫一爭短長!」

「公子說得對，不過除了你還有尊夫人及妾身姐妹相助，咱們四人聯手，必然萬無一失。」

「好，就算這樣吧，可是以徒弑師，將為江湖所不齒，此等大逆不道之事，請恕在下難也遵命。」

「咳，公子，你並非眞心拜他為師，就當他眞的是你師父吧，為了拯救天下蒼生，你也應該大義滅親。為江湖除害!唉，如若像你這般想法，妾身姐妹豈不成了天下的罪人!」

「夫人言重了，在下絕無此意。」

「那……你能答允麼?」

「請夫人給在下一點時間，在下還要與拙荊商議商議。」

「那麼明日未初，妾身仍在此等候公子。」

「好，在下就此告辭。」

「公子請。」

× × ×

天津城裏平空來了一個喜食人腦的煞星，氣氛因而出現一種十分微妙的轉變。

諸神斂跡，微波不興，呈現着一股雨過天青的景象。

祇不過天津城中的氣壓低得嚇人，令人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莫非這是暴風雨前夕的寧靜?

不錯，這的確是大亂的前兆，一種突變正在暗暗的醞釀之中。

× × ×

蓋氏賭館人人可去，但蓋氏賭館的後進却隱藏着無比的神秘。

這自然是方仲達的傑作了，在天津城裏，只有他才當眞是神秘的。

開賭館的應該是長袖善舞，八面玲瓏，才能吃得開，兜得轉，方仲達的確有這些長處。

只是當天津城羣雄畢集，八方萃薈以來，就沒有人再見到這位名噪津沽的賭館負責人。

這就是人們疑心蓋氏賭館的原因，一個十分活躍的知名之士，一旦銷聲匿跡，難免要啓人疑竇。

方仲達不傻，蓋氏賭館的處境他自然十分明白。

他更明白一點，當今任何門派，都不敢對蓋氏賭館輕啓戰端。

而且共患易，共利難，由於自私的心理作祟，各門各派的步調必然無法統一。

再說，人們並不是當眞知道他擄獲了左四公子，充其量祇不過懷疑而已。

因此，儘管天津城風雨飄搖，儘管天津城風聲鶴唳，他依然履危若安，沒有人能動他一根毫毛。

但，天有不測風雲，世事是很難逆料的。

× × ×

黑星是人們公認的武林煞星，武功之高，當代無人能敵。

這名久巳退隱的魔頭，竟突然在天津出現。

他改變了天津的態勢，危機巳然一觸即發。

危機的箭頭自然是指向蓋氏賭館，因為不管方仲達有沒有藏匿左四公子，形勢巳不允再拖下去。

方仲達也不敢再拖，在四面楚歌之中，他不得不作冒險的決策。

× × ×

天津城陰霾四佈，蓋氏賭館却依然車水馬龍。

祇不過這般賭徒之中，志不在賭者大有人在。

黃九峯，皇甫菁菁就是其中的兩個。

他還是在壓六門攤，皇甫菁菁依偎在他的身側。

此時黃昏將屆，皇甫菁菁伸了一個懶腰道：「大哥!我餓了，咱們吃點東西再來。」

黃九峯道：「好的。」

他倆正要退出賭局，蓋蘭花忽然匆匆奔來，黃九峯見她神色有異，急悄聲道：「有事麼?姑娘。」

蓋蘭花附着他的耳根道：「出了事，方仲達逃了。」

黃九峯愕然道：「左四公子呢?」

蓋蘭花道：「被他帶走了，同行的還有總管白髮閻君辜辛，文館館主封印，武館館主金如山，四大金剛及廖文祥等。」

黃九峯道：「他是如何逃的?」

蓋蘭花道：「他暗中挖掘了一條地道，所以咱們才毫無所覺。」

黃九峯道：「妳估計他們逃了多少時間?」

蓋蘭花道：「約莫兩個時辰。」

黃九峯道：「妳可知道那條地道的出口?」

蓋蘭花道：「在城北的城根。」

黃九峯略作沉思道：「此事暫時不可張揚，快去與妳爹將地道封閉，不可讓人瞧出半點痕跡，然後妳可當衆宣佈方仲達挾欵潛逃，就此收拾賭館，不必再靠賭館營生了。」

蓋蘭花道：「好的。」

遣走蓋蘭花之後，再暗中通知混跡賭客中的周寧，三人先後離開賭館，回到他們居住的蘭台客棧。

周寧不愧是十三把刀的智囊，不待黃九峯開口，他巳經詢問道：「大哥!是否有要事發生?」

黃九峯道：「不錯，方仲達挾持着左四公子逃了。」

隨將蓋蘭花之言告知周寧，道：「六弟對此事有何意見?」

周寧道：「大哥處置得很好，小弟當即通知二哥，立即跟踪追捕。」

皇甫菁菁道：「大哥與我呢?咱們應該做些什麼?」

周寧道：「大哥四姐還是去賭，替咱們拖延一段時刻。」

皇甫菁菁道：「方仲達一行的實力十分强大，六弟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周寧道：「這個小弟知道，告辭。」

× × ×

「師弟師妹，你們到那裏去了?害得小兄到處尋找。」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剛剛跨進蓋氏賭館，迎面便碰着楊金台，聽他那親熱的招呼，敢情他們的師門還扯上了淵源。

原來楊金台是東廠總督楊秀琛的義子，楊秀琛與黑星包不錯一盟在地，是磕過頭的拜把兄弟。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當了黑星的弟子，這麼一扯，他們自然變作楊金台的師弟師妹了。

於是，皇甫菁菁微微一笑道：「小妹累了，回客棧歇息一下順便吃了一點東西，因為師兄賭運正隆，所以不敢驚動。」

楊金台道：「師妹說的不錯，小兄今天手風頗順，這一陣子大有斬獲，來，咱們玩牌九去。」

皇甫菁菁道：「好的。」

× × ×

楊金台自然不是為了賭錢來的，他是奉命追捕左四公子，要對忠良之後趕盡殺絕。

祇不過蓋氏的賭場有如龍潭虎穴，那般聚集在天津的武林各派全在虎視眈眈，他不敢輕舉妄動，才飛函楊秀琛將黑星請來。

黑星到達天津之時便想直搗蓋氏賭舘，但左右雙姬不願罪及無辜，要楊金台查證確實然後動手，想不到如此一來，倒使方仲達檢了便宜。

現在楊金台巳經查證確實，左四公子的確藏身在蓋氏賭舘之內，他不願再等待下去了，決定在今晚犂庭掃穴，毀掉蓋氏賭舘，再摘下左四公子的腦袋。

蓋氏賭舘的危機迫在眉睫，賭舘之內巳瀰漫着一股殺機。

忽然……

「各位，請暫停一停，小女子有事奉稟。」

說話的是蓋蘭花，她身旁還有一名兩鬢斑白的清瘦老人。

蓋蘭花是一個尤物，尤物必有一具動人的體態。

現在她不止是楚楚動人，而且語聲顫抖，如訴如泣，不管她要說些什麼，人們巳經抛給她幾分同情。

當全場賭局停頓，靜寂得落針可聞之際，她那帶着磁性的顫抖之聲，又响了起來。

「寒家家門不幸，小女子所託非人，拙夫方仲達平時就忤逆家父，對小女子視同路人，嗚……」

她哭了，像孤猿夜泣一般，縱然是鐵石心腸之人，也會為她一拭同情之淚的。

何況，在塲者多數是武夫，武夫最易衝動，也最怕女人的眼淚，於是，有人叫了起來。

「姓方的他現在那裏，打死他……打死他……」

一呼百應，滿塲叫囂，情況之激烈，連蓋蘭花也有點出乎意外。

這自然不是她的本意，而且方仲達巳經逃了，要打也無從打起。

於是她雙手不斷的搖動，招呼賭客靜下來聽她解說。

當人們靜下來之後，她再度哽咽着道：「方仲達是一個豺狼，他遺棄了我，捲欵潛逃……」

捲欵捲的是蓋氏賭館的欵，與別人絲毫無關，人們關心的是另一個字——逃。

因爲人們不相信方仲達是爲了捲欵而逃。

因爲人們早就對他起了疑心。

所謂疑心，自然是與左四公子有關了，如果他帶走了左四公子，這般人豈不要大失所望！

對楊金台來說，這不止是失望，簡直是失敗，是打擊，他不甘心，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一聲冷哼，他撲了上去，出手如風，一把扣着蓋蘭花的腕脈。

「說，這可是眞的。」

「是眞的，楊公子，不信你可以進去查看。」

蓋蘭花不作絲毫掙扎，只是含着淚水，無限委屈的幽幽一嘆，道：「蓋門遭此不幸，公子何忍以强暴對待一個苦命的女人！」

是的，一個遇人不淑的棄婦，財產與心靈兩受創傷，楊金台這强橫的神態，在道理上實在有點欠缺。

因此，一片怒叱之聲同時响了起來。

「放開她……」

「放開她，你這喪心病狂的無賴！」

楊金台無論武功如何高明，生性如何狡詐，在衆怒難犯之下，他不得不放開蓋蘭花的手腕。

不過，他奉有嚴命緝捕左四公子，决不能容許別人妨碍他的任務。

於是，他掏出一塊漆金虎牌，高聲說道：「朋友，在下奉命緝捕左氏餘孽，那一位干擾楊某執行公務，就是存心與官家爲敵，在下言盡於此，希望各位，能够明哲保身。」

漆金虎牌具有極大的權威，它代表東廠的總督，可調兵遣將，具有生殺之權。

江湖上有一個原則，江湖事江湖了，除非迫不得已，一定要避免與官府爲敵。

再說，方仲達的逃走必然不假，爲什麼不儘快去追？何必呆在這裏跟楊金台磨牙！

因此，人們一哄而散，除了楊金台及東廠的十幾名高手，就只剩下黃九峯與皇甫菁菁了。

楊金台哼了一聲，目光轉向蓋蘭花身旁的消瘦老者道：「這位想必是賭神前輩了，在下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請前輩不要見怪。」

那消瘦老者果然就是賭神，他淡淡一笑道：「不敢，楊大人要如何便如何，老朽沒有意見。」

楊金台回頭向黃九峯道：「師弟師妹，咱們進去瞧瞧。」

蓋氏賭館的後進黃九峯曾經來過，而且到過十分神秘的地區，但那一地區其實有限得很，如若與整個蓋氏賭館的龐大相比，實在不值一提。

經過近兩個時辰的搜查，除了在地牢中找出楊金台的兩名部屬，可以說毫無所獲，黃九峯到過的神秘地區，楊金台自然也搜尋不到。

最後楊金台瞅着黃九峯道：「師弟，你對此事有什麼意見？」

黃九峯道：「方仲達心腸狠毒，城府極深，他連妻子都可以拋棄，可見一切都有預謀，不過，咱們只要全力緝捕，我相信他逃不出咱們的掌握的。」

楊金台道：「師弟說的是，你猜想他可能由何處逃出城去？」

黃九峯心頭一慄，暗忖：「莫非他已發現了破綻？」

他雖是心頭暗驚，神色上却絲毫不變，還故意思忖了一下道：「這就難說了，小弟不敢妄言。」

楊金台道：「我想，他是向北門逃去的。」

黃九峯又是一震道：「師兄如何知道他是逃向北門？」

楊金台道：「這很簡單，因爲蓋氏賭館距北門最近，路程較短，在安全上就少了顧慮。」

黃九峯道：「師兄果然高明。」

楊金台陰森森的笑了一聲，再對東廠三大頂尖高手之一的虎倀章栖遲道：「章大俠請帶人到北門一帶查查，金台在劉府等候消息。」

虎倀章栖遲身材瘦小，面目猥瑣，的確係一個爲虎作倀的人物。

但人不可貌相，此人雖是面目可憎，一身功力可十分驚人，否則他也不會擠身東廠三大頂尖高手之林了。

不管虎倀章栖遲的功力多高，他必須接受楊金台的指使，這是權勢的問題，有能耐的人不一定就有權勢。

待虎倀退出賭館之後，楊金台向賭神雙拳一抱道：「在下不打擾了，師弟，咱們走。」

他招呼黃九峯走，黃九峯與皇甫菁菁同樣要惟命是從，這也是權勢，所謂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

自然，黃九峯皇甫菁菁都不是貪圖利祿，趨炎附勢之人，祇不過爲了營救左四公子，不得不委屈求全罷了。

他們的確受了委屈，因爲除了認賊作父，投身於黑星包不錯的門下，還得由蘭台客棧搬出，住入劉員外的府裏。

搬一個住處算不了什麼，問題是他們並非一對眞正的夫妻。

在客棧他們可以分房而居，在劉府就不成了，別人决不會爲一對夫妻安排兩個房間的。

這的確是一種委屈，只是這種委屈却無處可以申訴。

× × ×

更鼓兩傳，燭淚成堆，黃九峯與皇甫菁菁還了無睡意。

因爲假夫妻，眞同房，他們實在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尷尬的處境。

良久，皇甫菁菁說道：「大哥！夜深了……」

黃九峯道：「四妹睡吧，小兄在這兒打坐一會兒就行。」

皇甫菁菁幽幽一嘆道：「我知道大哥是一位君子，但你有沒有替小妹想過？」

黃九峯一怔道：「這個……」

皇甫菁菁道：「大哥讀過聖賢書，應該知道名節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如若一個姑娘公然被認爲是某一男子的妻子，又與他同居一房，縱然他們無虧暗室，你說那位姑娘還能另嫁他人麼？」

黃九峯心頭一震，道：「人非草木，熟能無情，何況四妹是人間殊色，風華絕

代，只可惜咱們份屬兄妹，小兄實在不敢逾越倫理，被人目爲禮教的罪人！」

皇甫菁菁忽然面色一變道：「這麼說你是將我視作淫娃蕩婦了！」

黃九峯道：「四妹不要誤會，小兄決無此意。」

皇甫菁菁道：「那麼我問你，你姓黃，我姓什麼？」

黃九峯道：「這個……」

皇甫菁菁道：「咱們祗不過是結盟的兄妹罷了，一般師兄妹也是兄妹，師兄妹結成夫婦的在武林中頗不乏人，難道他們也是離經叛道，成爲禮教的罪人？」

當然不是，這一點黃九峯怎敢否認。

於是，皇甫菁菁嘆了一聲接道：「大哥，請恕小妹放肆，我認爲你對此事應該負絕對的責任。」

黃九峯一哦道：「哦，請四妹說明白一點。」

皇甫菁菁道：「大哥既如此重視倫理，爲什麼答允咱們扮演夫妻？難道你不知道咱們份屬兄妹？」

黃九峯道：「四妹責備的是，可是咱們是爲了大局。」

皇甫菁菁哼了一聲道：「爲大局可以不顧倫理，爲大局可以犧牲一個女人的名節，而你却絲毫不爲別人着想，大哥你太自私了！」

自私，是一個十分不雅的名詞，黃九峯想不到自己居然得到這麼一個封號。

不過任何一件事，有因才會有果，黃九峯捫心自問，確也怪皇甫菁菁不得。

女人的確是名節重於生命，這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傳統道德，黃九峯既然重視倫理，就不該忽視皇甫菁菁的名節。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四妹，妳說，小兄應該怎麼辦？」

皇甫菁菁螓首一垂，輕輕說道：「娶我。」

黃九峯道：「小兄願意，但，二弟他們……」

皇甫菁菁道：「他們也應該想到，這是必然的結果。」

黃九峯道：「好，不過……」

皇甫菁菁道：「我知道，婚姻是終身大事，必須取得二哥他們同意，並救出左四公子之後再舉行。」

黃九峯道：「小兄正是這個意思。」

皇甫菁菁道：「一切都聽你的，現在你總該可以到床上睡了吧？」

黃九峯是到床上來睡了，祗不過他們依然守住疆界，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縱然如此，黃九峯還是不能入睡，因爲有女同床，他是生平第一次，在心理上有着不能適應的感覺。

皇甫菁菁何獨不然，她雖然闖蕩江湖，可也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

他們在思想遊離之際，皇甫菁菁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有件事咱們沒有想到。」

黃九峯道：「什麼事？」

皇甫菁菁道：「楊金台心機極深，狡詐多疑，他派虎倀章栖遲到北門查看，必會發現那條地道。」

黃九峯道：「妳是說……」

皇甫菁菁道：「我怕他不會放過賭神父女。」

黃九峯道：「快，四妹，咱們到賭館去瞧瞧。」

皇甫菁菁道：「別忙，大哥，還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注意沒有？」

黃九峯道：「還有一件事？」

皇甫菁菁道：「是的，楊金台對咱們的一舉一動都十分注意，說不定會派人暗中監視咱們，如果被他發現咱們前往賭塲，他會疑心咱們與賭神父女甚至方仲達有勾結，那麼咱們不止是救不了賭神父女，今後可能還會增加不少麻煩。」

黃九峯道：「妳說的是理，但咱們行俠江湖，講的是一個義字，如果見死不救，問心何以能安？」

皇甫菁菁道：「你誤會了，大哥，我並非不想救賭神父女。」

黃九峯道：「那就不必多顧慮了，走吧。」

皇甫菁菁道：「別急，我有一個兩全的辦法。」

黃九峯道：「什麼辦法？」

皇甫菁菁道：「所謂救賭神父女，不過通知他們避開而已，叫芸兒去一趟就够了，何必咱們親身前往？」

黃九峯畧作沉吟道：「好吧。」

蔡芸兒就住在他們的隣室，皇甫菁菁叫她前往賭館通知賭神父女，片刻之後便已返回。只是她未能見到賭神父女，整個賭館已空無一人，這般人是遭了楊金台的毒手，還是已經事先走避？由於瞧不出蛛絲馬跡，蔡芸兒無法作任何推測。

皇甫菁菁道：「大哥！咱們已經盡了心了，明天咱們可能會有行動，還是養養神吧。」

皇甫菁菁猜的不錯，翌晨天明破曉，他們便被叫到黑星那兒。

黑星是他們的師兄，師父見召，作弟子的自然不敢遲疑。

只是在坐的除了黑星及左右雙姬，楊金台也在那兒。

黃九峯二人先向師父師娘行過禮，再對楊金台招呼道：「師兄早。」

楊金台道：「師弟師妹早！小兄適才稟過師叔，想對兩位有所借重。」

黃九峯道：「師兄好說，有事但請吩咐。」

楊金台道：「方仲達挾持左四公子逃出天津，小兄奉命逮捕他們歸案，不過姓方的頗不簡單，所以請兩位助小兄一臂之力。」

黃九峯道：「小弟理應盡力，祗不過咱們能力有限，恐怕會使師兄失望。」

楊金台道：「自己人嘛，師弟就勿須客套了，兩位可以去進早餐，飯後咱們立即出發。」

在曉色朦朧中，他們出東門直奔塘沽，同行的除了楊金台，黃九峯，皇甫菁菁，還有東廠的三大頂尖高手，及三十餘名身手頗高的武士。

楊金台派遣十名武士作前導，以四名爲尖兵，距大隊約莫百丈，其餘六名由大道兩側前進，與大隊保持緊密的接觸。

皇甫菁菁見此人不僅心機極深，並具有指揮若定的大將之才，可惜依附東廠，殘害忠良，不由暗中對他惋惜。（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念經難解厄　捨生啖魔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達雲寺金錫、金杖二僧聯手向向陽君施襲，奈兩僧武功較之向陽君相差太遠，不特未能成功，金錫更爲此喪生，金杖被迫帶路往找靜虛方丈，途中，寺僧兩度伏擊，均被向陽君將暗襲者殺死，至大雄寶殿前，住持摩雲大師挺身擋道，也遭向陽君掌傷，倒地昏迷，寺僧將摩雲大師抬入殿內後，寺中長老胖，瘦二僧欲阻止向陽君前進，惜二長老從未習過武功，被向陽君發出罡氣迫得步步後退，瘦長老悲忿過甚，欲撞杜求死，向陽君又發出一團氣機，瘦長老被倒彈回去，噗通一聲，坐倒地上——

瘦長老呆了一呆，嘿嘿冷笑一聲，霍地躍身而起，却向一旁弟子手上，驀地奪過了一口刀，不容分說的自己向着頷子頸上抹去。

——可是他仍然是慢了一步。

就在這口刀眼看着已經抹在喉嚨上的一刹，向陽君倏地隔着他老遠，伸手指了這麼一指——

一股尖銳風力响過，瘦長老霍地打了這麼一個哆嗦，頓時就怔着不動了！

各人見狀，無不大驚失色，却也知道瘦長老是被人家給點了穴了，所施手法，多半是「隔空點穴」，這等神奇功力，自是使得目睹者無不驚嚇動容！

胖長老已嚇得呆住了。

向陽君看着胖長老道：「你也一樣，還是跟我老實一點的站在這裏好！」

這時伸手一指，胖長老頓時打了一個哆嗦，也跟瘦長老一個樣，呆呆的站在當地動彈不得！

這兩手「隔空點穴」，不啻使得現場各人都震驚住了，在各人還沒來得及有反應之前，向陽君已向前繼續踏進——

金杖和尚首當其衝，立刻承受了他的威脅。

在目睹師兄以及摩雲大師先後遇難負傷之後，金杖和尚焉能再有不識對方厲害的道理？只是眼前情形一來勢成騎虎，再者義不容辭——

有了這雙重原因，金杖和尚已抱定決心，不惜一死與對方週旋到底。

他手裏已經改持一根禪杖，霍然力搖之下，足下已搶步踏前——

「向陽君——要想搜索，你就得先打發了貧僧，看杖！」

話聲一落，掌中杖霍地直向着向陽君當頭猛力揮落下來，「呼！」一股疾風當頭直下。

向陽君左手倏抬，用手裏那口連鞘的劍驀地向起一揚，「嗆啷」一聲，已架住了對方落下的禪杖——

金杖和尚臍下力挺，猝然用左掌直向對方腹上擊來，蓋因爲金杖和尚看出了對方功力純厚，是以這一掌內淬盤臍之功，決心要將對方的護體眞氣震散！

他又那裏知道，向陽君早已把他看穿，就連這一掌也在他的計算之中，早已恭候着他的這一式出手。

只聽得「噗！」的一聲，一掌擊了個正着。

似乎有一陣淡淡紅烟，就在金杖和尚落掌之下，猝然揚起來——金杖和尚猝然間就像是觸了電般的打了個哆嗦，足下打了個閃，猝然間向後一連倒退了四五步，掌中禪杖，「噹啷」一聲抛在當地，那張赤紅的臉，刹時間變幻成一片烏金——

就這般「衆目睽睽」之下，眼看着他直挺的身子畢直畢直的向後仰了下去！

這一倒下去，可就再也站不起來了。

幾乎沒有一個現場的人能够看出他是怎麼回事，却只有當事者「金杖和尚」自己心裏有數——他眞有無限悔恨，暗自責怪自己竟然忘記了對方的那種奇異功力——「太陽功」。

——事實上，也就是在他手掌接觸到對方身上的一刹，已爲對方那種神奇得不

可思議的功力傷了內丹眞元！

可憐金杖和尚一着失手，却賠上了自己性命！

這時他甚至於連說上一句話的力量都沒有，勉强的張了一下嘴怒目凸睛而亡！

金杖和尚這一死，對於現場持刀成陣的二十多個少年弟子心理的威脅可是太大了，却也激起了他們効死拚命的決心，就在爲首一名紅衣弟子的叱喝之下，二十名少年弟子陡地亮開了陣勢——

大片喊殺聲中，爲首的兩名弟子兩口戒刀先撲上來，直分左右劈下！

向陽君一聲朗笑說：「和尚找死！」掌中連鞘的長劍向外一遞，使出了極其尋常的一式封手，二弟子已被迫得踉蹌跌出。

就在這一刹，另兩名弟子，也驀地脫羣而出，兩口戒刀，隨着落下之勢，同時劈到。

這一次，向陽君乾脆連閃也不閃躲，長劍霍地出鞘，銀光乍閃之中，但聽得「叮！噹！」兩聲脆响，兩個和尚竟然連手上的鋼刀也把持不住，雙雙脫手飛出，而他們本人却亦吃對方凌厲的劍氣，將身子逼了出去——「噗通！」「噗通！」接續摔出丈許以外。

向陽君一聲狂笑，道：「螢火之光，也敢放威？一羣小和尚，我看你們是免了吧！」

說話時，一片喝叱之聲，四口雪亮戒刀，循着他身側四方快速的襲上來——刀光劍氣接迎的一刹那，實在是快極了！

忽然劍光大盛，隨着向陽君努力踏進的身子，那後來的四個少年和尚，亦如同前人一樣，紛紛跌倒在地！

驀地，眼前這些和尚，在爲首一人的號令之下，形成了一式刀陣——在爲首和尚刀尖直指之下，二十口明幌幌的戒刀形成了一式怪異的一朶刀花。

也休要小看這些年輕和尚——即以眼前這式刀陣來說，顯然得自極高明的傳授，是以，就連向陽君乍睹之下，也不禁吃了一驚，着實不敢大意。

冷森的刀光，在每一個和尚手上顫抖着，映着東半天的驕陽，閃爍出千百道銀光，滿空錯綜的燦爛銀光交滙集結之點，赫然正是那個無敵巨人向陽君。

向陽君面承着大蓬刀光的一刹間，陡地爲之動容！

猛快地後退了一步，他横劍在手，獰笑一聲道：「好呀！小和尚，想不到你們還有這麼一手！」

兩隻眼睛微微的收了收，這一瞬間他所着眼的不是那高矮作勢的二十個人，而是二十口刀——何止二十另？在陽光的炫耀之下，但只見銀光燦爛，前後上下滙集融貫的刀光，形成了一片刀山，刀海……刀刀互映，閃閃生輝，好陣勢，好氣派。

向陽君那等的氣焰，在面承刀光之同時，亦由不住頻頻向後退着，一直退了七八步，才拿樁站穩。

他不打算再向後退了，一種被挑逗起來的新的怒焰，帶給他無限殺機。

「好極了！」他注視着爲首的那個少年和尚道：「這蓮台刀陣是那個老和尚所傳授給你們的了——我原本還打算放過你們，既然你們決心與我爲難，金某人少不得可就要大開殺戒了！」

話聲方住，長劍揹倚身後，忽然向左側面跨出了三步——

只聽得一陣子唏哩刀環大响聲，二十口戒刀，顯然隨着他移動的身形而有所轉變！

向陽君速速往右面跨出了幾步，情形亦是如此，當他站定不動時，對方刀勢亦停住不動。

倒抽了一口冷氣，向陽君赫赫笑道：「老和尚果然有一手，這一陣『大千蓮台陣』勢之中，竟然暗含有『北斗七殺』之數，看起來老和尚已經摸清了我的底細，這是早有打算，只不過——小和尚，你們到底年紀太輕了，功力有限，如何能够是我的對手？」

說到這裏端劍在手，長長嘆息一聲：「金某每懷赤子愛物之心，惜勢與願違，總不能稱心如意，如今我即欲手下留情已不可能，破陣必將殺人，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一面說，他那魁昂的軀體，在面前刀光滙集映照之下，忽似漲大了許多，那張臉較之原來更似佈滿了血色，一時之間神情抖擻洋溢，看來着實駭人！

原來摩雲大師在揣摩大勢之下，爲圖鞏固防務起見，特地臨時採原先計劃由其本人等七高僧所施展的「北斗七殺」陣數，融滙在二十名少年和尚的「大千蓮台陣」勢之內。

——這一構想不謂不妙，確實是發揮了極大的效果，只是却也爲此給這羣無辜的少年和尚，帶來了難以避免的殺難刦數，實在是始料非及。

眼前一刹，向陽君面迎刀氣日光，無異已把所練的「太陽神功」功能，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雖然說那「北斗七殺」之數，所顯示的「至陰」之性，乃是用以尅制他的「至陽」，只可惜正如其所說，這羣小和尚雖然人數衆多，惟各人功力有限，即使聯手發揮，亦距離尅制向陽君甚遠——

此番情形如果換在「金杖」「摩雲」等原先七僧，情形必將大大不同，雖然未必能控制住向陽君的威勢，只是向陽君要想一時破陣，却也大非可能，以眼前寶貴時間觀點而論，後果將發展如何，却就不得而知了。

準此而推，那「靜虛」老方丈原先的構想，實在是別具慧眼，設置得不謂不週，只可惜執行不力，追根揭底，應該歸咎於「金錫」和尚的任性胡爲，一步棋錯，滿盤全輸，實在是令人大大興嘆之事。

二十名少僧雖然說衆志一心，只是在眼看向陽君如此神威之下，一個個早已心虛胆戰，眼前情勢，勢同騎虎，已無妥協可能，一觸即發，乃當然之事耳！

向陽君此刻功力已足——

他長劍在手，安步如營，一步步向前踏前！

觀諸他的前進步法，顯然較前大有不同，只見他每進一步，壯大的身軀必得要先行搖上一搖。

——似乎他每一個動作都有關聯，隨着他搖動的身勢，對面大片刀光也跟着搖

幌，唏哩嘩啦的一片刀環聲中，更見刀氣萬千。

向陽君這種步法，顯然是別具用心。漸漸地，他似乎已經觀察出一些微妙，臉上的凌厲殺機，更見逼人。

忽見他大吼一聲，霍地向前跨進了一步。

其勢絕快——這一步有如「火中取栗」，實在是關係着生死存亡的一步。

向陽君固是十拿九穩，有謀不亂，却嚇苦了眼前這羣經驗不足的小和尚。

就在他足下方自跨前的一刹，但聽得爲首那個少年和尚一聲喝叱，刀光陣勢之中，陡然間騰躍起七點人影。

——七個人，七口戒刀，在甫一現身的彈指之間，同時向着向陽君身上招呼過來。

這一刹那，當得上快若電閃，只是衡諸向陽君的有謀在先，顯然仍然是慢了一步——

原來向陽君那一步，看似實踏，其實却是虛點，看似前進，其實却是退後。

小和尚吃虧在經驗不足，一經引逗，即刻認眞，此刻竟然挺掩不住，急急的把押陣的「殺手」施展出來。

這一手「七殺刀」如果運用恰當，足可發揮極爲威猛的效果，也是此一陣勢的關鍵所在，只可惜爲首少僧的定力不足，中了對方的圈套，以至於大好的一式猛厲殺着，平白的難以發揮。

七個年輕和尚身子一經躍出，按着「北斗七星」的落式方自一落，七口鋼刀上下翻飛，施展出絕妙迥異，大大不同路數的七式法刀，一舉而向着向陽君身上攻了過來！

慢了半步！

——其實也可以說是「早了半步」，揆諸眼前之勢，這七式刀法，無論早上半步或是慢上半步，都必得大有可觀，只是眼前却難以奏功！

難以想像的，向陽君掌中這口劍，施展的是多麼的快，多麼的狠。

隨着向陽君的出手，這口長劍矯若游龍的劃出了一道長虹——他龐大的身形，在這一刹間，同時倒了下去，像是一條騰空的蛇——

總之，無論他的身法，劍法，看上去都巧妙極了。

當他壯大的軀體，矯若游龍般的避過了對方的七式殺着之一刹，長劍迴旋，帶着他拉出的一個俐落的走勢——

就是這一招，劍光怒吐之下——左右兩個和尚首當其衝，兩顆人頭高高的離頸拋起。

兩股血箭，像是正月裏的花炮般，從那兩個失去人頭的血窟窿裏竄了起來。

這一刹固是驚人魂魄，更厲害的一式殺手緊接着又已展開——劍光再次捲起，站在後側方與右側方的另外兩個和尚，各自發出了一聲悲呼，雙雙中劍倒地，一時怒血狂標，死於就地，打量致命傷處，俱在咽喉位置——

向陽君以迅雷不及掩耳動作，極其快速的連殺四人，已使得這「七殺核心」頃刻間爲之瓦解。

剩下三個少年和尚，早已嚇了個魂飛魄散，值此驚魂一刻未能把握住退身之勢，事實上也就再沒有活命之機，向陽君劍勢左轉，大片寒光揮處，掌中劍直劈向這弟子前胸，後者驚慌中舉刀迎架，只聽得「嗆啷！」一聲脆响，刀斷人亡——

這一劍狠狠的劈在了他的上胸，幾乎把他劈成了兩截，像是陀螺那般的打了幾個轉兒，這截屍身才倒了下去——

場子裏登時散開了一陣子熱騰騰的血腥氣息。

向陽君在殺害這名弟子的同時，眼睛裏早已注意到了另外兩個弟子的動靜，是以就在長劍下落的一刹，擰身現掌，驀地循着正前方丈許左右這名弟子的背影，劈出一掌。

這名弟子方自跑出了一步，身子猛的打個了跟蹌，一口鮮血直嗆了出來，頓時倒地不起。

下剩的最後這名弟子，眼看着一連串的殺着早已魂飛魄散，驚心動魄裏驀地擲出了手上鋼刀，直朝着向陽君身上飛來！

這口鋼刀一經出手，擲刀的那個少年僧人，却由於緊張過度，又像是全身功力俱都用之於這一擲之力，刀一出手，整個身子直挺挺的也已倒了下來，頓時人事不省昏迷了過去。

向陽君輕描淡寫的一伸手，接住了他飛來的鋼刀，身形猝閃，已來到這名僧人面前，只是當他目睹着對方這副模樣時，舉起的長劍，却又緩緩落了下來。

眸子裏含蓄着無比的凌厲，緩緩掠過地上的屍身，似忿又似懊惱……這些錯綜的感觸，刺激着他，使他興出了一腔難以排遣的悲忿！

這種情緒的鼓舞，人命在此刻對於他來說，早已不當一回事了，然而他却難以再找到欲行下手的對像——

不知什麼時候——蓮台陣勢已然瓦解，下剩的十三名少年僧人，早已跑散一空，滿地都是拋棄的戒刀，再也不見一個站着的活人。

向陽君望着手裏的劍，冷森森的笑了笑，自己也似乎體會到自己是一個可怕的人。

經過這一番打殺之後，他斷定這廟裏再也沒有人胆敢再行阻止他的來去了。

事實上也確是如此——

當他足步跨進大雄寶殿時，大殿裏一片寧靜，偶然傳過來一陣悉索聲，才使他發覺到兩個年老僧人躲在壁角裏在打顫。

向陽君面向他們時，二老僧只是頻頻叩頭，全身抖顫得那麼厲害，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種說不出的感觸，竟使得他作出了自己也想不到的事情——他走過去，十分誠懇的伸出雙手，把兩個老僧扶起來。

「你們放心，我不會殺害你們的！」他嘆息了一聲，忿忿的道：「其實我眞正要找的只是靜虛老和尚，想不到他畏罪不出，竟然設計愚弄於我……更不該支使全寺無辜弟子爲他犧牲，這個老和尚端的是可惡之極！」

頓了一下，他看着面前的老和尚道：「你們可知道他藏在那裏？」

兩個老和尚簡直都嚇傻了，聆聽之下點頭不是搖頭也不是，其中一個結結巴巴

的說了幾句，向陽君竟然是一個字也聽不懂。

無可奈何，他揮了揮手道：「算了，算了，你們下去吧——記住，關照所有的和尚，緊守在自己禪房不要出來，休想再與我爲敵——去吧！」

二老僧對這幾句話，却像是聽得懂了，當時彼此攙扶着，東倒西歪的，向殿外走出去。

向陽君嘆息一聲，回劍入鞘，抬起頭四下裏打量了一眼，大殿裏出奇的寧靜，佛案上靜靜的燃燒着香燭，雕樑畫棟所顯示的一切，無不與「佛」有關！

他偶然注視向正中的金身如來，却發覺到對方那雙眸子，也似在注視着自己。

「寺廟」對於人性的啓發，乃在於自身的反省，這種「潛移默化」的啓發效果，當你第一步踏入佛殿時，就已經微妙的在內心產生了效果。

向陽君之所以感覺到這尊金身如來在注視自己，正是基於這種因素的作祟。

雙方對視了一陣。

向陽君「自反而縮」的移開了眸子。目光裏流露着惴惴不安——然而他畢竟不是一個輕易放棄原則的人——因爲在當初他建立這項原則時，同樣是經過一番內心猶豫與掙扎才得以建立起來的，現在，尤其是在他殺死了這麼多人以後，更沒有理由放棄這項目標，否則這些無辜和尚的死，豈不是白死了？

雖然如此，他仍然感難以面對諸佛！

當下自己對自己暗中許了個心願，只要再殺死一個人。

只要再殺一個人——靜虛老和尚。

一想到這個老和尚，他情不自禁的咬了一下牙齒，似乎在已經氣餒了的意念裏，注入了一劑興奮劑！」

這麼想着，他遂即再也不多看那個莊嚴的金身如來一眼，尤其不再接觸那金身如來的一雙含有「責備」意思的眼睛——

在大殿裏他四下轉了一週，證明這大殿裏沒有設暗室，靜虛和尚不可能藏在這裏。

說到「藏」這個字，也許不適用於靜虛和尚，以他素日在「佛」「俗」兩家的盛名威望，無疑是「頂天立地」，有着了不起的人，這樣的一個人，絕不會面臨強敵而藏躲不露。

——這也就是向陽君眼前百思不解的問題。

然而，他仍然相信這個老和尚就在「達雲寺」裏，對方所以一直到現在不曾露面，很可能是在進行一次險謀——對向陽君極不利的一項陰謀。

這麼一想，向陽君更不能掩忍下去，他勢將非要把他找到不可。

由大殿後堂邁出來，當空的驕陽一片熾熱——他週身更像是罩着一團火，所練「太陽功」能無異功能極足，正是最佳的動手時刻。

整個後殿渺無人跡，兩廊靜悄悄的，那裏看得見一個和尚？想是兩個老和尚已經傳下了話去，再也沒有那個和尚不怕死，輕易的胆敢暴身於外！

向陽君沮喪的踏上長廊，向四下眺望着，耳邊上响着單調的「蟬鳴」之聲！

這附近花石繚繞，景緻清幽，望之令人心生徹悟，油然而有「莊敬」之心！

向陽君的心裏却充滿了怨意，他實在被那個靜虛老和尚引得殺性大發，如果找不到他，他眞會急瘋了。

如此，順着這道畢直的長廊一逕走下去，可就來到了一座「隱蔽牆」前！

閃過了這堵牆，可就來到了另一座院落……距離着靜虛上人禪修的那處小小偏殿可就不遠了。

向陽君閃過牆後，正對着面前迂迴的「琵琶石徑」，心中忽似動了一動！

一個中年和尚由前道月亮洞門，忽然探了一下頭，發現到向陽君之後，張惶的趕快把頭縮了回去——只是慢了一步——

就在他縮回頭，匆忙轉身的當兒，才發覺到向陽君已經站在了他的面前！

中年和尚登時嚇得張大了嘴，回身就跑！

如何跑得了！還不曾邁開步子，已被向陽君一把抓在了肩上！

「施……施主饒……命……」

嘴裏說着，這和尚的一張臉，都嚇青了。

「你來的正好！不用說，是有人要你在這裏窺伺我的動態，是不是？」

「不……不是……不是！」

「眞的不是？」

向陽君炯炯的目神盯着他，這個和尚眞有點「三魂出竅」，全身飄飄然，看樣子全身的重量，端靠着向陽君抓在他肩上的那隻手掌才得維持，如果向陽君抽回這隻手，他必然就得倒下去！

「施主……」中年和尚牙關兢兢的道：「貧……僧只是在打聽施主……走了沒有？」

「是誰要你打探的？」

「沒……有誰……是貧僧自己！」

「好！」向陽君點點頭：「你用不着害怕，好好站直了說話！」

「是……」這和尚一面挺腰作勢，總算把身子站直了。

「和尚你叫什麼名字？」

「貧……僧法號『廣印』……」

「你來廟幾年了？」

「來……來了……」廣印和尚一面嚥着唾沫道：「小僧就是在這廟裏……長大的！」

「好！」向陽君點點頭：「這麼說，你對這廟裏的一切太清楚了！」

廣印和尚頻頻點着頭：「是……知道一點！」

向陽君那隻手掌微微加了一些力度，最少輸了一些本身的特異功力！

頓時這個廣印和尚全身火熱，忍不住連聲怪叫了起來！

向陽君冷冷的道：「你聽着，我現在要你據實回答幾句話，答對了，你可以離開，答錯了，或者是故意不答，都只有死路一條，人死不能復生，你這輩子和尚更是白當了！」

廣印和尚嚇得全身直抖，頻頻點頭不已！

向陽君說：「我知道靜虛老和尚就在達雲寺裏，你當然也知道，用不着拐彎抹角，你回答是不是？」

廣印和尚抖顫了半天，吶吶道：「是——他是在廟裏！」

「很好，你很誠實，他在那裏？」

廣印和尚哆嗦了半天，確信自己無能撒謊，只得據實以告：「在……偏殿！」

「偏殿？」向陽君微笑：「想不到你們這裏地方還眞不小，偏殿在那裏？」

「在……？」

廣印和尚一隻手東南西北的比劃了一陣，也不知道他到底指那裏，敢情是嚇傻了。

「你靜靜……」向陽君冷冷一笑：「這麼吧，你也用不着告訴我在那裏，乾脆你帶我去一趟，地方到了你就走了，好不好？」

廣印和尚閉着眼點了點頭！

「好！」向陽君一笑道：「我們現在就走吧！」

廣印和尚睜開眼睛四下看了一眼，又過了一會兒，才算辨別了方向，在向陽君一隻手掌抓持之下，幌幌悠悠的，往前面走去——

順着這條「琵琶石徑」一直走下去，拐了個彎，一片竹影婆娑裏，可就遙遙看見那座地處偏靜的「偏殿」——那裏也不見一個人。

向陽君凌聲道：「這就是偏殿？」

廣印和尚極怕他那一雙目神，似乎只要與這雙眼睛一接觸，就無能抗衡！

在他凌厲的目神之下，他點了點頭。

「你可願帶我前去？」

廣印和尚先點了點頭，接着，又搖了搖頭！

向陽君含笑道：「好吧，我相信你說的這些都是實話，你可以走了！」

鬆開了手，廣印和尚一個踉蹌，栽了出去！

向陽君再也不看他一眼，大步向那座偏殿走去——只是他才走了兩步，即聽得身後發出了「碰！」的一聲大响，還帶着那和尚的一聲悲吟！

向陽君回過身來，觸目眼前的，竟是出乎他意料的悲慘情景……

那個廣印和尚敢情撞石死了。

屍體橫在地上，頭上一個大窟窿，血腦濺滿了一地都是，面對着這番情景向陽君呆住了。

「很好——」良久他才喃喃的道：「這筆賬不妨也記在老和尚的頭上！」

廣印和尚這麼一死，無異說明了一件事——

靜虛老和尚必然在這座偏殿裏了！

想到這裏，他遂即不再猶豫，轉身大步向着偏殿踏進！

這眞是十分悲哀的事，這個廟裏，再也沒有那個不怕死的和尚，胆敢阻擋住他的前進了，與其說他們「不敢」不如說他們「無能」爲恰！

向陽君大步邁進，一逕來到了那偏殿前——

忽然他定了身子——

「且慢！」自己心裏面嘀咕着：「靜虛老禿驢該是何等武林之人，豈能如此就讓我進去，我可不要上當着了他的道兒才好！」

心念電轉，他那雙眸子也就變得更爲靈活，咕嚕嚕已把偏殿四下裏情形看了個清楚！

——那是孤零零的一處建築，前面是長長的甬道，後面是高起的向陽坡地，左右兩邊了無牽掛！

這形態絲毫不像是有什麼埋伏的樣子，即使有，他也不在乎！

腦子裏這麼想着，當下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遂即把內力貫注丹田，由「關元穴」道滙集成一股巨力氣機，緩緩的向外逼出——

一時間氣機逆轉，起而是身前的落葉紛紛飄移，繼而飛沙走石，環身丈許內外，小石子兒有如洒水的湯團，紛紛滾蕩開來，這等氣勢功力，端的是武林罕見！

他自信確實已作好了萬全準備，這才徐徐向殿前邁進——一直踏向殿門站定。

「老和尚——」對着無人的殿房，他發聲道：「某家金貞觀專誠拜訪你老人家來了！」

空殿無人，只見案上火燭，突突放着亮光，向陽君發出的宏亮語音，形成了一股迂迴音浪，在空敞的殿旁裏前後迴蕩着，却是不曾聽見有任何回話！

向陽君冷笑了一聲道：「某家已打過了招呼，老和尚你少給我裝迷糊，金某進來了！」

說着足下邁動，已經跨進了門坎兒，隨身的游潛功力，在他身形邁進之時，形成了一般氣流，將兩扇半掩的殿門大大的衝撞開來，發出「碰！」的一聲巨响！

這殿裏靜悄悄的，確實是不像有人！只是向陽君却毋寧認爲有人，而且包容了他此行所欲尋訪的大敵！

既所謂「大敵」，那就不能够絲毫大意！

不要看向陽君這等不可一世的神威武功，只是面對着那個可能隨時出現的靜虛老和尚時，却顯現出少有的沉着小心！

站在殿房當中，他那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四下裏溜着，直覺的已經認定了一處地方！

「老和尚——」他冷冷笑着：「金某與你遠日無怨，近日無仇，你不該唆使六扇門裏的差人往害某家性命——寃有頭，債有主，金某人託天之倖，今天找你這個和尚索命來了！」

一面說，他那雙亮閃閃的目光四下裏探測的看着，嘴裏的聲音，就像無形的音箭四下散着——

憑着這種特殊的感應之力，他立刻判斷出這殿房裏的特殊反應。

頓時他神色一振——

「老和尚——我知道你在那裏了，金某人來了！」

一面說，他功力內歛，遂即由肚臍「關元穴」向外逼出，頓時形成凌厲的無形攻勢，接着移動足下，一步步向着偏房內側的禪房行走進去！

但只見他身形過處，左右丈許方圓內外，立刻形成了一股狂流——

首先當前的一盞巨燭，迎着他進身之勢，立刻爲之熄滅，緊接着垂掛在禪房前的珠簾子嘩啦啦一陣撞激！

然而，就在向陽君方待舉步向禪房前跨的一剎，一股無形的力道，陡地由那間禪房內湧出！

向陽君驀地定住身子，身上那襲繡有「朝陽出海」的湖青色長衣，就像是沐浴在狂風裏一般，霍地甩向身後，可以想知迎面而來的這一陣無形巨力，該是何等驚人巨大！

向陽君先是神色一呆，繼而仰天發出了一聲朗笑——

「老和尚，你到底忍不住了！金某人找你找得好苦！」

說時他的雙目一陣發紅，第二次提聚所練的太陽眞功，形成一片狂濤巨力，由其正面「關元」「石門」「水分」「巨闕」四處穴道裏向外運出！

禪房裏暗運出的那股無形力道竟然不甘雌服，雙方前前後後的頂迫了一陣子，那隔離在兩者中的一片珠簾，更是嘩嘩啦啦跳動不已！

這種現象，一直保持了一段甚長的時間——

忽然暗房裏的那股子勁道陡然收了回去，遂即由禪房裏傳出了幾聲輕咳——

一個蒼老沙啞的聲音喘息道：「向陽君——孽障——欺老衲太甚，你……」

一邊說，遂即又發出了咳聲！

在他這陣子咳嗽還未收尾之前，只聽得珠簾嘩啦！甩起，向陽君已邁步跨進！

可是，也就在這一刹，陡然間人影一幌，一個高碩魁梧少年迎面眼前——

這一點，倒是向陽君不曾料想到的，不禁吃了一驚，倏地後退一步！

來人，二十出頭的年歲，衣雖着僧衣，但却未曾落髮，觀其面頰，神清目秀，珠玉其中，端的好一塊練武的料子——看上去，像是很有點內功的底子，只是，絕不像已成大家氣候的那種神采！

饒是如此，却也使得向陽君心中大感驚異——

「足下什麼人？」向陽君目光如炬的盯着他：「你的胆子不小，竟然胆敢阻攔某家的進出不成？」

面前少年雙手抱拳深執一禮道：「在下郭彤，法號『培空』，這裏有禮了！」

「哼哼！」向陽君冷笑道：「既稱郭彤，又名『培空』，分明俗家子，又着僧衣——這是什麼道理？」

少年郭彤不亢不卑的笑了笑：「在下乃是帶髮修行弟子，有何不可？」

向陽君在與少年郭彤對答時，一雙鋒利目光，早已洞穿珠簾，將禪房裏的一切看在眼中。

——他看見一個瘦削年老的和尚，在兩盞古燈盞的映襯之下，趺坐在一張蒲團上——那和尚長眉斜搭，面色紅暈，只是頭頂上蒸騰着一陣白濛濛的霧氣。

不用說，這個老和尚必然就是「靜虛」老方丈了！

——他的確是相當的老了，——較諸向陽君想像的還要老的多，那隆起的背，瘦削的鎖骨，深深窪陷進去的一雙目眶……在在的說明他却是很老了。

然而，儘管如此，向陽君却不敢對這個老朽的和尚心存絲毫輕視——

甚至於正因爲如此，也使得他連帶的對面前的這個少年郭彤也刮目相視……

道理很簡單，這個少年如果沒有特別的成就，老和尚焉能把他收留在身邊？尤其是此時此刻這個少年的突然出現，顯然更意味深長，向陽君着實不敢掉以輕心！

想到這裏，遂即把原來待發的一腔忿怒壓向心底，那雙眸子由室內的老和尚身上轉向面前的少年！

「郭彤！」他鼻子裏哼了一聲：「金某的來意，你可知道？」

郭彤點點頭：「略知一二！」

「那麼你應該知道，金某人決定的事情，萬難更改！憑你……哼哼！」目光在郭彤身上一轉：「只怕萬萬擱不住金某的行動！我看你還是速速避開一旁，任令我與老和尚作一個私了的好！」

郭彤面對着當前的這個殺神，目睹其精華內歛，神充氣足，頓知方丈師父所言不虛，這個人果然神威蓋世，確是一個不易力敵的鐵漢——

他雖然與對方到目前爲止不過交談數句，只是由對方一番對答之間，却知道來人即使論及才智，也不笨拙，「靜虛」上人視其爲生平大敵，斷然是極有見地！

面對着這樣的一個人，郭彤焉敢心存絲毫大意？——然而越是在此千鈞一髮的垂危之際，他越不能顯現出絲毫張惶失措之態！

「金壯士！」郭彤躬身一禮：「敝方丈刻下仍在坐關之中，方才被迫與足下對答，已是大傷元氣——在下想借一步，與足下答話！」

向陽君嘿嘿一笑道：「事到如今，我不信老和尚還能玩些什麼花樣——？怎麼，你當眞要在此一事件裏揷上一脚麼？」

郭彤躬身道：「在下不敢！」

向陽君又向房內的老和尚看了一眼，自信眼前局面，已在自己控制之中，遂即點點頭道：「好吧！你有什麼話，儘管對我說吧！」

足尖輕點，身如飄萍微微一幌，已退出丈許之外，——就在他退身之前的一剎間，郭彤已幾乎作勢向他出手，只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那時機竟然一縱即失——郭彤也就因之失去了出手之機！

誰也沒有留意到，老和尚竟然在此時發出了一聲嘆息：「痴兒——」

他喃喃的說出了這兩個字，彷彿已經預感到大難將臨，而不得不作一番必要的振作——那兩隻交握在前下腹的雙手，微微向前一伸，發出了一串密集的骨响之聲！瘦弱的軀體，頓時平添了許多精神！

是時，那個帶髮修行的少年和尚郭彤，已一步步走向向陽君身前！

他仍然在爲先前那一縱即失的良機而心存懊喪，這種情緒的殘餘，無形中使得他對於眼前的出手，不得不抱持着更加謹愼的態度！

向陽君虎視眈眈的注視着他：「有什麼話，你可以說了！」

郭彤在他那精光迸射的眸子注視之下，甚至於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戰慄與畏懼。

儘管如此，他仍然不得不極力鎭定起來。

而且盡其可能的拖延着他，使得禪房裏的老方丈作好了一切必要的準備——

當然，這麼做他是要付出代價的，向陽君不可能會放過他，他也不期望向陽君

對他手下留情，他只希望能在自己死前，最起碼也要對向陽君這個人構成一些傷害，那麼，這麼一來，向陽君與「虛靜」老方丈他們之間很可能就可以拉平了，自己雖死何憾？

——他似乎忘記了老方丈千囑咐萬囑咐，要他生存的道理！腦子裏所醞釀的是生平從來不曾思索過的「殺機」！

「金施主——你可曾看見了？」

「看見了什麼？」

「敝寺方丈，如今功力未復，又當坐關之中，你何忍對他施以殺手？——在下懇請施主先行轉回，候明午再來，敝寺方丈當在此恭候大駕，可好？」

向陽君搖搖頭，冷笑一聲道：「不行，我等不及，哼哼，這莫非是老和尚教你的緩兵之計不成？」

郭彤嘆了一口氣道：「在下久仰足下大名，只當是頂天立地的一條鐵漢，却想不到是一個趁人于危的小人，實在令人為之齒冷。」

向陽君莞爾一笑道：「小兄弟，你以為這麼說，就能使我打消了我來此意圖那可就大錯特錯了，不信你問問老和尚去，他比我更要卑鄙十分！」

郭彤咬了一下牙道：「你是一個狠心辣手，全然不顧朝廷王法的人！」

「朝廷？王法？」向陽君自嘲似的笑了笑：「你說對了，我只遵守篤行我自己心目中的王法！我的王法，就是『替天行道』！」

郭彤心裏算計着時間，能够多延長一刻，也就等於為靜虛老方丈多增加一分實力——

其實他心裏早巳十分急躁，恨不能猝然施展殺手，向對手發難，只是他却也勢將要顧及到出手成功的機會——原因是他很明白自己只有一次出手的機會，如果他不能把老方丈傳授他的那一手掌功在適當的時機裏施展出來，根本就毫無制勝的機會，即使有機會施展出這一招，也未見得就能穩操勝算——

是的，這一刹間，他內心眞是猶豫極了！

心裏越是焦急，猶豫，表面上却越是沉着——

「金施主——在下與敝寺方丈雖然身處斗室，但是對於尊駕進得寺來之所為，却是瞭若指掌——」

他表情漸漸現出難以克制的激動：「即使你對方丈大師心懷仇恨，但全寺僧人又與你何仇何恨，你又何必非要制他們於死命不可？金施主，你的手段太辣了！」

向陽君凌笑一聲道：「有朝一日，你我易地而處，你當知『戒殺』之不易，對你們這廟裏的人，我巳是非常的破格留情了——廢話少說，郭彤，你特地約我出來，莫非就祇要給我談這些麼？」

郭彤搖搖頭，冷冷一笑，他實在巳難以再掩飾內心的殺機，右手五指更是不祇一次彎曲而略似痙攣——

向陽君那雙目光是何等的犀利？立時看出了端倪，倏地朗笑一聲——

「郭彤——怎麼樣，莫非你也竟敢對我出手麼？」忽然他像是有所警覺的往禪房裏瞄了一眼，登時怒形于色的道：「原來如此！」

身形一幌，待向禪房裏縱去！

郭彤早巳儲勢以待，自不會放過此一刻良機，是以，就在向陽君身形側轉的一刹，他陡地擰身作勢，雙手驀地揚起來，吐氣開聲，直循着向陽君兩處後腰猛力擊了過去！這一手看似無奇，其實却含蓄着至為巧妙的變化！

向陽君早巳知道對方少年的心懷不軌，却沒有想到對方所發出的招式這等詭異不測！

須知郭彤這一招，正是「靜虛」方丈所傳授的那一式絕學——「開陽七掌」，正如前文所敍，那是由七字不同口訣，配合着此種不同的手法，一氣呵成，自是非同小可！

向陽君冷哼一聲，身子霍地向前一撲，郭彤的雙掌雙雙走了空招……

然而就在這一刹間，郭彤霍地一個倒旋，就在向陽君向前欺進的一個身勢裏，郭彤左掌發出，如澗底鳶飛——這一式堪稱得上美妙絕倫，一隻左手斜側着，駢指如刄的向着向陽君小腹上扎了過去！

以向陽君之武功造詣，一時竟然不會看出對方這一式是如何運施出來的——

老和尚這一手「開陽七掌」不啻是其平生輕易不曾授人的絕技之一，其中所孕育的巧妙變化，乃是集其多年來苦心竭慮的結晶，確實變化萬千，以向陽君之深湛造詣，如能事先用心謀思，却也不難從容化解，只是眼前倏促之間，却不免有些莫測高深！

在一股透體尖風裏，郭彤的手掌巳穿透了向陽君護體罡氣，只須指尖微挺，即能傷中在向陽君下腹「關元穴」上！

然而，他吃虧的却是內力不足為繼，反之向陽君之一身內外功力，早巳練至爐火純青地步，一插一迎，功力頓分強弱！

郭彤只覺得五根手指不像是插中在對方肉體之上，倒像是插在了一塊鋼板上，一陣連心的奇痛，使得他全身打了個疾顫，五根手指簡直就像折斷了一般！

如此一來，他這一式自是難以奏功，心中一驚，却不敢絲毫遲疑，兩手向下一沉，緊接着施展出「開陽七掌」中的第三式，雙手乍合，尖尖十指合攏着，直向對方前胸猛揮下來！

以上三式雖然說來累贅，但是施展起來，却是一氣呵成，絕不拖泥帶水！

換句說話，也就是在前一式尚未完成以前，下一式就接着施展而出，其間距離呵成一氣，稱得上「間不容髮」！

向陽君如非身負異功，練有不可思議的「太陽功」異能護體，巳幾乎毀在了郭彤那一式插手之上，儘管如此，却也使得他這時丹田奇熱，遭到了重力的一擊，連五臟都大大為之震盪起來！

有了前一式的經驗，他焉會再容得郭彤得手？

當下怒叱一聲，左腕乍起，螳臂擋車，只一下巳架開了郭彤的雙掌！

郭彤只覺得對方手擋之處，有如鐵栓橫架，其力萬鈞，連帶着由對方身上所逼運而出的巨大力道，竟使得他整個身子遭遇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反彈之力，霍地被反彈了出去，足足盪出了七尺以外！

這是郭彤事先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一時為之驚心動魄——正因為有此一式的失手，連帶着使得他下面未曾施出的另外三式無論如何也沒有機會再行展出！

就在這一刹，向陽君巳挾附着雷霆萬鈞之勢，霍地湧身而進，進勢之快，有如風掣電馳！

郭彤方自警覺到對方巳臨面前，却巳為發自對方身上的一股奇特力道深深鎖住了前後左右——

那實在是一種他從來也不曾領受過的奇怪感受，一時之間，彷彿環身前後左右都被膠住了，更像是掉進到一個盛滿了膠汁或是漿糊的大桶裏，就想任意轉動一下身也是萬萬不易！

這些巳使得郭彤不勝驚駭，更令人驚嚇的是「向陽君」那個人赫然就站在他眼前咫尺之間——

他顯然在無比震怒之中，眉剔目張，那張凌厲的臉，暴現出的猙獰殺機，簡直使目睹之下的郭彤不寒而慄！

「小子——」他冷冷一笑：「原來老和尚早就和你商量好了，想讓你來做擋箭牌，竟敢對我施以暗算，我原無意要取你性命，這麼一來却是饒你不得！」

說到這裏，他那張充滿了凌厲的臉色，忽然為之一鬆，却又現出了一絲笑容！

「話雖如此，我仍然可以給你出手三招的機會！」向陽君慢條斯理的緩緩說道：「在我退後一步時，你身上就可以行動自如，那是要你乘機出手，你休要以為可以乘機逃脫，那麼一來，你連出手的機會都將失去，即會立刻伏屍在我摧心掌下，當然——」

他笑得那麼狂傲，自負，緩緩接下去道：「即使你向我出手，你獲勝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只是總還有一個機會——你這就開始吧！」

一面說時，他足下遂即向後退了一步，隨着他後退的勢子裏，郭彤身上先時所感覺到的那種桎梏感覺，登時為之解除！

眼前時機，自然是一縱即逝！如其坐以待斃，倒不如放手與對方一拚——

郭彤一念及此，再也不顧及其它，立時丹田氣機向下一沉，足下猛的向前跨進一步，既然老和尚所傳授他「開陽七掌」巳難以奏功，他不得不另施殺着——

這一手「老樹盤根」在他來說，巳練之經年，自信巳有相當火候，對方既然巳經說過「三招不還手」，那倒不妨給他一個厲害的嚐嚐！

只聽見「噗！」的一聲——郭彤的一雙鐵腕，巳沉實的夾在了向陽君的兩肋之上！

郭彤決心要用這一手純功夫，使對方當場骨斷筋摧，是以施出了十成力道！

就在他雙腕力夾之下，眼看着向陽君兩肋霍地向裏一收，郭彤更加用力向當中擠按！眼看着這雙手腕收攏了又張開來，張開來又收攏下去！

向陽君在身當巨力之下，臉上兀自保持着微微的笑容，反之郭彤那張臉却漲紅如血！

忽然，他緊夾在向陽君兩肋之上的一雙手緩緩的鬆開了。

向陽君鼻子裏哼一聲道：「想不到你這一手抱樹功，竟然有了相當的火候，只是要想傷害我還差的太遠！——你可知你施展這一式功夫的毛病在那裏麼？」

郭彤呆了一呆，由於方才運力過久，一雙手臂，簡直有些脫力的感覺，甚至於微微有些發抖。

「老和尚難道沒有傳給你？運施你這等的眞純功力，最忌諱正面近敵，如果對方練有柔功或是氣炁功力，更是切忌向對方出手——」

說到這裏，他臉上現出了一絲詭異的笑容又道：「你可曾想到，在你正面向我運功夾擊之時，我只須舉手之間，即可震開你的天靈蓋骨，你命休矣！」

話聲方出，就只見郭彤霍地身子向前一貼，同時右手上攀，伸縮間如出穴之蛇，只一下巳攀在了向陽君頦頸之上！

這一手倒是頗出向陽君意料之外，一來他巳有言在先，實讓對方三招，再者他萬萬想不到對方在連番敗陣之下，仍然尚還會有這個勇氣向自己出手——

這一手功夫妙在正是得力於對方向陽君的指引，竟然改變了戰略，所使展的功力，竟是改剛為柔。

郭彤在「黔驢技窮」之下，橫豎巳把生死置之度外，這一手「白蛇盤項」，事實上巳施出了全身勁力，和前一手功力大異其趣的是前一手純屬剛勁；而此刻他所施展的這後一手却屬於「後天極陰」！

果然，向陽君在全然無防之下，偉岸的身子大大的為之震動了一下，對方所加諸在頸項上的這隻手腕子，就像是一條盤頸的巨蟒！

雙方在一陣子糾纏掙扎之下，向陽君固然是發出了急劇的呼吸之聲，而郭彤到底吃虧在功力無繼，在向陽君神力暴漲之下，他的手慢慢又鬆開了！

——他仍然不會就此甘心，他還剩下最後一次出手的機會，就在他身子緩緩下縮的同時，他巳再次聚結內力；也是他持之以恒；勤習了數年之久的「鶴眠功」，就見他左腕翻處，一隻手掌形成一隻甩起的倒鋤，只一下，巳扎在了向陽君左面肩窩「雲門穴」上！

怪在向陽君對他的這三招，居然都採取不防不躲的態度，似乎決計要以實在的功力伸量一下對方的武功！

是以他又實實在在的接下了郭彤這一式「倒甩神鋤」！

眼看着郭彤的這隻手深深的陷入到他的肩窩之內。

向陽君鼻子裏「哼！」了一聲，臉色一陣子發青，偉岸的身軀再次的大大幌動了一下。

可是緊接着他的臉忽然變成了一片赤紅顏色——

也就在這一刹，郭彤的身子忽然像一枚球也似的被抛了出來，那隻插進對方肩窩的左手，簡直就像置腕於沸鼎湯爐之中一般——

一驚之下，這才知向陽君這個人果然功力高不可測，三招巳過，只怕對方再也不容自己活命了。

心中一急，借着倒地翻身之便，雙手後探，巳把插在後腰胯間的一對精鋼匕首驀地拔在了手中。

（未完）



武俠叢談／麥海雲·文
盧令·圖

八卦拳的柔打

八卦拳的祖師是董海川，他是直隸文安縣朱家塢人，自小就喜歡武藝，希望自己變成一個出色的拳師，這種願望驅使董海川走進武術界的行列。

中國的武術，自古相傳，大約分爲剛和柔兩派，剛的以少林拳爲一般人所皆知的。

柔的則有武當派，武當派當中太極拳是最柔的一種，它引用柔能制剛的原理訓練出來的學員，在搏鬥時，雖然表面上看來似乎不很用力，軟綿綿的，打起來的動作也比較少林拳稍覺緩慢，可是，如果鍜練有素，確實比少林拳更勝一籌，兩派拳術都傳流到現在，而且彼此都有相當的門徒，由此可見兩派拳術，各有千秋！

董海川自幼習武，精通各派拳術，當然非常瞭解各派拳術的利弊，故此，他把各派的精華，綜合起來，創立了一派新的拳術，非常成功，他引用太極拳柔的原則，不過，八卦拳的柔和太極拳不同，八卦拳要鍜練到有很强的勁，舉例言之，假如太極拳的拳法練到有如一條柳的話，可以隨風飄蕩，而八卦拳却是有如一條鋼條，不僅是隨風飄蕩那麼簡單，還有一種韌力，不是隨便可以把它彎折，換言之，柔中有勁。

董海川能够取太極拳之優點，以及其他拳派中的精華，創造了八卦拳，那是聰明之舉。

董海川並非專學內家拳脚的，因此他沒有創立八卦拳之前，學過許多派外家的拳術。

故此八卦拳混和了若干屬於硬橋硬馬的拳脚，例如：鷹爪或蹬脚。

對於八卦拳尚未眞正瞭解的人，往往發生一個疑問，覺得這一派拳術又似剛又似柔，不知道它用甚麼方法取勝，關於這點，董海川作如此解釋：「練習八卦拳的人，先要練習起步，其次，練習罡勁，它有如武俠小說所寫的罡風一樣，能够用隱藏的勁把來手彈開。」

「假定有人一拳向你的左邊額角打落，要是硬拳硬馬，必用一隻手接招，隨即反攻，太極門則喜歡用軟綿綿的掌黏住它，使對方打來的剛勁消失，然後發勁把他拋開，八卦拳則彎臂擋格，並且是在來拳快要打到盡的時候擋它，內含彈勁，表面上看來只是擋格，其實是發勁把它彈開，如果部位不對勁，便把自己的身形轉動到適合爲止，故此八卦門有一句十分重要的口訣，叫做身動手不動。」

他說得對，事實上一個武林高手穿了闊袍大袖的衣裳，來拳快要打到，左手一揮，對方立刻彈開，其實是八卦門的彈勁發揮作用。

旁觀之人，見袍不見手，於是發生錯覺，以爲他僅憑闊袖鼓動的風，已經退敵，無以名之，祇好稱之爲罡風，董海川說的罡勁，就是這樣子。

讀者當中，看過董海川的八卦拳演式，恐怕不多，可是，看過舊日八卦門高手傳振嵩師傅演的龍形八卦拳的人，爲數不少，大概記得起他如何發招的，他的身形轉動不停，能够只用脚踭支持本人體重，旋轉了十多次，然後發招，所發的八卦掌俱是攻守兼備的，能够在發出了一半的招之際化守爲攻，手臂永遠是微微彎曲，這種打法就是正宗的八卦拳，不過，他老人家却化拳爲掌，而且在腕臂之間下點功夫，加入龍形拳的橋手以及翻腕削喉等絕招了，變成龍形八卦拳，另創一格，僅此如已，至於他的武功底蘊，仍是八卦門的功夫。

硬拳硬馬的拳脚，俱是接了第一招之後發招，一招變一招，招招不同，攻守各異，不是在一招之內兼有攻勢和守勢的，八卦拳偏要在這方面挖心思，故此它特別出色。

舉個例說，董海川跟陌生拳師過招，總是任由對方出擊的，對方的手臂一動，他就用左手往上一彈，右脚進半步，立刻轉身，再出右臂，這樣交手可以使對方目迷五色，不知道他究竟站在甚麼地方，不易出脚，即使勉强踢出一條腿，亦屬無用，轉眼他已經在背後發招了，那是一條右臂，彎彎曲曲的伸出來，似乎不是攻，却又不是守，如果對方不理，那條手臂伸到頸子一削，其快如風，那是無從招架的，反之，對方看見他以右臂出擊，發拳反攻，正合他的意思，原因是他那一條右臂根本就不是傾全力進攻的，只是對方太過疏忽然後以守爲攻吧。

如果對方發招，他的手壓低對方的拳然後發招，便佔上風，故此八卦拳的特色就是攻守兼備。

想做得到「攻守兼備」，實在不容易，別說如何彈開來拳了，只是叫你在距離對方臉孔僅有一尺之遙的地方發拳或發掌，有莫大的威力，仍是不容易的。

武林中人有所謂「拳打寸勁」，越近的距離愈加打得起勁，說是那麼說，打起來就難。

再者，董海川或者傳振嵩這兩位武林高手不是在靜止的狀態之下發招，而是在游走不定的狀態之下出掌，更不容易，非練習過「八卦步」的人，沒法辦得到。

八卦步又名熨泥步，表示這種步法是放平了雙脚然後伸出去的，好像有意用脚心熨平地上的泥。

初學的人不明白這一層道理，以爲八卦步只是繞住敵人團團轉的移動脚步，甚至誤會這種步法準備隨時溜走，這是極端錯誤的。

八卦步每一步都是脚踏實地的，只是慢慢的移動脚步，變換方向，使對方不可捉摸，絕非落塲交手便即走來走去，眞的交手，不過走兩三步，便即發招，除非碰着極扎手的强敵，爲了擾亂敵人的視綫，然後像車輪的轉動不停。

因爲八卦步每一步都是站穩了第一脚然後伸出第二脚，放平了然後提起後脚變前脚，每一脚含有丁字步的意思，而是南派拳術說的吊馬，因爲吊馬把重心放在後脚，吊起來的一條腿隨時踢出，比較普通的弓箭步不同，由於僅由一條腿支持體重，還要準備起脚，更加難了，移步換形之際，一邊走，一邊起脚，當然是難上加難的。

八卦步的蹬脚有如雄鷄把牠的脚向後一蹬，絕不會踢得高過膝蓋骨的部位，這種脚法就是想保持移步換形兼出脚的一層道理在內，踢得中對方固然夠好，踢不中也是不要緊的，因爲它在換步的時候踢出，並不損害原有的形態。

爲了保持繞敵作戰移步換形的姿勢，練習八卦步，必須氣沉丹田，涵胸背亦微曲，坐低半個頭，能够坐低一個頭更好，借此使全身的力量下墜，否則，稍爲走動，就會覺得氣浮，未打先跌，那就大失原意了。

每一種拳都有口訣，八卦拳的口訣有如下的幾句：順項提頂，溜臀收肛，鬆肩沉肘，實腹暢胸，滾鑽爭裹，奇正相生，龍形猴相，虎坐鷹翻，擰旋走轉，蹬脚摩脛，曲腿趟泥，足心涵空，起手落扣，連環縱橫，腰如軸立，手似輪行，指分掌凹，擺肱平肩：樁如山岳，步似流水，火上水下，水重火輕，意如飄旗，又似點燈，氣似行雲，意動生慧，氣行百孔，展放收緊，動靜圓撑，神氣意力，合一集中，八掌眞理，俱在此中。

至於這些口訣，分門別類的加以解釋，頗有意義。

從第一句說起，所謂順項提頂，溜臀收肛，就是說練習八卦拳必須使頸骨自然豎起，不要仰頭或低頭，還要放鬆臀部，收緊肛門。

鬆肩沉肘的意思就是說出手之前，應該放鬆肌肉，南拳說的「沉踭落膊」，意即指此。

另外一句實腹暢胸，表示學習這種拳術要學習腹式呼吸，如學胸式呼吸，氣必浮升，難以持久。

練習多時，漸覺小腹堅實，胸部順其自然，那時，心臟的壓力自然而然的減輕了些。

至於滾鑽爭裹，奇正相生，表示八卦拳的活動要從一個圓字着想，能够圓，然後可以滾，能够滾，才可以鑽。

龍形猴相這句話指身形步法而言，必須做到出手有如龍揮爪，打鬥之際，兩眼直視，無異靈猴。

虎坐鷹翻這句話，暗指擅長這種拳法的人，要達到坐低馬步之際，其形似虎，翻身躍起，却又像鷹。

以下的各種口訣俱是如此，相差不遠，熟習口訣的人，作八卦拳的演式，當然是佔上風的。

以旁觀者的立塲看來，八卦拳有些招式，近似柔道，另外的一些招式，却是硬的打。

加以綜合報道，不妨說這一類的打鬥是「柔打」。

一方面接招用「柔」，另一方面，急攻用快打，明白「柔打」這句話的眞意，自然把這一套拳術打得出色了，不然的話，仍未算得精湛。

如果碰着强敵，硬拳硬馬，有如鐵人，八卦門就要施展它獨有的「走步」，繞着他團團轉，他沒法不轉身的，頻頻轉身，便有機可乘，不難取勝，八卦拳的走步有快有慢，平時相鬥，只是走半個圈，已經够了，並非以走步爲主，那種走步比較慢。

如屬生死決鬥，沒法硬打硬的接招，必須走步時，那種八卦步是走得很密的，因爲它愈走愈密，對方難測虛實，甚麼絕招也無法施展出來。

（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綠荷以歌女身份，混入敵人佔據的客棧中，敵人中爲首的邱彪，色令智昏，強要綠荷陪他尋歡，綠荷假意允諾，套問出邱彪等一批人，是來自南陽府百花山莊，莊主萬寶山，此際紅牡丹驀地闖將進來，說是楚小楓等已到，說罷隨即揮刀把邱彪處死，二女走進大廳，王平等分向敵方石七等迫問，隨後各人假扮敵人樣貌，隨同石七前往百花山莊，進入大廳，石七囑各人回房休息，稍後莊主便要召集各人問話，陡地，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口說道：你們不用休息了，莊主立刻就要問話——

戮除助紂輩

隨着說話人聲落，各處房門大開，轉出了八個身着黑色勁裝，腰中繫着紅色帶子的刀手。

一式的雁翎刀，已經出鞘了。

石七臉色一變，道：「紅帶殺手。」

正房中轉出一個青衫中年人。

王平目光轉動，打量了那青衫人一眼，心中暗道：這人不像莊主，不知是何身份?

只見石七一躬身，道：「張總管，莊主在那裏?」

王平道：「莊主太忙，而且，已經交代的很清楚了，用不着他親自來了……」

瓦解虎倀窩

四顧了一眼，又道：「石七，這就是你帶回來的殘兵敗將，邱彪呢?」

王平緊靠石七身側而立。

只要他一說話，王平就可以取他的性命。

石七衡量一下處境，點點頭，道：「是!這就是我們回來的全部人手，邱彪很不幸的死去了。」

青衫中年人淡淡一笑，道：「石七，邱彪都死了，你怎麼還要活着回來?」

石七道：「仇總管，咱們去了這麼幾天，出生入死，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難道邱彪不能回來，連我們都要一體處死麼?」

仇總管冷笑一聲，道：「石七，你們不應該回來的。」

石七道：「咱們是百花山莊出去的，爲什麼不回來?」

仇總管淡淡一笑，道：「石七，你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石七道：「如若你們非要殺死我們，就算石七跪在地下求你仇總管，你還能夠饒了我們麼?」

仇總管道：「不能，不管怎麼樣，你是死定了。」

石七道：「這就是了，咱們既然是非死不可，爲什麼不死的英雄一些。」

仇總管道：「說的也是，給我殺。」

一個站在身側的刀手，應一聲，一刀劈了過去。

石七還未來得及閃避，王平右手一抬，一把短刀應手而出。

噹的一聲，雙刀接實。

石七疾快的向後退了幾步，右手探入懷中，摸出了兩把手乂子。

仇總管有些意外的，道：「石七，你們敢反抗。」

石七本來還想把這些內情，告訴仇總管，準備求恕，但却沒有想到仇總管竟然帶着紅帶刀手出現。

形勢，逼的石七非倒向王平他們這一方面不可。

石七冷笑一聲，道：「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你仇總管既然非殺我們不可，咱們也只好拚了。」

仇總管道：「好！我倒要試試你們有多少斤兩了，給我圍殺。」

八個刀手大喝一聲，齊齊揮刀攻了上去。

周橫一橫身，攔在了石七前面，和一個紅帶刀手打了起來。

七虎早有準備，一捺衣襟，長刀出鞘，迎上紅帶刀手，打了起來。

四英沒有出手，仇總管也沒有出手。

王平和石七也沒出手。

七虎刀法凌厲，和紅帶刀手火併，竟然是攻多守少。

這些人，武功之高，不但出了仇總管的意料之外，而且，也出了石七的意料之外。

現在石七感覺自己十分安全。

他一直在王平等的嚴密保護之下。

四英，王平，一直冷厲的注視着仇總管。

仇總管雙目射出忿怒之火，凝注在石七的身上，冷冷說道：「這些都是你們帶出去的人。」

石七道：「不是，連邱彪也沒有這麼好的武功。」

仇總管道：「他們是……」

石七接道：「迎月山莊的人，本來，我被迫帶他們來此，只想找個機會告訴你們內情，好去想個對付他們的辦法，但想不到，你們竟然會存下了如此惡毒的心，連我也要殺了，現在，我只有和他們眞誠合作了。」

仇總管冷冷說道：「你好大的膽子，竟然敢背叛百花山莊。」

石七道：「我背叛了百花山莊，不過是死罪，我不背叛，你們也一樣殺我，仇總管，不但是我，所有百花山莊中人，都將會因此寒心……」

仇總管冷哼一聲，道：「膽大奴才，一派胡言。」

石七哈哈一笑，道：「不錯，我是奴才，但你呢?只不過比我們身份高一些，是個大奴才罷了，有一天，你作錯了什麼事，說不定，和我有着一樣的下場，被主子處死。」

仇總管怔了一怔，道：「你胡說。」

石七冷冷說道：「你心中明白，不止是你，連我們莊主算，都是大奴才……」

仇總管怒聲喝道：「住口，你敢出言汚辱莊主，罪該萬死。」

只聽幾聲慘叫傳來，血珠飛濺，三個人到了下去。

是紅帶刀手，和七虎纏戰了幾個回合之後，有三個倒了下去。

都是傷在咽喉要害，一刀致命。

倒下的三個人，完全一樣，顯然是傷在了同一招刀法之下。

仇總管呆了一呆，叫道：「你們敢殺人……」

王平淡淡一笑，道：「爲什麼不敢，他們要殺我們，我們不願束手待斃，只有反擊。」

仇總管突然一鬆腰間的扣帶，抖出一柄緬鐵軟刀，道：「看來，要我親自出手了。」

王平冷笑一聲，道：「仇總管，兄弟陪你玩玩如何?」

又是幾聲慘叫傳來，另外五個紅衣刀手也躺了下去。

大廳中，濺滿了鮮血。

死在七虎刀下的紅帶刀手，都是傷在咽喉。

但死在周橫手下的一個，却是傷在前胸。

楚小楓傳了他們凌厲無匹的殺人的手法。

望着八個刀手的屍體，仇總管也有着寒凜凜的感覺。

來人的刀法之高，完全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仇總管手持緬刀，呆在當地，不敢出手。

他瞭解自己，武功也許比紅帶殺手高一些，但却無法同時抗拒對方兩人。

石七冷冷說道：「這仇總管平日裏作威作福，兇惡的很，最好不要放過他。」

王平笑一笑，道：「仇總管，我很奇怪，這百花山莊中，不會只有這八個紅帶刀手吧!爲什麼沒援手趕來帮你的忙。」

仇總管道：「立刻會有人來的，你們不會活的太久。」

王平笑一笑，道：「仇總管，這是什麼辰光，你還要大言不慚。」

仇總管道：「莊主就會趕來，那時，你們一個也不會生離此地。」

王平道：「至少，他好像已經趕不上救你這位總管大人的性命了。」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誰說趕不上了。」

王平回頭望去，只見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留着花白長髯，戴着員外帽，穿着藍緞子長衫的一個老者。

這人看上去，面圓圓，確有一個員外的氣派。

除了這種當面的鼓，對面的鑼，雙方照面，換一個地方，環境，誰也看不出這位百花莊主，竟然是一個領導殺人的主腦人物。

他長的和氣，但現在，他的聲音，却是冷如寒冰一般。

也許這位百花莊主，在平時積威很重，所以，石七看到了那人之後，全身不停的發起抖了。

王平眼看雙方已然刀劍交接，傷亡很重，用不着再掩遮身份了，冷笑一聲，道：「莊主，咱們已經領教過紅帶殺手的威力了，都是些上不得枱盤的人，莊主還有什麼好寶貝，高明一點的人物，拏出來，給咱們見識一下。」

百花莊主冷冷說道：「石七，我再給你一個保命的機會。」

石七道：「哦！」

百花莊主道：「說實話，這些人，是那裏蹦出來的，如何和你扯上關係。」

他已瞧出了，這一羣人中，除了石七之外，已全不是百花山莊的堡丁。

石七怔了一怔，道：「莊主說的是眞話麼？」

百花莊主道：「本莊主幾時說的話，不算數了。」

王平笑一笑，道：「石七兄，你如是心中害怕，而且，眞的相信貴莊主會饒你不死時，閣下儘管請說。」

石七道：「我！我不大相信。」

百花莊主怒道：「石七，你不相信本莊主的說話。」

石七道：「咳！莊主多多原諒，在下實在很難相信。」

百花莊主冷哼一聲，道：「你敢輕藐本莊主，我非要把你碎屍萬段不可。」

石七道：「莊主，事實上，莊主早已決定，不會饒過我了。」

王平微微一笑，道：「石兄，如若你覺着百花莊不會饒過你，爲什麼不英雄氣概一些。」

石七道：「對！我說，莊主，你不用再發狠了，我石七一個人，命一條，怎麼算，你也不會饒我，所以，在下也用不着回答你莊主什麼了。」

百花莊主道：「好！好！石七，你是越來越膽大了，等我解決了這一批人，我會慢慢的招呼你。」

王平淡淡一笑道：「項莊主的威風擺夠了沒有？」

項莊主道：「你有什麼話說。」

王平道：「這時間，已經是刀上見生死的辰光，用不着在嘴皮子上耍狠了，有多少斤兩，莊主盡管施展，你就算有耐心，咱們也沒有耐心磨菇下去。」

項莊主道：「好！好！我會立刻讓你們見到厲害……」

只見一個堡丁匆匆奔了進來，叫道：「莊主，有一位公子要見你。」

項莊主大聲吼道：「你的眼睛是長在脚板上，沒有瞧瞧我現在忙着什麼事，不管來的什麼公子，一律給我擋駕，就說我不在家。」

那莊丁道：「小的是這麼說了，但他不相信，硬衝進來了。」

項莊主怒道：「你們手裏端着豆腐是不是，嘴吧擋不住，不會用手……」

語聲一頓，又接着說道：「什麼一個公子。」

莊丁道：「一個文文秀秀的公子，大約十八九歲，還帶着兩個從人。」

項莊主道：「哦！人在那裏？」

楚小楓的聲音，接了過來，道：「回莊主的話，區區已經進來了。」

項莊主回頭望去，楚小楓一襲青衫，帶着成方，華圓，緩步行了過來。

楚小楓，成方，華圓等，已經完全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項莊主冷冷地說道：「哼！私入人家宅院，非偷卽盜。」

楚小楓道：「項老兒，你這地方，還算是一家，簡直是賊窩，抓賊的妙訣，就是乘其不備，來的突然，這一點，咱們安排的不錯，所以，你這賊頭兒，還留在這裏。」

成方道：「項莊主，咱們公子是讀書人，教訓了你一頓，連一個髒字，也沒有說過……」

項莊主怒聲接道：「住口……」

楚小楓冷冷接道：「項老兒，這是什麼場面，用不着耍你那莊主的威風，你自己覺着，是束手就縛，還是放手一戰。」

看看八個紅帶殺手的屍體，死狀，項莊主也知道是遇上了硬點子，這一羣年輕人來歷不明，但一個個都是高手，這位年輕的公子，似乎是這羣人的首腦，只聽聽剛才那一番犀利言詞，就不難知道，不是個簡單人物。

心中念轉，人反而冷靜下來，拱拱手，笑道：「的確不錯，很精密的安排，百花莊開府二十餘年，從來沒有人懷疑過我們，但閣下不但找到了，而且，一下子就揭了我們的底，實在使人佩服。」

楚小楓道：「項老兒，在下不吃這個，你有什麼話儘管請說，只要你合乎情理，咱們會答應你！」

項莊主道：「你們是那個的門下，還不亮個招牌出來麼？」

楚小楓道：「沒有招牌，我就是我，這一批人都是我的下屬，我們沒有什麼門規約束，也沒有什麼條件要我們遵守，你不用施心理戰術了。」

項莊主心中一動，暗暗忖道：「糟啦，這小子，軟硬不吃，倒是很難應付的人物了。」

楚小楓道：「王平，先把那位仇總管給我拏下。」

王平應聲而出，兩柄短刀出手，攻向仇總管。

仇總管軟刀一揮，回手反擊。

兩人展開一場激戰。

楚小楓道：「項莊主，聽說你在這百花莊中，只不過是背一個名字罷了，眞正能作主的人，好像還不是你。」

項莊主道：「看來，你打聽的很清楚了。」

楚小楓道：「既然我上了貴莊，在下，倒是不能不問問了。」

只聽一聲慘叫傳了過來。

項莊主轉頭望去，只見王平正在抽出刺入仇總管胸中的短刀。

項莊主臉色一變，道：「好身手。」

王平兩柄刀，還入鞘中，笑笑道：「不是在下高明，實在是貴莊上，這位仇總管身手太差了些。」

項莊主呆了一呆，原來準備出手的念頭，忽然間消退。

仇總管的武功如何，他心中明白，就算遇上了武林第一流的高手，至少也可以支撐個三五回合，但他暗中估算，仇總管似乎未接過人家十招。

下屬如此，主腦人物，可想而知了。

這是一批眞正的高手，一批名不見經傳的江湖奇兵。

他能主持百花莊，自非簡單人物。

他的輕率，無備而來，是因爲他太過輕估了敵人。

他也曾想到邱彪未能歸來，這些人，却能逃回了性命，心中雖然是有些奇怪，但却誤認這都是貪生怕死的漏網之魚，所以要仇總管帶着紅帶刀手，一舉間，把他們殺了算啦，自己又有些不放心，趕來瞧瞧，却未料到會鬧成這樣一個局面。

此刻，這位莊主實有進退不得之感。一點錯誤的判斷，使得這個局面，逼到了不可收拾。

楚小楓笑一笑，道：「項莊主，這個百花莊的氣派很大，只是戒備的却不怎麼森嚴。」

向前行了兩步，直逼近項莊主的身前，緩緩說道：「閣下既然被推爲主持一方的莊主，自然有一點過人之能了，我想，閣下一定有着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感覺。」

項莊主冷笑道：「閣下意思是……」

楚小楓道：「我想請教幾個問題，但如閣下不到某一種境界只怕不願回答。」

項莊主道：「哦！」

楚小楓道：「所以，我和項莊主動手幾招，然後，請莊主決定，可不可以回答我的問題。」

項莊主道：「哦！你要我動手。」

楚小楓道：「這是最公平辦法。」

項莊主道：「你一個人還是他們一齊出手。」

楚小楓笑一笑道：「一個人，只要十招……」

看過王平殺死仇總管的刀勢，項莊主不敢再有絲毫大意，笑一笑，道：「好吧，我想在下既是身爲地主，理當奉陪，但如老夫接下了你十招呢？」

楚小楓道：「帶着我的人立刻退出百花莊，不動你一草一木。」

項莊主道：「好極，好極，那就請閣下出手吧！」

楚小楓道：「如是很不幸，你在十招之內，敗在了我的手中呢？」

項莊主道：「這個，不太可能吧！」

楚小楓道：「項莊主，你不過是一處分莊的首腦，而且，就在這座分莊上，你也不是完全能夠作主的人。」

項莊主道：「你——」

楚小楓道：「我很清楚你的處境，所以，你不用想欺騙我。」

項莊主道：「好，你要老夫如何？」

楚小楓道：「回答我幾件事……」

項莊主說道：「你問的，我未必都知道。」

楚小楓道：「不會太難爲你，我問的，都會是你知道的事。」

項莊主道：「好！你只要能在十招內制服了我，看來我不答應也不行了。」右手一揮，一掌攻了過去。

楚小楓一閃開，沒有還手。

項莊主冷笑一聲，雙手齊揮，一連攻出了五招。

楚小楓閃避開五招，一直沒有還手。

項莊主一路搶攻，已經過了六招，去了一半數字。

楚小楓右手突然向右一轉，五指一合，正好抓住了項莊主的右腕，五指加力，那位項莊主，立刻失去了抗拒之能，全身酥軟無力。

楚小楓道：「現在是第七招。」

項莊主呆了一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他闖蕩江湖數十年，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奇妙的擒拏手法。

輕輕歎了一口氣，項莊主緩緩說道：「閣下果然是高明的很。」

楚小楓道：「莊主，在下想請教貴莊之中，那一位是眞正的主腦人物。」

項莊主道：「自然是我了，我是一莊之主。」

楚小楓道：「你雖稱一莊之主，似乎是也要聽別人的令諭，是麼？」

項莊主道：「你剛才說的不錯，百花莊，只是我們那個龐大組合的一部份，在這個組合來說，我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

楚小楓道：「閣下很謙虛。」

項莊主道：「事實如此。」

楚小楓道：「不說貴組合，只說你們這百花莊中的事情，好像在你之上，還有一位高人。」

項莊主怒聲道：「胡說，你在那裏聽到的。」

楚小楓道：「我不會告訴你在那裏聽到的，我只是想知道，那人是什麼人？」

項莊主冷哼了一聲道：「沒有的事，這百花莊一切唯我之令是從。」

楚小楓笑道：「這件事，咱們不必爭論了。」

項莊主道：「你還要問些什麼？」

楚小楓道：「貴莊中，有多少人。」

項莊主道：「由丫環，僕婦一起算上，總有百多張咀巴吃飯。」

楚小楓點點頭，說道：「你們如何受命？」

項莊主道：「受命……」

楚小楓道：「你們上司，對你有所遣

差時，如何通知你們。」

項莊主道：「飛鴿傳書。」

楚小楓點一點頭，微微一笑，道：「老辦法。」

項莊主道：「越是那老古的辦法，想起來還是很管用。」

楚小楓道：「現在，閣下再回答我兩個問話，就可以離去了。」

項莊主道：「什麼事？」

楚小楓道：「你們這個組合的目的，你總應該知道吧？」

項莊主搖搖頭道：「不知道，眞的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奉命行事。」

楚小楓道：「好！那你就說出來，你們這些年中，都作的什麼事？」

項莊主道：「什麼都作，只要上面傳諭給我們，我們就立刻出動。」

楚小楓笑一笑道：「你手下這些人，都是找來的？」

項莊主道：「招募來的。」

楚小楓道：「這百花莊，成立了不少年了。」

項莊主道：「十幾年了。」

楚小楓道：「你還有什麼事情要告訴我的。」

項莊主道：「沒有。」

楚小楓笑一笑，道：「好！你可以去了。」

王平低聲道：「公子，這個人什麼都沒有說，你怎麼可以放他離開。」

成方，華圓，早已並排而立，攔住了他的去路。

楚小楓揮揮手，道：「成方，華圓，閃開路，讓他走。」

成方，華圓應了一聲，閃讓開去。

項莊主出了跨院，直向後面行去。

楚小楓低聲吩附了王平等幾句，緊追在項莊主身後行去。

整個的莊院中，有着一種不尋常的寧靜。

在這裏住了近二十年之久的項莊主，也覺着情形不對。

但他一時之間，也說不出那裏不對。

他是一莊之主，對這莊院中的設施，自然是十分瞭解。

他明白，由此地到內廳，沿途之上，至少有七八道攔擊敵人的埋伏。

所以，他對楚小楓在後面追行一事也沒有提出質問。

事情確大出了他的意料之外，一路行來，直至到後宅，竟然沒有一個人出手攔截。

直到了內宅正廳，仍未見有人攔截。

項莊主忍不住回頭望了一眼，只見楚小楓帶着兩個劍童，隨後而來。

一步踏入大廳，只見大廳一張八仙桌上，放着一杯酒，和一把小刀。

桌子上還放着一張白箋，上面寫道：

「你如想死的舒適一些，可以喝下那杯酒，酒中有毒，立刻可以斷氣，死的會毫無痛苦，你如想死的壯烈一些，可以用那把刀，那把刀，很鋒利，可以刺入前胸，切斷心脈，也可以切斷喉管，死的轟轟烈烈。」

下面署名妻留。

一個妻子，留給丈夫這樣一封信，想想看，那是何等樣的夫妻。

項莊主楞住了。

楚小楓舉步踏了進來。

身後緊隨着成方，華圓。

項莊主緩緩回過身子，道：「你們早知道她們已經去了。」

楚小楓道：「不知道，不過，在下覺着你項莊主只不過是個被人利用的傀儡罷了。」

項莊主道：「你們……」

楚小楓接道：「我們只不過有這種想法，讓閣下自己來證實一下而已。」

項莊主苦笑，道：「現在，我已經證實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項莊主，是不是準備改變一下心意呢？」

項莊主道：「改變什麼，他們已經替我安排好了一切。」

楚小楓道：「安排什麼？」

項莊主道：「這個。」伸手端過桌上的酒一飲而盡。

酒性相當猛烈，入口後立刻氣絕。

看到那位項莊主臉色變青，楚小楓才覺得不對，一把抓住了項莊主才發覺早已氣絕而逝。

緩緩放開右手，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晚了一步。」

成方低聲道：「公子，我看，他們走的不遠，咱們追吧。」

楚小楓道：「追不上了，去招呼王平他們來吧，記住，千萬保護好那位石七，別讓他死了。」

成方一躬身，轉頭而去。

片刻之後，王平等一行人，全部行了進來。

楚小楓下令展開了一場全面的搜索。

撤走的很乾淨，除了留下一批金銀財物，沒有帶走之外，所有綫索證物，全部未留。

王平嘆息一聲，道：「公子，咱們除了發一筆財物之外，甚麼也沒有。」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雖然他們走的很快，至少，咱們也有着很大的收穫。」

王平道：「甚麼收穫？」

楚小楓道：「花……咱們知道了這個組合，和花字有關，以後，就有綫索可循了。」

他說的很輕鬆，對這一批撤走的人，似是全然不放心上。

王平暗暗一皺眉頭，心中忖道：「看公子如此輕鬆，難道，他早已經有了準備不成。」

楚小楓回顧石七一眼，笑道：「石兄，這些你都看到了。」

一句石兄，叫的石七有些受寵若驚，急急說道：「小的都看到了。」

楚小楓道：「這裏留下了很多的金銀財物，你可以隨便要一些。」

石七怔了一怔，道：「公子，這話是眞的。」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腰酸背痛，工作過勞夜多小便，貧血頭暈病後失調，陰虛盜汗功能固本培元，寧神養陰，常服更可轉弱爲强延年益壽，堪稱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用者交相稱頌，銷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